

I'ignore encore qui m'entendra ma Justice. Le Dieu
人们将他们的看法赋予我的同时代人，如果人们对
另一个人也持此种看法，并将此种看法赋予我，那么，
我绝对不会像他们对待我那样来对待这个人。

Honneur,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mais
j'ai le plaisir de la voir braver la critique. Je ne
jusqu'à la fin de sa vie.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peine. Vous savez,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révéler.

I'as peu de talent, mais je suis jaloux de la gloire.
malade de la gloire.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de la gloire.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d'autres choses.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faire chanter.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la gloire.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aimi pour la gloire.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Musique, mais je suis jaloux de la gloire.
les yeux.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saper ici -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vous ne voulez pas chanter.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peu chanter.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mille Musique.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mon cœur. Je ne suis pas jaloux de la gloire,
Bouffeur.

卢梭评判

让-雅克

Dialogues
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对话录

「法」让-雅克·卢梭 著 袁树仁 译
Jean-Jacques Rousseau

目录

1. [封面](#)
2. [版权信息](#)
3. [译者前言 再发现让—雅克·卢梭](#)
4. [提示](#)
5. [关于本作品的主旨与形式](#)
6. [对话I](#)
7. [2](#)
8. [3](#)
9. [4](#)
10. [5](#)
11. [对话II](#)
12. [2](#)
13. [3](#)
14. [4](#)
15. [5](#)
16. [对话III](#)
17. [2](#)
18. [3](#)
19. [4](#)
20. [5](#)
21. [上述作品始末](#)
22. [附录](#)
23. [2 《忏悔录》第十一章中关于《以法莲山的利夫人》源起的叙述](#)
24. [3 致卡尔·林奈函](#)
25. [4 B.布思比告读者](#)
26. [5 致德·圣日耳曼先生函](#)
27. [6 卢梭生平年表](#)

J'ignore encore qui m'attribuera ma destinée. Le seul
人们将他们对我的看法赋予我的同时代人，如果人们对
另一个人也持此种看法，并将此种看法赋予我，那么，
我绝对不会像他们对待我那样来对待这个人。



Monsieur,
j'ai le plaisir
jusqu'à
peine. Vou
répondre.

J'ai peu
malade se
de M
d'autres
fais chan
la j
aimi

De se don
la ch
meur à la
je fais bien

Musique, ma
les yeux.
reux ici -
ne voule
ce chan
mille Musiq
mon co
Boujour

「法」让·雅克·卢梭 著
袁树仁 译

卢梭评判
让·雅克

Dialogues
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对话录

上海书店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

作者：让-雅克·卢梭

译者：袁树仁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7-01

ISBN：9787545822540

品牌方：上海书店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授权微信读书进行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者前言 再发现让—雅克·卢梭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的重要著作人之一，是对当时及后代影响重大的作家，也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家。他的《忏悔录》《新爱洛伊丝》《爱弥儿——论教育》等著作早就有了中译本，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一次我们奉献给大家的，则是卢梭的“晚年三部曲”（或称“晚年三‘录’”）中唯一尚未译成中文，也是中国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及《法国文学史》中从未提到的第二“曲”、第二“录”——《对话录》。让我们紧跟着《对话录》的脚步，再一次发现卢梭。

提起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我们脑海中立刻涌现出来的是“四大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在这四人中，卢梭的地位很特殊：他不仅是文学家，也是很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理论家。他不仅写的自传和小说很有名，也是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他的理论著作，如《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而且写得富于文采，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的文学作品又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他宣传自己社会理想的重要工具。在这“四大家”里，卢梭也是唯一的平民出身（他的父亲是日内瓦的钟表匠）、自学成才、大器晚成者。他的第一篇重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获得第戎学院大奖并成功发表时，他已经将近40岁；《新爱洛伊丝》在巴黎获得成功，他已经近50岁；《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发表时，他已经50岁。可惜他

的黄金时代只持续了十年，《爱弥儿》成了他生命的又一转折点。

《爱弥儿》所附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引起了教会当局的狂怒，因此《爱弥儿》遭禁，此书在日内瓦被焚烧，卢梭面临被捕危险。从此他开始了颠沛流离、受攻击诬蔑迫害的生活，直至离世。最近几十年法国的卢梭研究者认为，他因此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患上了精神病，有妄想症、偏执狂及广场恐怖症等表现。

1766年他开始写《忏悔录》，1770年完成。此后他开始在一些场合朗诵他的《忏悔录》。这又刺痛了某些人，他们要求警察出面干涉，禁止他朗诵《忏悔录》（在他逝世以后四年的17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忏悔录》第一部，逝世后十一年的1789年出版第二部）。为了能开口说话，1772年他开始写《对话录》，1775年完成，历时四年。《对话录》亦无法发表。1776年秋他开始写《孤独漫步遐想录》，1778年4月完成。当年7月2日逝世。《对话录》和《遐想录》均在他死后四年（1782年）在日内瓦出版。

从上述创作时间上看，《对话录》是在《忏悔录》之后，《遐想录》之前。《对话录》是继《忏悔录》之后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遐想录》篇幅仅为《对话录》的四分之一，且为内心独白性质），此“三录”为他生命最后十二年创作的晚年三部曲。

创作这三部作品时，卢梭的处境、心情基本上是一致的：政治上受到迫害，生活上颠沛流离，穷愁潦倒，心情抑郁、悲愤。但三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及所追求的目标仍有所不同。

卢梭所遭受的攻击和迫害来自几个方面：政府、教会、故友以及受这三方面影响的公众。对政府和教会，他始终是不屈服的。而故友变成了敌手，对他进行攻击、诬蔑和诽谤，尤其使他痛心。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他逐渐形成了“所有的人联合起来搞阴谋对付我”的想法，对一切反应也更加敏感甚至是病态。这正是《对话录》的基调。

《忏悔录》是卢梭对政府与教会的迫害进行的反击，是为自己辩护、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我”面对所有的人讲话，充满悲愤与坦白，并由此构成作品的特点和感人的力量，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自传性作品。《对话录》则有两个人物：卢梭与一个法国人谈论让—雅克。这里的“卢梭”并不完全是作者，他是《对话录》中的一个人物，而这里被谈论的“让—雅克”才是真正的卢梭。卢梭选择这种对话的形式，是因为“这种形式最适合于讨论正还是误”。把“一个法国人”作为谈话人之一，是为了通过他的口道出卢梭敌人的论点、所作所为和一般法国人在反卢联盟影响下对卢梭所持的看法。然后“卢梭”（《对话录》中的人物卢梭）对此一一加以批驳和澄清，其情绪是激奋的。在这些驳斥中，卢梭并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而是通过辩论进一步地发挥了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中已经阐述过的关于法律、公正、正义、人权等方面的观点，对当时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展现出他作为启蒙时代思想家的风采。特别是“法国人”作为“反面教材”而引述的卢梭著作中“最有问题”的那些段落，实际上是卢梭经典名段集萃。尚未见识过卢梭其他著作的读者，在这里可以一览作家的思想

和文风。经过辩论，这个“法国人”最后还是认清了那些攻击诬蔑卢梭的“大人先生们”的真面目，回到了较为公正的立场。从这里我们看到，卢梭虽然在写作《对话录》的数年内心情是忧伤而痛苦的，但是他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广大民众能够觉悟起来，认清真相，还他以公正。全书从头至尾，“公正”“公平”“正义”“真相”“真理”的字眼反复出现，这正是《对话录》的写作动机：维护自己的声誉，揭穿对立面的阴谋。所以，在《忏悔录》中，是作者对自己的正面展示，是“正回忆录”；而在《对话录》中，是我方与敌方的短兵相接、对峙、辩论，是“反回忆录”“反忏悔录”。到了写作《遐想录》时，卢梭对于还他以公正已经绝望，眼看自己在世之日无多，只能靠遐想度日了。那是受迫害的孤独老人的内心独白，充满了悲凉与哀叹。

卢梭说他在《对话录》中是“公正真实、既不褒也不贬地谈论我自己”“尽量公正地不偏不倚地履行如此艰难的一项义务，不触犯公众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盲目，不自豪地赞美他们不承认的美德，不自责他们喜欢强加于我而我并没有的恶行”。这样一个任务对他来说，肯定是十分痛苦的事。他只能写一段放一放，再去采集植物标本自我排遣一下，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一下，然后再继续写下去。因此，《对话录》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出现了很明显的矛盾：每个人的讲话都过于冗长，阅读起来比较沉重，甚至难读；重复较多，条理性不够，连贯性较差。其实卢梭本人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缺欠的人。但是，进行修改，无异于“再次触动”他的“伤痛”，年老而健康状况欠佳的他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再一次的折磨”了。好在读者能体谅他的心情。而且这

样似乎更反映出真实的卢梭，我们似乎感觉到这位心力交瘁的老者正坐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交谈。

对于已经阅读过《忏悔录》和《遐想录》的读者，《对话录》是他们对卢梭进行新的发现的宝贵机会；对于未读过这两部作品的读者，在对卢梭进行第一次发现的同时，一定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产生要去读《忏悔录》和《遐想录》的强烈愿望。对于这后一类读者，译者还建议他们可以先去读《忏悔录》，再来读《对话录》，然后再去读《遐想录》。这“三录”读完了，你才会实现与卢梭的全方位零接触。如果一时找不到另外两录，译者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先读本书后面第三部分《附录》中的《致德·圣日耳曼先生函》。这封致友人的信函，写于1770年2月26日，早于《对话录》的写作两年，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卢梭的“微型自传”，信中将自己的童年、青年时代的成长、自己的秉性习惯、自己的人品——道来，将他的仇敌——指名道姓报告出来，并讲述了与他们结怨的原因。从这封具有自传性质的信函中，我们可以窥见卢梭的一生，对阅读《对话录》定会有所帮助。

“那些只想匆匆忙忙读些令人愉悦的文字的人，那些在我的《忏悔录》中只寻找这些也只找到了这些人，那些不能为了正义和真理忍受一些辛劳和坚持全神贯注的人，他们最后就免了自己读这本书的厌烦算了。”这些是卢梭关于《对话录》所说的话。我们当然不是这样的人。

最后，关于也是首次在中国译出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译者也想简单说上几句。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我们从《附录》部分的

《源起》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作者在身处逆境、被迫出逃的情况下，居然能找到创作的灵感，并且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创作，所以卢梭称这部作品“永远”是他“最喜爱的作品”。如果我们读一下《圣经·旧约·士师记》（也称《民长记》）中第十九、二十、二十一章，就会看到，这个非常惨烈的故事只有4 500字左右。但在卢梭笔下，它完全变了样，成为非常“卢梭式”的作品：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对感情的描写充满激情；优美的自然景色描写，激发起我们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它与《对话录》的风格截然不同，却又与《对话录》相辅相成，全方位地呈现了卢梭的形象。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当你仔细研读《对话录》时，你会发现：卢梭在两百三十年以前说的话，讲述的事，今日读起来仍那么鲜活，那么具有现实意义。让我们随着《对话录》和《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脚步，再次发现卢梭。

袁树仁
2006年12月16日

Barbarus hic ego sum, quia non intelligor illis. 注

奥维德 注

提示

不知本作品会落入何人手中。对这些人，如果我斗胆提出一个请求，那便是：恳请你们在处置本作品甚至在向任何他人谈起本作品之前，将它从头至尾读一遍。但我事前便可以肯定，我不会得到这种恩典。所以，我也就一言不发，而将一切托付于命运了。

关于本作品的主旨与形式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人们将他们对我的看法赋予我的同时代人，如果人们对另一个人也持此种看法，并将此种看法赋予我，那么，我绝对不会像他们对待我那样来对待这个人。这一提法，所有的人对之都十分无所谓，我没有看见哪一个人表现出一点点好奇心，想知道到底我的行为与他人之行为在哪一点上不同，我的理由又是什么。于是我得出结论说，公众自己十分确信，他们对待我已经公正诚实至极了，因此他们很自信，在上述我的假设中，我不仿效他们，自然是大错特错了。从他们的自信中，我甚至相信看到某种不屑一顾的高傲，而这种高傲只能源自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对他们的引导者及他们自己的美德的高度评价。对我来说，这一切都裹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谜团，与我的理性思考无法协调，这促使我将它一一道出，以便哪位有怜悯之心愿意叫我迷途知返的人给我作出答复。因为，如果我有错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的错就不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它迫使我对所有我周围的人都产生负面的看法。对他们不公平、对他们忘恩负义远非我的意愿，所以，谁能让我迷途知返，让我回到更正确的判断上去，谁就能在我心中以感恩替代愤怒，给我指出我有责任如此这般，就会使我感觉敏锐，知恩图报。不过，这倒不是让我拿起笔来的唯一动机。另一动机更为重要，而且也同样正当，人们将会在本作品中感觉得到。但是，对那些给我下了断语的人，那些一直拒绝还我公正，而且下定决心永远拒绝还我公正的人，我是否还希望甚至多少还怀着

愿望要最终从他们那里得到公正呢？不，我要断言申明，这再也不会列入我的写作动机之中了。

在我想完成这项大事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处于很莫名其妙的尴尬之中！但这并不是要找到为我的情感辩护的理由，而是要设想出相反的理由来，在我看不到任何公正的地方，要把某些做法设定在貌似公正的基础之上。但是，我看到整个巴黎、整个法兰西、整个欧洲对待我都怀着对一些行为、道德准则极大的自信，而这些准则对我而言又是那样新奇，那样令人难以想象，我又无法设想这种全体一致没有任何合情合理的根据或至少表面看上去合情合理的根据，无法设想整整一代人都一致想要心甘情愿地扼杀全部天生的理性，要侵犯法律的全部法则、侵犯理性的全部规则，而又没有目标、没有利害关系、没有托词，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心血来潮的念头，我甚至看不透这心血来潮的目的和时机。

沉默掩盖着谜团。十五年来^注，人们小心翼翼地向我隐藏着这谜团，而且神奇地得到了成功，我也不去形容它的性质。这深深的、普遍的、与这谜团一样无法想象的、可怕的、吓人的沉默并没有让我抓住丝毫概念，能使我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安排看个明白。我出于各种原因被置于我如今的境地之中，却未能够形成任何明确概念以解释我的遭遇，使我能够相信我已辨清了真相。有时，一些强有力的迹象使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阴谋的目标、始作俑者及其背景，但是我看到从这些假设中又生出来无数的荒谬，这些荒谬之处很快又迫使我放弃了这

些假设。而且我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代替这些假设的另外的全部假设，亦未能更好地经受住最细小的推敲。

然而，为了不对凭空想象之敌开战，为了不侮辱整整一代人，必须从所有的人都同意并且遵循的做法当中去设想一些理由。为了寻找一些理由，为了想象出一些能蛊惑大众的理由，我真是不惜一切。但是，我没有找到任何能产生此种功效的东西。之所以如此，苍天给我作证，这既不是不够坚韧的过错，也不是努力不够的过错，而且我认真仔细地汇集了我的理解力为此能向我提供的所有想法。我的一切努力均未达到能令我满意的任何效果，我于是打定了唯一还剩下的可以打定的主意以便解释我的行为：这就是，既然无法从我不知晓也无法理解的特殊动机出发去思考，那我就从能把所有的动机都汇集起来的一个普通的假设去思考：那就是在所有可能的假设中，选上最坏的假设给我自己，选上最好的假设给我的对手，而且在这个处境中，尽我最大的可能将其对准以我为目标的勾当，对准我隐约瞥见的举止，对准我这里那里得以抓住的神秘话语，而且研究一下他们的什么行为会是最说得出道理的、最正确的。穷尽所有能对他们说的好话，是我找到他们到底要说什么的唯一方法。这正是我极力做的，而且将我能找到的一切站得住脚的理由和冠冕堂皇的论据都放在他们一边，把一切能想象得出来的罪名全放在我的肩上。但是，我得承认，尽管如此，我仍然常常为我被迫加在他们身上的道理而脸红。如果我能找到更好的理由，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地使用上。但是我肯定，这些理由没有一个能够经受得住我的答辩。正因为如此，我做上述的事情也会不费力气。因为我的答辩是直接源出于正义的首要原则，源出

于良知的首要元素，而且这些答辩适用于我这一类的处境中的任何情况。

在我看来，对话这种形式最适合于讨论正还是误，所以我选择了这种形式。公众曾经认为取消我的姓氏是恰当的，他们也很高兴将我压缩成我的受洗名^①。但在这些谈话中，我大胆地继续使用我的姓氏，同时遵循他们的范例用我的受洗名来称呼我，作为第三者。我把“一个法国人”当作我的另一个谈话对象。这样称呼他，我只是很客气很诚实而已，因为我并没有将他当成我很不赞成的行为的一个帮凶。即使叫他扮演一个他的整个民族都迫不及待地要在对我的问题上扮演的角色，我恐怕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合情理。我甚至还殷切地让他回到更符合情理的一些情感上来，而我在他的任何同胞身上都不曾看到这种情感。我搬上舞台的这个人，如果在他的国度里能有许许多多的人效仿他的言行，那么对我就实在是大幸，对他自己的国家也足够体面了。如果有时我叫他道出一些荒谬的论点，我也要诚恳地申明，我这也是情不自禁，而且我确信我可以和整个法兰西打赌，它绝对找不出更站得住的论点以允许那些对付我的莫名其妙的做法，而它却以此为荣。

我要说的话是那么明白，而且我对此又是那样深信不疑，因此，我对本作品的冗长、重复、空洞之处以及杂乱无章不能不感到相当惊异。在另一个人的笔下会使之生动鲜活而且锋芒毕露的东西，正是使之在我的笔下变得不冷不热而且软弱无力的东西。因为说的是我自己，事关的是我自己，为我自己的利害，我再也找不到那种激情和勇

猛，只有为了他人，一个高贵的心灵才能被这些情感激发起来。为自己辩护这种屈辱的角色，我是太力不胜任了，也与我喜欢肩负、激励我的情感太不相称。诸位不久也会感觉到，这也不是我想在本书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在我审视公众对我的言行时，我又不能不站在他人最可恶而又最残忍的立场上观察我自己。我必须去收拾那些叫人伤心、令人撕心裂肺的看法，苦涩的令人义愤填膺的回忆，与我的心灵最不相适应的情感。这部作品的写作经常停顿，每当什么新的侮辱迫使我厌恶不已，使我想再加一把劲以继续本作品的创作时，我都处于这种痛苦和忧伤的状态之中^①。因为我无法忍受持续地干这样痛苦的活计，所以我只是在一段一段很短暂的时刻中从事写作，一个想法来到脑海中，就将它写下，并放在那里；同样的想法来到脑海中十次，就将它写出十次，而从不记得前面已经写了什么，只是到了通读全文时才发现此种情形。但是，下面我会说明，此时已为时过晚，任何改动均不可能了^②。愤怒有时能激发天才的灵感，但是厌恶和心痛只会压抑天才。读了我的作品后，诸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在做这件艰难的工作时，正不得不时时处于这种心境之中。

另外一个难处使我感到写这部作品十分累人，那就是被迫不断地谈论我自己，公正真实、既不褒也不贬地谈论我自己。对于一个公众将他应得的荣誉给予他的人来说，这不是难事，因为他可以因此而无所顾忌。他既可以保持沉默而不会使自己默默无闻，也可以直率地将众人皆承认的他身上的优点归于自己。但是，一个自感配受尊重和荣誉而公众又任意歪曲贬损他的形象的人，他要用什么语气自己还自己以应得的公正呢？他应该用他当之无愧而又总是受到否认的赞美之辞

谈他自己吗？他应该用他自感具有而所有的人都不愿看到的优秀品质赞美自己吗？如果践踏真相，恐怕卑下多于自豪吧！那么自我赞美，哪怕是以最苛刻的公正的方式，恐怕也是贬多于褒。而且相信用这种申明就能使人们迷途知返，恐怕也是对人们缺乏了解，因为他们正为这种误解而洋洋得意呢！在这种情况下，保持高傲的、不屑一顾的沉默，更为恰当，也可能更符合我的性情爱好。但是，这样又达不到我的目标。而为了达到我的目标，我就必须说出，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我应该用怎样的眼光来看我这样一个人。我尽量公正地不偏不倚地履行如此艰难的一项义务，不触犯公众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盲目，不自豪地赞美他们不承认的美德，不自责他们喜欢强加于我而我并没有的恶行，而只是解释清楚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经过仔细研究以后，我会得到什么结论。如果人们在我的描写中感觉到克制和适度，也请他们不要以此作为我的一个优点。我必须声明，为了能更体面得多地谈我自己，我差的还就是更谦逊一些。

我看到这些对话过度冗长，曾数次力图将其删减，去除其常见的重复，使之更加有条理，更加连贯。但是，我受不了这种再一次的折磨。再次阅读原稿，再次触动我的伤痛，这种强烈的感觉抑制了此项工作要求的细心和专注。我什么也记不住，无法将两个句子拉近，无法对两个说法加以比较。而当我强迫我的眼睛一行行读下去的时候，我痛苦的心在呻吟，在叹息。我作了多次努力，总是徒劳。此后我放弃了这项工作，我感到自己确实力不胜任。而且，既然无法做得更好，我只能局限于将这些不成形的杂记原样照搬，而无法对它进行修改^注。如果这些文字原样不动，这件事仍要做，即使整个世界的利弊

与此相系，我也不会做了。我甚至被迫放弃了许多比这里的文字好得多也表述得更好的思想，原来我将这些东西分别写在一些纸页上，希望能很容易地将它们镶嵌起来的。但是，我现在是这样的沮丧，甚至使我无法承担这一轻松的劳作。不管怎样，我已经差不多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虽然它淹没在杂乱无章和重复之中，但是它毕竟在这里，聪明人自会从中找到它。而那些只想匆匆忙忙读些令人愉悦的文字的人，那些在我的《忏悔录》中只寻找这些也只找到了这些的人，那些不能为了正义和真理忍受一些辛劳和坚持全神贯注的人，他们最后就免了自己读这本书的厌烦算了。我本来也没想对他们说话，更谈不上想极力取悦于他们。如果他们不读这本书，我至少还可以免受一次最大的侮辱，那就是对我生活困境的描述会成为某些人的开心之物。

这部作品将有怎样的命运？我会给它派怎样的用场？我不知道。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一种灰心丧气的感觉从未离开过我。而这种不确定性又使我这种气馁的感觉更加强烈。本书写作刚开始，摆布我的人便已经知晓此事。在我的处境中，我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本作品或迟或早落入他们手中^注。如果这样，按照事情的自然发展，我吃的一切苦头便是徒劳的了。不论这些纸页落入何人手中，如果在阅读这些文字的人当中，可能还有一位长着人心的人，那我就知足了。我对人类的蔑视永远不会过分到以为在人类中竟会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任和指望的人这种程度。

对话 I

1

卢梭：啊，我刚刚得知的事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吃惊得都回不过神来了！对，回不过神来了！公平的上天啊！多么可恶的人！真叫我伤心哪！我要怎样憎恶他呀！

一个法国人：你记清楚了，就是这个人，他那铺排过分的作品，以其作品中大肆铺排摆出来的美丽道德箴言叫你那么着迷、那样兴奋的！

卢梭：你说吧！使劲说吧！就是对坏人，咱们也要公平吧！铺排过分最多能激发冷淡的、无效的赞美，但肯定永远不会让我着迷的。使灵魂变得崇高并使人的激情燃烧的作品配用另外一个词^①。

法国人：说铺排或有力都可以，如果意思都一样，词语有什么重要？如果是虚伪从发热的头脑中抽出这个高级行话，而这个高级行话又出自肮脏的灵魂，词语又有什么重要？

卢梭：选用什么词语对我来说，似乎不像对你那样无关紧要。对我来说，选用什么词，意思大不一样。如果在你为我描述的那个作者的作品中，只有铺排过分和行话，他就不会叫我那么厌恶了。这么一个道德败坏的人，面对干巴巴的说教和训诫，可能这种干巴巴也进入

他的心中，他会变得更加死硬。如果人们善于在他的心中寻找和激活正直和人道的情感，也许他会重新变成正直的人。这些正直和人道的情感是天性储存在他心中，而又被激情所扼杀的。而能够冷静地欣赏高尚品德的全部美丽，善于以其最感人的魅力描绘高尚品德而自己却不为之感动、不感到自己对高尚品德有丝毫热爱的人，这样的人如果存在的话，那他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坏人，一个精神僵尸。

法国人：你怎么能说“这样的人如果存在的话”？在我们刚才进行的谈话之后，在这个恶人的作品对你产生的影响下，你的这种怀疑是什么意思？请你给我解释解释。

卢梭：我会解释的。但这等于是做最大的无用功或者是完全多费力气。因为我要对你说的一切，只会为什么人所理解呢？那就是对他们根本就无须说这些话的人！

请你设想一个理想世界，它与我们这个世界很相像，却又完全不同。在那个世界里，大自然与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完全相同，但经济更受到重视，秩序更井然，场面更精彩，形状更优雅，色彩更鲜艳，气味更芬芳，所有的物品都更有趣。整个大自然是那样美好，以至于欣赏大自然会使人的灵魂燃起对如此动人景象的热爱，在使他们产生要使这个美好的制度更加美好的欲望同时，也使他们担心会破坏这个世界的和谐。这样便产生了极度敏锐的感受性。这种敏锐的感受性会给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带来立竿见影的快乐感受。同样的景象却丝毫打动不了他们的心的那些人，对这种感受，则是闻所未闻的^①。

与上述情形一样，激情是一切行动的动机。但是这些激情更强烈更热切，或者只是更简单更纯洁，正因如此，仅仅因为如此，激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天性的初动都是善良的、正直的。它要多直接有多直接地朝我们的自保和我们的幸福奔去。但是，很快它就受到很多阻力，而它由于力量不够无法沿着最初的方向前进，便任由自己转向了。千千万万的障碍使它离开了真正的目标，使它走上了邪路。在这条路上，人忘记了自己初始的目的。判断的错误、成见的强大力量又帮了大忙，让我们就这样转了向。但是这种效果主要源于心灵的脆弱。心灵无力地跟着天性的萌动走，一撞到障碍就改变了方向，就像一个球走反射角一般。而更有力地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的心灵，是决不会改变方向的，而是像一颗炮弹，要么强行移开障碍，要么减低速度朝着障碍落下。

我说的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从天性为我们安排的乐观视角看，这个世界的居民有幸得到天性的支撑，他们与天性系得更紧。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心灵总是保持着自己的本性。初始的激情都是直接奔我们的幸福而来的，它只占据与此相关的目标，而且以自爱为原则，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深情的、温柔的。但是障碍使之离开目标以后，它理会得更多的是障碍，以便移开它，而对要达到的目标则理会得不够了。于是，它改变了性质，变成暴躁易怒而且充满仇恨了。本来自爱是一种良好的完美的情感，却这样变成了虚荣。这虚荣是一种不完全的情感，人们通过它来与别人攀比，它有偏有向，抱有这种情感纯粹是负面的，它不再寻求通过我们自己的善来自我满足，而只是通过他人的不幸来寻求自我满足^⑨。

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大量激情与偏见使人发生变化，它堆积起来的障碍又使人离开了我们生活的真正目标。智者受到他人激情和自己激情不断冲撞的打击，在诸多使他迷失的方向中，再也选择不出给他指明正道的方向。在人类社会中，此种情形一经发生，智者所能做的，归结起来就是不急不躁地待在命运将他置于的位置上。可以肯定，什么事也不做，他至少可以避免走向失败，也可避免犯什么新的过错。由于他从人类的躁动中只看到疯狂（他希望避免此种疯狂），他怜悯人们的盲目，更甚于他憎恨人类的狡猾。他丝毫不会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来折磨自己。他之所以有时极力击退自己敌手的侵犯，却并不反过来侵犯他们，并不是热衷于跟他们作对，也不是要摆脱自己的处境或走出自己希望永留其中的平静。

我们这个世界的居民遵循着不太深刻的看法，通过截然不同的道路，几乎达到同一目的。使他们无所作为的，倒是他们的热情本身。他们向往的天国境界，有力地出现在他们心中，并因此而成为他们的第一需求，叫他们将自己心灵的全部力量都聚集起来，并且不断地使出这全部的力量以达到天国境界。扯住他们后腿的障碍，恐怕不会占据他们的心，达到让他们有一时一刻忘记这个境界的程度。当他们因达不到自己全部希望的唯一目标而沮丧而绝望时，他们自然对其余的一切都厌恶得要死，而且完全无所作为了。

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源于激情的类别，也源于其力量大小。因为强烈的激情是不会像其他情感一样任自己转向的。两个情郎，一个十分钟情，另一个相当温吞，却会怀着同样焦躁的心情来忍受一个情敌，

一个是出于自爱，另一个则出于虚荣。但也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那就是第二个人，在他心中仇恨变成了主要感情。爱情没有了，仇恨却还在；甚至爱情没有了，仇恨更加增长。而第一个人，他之所以恨，仅仅因为他爱，一旦他不用害怕那个情敌，他也就不恨这个人了。充满仇恨的激情只是次要的、迷失方向的激情。脆弱的、热情不高的心灵更容易受这种感情支配。而伟大的、强有力的心灵能把握自己的首要方向，能更好地保留柔情似水的、初始的激情，这种感情直接源于自爱。现在你们看到了，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民身上，激情怎样从更充沛的精神力量中，从感受更深刻的首次关系中衍生出来，而这种激情与撕碎我们这个世界上那些可怜人的心灵的激情大不相同。在这些国度里，可能人们并不比我们周围的人道德更高尚，但是在这些国度里，人们更懂得热爱美德^②。天性的真正倾向都是善的，因此，服从这种倾向的时候，人也是善的。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高尚品德常常迫使人们去与天性作斗争并战胜天性，而能够作出此种抵制的人是很罕见的。长期不习惯于这种抵制甚至会软化他们的心灵，以致他们会出于软弱、出于恐惧、出于必要而作恶。他们既不能免于过失之外，也不能免于恶习。他们对罪过本身并非格格不入，因为确有一些不幸的境况。在这些境况中，最高尚的品德也不足以抵御罪过，境况迫使人不顾本心地作恶。但是他们心中从未有过故意伤害别人、恶毒仇恨、妒忌、阴险丑恶、背信弃义、狡猾欺诈的念头。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从中只会看见犯下罪过的人，但是这里面从未有恶人。总而言之，他们不比这里的人更品德高尚，但是至少从他们更懂得自爱这一点来说，他们对别人是不怀恶意的。

他们也不像别人那样积极活动，更确切地说，他们不像别人那么能折腾。为了感动他们心仪的对象，他们的努力就是热情迸发。但是一俟他们感到无能为力，便立即停止，而不在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寻找一个代用品，唯有这心仪的对象能够令他怦然心动。

由于他们不从外表上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而是在内心感受之中追寻自己的幸福^①，所以，无论命运将他们置于何种地位，他们都很少折腾以便摆脱这种地位。他们不怎么追求向上爬，相反，由于他们清清楚楚知道最幸福的状况并不是受到人群的极力吹捧而是使自己内心更快乐，他们也会毫无反感地与跟自己兴趣更相投、地位却比自己低的人来往。偏见对他们很少起作用，舆论也对他们丝毫起不了导向作用。他们感觉到舆论的作用时，舆论控制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影响他们命运的人。

这些人虽然也耽于声色之乐，也喜欢享乐，但他们对富有却不大在意，而且也不做任何要去发财致富的事，因为他们深知享受之艺术^②，不会不了解真正的快乐不是以金钱为代价买来的。至于一个富人能做什么善事，他们也知道，那并不是富人做出的善事，而是他的财富，而且如果没有这个富人，财富分配到更多的人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么一分配就消灭了富有，那么做出的善事就会更好。他们也知道，富人以为通过财富能行的善，全加在一起也难得会抵得上为获得财富而必须作的恶。何况他们还热爱自由胜过热爱舒适，哪怕是由于独立以及执意保持独立而必然带来困境。如果用财富来购买舒适，会使他们产生恐惧。富有的密不可分的伴随物与富有带来的舒适相

比，对他们来说，前者要比后者沉重一百倍。对他们来说，占有财富所引起的内心折磨，恐怕会毒化享受的全部快乐^②。

这样，天性和理智从各方面限制了他们，他们停步不前，终生享受生活，每天做自己看来对自己有益对他人行善之事，而不顾及人们对自己的评价和舆论的反复无常。

法国人：你描述的这些了不起的人与我们刚才谈到的魔鬼，二者之间会有什么共同之点吗？我真是费尽了脑筋而不得其解。

卢梭：大概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是这么认为的。但请你允许我把话说完。

被如此独特地构造出来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肯定也跟一般人不同。他们的心灵变异得那么厉害，他们在表达感情和思想上不可能不带有这些变异的痕迹。如果说那些对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概念的人对此会毫无觉察的话，了解这种生活方式并且自己也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影响的人却是不会觉察不到的。这是一个特征，深谙此道的人通过它相互辨认。这个特征还很少为人所知，更少为人所用，其贵重之处在于它不可能玩假的。当它不是出于效仿此道的人的内心时，它也决不会与天生就能识别它的心相通。但是，一旦相通，是绝不会搞错的。一旦感觉到它，它就是真的。它不是通过几个分散的行为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全部举止最有把握地表现出来。但是，在心灵不知不觉兴奋起来的某些毫无遮掩的情形中，深谙此道的人很快便能将自己的弟兄与并非自己弟兄却只想拿这个腔调的人区分开来。在

著作方面也能感觉到这种区别。神奇世界的居民一般很少写书，更丝毫不会想方设法去写书。对他们来说，写书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他们写书的时候，那肯定是他们为一个激发物所驱使不得已而为之，而这种激发物比个人利害甚至比名誉都更强烈。这一激发物难以抑制，又无法作假，在他写的全部文字中，都会叫人感觉得到，那就是有什么欣喜的发现要公布，有什么美好的、伟大的真理要传播，有什么普遍的、有害的错误要与之抗争，总而言之，有什么公益要创建。唯有这些动机才会叫他们拿起笔来，而且还得思想新颖、漂亮、动人心弦，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迫使其热情迸发。对他们来说，为此丝毫不存在合适的时间或合适的年龄的问题。由于对他们来说写作并非一项职业，所以，早开始或晚开始，早停止或晚停止，完全视这个刺激物将其推到哪里而定。待他将要说的话说完，他就会像此前一样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不去到文学的垃圾堆里搜寻，不会感到不唠叨什么不永无休止地涂鸦就心里痒痒。这种可笑的欲望，有人却将此归为酷爱写作的人这一行^②。不过上述这种人，可能天生就有点才能，自己对此也永不怀疑，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来激发他的热情直到迫使他显露自己的才能的话，那是直到死去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姓甚名谁的。

法国人：亲爱的卢梭先生，在我看来，你倒很像是这个美妙世界的一位居民么！

卢梭：我至少毫不怀疑地认出一个来，那就是《爱弥儿》和《新爱洛伊丝》的作者。

法国人：我已经看到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了。但是为了把所有这些不清不白的假想算到你头上，首先得能让你和你自己口径一致吧！你原来好像已经承认了这个人的恶行，可你现在又因为他写了几本小说而把他捧上了天。我呢，对这些谜一般的语言是一窍不通。求求你对我说一遍你对这个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卢梭：我已经毫不掩饰地对你说过了，我还会毫不拐弯抹角地给你再说一遍。你们的证据很有力，不容我对这些证据所证明的罪过有一刻的怀疑，而且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与你完全相同。但是，有些事情，你们是放在一起的，而我则分开来看。书籍的作者和犯了罪的人你们看来是同一个人，而我认为是两个，而且我自认为有根有据。先生，谜底就在这里。

法国人：对不起，怎么会是这样呢？这倒让我觉得是新鲜事了！

卢梭：照我说，那你可就错了，难道你不曾对我说过他并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吗？

法国人：确是这样，而且这是再没有任何人怀疑的事实。但是说到他的其他著作，我还丝毫没听人说过对此有什么争议。

卢梭：但是在我看来，这第二层分析与另一个结果已经很接近了。为了更好地判断它们之间的联系，恐怕必须了解人们到底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

法国人：证据！上百个证据也有啊，而且每一个证据都是不容置辩的！

卢梭：上百个太多了！有一个我就满足了。我想要这个证据，而且，当然，这个证据要不依赖他人的见证。

法国人：啊，欣然从命！人们首先证实了这个剧本是由抄袭构成的，这些抄袭之处都已得到了证明。这个，我就不对你说了。有人怀疑他会不会写诗，当然，也怀疑他能不能写出《乡村卜师》的诗句，这个，我也不强调了。我只强调一件更为肯定更为确实的事，那就是他不懂音乐。在我看来，由此人们就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说这部歌剧的音乐不是他创作的。

卢梭：他不懂音乐^②！这又是我怎么也料想不到的一大发现！

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你既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任何其他人，那么你自己来核实吧！

卢梭：如果我要克制自己的厌恶情绪接近你刚才描绘的那个人，那也绝不是为了核实他懂不懂音乐，因为对这么一个坏蛋而言，这个问题没什么意思。

法国人：对这个问题你无所谓，但是对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来说，肯定不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现在每天还在挖空心思要让这个证据在公众心中越来越站稳脚跟。与要把

他的罪过的证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做的努力相比，为前者花的力气还要大些。

卢梭：我觉得这实在是莫名其妙，既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最大，一般来说，就不用这么大动干戈去证明最小了。

法国人：但是对这么一个人，不论是最大还是最小，都不应该忽略。除了对罪过的厌恶，还要加上对事实真相的热爱，为的是在方方面面摧毁他那攫取的名声。曾经迫不及待地要向大家指明他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的人，如今也不会不急于要向大家指明他是个毫无才华的小抄家。

卢梭：真得承认这个人的命运真是太不寻常了：他的一生分成了两部分，这两部分似乎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将他们二人分离的时刻，即他出版了一些著作的时刻，就标志着一个人的死亡和另一个人的诞生^①。

这第一个人，平和而又温和，凡是认识他的人对他无不敬重、热爱，友人对他友情长久。由于他性格腼腆，天生喜欢安静，他不适宜于盛大交际场合，他不喜欢出头露面，倒并不是为了在隐居中孤独地生活，而是为了在这种生活中将研习的甜蜜与私密的魅力结合起来。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用于学习美好的知识和培育美妙的才能。待他看到自己不得不运用已获得的知识与才能以谋生的时候，也是毫不炫耀、毫无野心的，以致在他身边生活得最久的人都想象不到他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写书。他那颗天生多情的心毫无保留地献给别人。对友人

百依百顺直到懦弱的地步，任凭自己为友人所控制，以致为了摆脱这种羁绊再也无法不遭恶果。

这第二个人呢，心肠很硬，野性十足而且卑鄙龌龊，没有人不厌恶他，他也避开所有的人，在他那可怕的愤世嫉俗中，一味以表现其对人类的仇恨为乐趣。第一个人，单枪匹马，未受过教育，没有主人，一贯干劲十足，战胜了一切困难，其空闲时间没有用于游游荡荡，更未用于有害的研究工作，而是用美妙的思想去充实自己的头脑，用美好的情感去充实自己的心灵，用于制定计划。这些计划因其有益，可能有些异想天开，但是如果能够实施，肯定会造福于人类。这第二个人，一心忙于自己那些可耻的阴谋，哪里懂得将自己时间还有自己智慧的一丝一毫用在有益的营生上，更不用说用在有用的观念上了。他完全沉浸在最最粗鄙的花天酒地之中，在地下酒馆和下流场所中度日，带着在这些地方的人具有的或在这些地方染上的所有恶习，只有与此密不可分的低级下流的爱好^②。他那卑劣的癖性与他胆大包天算在自己头上的那些心高气傲的著作构成可笑的对比。他显出博览群书和从事哲学研究的样子，这全是徒劳，其实他什么都没有领悟，除了他那些可怕的制度^③以外，他什么都不曾发明。正如他以野心勃勃的论文开始，这些文章无非是想将这些制度强加于人一样，他以除了作恶之外不会干别的而告终。

最后，我不想从方方面面继续进行这样的对比了，引我说到哪一项，我就在哪一项上说几句。这第一个人，十分腼腆，甚至腼腆到愚蠢的程度，自己空闲时间写出来的作品，几乎不敢拿出来给朋友们

看。这第二个人，恬不知耻得更加愚蠢，居然将他人的作品骄傲地公开地据为己有，而作品所言之事，他一窍不通。第一个人酷爱音乐，以此为自己最喜欢之事，而且卓有成就，足以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找出缺欠，指出改正之法。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中间度过，有时在各种场合创作各种类型的音乐，有时就这一艺术而写作，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上作曲课，用证据来证明他倡议的方法有什么优越性^①，在艺术的各个方面他总是表现出自己要比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知道得更多。事实上，在某一方面，有些人要比他精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么好地抓住整体和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二个人呢，愚蠢到搞了四十年的音乐却未能学会音乐，因为不会创作，只好去干抄乐谱的活计。就连对自己选择的这个职业，他也学识不够，这倒拦不住他极其无耻地自诩为他根本做不了的事的作者。你听了这话一定会向我承认，这真是些难以调和的矛盾。

法国人：倒也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不是我觉得你的其他谜团比这个更难解的话，你大概就不会让我听得这么聚精会神了。

卢梭：你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给我把这个说说明白。我要申明，我是丝毫不解。

法国人：我很愿意，而且这很容易做到。不过，你自己先说说，把你的问题给我说明白。

卢梭：对你刚才说的事实，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我完全赞成你的推论，而且我还要将它向前推进一

步。你说一个既不会搞音乐也不会写诗的人，不会创作出《乡村卜师》，这是无可置疑的。我呢，我还要加上一句：伪称自己是这部歌剧的作者的人，甚至也不是署其名的其他著作的作者，而这一点是再明显不过的：因为，既然他不会写诗，《乡村卜师》的歌词就不是他创作的，《西尔维小径》^⑩也不是他创作的。但这部作品却很难会是一个臭无赖的作品。既然他不懂音乐，他也不可能写《论法兰西音乐书简》^⑪，更不可能编写出《音乐辞典》^⑫，而《音乐辞典》只能出自一个精通此艺术而且会作曲的人之手。

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你的感受不同，公众也是如此。我们尤其赞同一位伟大的外国音乐家的感受，此人刚来我国不久。

卢梭：请你告诉我，这位伟大的外国音乐家，你与他很熟悉吗？是谁，又为了什么把他召到法国来的，是什么动机忽然叫他只创作法国音乐而且来到巴黎定居，你知道吗？

法国人：这一切，我也怀疑一二。但是，让—雅克本人比任何人都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件事本身就给他的威信增加了分量，这也是不假的呀！^⑬

卢梭：崇拜他的天才，是这样，我的确是他的崇拜者。不过说到他的权威嘛，那就必须首先要了解很多事情才能知道应该赋予他什么样的权威了。

法国人：我赞成。既然你觉得他可疑，那么我也不以此为据了，甚至不以任何音乐家的见解为据了。但是我发自内心地还是要说，要

创作音乐，恐怕必须懂音乐不可；但是人们也可以对这一艺术大谈特谈而实际上对此一窍不通；有人参与进去大写音乐辞条，而真要他给一个小步舞曲写个好的低音部，甚至把这个舞曲记下来，他可就大大现眼了！

卢梭：我也如此猜想。但是，你的意图是要把这一想法用到《音乐辞典》及其作者身上吗？

法国人：我承认是往这想了。

卢梭：你往这上想了！虽然如此，请允许我向你提一个问题：你读过这本书么？

法国人：这本书，还有叫这种书名的任何书，我要是读过一行，大概都得后悔！

卢梭：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两人在与此有关的各点上观点如此不同，我就不那么惊讶了。在这里，例如，请你不要将这本书与你所说的那些书混同起来，那些书只是对一般原则泛泛而谈，只包含一些模糊的思想或者最基本的概念，说不定这些还是从别的作品中拉扯出来的，或者是那些只懂一点点音乐的人写的书中包含的。而《音乐辞典》详述了规则，指出了这些规则的道理、应用及例外，也对使用这些规则作曲的作曲家提出了一切应该指引他的东西。对于直到那时在音乐家头脑中仍然模糊不清、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难以理解的某些部分，作者均极力加以阐明^①。例如，“等音”这个辞条，对该事物解释得那么清楚，以至于人们对于直到那时为止所有就此写作的人都说

得那么晦涩真是感到惊讶不已。这一辞条及“表现”“赋格”“和弦”“破格”“流行”“转调”“预备”“宣叙调”“三重唱”^注以及其他大量散布在该辞典中的辞条，都肯定不是从任何人那里剽窃来的。如果有人对我说，这些都是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的作品，说他在胡说八道；说这本人们可以从中学到作曲的书，是一个根本不会作曲的人写的，那是永远都不会使我信服的。

正如他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使语汇不至于不完整，有数个同样重要的其他辞条只是列了出来，而没有写出，这也是真的。但是，根据他没有时间作的辞条，而不是根据他亲手制作而且肯定要求他和别的辞条一样有真知的辞条来对他作出评判，这难道讲道理么？作者承认甚至提醒读者他书中欠缺什么，而且也说了为什么有这个欠缺^注。但是，即使如此，说一个不懂音乐的人能创作出《乡村卜师》比说他创作出了《音乐辞典》更能令人一百倍地相信。尤其是在瑞士和德意志，人们不是看见有好多的人，连一个音符都不懂，只是受到自己耳朵和爱好的指引，仍然创作出了一些很受听的作品，甚至是中规中矩的作品么？虽然他们对规则毫无了解，而且他们的创作只能存放在自己的记忆里，但是认为一个人能够教授他自己一点都不懂的一个学科，能够在一部著作中清楚阐明这个学科，何况这种艺术的语言要求数年的学习才能听懂和说出来，这毕竟是荒谬的。所以我的结论是，一个因为不懂音乐而未能创作《乡村卜师》的人，更无法写出要求有更丰富的知识的《音乐辞典》。

法国人：由于我对这两部作品都不了解，所以我本人对你的推理无法作出判断。我只知道，公众对此的评价在这方面与你有极大的差距，《音乐辞典》被人认为是响亮却又令人无法理解的语句的堆砌。有人提到“天才”这个辞条，所有的人都鼓吹这个辞条，但是这个辞条对音乐什么都没有说^注。至于你那关于“等音”的辞条以及其他辞条，据你所说，对艺术阐述得极为精辟，可是，除了几位外国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在不太了解情况时还对此予以注意以外，我倒从未听任何人谈起过。但是国人现在说，过去也一直说，对这本书的行话一点不懂。

说到《乡村卜师》，你已经看见了最近一次上演激起一片赞美之声。观众的热情发展到狂热的地步，让人相信这部作品极其优美^注。那真是神奇的让—雅克，现代的俄耳甫斯^注。这部歌剧是艺术和人类精神的杰作。当人们得知这位神奇的让—雅克并不懂音乐时，那种热情更是无以复加。不论你对此能说什么，说一个人不懂音乐绝对不能创作出得到普遍赞美的艺术天才作品，但是在我看来，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就不会写出一部几乎无人问津、无人理解更没有得到良好评价的作品。

卢梭：在我自己可以作出判断的事情中，我从来不会将公众的评判当作我自己的评判的标尺，尤其是当观众狂热大发，就像骤然间对《乡村卜师》那样狂热的时候。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怀着更为克制的愉快心情听过这部作品。这种突发的狂热，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实在是太不自然了，因为这部作品的所谓作者正成为

公众嘲弄的对象，无法在理智的人们心中形成权威。我已经对你说了我对《音乐辞典》的看法，而这并非根据公众舆论，亦非根据“天才”那个著名的辞条。那个辞条根本无法应用在艺术上，只不过是开玩笑的东西。在我仔细地阅读了整个著作之后，书中大部分辞条，如果艺术家们善于借鉴的话，一定会叫他们创作出优秀的音乐^⑩。

至于《乡村卜师》，虽然我确信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充分地感受到这部作品真正的美，但我远没有把这美置于这些陶醉的观众所放置的地方。这根本就不是学问和知识产生的美，而是个人口味和感受能力向他们揭示的美。而且人们要证明一位学者作曲家，如果没有美丽的唱段部分和创新的部分，他根本写不出这个剧本，要比证明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他不具备一个天才所附带拥有的知识，他是不可能创作出来这个的，他全凭自己长期的劳作才能做出一点点事情要容易得多。在《乡村卜师》中，没有任何东西在科学部分超越了作曲的基础原则，学了三个月音乐的学生就能在这个意义上做出类似的事，人们可以怀疑，一位学识渊博的作曲家能够下决心做到如此朴素。这部作品的作者在这里遵循了一条隐蔽的原则^⑪。这条原则，人能感觉得到，却无法发现它。这条原则果然叫他的歌产生了一种在其他任何法国音乐中都感受不到的效果。但是这一原理，我同所有的作曲家对此均完全不知，听说过的人对此亦嗤之以鼻，只有《论法兰西音乐书简》的作者将它提了出来。他后来使之成为《音乐辞典》的一个辞条。只有《乡村卜师》的作者照此办事，这又一次充分证明了这两位作者就是同一个人。但这一切显示出这是一个爱好者对艺术进行思考的发现，而不是高高在上拥有此项原理的教师的老生常谈。在这部戏

中可以为音乐家增光的是宣叙调，它音调变化丰富，断句清楚，抑扬顿挫明显，正如法国宣叙调应该成为的那样。手法新颖，至少当初是如此，而且达到那样的程度，根本不愿到宫廷中去拿这个宣叙调冒险^①，虽然比任何其他宣叙调都适合演唱。我很难设想，宣叙调怎么能被剽窃，除非连歌词也一起剽窃。而当一个剧本中作者亲手制作的东西只有这个的时候，我更希望创作的是无曲调的宣叙调，而不是只有曲调而没有歌词的宣叙调。但是我感到同一只手包办一切实在是太好了，而不能将这一切分给数个不同作者去完成。使这部歌剧在有品位的人眼中变得值得敬重的原因，正是歌词与音乐的完美和谐，正是构成这部歌剧的各部分之间联系得非常紧密，正是整部作品为准确的一体——在我所见的这类作品中绝无仅有。音乐家到处都如一位诗人那样思考、感受和道白^②，一个人的表达总是那样忠实地与另一个人的表达相呼应，以至于人们看到，他们总是受到同一种精神的鼓动。但是有人告诉我，如此恰到好处、十分罕见的配合默契是来自随便拼凑起来的大片剽窃？先生，用零零碎碎的、互不连贯的片段组成一个如此完整的整体，恐怕比亲自从头到尾创作出来还要费上一百倍的技巧吧！

2

法国人：你的反驳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对许多人来说，它甚至会显得十分有根有据，以至于虽然这些局部剽窃全都得到证实，人们现在还是确信这整部戏、歌词和音乐仍是出自另一人之手，只不过江湖骗子很巧妙将其占据，而且无耻地将其归于己有而已。这看上去似乎已是板上钉钉，以至于不怎么有人对此再持怀疑态度了。因为归根结底，反正必须借助于某种类似的解释；这部无可争议地无法创作的作品必须得是某某创作的。有人甚至认为已经发现了其真正的作者。

卢梭：我明白了：首先是发现了并且确切证明了构成《乡村卜师》的局部剽窃，现在又大获全胜地证明了根本不是局部剽窃，而是整个这个剧本完全被那个自称是作者的人盗去了！算了！因为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真相，不论哪一个对我的目标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到底这个真正的作者是谁？他是法国人，还是瑞士人，还是意大利人，还是中国人？

法国人：对此我一无所知。反正不能将这部作品像《萨尔沃·雷吉娜》那样归之于贝尔高莱兹……

卢梭：对，我知道这位作者的一部作品，甚至已经刻在了……

法国人：不是这个。你说的《萨尔沃》，是贝尔高莱兹生前创作的，我现在说的这个，是另一个，是他死后二十年创作的。让-雅克将它据为己有，说是自己为费尔小姐创作的^①，正像很多其他经文

歌，让一雅克现在说或以后会说是他从那时以来创作的一样，可是由于达朗贝尔先生的奇迹，这些经文歌现在是、将来也全是贝尔高莱兹的。让一雅克高兴时还会提起贝氏的亡灵。

卢梭：这真是太精彩了！我早就料到这位达朗贝尔先生大概是制造奇迹的圣徒，我敢打赌，他坚持的还不止这些。但是，正如你说，不论他怎么是圣徒，今后他恐怕很难将《乡村卜师》归于贝尔高莱兹，而且除非有必要，总不能说是好几个人创作的吧？

法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一个剽窃者左边偷一块，右边偷一块，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

卢梭：好吧！但是在如此这般剽窃来的所有这些音乐中，人们总会感觉到缝和搭在一起的补丁吧！可在我看来，这个叫让一雅克的人不像这个模样。这里面甚至未找到任何不同国家的风格：这不是意大利音乐多于法国音乐。这音乐有那么点调门，如此而已，再无其他了。

法国人：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一点。《乡村卜师》的作者怎么能在这个剧本里采用一个那时还那么新颖的曲调，而且他只在这里使用呢？而且，如果这是他唯一的作品，他怎么会平平静静地将作品的荣誉让给另一个人而不试图去追讨回来，或者至少也通过第二部相似的歌剧试图与另一个分享这份荣誉呀？有人已答应我会给我将这一切解释清楚，因为我真心地承认，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这里面有不清楚之处。

卢梭：好嘛！那你很尴尬了！剽窃者要跟作者串通一气了！他要人将剧本交给自己，或者他要从作者那里将剧本窃取到自己手中，然后将作者毒死^①！这是很简单的事！

法国人：真不假，你在这个问题上真还挺会想主意！

卢梭：啊，不用把属于你的东西送给我！这些主意属于你。这全是你们教给我的，其自然效果便是如此。何况，不论剧本的真实作者情况怎样，自称是作者的那个人出于无知和无能，不可能创作出该作品。这对我也就够了，我就更有理由得出结论说，他既没有写《音乐辞典》（他自诩如此），也没有写《论法兰西音乐书简》，更没有写任何其他署其名的书籍。而在这些著作中，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些著作均出自一人之手。此外，一个相当有才华能写这些著作的人，在自己声名鼎盛之时去剽窃别人，将他人著作归为己有，而这著作所属的门类不仅不是他的，而且他对此一窍不通，你能想象得出吗？一个据你说相当有勇气、自尊、自傲、力量足以抵制对自觉有几分才能的年轻人来说十分自然的写作欲望的人，足以在默默无闻中让自己的思想成熟，以便赋予自己深思熟虑的作品以更深的深度和更大的分量的人，这个人心灵中充满了伟大而高尚的看法，居然去中断对这些思想的发挥，而通过既卑鄙又幼稚的手段去寻求攫取来的而且远远低于他会合理合法获得的名声，你能想象得出吗？正是那些自认为有点小才气的人才会如此用别人的才能装点自己，而一个长着会积极思考的头脑的人，感受到脑力劳动的狂热和引人之处的人，是不会低三下四地踩着别人的脚印用莫名其妙的作品去装点自己的，他更喜欢发自己

内心深处的作品。先生，能够卑鄙、愚蠢到自己没有创作《乡村卜师》甚至不懂音乐却将其归为己有这种程度的那个人，也从未写过一行《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亦未写过一行《爱弥儿》，亦未写过一行《社会契约论》！一方面如此胆大、如此有力，另一方面又如此懦弱、如此卑鄙，这二者是永远不会在同一灵魂中共存的。

这就是一个会说服所有有理智的人的证据。还有其他的证据亦相当有力，但只能说服我。我真为我的同类感到羞愧，本来这些证据也是可以说服有感受力并且拥有道德本能的心灵的。你对我说，所有这些让我浑身发热、使我感动、触动我的心灵、使我产生做更好的人的诚挚愿望的作品一律是头脑发热的产品，而那发热的头脑乃受到伪善的、狡猾的心的驱使。那些另一个世界的居民，他们的脸色恐怕已经叫你明白了，我是不赞同你的见解的。使我的见解更加坚定的是，这些著作量多面广，在这些著作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同样的情感温暖着的一颗心在激烈地跳动。什么？这个人类的灾星，这个全部正直、正义、善良的敌人，在十年到十二年时间内，在十五卷书出版的过程中一直热衷于用最温柔、最纯洁、最强有力的美德语言讲话，总是同情人类的苦难，总是从人的错误和成见中显示出这些苦难的根源，给他们绘出真正幸福之路，总是教他们如何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自省以便在那里重新找到社会道德的萌芽（而在为人们所误读的社会进步中，在虚假的外表下，他们扼杀了社会德性），总是教他们时刻扪心自问以便改正自己思考的错误，并在各种激情的静穆中倾听这内心的声音，这可能吗？而我们所有的哲学家是那样处心积虑要扼杀这内心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声音不过是幻想出来的东西，因为这内心的声

音已经再也不给他们任何启示了。这个人已经遭到这些哲学家和他的整个时代发出的嘘声，原因是他一直认为虽然人也作恶，但人是性善的，认为人的德性来自本身，而其恶习来自外界。他将自己最伟大、最优秀的著作^①用来指出有害的激情怎样进入我们的心灵之中，指出良好的教育应该纯粹是否定性质的，即它不在于医治人类心中的恶念，既然人类天生是毫无恶念的，而是要阻止这些恶念产生，而且要将恶念进来的大门正确地紧紧关住。总之，他是那样清晰地用那种感人的魅力，用那样具有说服力的真实来阐述这一切，以至于任何一颗没有堕落的心灵都无法抵御其生动形象的吸引及其道理的强大力量。在这一系列的著述中，一直散发着同样的准则的气息，同样的语言总是被同样的热情所支撑。可你却认为这全是一个骗子的作品，他说的话不仅总是心口不一，而且违背自己的利害。因为，既然他为自己的全部幸福用不幸和罪行充满世界，显而易见，他一定极力要多多制造恶棍，以便在实践他那些可恶之极的计划时给自己配备帮手和同谋了。而实际上，他的著述不但没有制造出对美德这一宗教的改宗者，反而只是致力于在所有的改宗者当中给自己制造障碍和对手。

在我头脑中，还有其他一些亦很充分的理由。这个被推究的作者，通过你向我提供的所有证据，已被承认是世界上所能存在的最无耻、最卑下的堕落分子，他与一些生活糜烂的女人在最可耻的隐蔽住所度过一生，他荒淫无耻之极，他生了梅毒，身上长疮流脓。可是你们认为他写出了那些充满火热而又纯洁的爱情的无人可以模拟的信件，而这样的信件只会在既纯真而又温柔的心灵中萌发出来。这可能吗？没有比一个放荡之人更缺少柔情的了，自由放纵之人并不比生活

放荡的女人更了解爱情，恶行叫人心肠变狠，叫那些干这些事的人变得厚颜无耻、粗俗不堪、粗暴残忍，他们血气贫乏，失去了生命之精神。而正是这种生命精神将爱情沉醉从中产生的迷人形象从心灵运送至大脑。他们只出于习惯才赋予这迷人的形象以感官需求的难忍之痒，而使性感变得既甜蜜又强烈的那种甘美的印象与此并不相联。这一切，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请向我出示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一封情书，我保证读了这封情书之后，立即能辨认出来写这封情书的人是否作风正派。只有那些只注意女子的人士眼中，才会闪烁着动人而纯真的魅力之光，也只有这种魅力才能叫真正钟情的心发出呓语。堕落、放荡之徒只把女人看成是玩乐的工具，女人对他们来说既是令人轻蔑的，又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人们每天用来大小便的夜壶一般。巴黎那些每天追逐少女的家伙，我敢打赌，他们永远写不出《新爱洛伊丝》中的任何一封信来！而《新爱洛伊丝》，我阅读全书时简直沉醉在最天使般的出神入化之中，说它是一个卑鄙的好色之徒的著作，这怎么可能呢！先生，请你估摸一下，绝非如此：这些东西靠小聪明和莫名其妙的语言是写不出来的。你以为这是一个只靠阴谋诡计实现自己目的的狡猾的伪君子冒冒失失地发泄怒气，毫无例外地向所有的国度、所有的党派开炮，也向所有的人道出最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教皇主义者、胡格诺、大人物、小人物、男人、女人、法官、士兵、修道士、教士、信徒、医生、哲学家、特洛伊人还是古拉丁人，一切都被描绘出来，一切都被揭露无遗，却没有任何尖酸刻薄之词，没有指名道姓针对任何人，但对任何党派又都毫不留情。是这样么？你以为他是任凭自己的冲动无所顾忌，以致把所有的人都树为自己的敌人，把各种因素都汇集起来使自己遭贬，而这一切又是毫不爱惜自己，亦

不受任何人保护和支持，甚至自己的著作获得成功都未使他约束自己，至少对于其著作成功所产生的效果以及这些给他引来的暴风雨毫不知情，而当那些风言风语开始传到他的耳朵里的时候，他自己都一点没有担心、忧愁么？^⑩如此的勇猛，如此的轻率，如此的漫不经心、疏忽大意，难道是你为我描绘的那个虚伪而狡猾的人的品质么？最后，你认为这个可悲之人，叫他是“混蛋”人们都觉得不够形容其卑鄙下流，应该改叫“臭无赖”才能更好地表达出其灵魂的卑鄙和龌龊。这条蛇在十五卷著作中使用了且一直使用了一位作家犀利而高贵的语言，将自己的笔奉献给真理，丝毫不追求公众的赞同，他的内心见证将他置于他人的评论之上。你认为如此么？难道你认为，在众多的现代优秀著作中，能够沁我心脾，对美德之热爱使我的心为之燃烧，以其对人类苦难的描写使我的心灵为之感动的仅有的几部作品，却恰巧是一个可恶可憎的骗子制造的游戏，他这是拿读者寻开心，而对自己那么满怀热情和力量向他们道出的话语，自己是一个字都不相信的么？而你向我保证的一些真正的智者怀着纯洁的意图写出的所有其他的作品却使我心寒，使我揪心，只会以其尖酸刻薄、痛苦、仇恨的情感带给我最不宽容的宗派精神。先生，请你听好，上述这一切即使并非不可能，哪怕被证明一千遍，我也绝不相信。也许你再来一下，我会再也抗不住你的证据，那些证据会完全将我说服。但是我现在不相信，而且我一生永远不会相信的是：《爱弥儿》，尤其是第四卷中关于品位的文章，是一颗堕落之心灵的作品；《新爱洛伊丝》，尤其是关于朱丽之死的那封信是出自一个卑鄙之徒之手；《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书简》是一个有双重灵魂的人所作；《永久和平的计划概要》是一个人类公敌的作品；同一作者的作品全集是出自一个虚伪的

心灵和一个混蛋的笔下，而不是出自一颗对高尚品德充满热爱的纯洁热烈的心灵的笔下。不，先生，不，先生！我的心永远都不会接受这一荒谬的、虚假的说教。但是我现在说，而且我今后一直会坚持这样的观点：肯定有两个让—雅克，即这些书籍的作者和犯下罪过的人不是同一个人。这是在我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一种情感，任何东西永远都无法改变它。

法国人：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看法，毫无疑问。而且还有一个证据，证明他写过一些书，那就是他现在每天还在写书。

卢梭：这我倒不知晓。人家跟我说的正好与此相反，说他最近好几年就是忙着抄乐谱。

法国人：嘿！抄乐谱！那他是装蒜，为的是装穷，其实他很富；同时也为了过瘾，过写书和糟蹋纸的瘾。然而这里没有一个人上当受骗。你肯定是远道而来才上了这个当的。

卢梭：那我倒要请问，在这些新书里，他隐蔽得那么好，那么恰如其分，书又那么大获成功，那这些新书又以什么为主题呢？

法国人：都是些各种各样的索然无味的东西：无神论课本呀，赞美现代哲学呀，悼词呀，翻译呀，讽刺文字呀，等等。

卢梭：大概是针对其对手的吧？

法国人：不是，针对其对手的对手。

卢梭：这倒是我未曾料到的事。

法国人：嘿！这个可笑之人搞的鬼，你不知道！他干这些全是为了更好地伪装自己。他猛烈抨击现行政权（1772年）^①，而对现行政权，他真是丝毫无可抱怨的；他说高等法院的好话，可高等法院对他可是百般羞辱的；对他的困境的制造者，他也说好话，可他对这个人应是厌恶之极的。但是，每时每刻，他都对自己给予最愚蠢的赞美，由此，其虚荣心也无时无刻不暴露无遗。例如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平淡无奇，书名叫《2240年》^②。在这本书中，他精心地将其所有的著作一行不漏地献给后代，甚至连《那喀索斯》也不排除在外。

卢梭：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蠢事。在他署名的著作中，我尚未见过如此愚笨的傲气。

法国人：署自己名字的时候，他还自我约束些。现在他相信自己隐姓埋名做得万无一失了，他就不管不顾了。

卢梭：他有道理，而且这么顺利！不过，先生，这个很精细的人如此神秘地发表这些书籍，对本来他该恨的人说好话，对他过去显得十分反对的理论也说好话，你说他这些著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法国人：你对此表示怀疑吗？他的目的就是耍弄公众，显示他的能说善辩，先证明“是”，然后再证明“否”，带着他的读者从“白”走到“黑”，以嘲笑他们的轻信。

卢梭：天哪！这可真是一个天性快活的人！如你所说，他那么仇恨心重，又身处困境之中，是不大会去管他的对手的！我是既不虚荣也不大有报复心的，我向你声明，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还想写书的话，我肯定不是为了让迫害我的人以及他们的理论大获全胜，而同时又损害了我的声誉和我自己的作品！如果这些他并未承认的作品真是他写的，那么这又是一个强有力的新证据，证明那些他承认的作品并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人肯定相当愚蠢而又相当跟自己作对才会这样不合时宜地出尔反尔，非得如此设想不可。

法国人：必须承认，你是一个很固执己见、顽固不化的人。从公众舆论对你没有多少权威性来看，可清楚看出你不是法国人^①。在我们那些如此品德高尚、公正、超越任何片面性的圣贤中，在所有我们那些如此多情善感、对一位将爱情描写得那么精彩的作者如此垂青的贵妇人中，找不到一个能对我们那些先生大人们已稳操胜券的论据稍作抵抗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不会急急忙忙、痛痛快快地向那些证据举手投降的人。这些证据证明，就是这位人们曾说过那么喜爱他的作者，就是这同一位人们曾经那样热情欢迎但又那么高傲而可恨的让—雅克，他竟是人类的耻辱。而现在人们对这个想法已经那样热衷，以至于当事情可以改变他们也不愿再改变想法的时候，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这里，比任何人都更难对付，向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出人意料的区分方法。如果这个区分方法有一丝一毫的可靠性，它也就不让人觉得全新和出人意料了。但是我承认，通过在我看来不说明什么问题的这种狂热，你倒是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果这些新的观点为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所获悉，可能会有其用场。很显然，如果能够证

明，让一雅克归之于自己名下的那些书，没有一本是他写的，正如人们证明他并没有写《乡村卜师》一样，那么，也就拿掉了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一直令许多人驻足不前，至少还令许多人困惑，虽然有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个小人的恶行。但是，即使人们可以支持这个想法，我还是会十分惊讶，怎么这么晚了才想起提出这个提法。我看到，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一面极力叫他蒙受耻辱（他也该当如此），一面又不时为这些书籍感到不安。他们讨厌这些书，甚至全力使之显得可笑，但是这又常常为他们招来令人不快的质疑。如果能肯定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他写的，他根本没有能力写作，正如他不可能写《乡村卜师》一样，这些质疑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么！可是人们是那样相信这些作品就是他写的，以致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忙着要从中提炼出毒素。

卢梭： 毒素！

法国人： 大概是。这些美妙的书籍像很多别的书一样诱惑了你。要说透过他对高尚道德的卖弄，你根本没有感觉到他在书中散布的有害学说，那我也不会感到惊异。但是，要说书中没有有害的学说，那我就要大为惊异了！一条毒蛇怎么会不用其毒液去毒化他碰到的一切呢？

卢梭： 对呀，先生！这毒液，人们已经从这些书中提炼出来很多了么？

法国人：据人们对我所说，很多。甚至在很多非常可恶的段落里，他是毫不掩饰地干的。但是人们原来对这些书持有的极大偏见妨碍了人们去发现它。而现在，人们更加知情了，凡是用正确方法去读这些书的人，全都感到大吃一惊，甚至惊恐万状。

卢梭：可恶的段落！我曾仔细地阅读过这些书，但是，我向你发誓，诸如此类的段落，我一个也没有发现过！如果你能向我指出一二，我将不胜感激。

法国人：我无法做到，因为我不曾读过这些作品。但是我可以向收集过这些东西的那些大人先生们索要一个清单，然后将单子给你。我只记得人们引用《爱弥儿》的一个注释。在这个注释里，他公开教导人们去杀人^①。

卢梭：怎么？先生，他公开教导人们去杀人，人们居然没有在第一遍阅读时发现？那他肯定是碰上了事先打了招呼的读者或者非常心不在焉的读者了！那些明智而严肃的诉状的作者们，他们的眼睛哪儿去了？根据他们的意见，这个让—雅克是那么经常处于逮捕状态的呀！这对他们来说，该是怎样的一大发现呀！可是居然没看出来，多么遗憾啊！

法国人：啊，这是因为这些书籍充满了需要人们反复阅读的东西，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都记下来。

卢梭：善良的、判断能力极强的若利·德·弗勒金^②，他对《自然宗教的罪恶制度》充满了厌恶之情，不大可能停留在诸如教人杀人之

类的小事上，这也是真的。或者也可能如你所说，他对该书极为先入为主的想法妨碍了他发现这些东西。先生，你说说，你那些寻找毒素的人，更确切地说他们就是往里面下毒的人。对于那些不去寻找毒素的人来说，是根本没有毒素的。你说的那个注释，我读过几十遍，除了对于既荒谬又可悲的一种由来已久的偏见表示极大的愤慨之外，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别的意思。若不是我偶然看到了就此问题有人唆使写给作者的一封很阴险的信，以及作者出于软弱对该信所写的复信^⑨，我恐怕永远都不会料到你说的这些大人先生们赋予这段文字的意义。在复信中，作者解释了这一注释的意义，其实只要正直的人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来读这个注释，这个注释是不需要其他解释的。一个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写作的人，激动起来，是会说出相当冲动的话来的。这会将他带到写作目的以外，也会使他出偏差。而那些圆滑而又严格按照自己写作计划来工作的作家，永远都不会掉进这些偏差之中。这些人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会产生激动的情绪，他们永远只说对他们有利可图的话，也会转圜而使自己不受牵累，使之产生与他们自身的利害相适宜的效果。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人，才会说出不谨慎的话来，而且他那宽容、大度的心灵甚至根本料想不到别人对他会有所怀疑。请你确信，一个伪君子，一个老狐狸，永远都不会毫无遮掩地暴露自己。我们的那些哲学家们确实有他们称为自己的内心学说的东西。但是他们将这些教给读者时，总是将自己隐蔽起来，而对自己朋友呢，也只在秘密场合才教给他们^⑩。如果总是对一切都从字面上去理解，可能就会真的认为对最危险的书籍要指责的地方不多，而对我们这里谈到的书籍要指责的地方却很多了。一般来说，下面所说的作品也更多：作者对自己很有把握，大量谈及自己的情感，尽情挥洒，

而从不考虑会给冷冷地窥测着他的恶人留下什么把柄。从作者提供的一切善良和有益的事物中，恶人只寻找防守欠佳的一面，他可以从这里将匕首扎进去。但是，请你从这些段落自然地读者的精神所呈现的角度去读这些段落吧！请你从作者写这些段落时的角度去读这些段落吧！请你站在他们的位置上考虑到前言和后语去阅读吧！请你问问读这些东西使你处于怎样的心境之中吧！作为对这些心怀叵测的诠释者的全部答复，而且作为对他们百般辛苦的感谢，我只想叫他们高声诵读整部著作，而他们为了用他们的毒液浸染著作，已将整部著作撕成碎片了。读完作品时，如果还有一个人能厚颜无耻到敢于重提那些指责的地步，我是十分怀疑的。

法国人：将一个作者的若干段落割裂开来加以歪曲，以便按照一位不公正的审查官的感情任意加以解释，我知道人们对这种方式是严加指责的。但是，用你自己的原则，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也会在这里将你置于与你的意图相距甚远的地方。因为不仅在分散的局部，更主要地是在所说各著作的全部内容中，他们都找到了作者精心撒播的毒素。但是这些毒素都已被那么精心地融化在作品中了，以至于非得通过最细腻的分析，人们才能发现。

卢梭：如果是这样，往里面放毒就完全没有用了。因为一定要寻找毒液好闻闻它什么味的，只有那些在其中寻找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往那里面下毒的人。比方说我吧，我根本没想去找。我可以发誓，我就根本一点都找不着。

法国人：那有什么关系！如果毒素已经发挥作用而并没有被察觉呢？这种作用并非来自具体的这一段或那一段，而是来自对全书的阅读。对此你有什么话好说呢？

卢梭：没什么好说的，我要说的就是：我把让—雅克声称是他写的作品全部通读了数遍之后，在我心中所产生的总体效果一直是使我变得比从前更有人情味，更公正，更高尚，我从来没有眷顾这些书而在品德上无所受益。

法国人：噢，我向你保证，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阅读之后，对他们所产生的效果可不是这样。

卢梭：啊，那我相信！但这不是书籍的过错。对我来说，我越是倾注我的心，我越感觉不到他们从中找到的有毒害的东西。而且我确信这些书籍对我产生的这种功效，对任何不带偏见阅读这些书的正直人士来说，都是一样的。

法国人：你这么说也是带着同样的先入为主的情绪，因为感觉到完全相反的效果的，为公共利益而从事这些有益的研究的，全都是品德最为高尚的人和从不会走眼的伟大哲人。

卢梭：我对此不加任何评论。但是，请你做一件事：你满脑子都是这些从不会走眼的伟大哲人的基本原则，但又很诚挚地热爱真理，那么就请你像他们一样，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准备好表态，请你在他们之间就这一条作个决定：一方面是伟大的哲人，并有他们的全体弟子簇拥着，当然这些弟子只通过他们的老师的脑袋来判断；另一方面

是这些伟大哲人尚未为其洗脑的全体公众。为此，你要亲自阅读所说的这些书，而且在阅读这些作品使你处于的心境之下，判断一下作者写这些作品时处于怎样的心境之中；也请你判断一下，当没有任何事情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转向的时候，这些书籍会对他们产生什么自然效果。在我看来，这是对这一点作出公平合理的判断的最可靠的办法。

法国人：怎么？你想给我强加一次酷刑，让我去读一个混蛋所写的一大摞美德、箴言么？

卢梭：不，先生。我希望的是你读一读一个正直的人写的、以另一个名字发表的关于人心的真正体系。我希望你千万不要事先对一些有益的好书抱有成见，仅仅是因为一个不配读这些书的人居然胆敢自称是这些书籍的作者。

法国人：如果仔细研读了这些书的人，除了你一个人之外，没有一致觉得这些书有害而危险，在这一观点下，人们倒还可以下决心去阅读这些书。这足以证明这些书并非如你所说是出自一个正直的人怀着善意之手，而是出自一个巧妙的骗子之手。这个骗子，心里全是卑鄙的情感，却戴着虚伪外表的假面。借助于这个，他们对人出其不意地下手，引诱他们，欺骗他们。

卢梭：只要你如此这般继续对他人的权威置信不疑，持与我完全相反的见解，我们就无法达成共识。待你想要自己判断事物时，我们才能将我们各自的理由进行比较，并选出最站得住脚的见解来。但

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的情况下，我必须相信别人在这个问题上就比我看得准。

法国人：只有你一个人看法与所有的人不同。如果计算票数的话，你认为这根本就不算数么？

卢梭：要公平地计算的话，以前就应该知道在这件事上有多少人像你一样，是只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观看的。如果从这些嘈杂的声音里去掉那些只是重复别人的声音的回声的话，如果将保持沉默、不敢让别人听到自己见解的声音也计算在内的话，可能就没有你想的那么不成比例了。将这个所谓多数压缩为牵着别人鼻子走的少数的同时，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不将他们的见解看得比我的见解更高明，那就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确信我是善意的。而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说他们与我想法不同的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我都不能怀着同样的把握也这么说。总而言之，我在这里是我自己作出判断。所以你和我，我们不能同等地思考，因为你也不处于独立判断的状态中。

法国人：为了讨好你，我更愿意超出你的要求，接受你的见解胜过公众舆论。因为我要向你承认，如果这些书籍是这个坏蛋写的，只要有这一点怀疑，就会使我无法自由自在地去阅读这些书。

卢梭：请你做得更好一些吧！读这些书籍的时候，根本不要去想作者，也不要事先就想到赞成或反对，让你的心灵跟着它从书中得来的印象走。这样，你就会通过你自己查明写出这些书的意图何在，查明这到底是否可能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坏蛋写出的作品。

法国人：我之所以为你作出这一努力，你可千万不要指望这是无偿的。为了鼓励我虽然讨厌却要去读这些书，你也要克制你的厌恶，承诺去见作者，或者去见你认为的自称为作者的人，仔细地审视他，透过他的虚伪，分辨出这虚伪掩盖了那么久的狡猾的骗子来。

卢梭：你居然胆敢向我提这种建议？让我去找这么一个人！让我见他！让我与他来往！我，呼吸他呼吸的空气都会令我气愤不已，我都想将地球的直径放在我和他之间还嫌离他太近呢！❶难道你觉得卢梭那么容易结交，以致去找恶人与他来往吗？如果哪天我倒霉在路上碰上他，我非用他该受的那些称呼去叫他，用最尖刻的指责叫他狼狈不堪，用列举他的恶行叫他无地自容不可！否则我是无法自慰的。

法国人：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真吓死我了！你难道忘了你作出的承诺了吗？你不是承诺要跟他保持尽可能深的沉默，永远不让他知道，对于我对你揭露的一切你甚至一点点怀疑都没有的么？

卢梭：什么？你真叫我吃惊。这一承诺，至少在我看来，只在一定时间内有用，那就是向我解释你向我揭露的这些可怕的秘密所需的时间。担心将思路弄乱，就一定自始至终不能将其打断。而你不希望我在拥有能使他完全狼狈不堪而必需的全部信息之前就冒险去跟一个骗子辩论。对于你强加于我的沉默，到底原由何在，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因此我无法设想，这个保持沉默的义务会超越司法和法律所能允许的范围。

法国人：请你再也不要搞错了！你的承诺的期限，除了生命的界限以外，没有别的界限，你一定会遵守承诺而不损害你的信誉。你可以甚至你应该到处传播、公开他的毛病、他的罪过的可怕细节，起劲地致力于越来越扩大、加剧对他的诋毁，尽可能地使他在所有人的眼里显得可憎、可鄙、可厌。但是必须一直赋予这件善事以神秘和怜悯的外表，这样会使效果更好，而永远不要对他作出任何解释，否则会使他能够答辩和自卫。你应该与所有的人同心协力，使他永远不会知道别人知道的事以及别人怎样知道的。

卢梭：这些义务，当你将其强加于我的时候，我是远远理解不了的。现在承蒙你给我进行了解释，你大概不会怀疑，这使我非常惊异，而且我十分好奇，要知悉你这些义务是根据什么原则提出来的。所以，我请你解释一下，我保证洗耳恭听。

法国人：噢，我善良的朋友！我很愿意。你的心为这个本不该出生的人^②对人类的玷污而感到痛心，你的心就要向另外一些情感敞开。在揭露这个倒霉蛋的人的高尚心灵中，这些情感为人类增光。他们原来是他的朋友，他们自称是他的朋友。他们被正直而单纯的外表所诱惑，被性格单纯因此而容易相处、性情温柔所诱惑，被有限的天才所诱惑，他必须有些天才他们自己才能感受到自己也是天才，而又不认为他可以与他们竞争，因此他们极力与他结交，与他结成亲密关系，很快就将他俘获了。肯定这是不难做的。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个那么单纯而温柔的人一下子就蓬勃发展起来，腾飞起来，声名鹊起，他们无法达到这个高度时，而他们本有着确也有根有据的宏伟的抱负

的，他们很快就觉察到，这里面一定有点什么事不对头，这个才思迸发的家伙原来对自己的才情隐而不发不是没有秘密的。于是，从这时起，他们确信这种表面看上去的单纯只不过是掩盖着某种危险谋划的面纱，于是他们下决心要找出个究竟，而且为了不白费辛苦，随意采取了最有把握的措施。于是他们同心协力以便弄清他的任何一个行为，以使任何事情不会逃过他们的眼睛。他宣称自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①，倒是自己将他们引到了道上。对于这个严重错误，他向他们坦陈了其奥秘，但是这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并非如这个伪君子所说，这是为了不向朋友隐瞒任何事情，为了不在他们面前显得比他实际情形更高尚，而是如他们自己很合乎情理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欺骗他们，为了以此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本来是想更进一步探究其性格深处的秘密的。他做出的这一冒失行为，大概是上天的一击，想迫使这个骗子来个自我揭露，或至少授他们以把柄，他们正需要这个呢！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个缺口，以便在他四周布下陷阱，轻易地从他的知心话转到让他说出这个过错的同谋人是谁^②。很快，他们就把这同谋人如数变成了实施他们计划的工具。用很多巧计、一点点金钱和大大的诺言，他们把他周围所有的人都争取过去了，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达到了目的：像他自己一样甚至比他自己更好地得知跟他有关的一切。所有这一切努力的结果，便是发现、证明了他的书一轰动他们便已预感到的事情，即这个大肆鼓吹美德的家伙只不过是个背负着掩藏起来的罪过的魔鬼，四十年来，在一个正人君子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个恶棍的灵魂。

卢梭：请你继续说下去吧！你对我讲的真是些令人惊讶莫名的事情。

法国人：你已经看到了这些发现都是什么。你可以判断一下，发现这些的人他们是多么尴尬。这些事情不属于可以闭口不谈的内容，而且费了这么大劲也不能一无所获。然而当他们准备好要将其公之于众的时候，除了给犯罪之人引起他活该承受的麻烦以外，也还有别的弊病，这就足以阻止这些宽宏大量的人让他示众了。他们应该，他们希望揭露他，但他们又不希望失去他，然而这二者似乎必然是一个跟着一个来的。怎样让他名誉扫地而又使他不受到惩罚呢？怎样饶过了他又使自己不为他继续犯罪负责呢？因为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要说悔恨，他们大概一点都就不用期待着从他那里得到。他们也知道得很清楚，对正义、对真理、对公共安全，他们应该尽什么义务。但是他们也知道得同样清楚的是，他们自己也担负着什么义务。他们原来曾与这个恶棍亲密无间地在一起生活过，这也算倒霉。现在他们不可能对此人提起公诉而不招致某些指责，而他们那正直的心灵仍然对这个人充满怜悯，尤其希望避免一片哗然，希望做得在全部世人眼中，多亏了他们，他才得到了自己的舒适生活和名誉保全。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协同动作，决心使他们的发现的进展降下调来，使其在公众中的传播只是伴随着人们从以前对他有利的先入之见中慢慢回过味来而缓缓进行，因为从前他的虚伪已经大获成功。他给自己开辟了一条新路，他似乎走这条路也相当勇敢，足以将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原则、自己大胆的道德观协调起来。与他的著作相比，他似乎更通过自己的榜样，尤其是自己表面上看上去不追求物质与金钱来鼓吹这些原则和道

德观。当时所有的人都上了他的当。所有这一切与众不同之处，使人至少设想他有着坚定的心灵，在就连不赞成这些观点的人的心里，也都激起了对他的赞赏。人们虽然不赞成他的信条，却为这些信条叫好。虽然不愿仿效他的榜样，却为他作出的榜样叫好。

由于公众的这种心态可能会妨碍他轻易地承认人们想要他知晓的事，所以必须从改变这种心态开始。将他的过错以最最令人发指的方式揭露出来^①便是这部大作的开篇。他自己不慎将这些过错公开申明出来，可能会显出他的直率。必须将这个掩盖起来。可是这样做看上去很难。因为有人告诉我，在《爱弥儿》当中，他也做过一次几乎是正式的招供，怀着深深的悔恨之情。这种悔恨之情大概就自然而然地使他逃过了正直人的谴责。幸亏人们挑动起来反对他的公众，还根本看不明白人们希望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对此毫无察觉。很快，随着掌握了足以对他提出控告和判罪的材料（而又叫人看不出来这些材料正是他自己向他们提供的），人们便有了开始诋毁他的必需的把柄。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正如你注意到的，他在那篇夸张的、毫不留情的文字中，对所有的国度进行了攻击。有些人真还求之不得利用这部作品呢！没有一个人敢写出这样的作品，因为担心显得只是出于复仇心理。但是借助于这第一个既成而又相当加重了的事实，其余的一切便都轻而易举了。人们可以与他的友人们遥相呼应，而不被怀疑怀有敌意。就连他的友人们也只是一面怜悯他一面谴责他。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获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就是这样，在一些对这个魔鬼的可怕性格了如指掌的人的指引下，公众一点一点改变了从前那么长时间对他怀有的良好看法。在原来认为是勇敢的地方，现在只看

到装腔作势；原来认为是单纯的地方，现在只看到卑劣；原来认为是不追求物质与金钱的地方，现在只看到吹牛夸口说大话；原来认为是与众不同的地方，现在只看到可笑。

这就是必须说明的事情的本来面目，哪怕是为了使他们要揭露的丑恶秘密具有可信性，哪怕是他们有证据，也为了让他在至少表面上是自由的环境中生活，在绝对不受惩处的环境中生活。因为人们一旦知道了真相，就再也不用担心他会欺骗或诱惑任何人了。他既然再也无法给自己找到帮凶，又像他现在这样被自己的朋友以及这些朋友的朋友监视着，他就无法实施他那些可恶的计划，也无法为害于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揭露他们所做的发现之前，人们决定，要让这种揭露对他本人不造成伤害，甚至为了让他享受百分之百的安全，也永远不让他本人知道别人已经揭露了他。尽最大努力做出的这一承诺，直到如今，均得到信守，其忠实程度令人惊异。你恐怕是第一个要破坏这种承诺的，而全体公众，不分社会地位、年龄、性别、性格，都毫无例外地对策划这件事的那些人的宽宏大量赞赏备至，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们那些高尚的看法，而且出于对这个倒霉蛋的怜悯，迫不及待地赞同这些人了。你应该感受到，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自信来自他的无知。如果他偶尔相信人家已知晓他的罪行，他肯定会利用人们对他的宽容去犯下新的罪行而同样不受惩处的。这种不受惩处到那时将会成为非常危险的范例，而这些罪行是属于要么必须严惩、要么藏而不露的。

卢梭：你刚才对我之所言，对我全都那么新鲜，以至于我必须长时间地思考才能在有关问题上理清我的思绪。甚至在数量上，我可能需要更详尽的解释。例如，你说一旦这个人为人知晓，就不需要担心他再去诱惑任何人，他再给自己找到帮凶，他再搞任何危险的阴谋。这与你亲口对我讲的关于他继续犯罪的事就不相符合。相反，我很担心这么一公之于众，他倒会成了恶人们的招牌，以结成他们的犯罪团伙，利用他那可恶的天才来强化他们的勾结了。社会、国家最大的麻烦、最大的羞耻，就是在这个国度里罪恶结成比美德形成的联系更难以解开的联盟。恶人相互结成一伙比好人结成一伙更坚固，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更持久得多，因为他们打破这种关系就不能不受到惩罚，他们阴谋诡计要保守秘密，他们的罪行要不受惩罚，均取决于这些关系的持久程度，他们从永远相互照应中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好人与此相反，他们仅仅因一些不受约束的好感而团结在一起，而只要他们一感到相互不合适，这种好感就可以无果而终，可以无须担心、不冒任何危险地中断和分离。而这个人，正如你给我描述的那样，善于阴谋诡计，活动能力很强，很危险，可能成为所有坏蛋的阴谋中心。他享有的自由和不受惩罚，你把它当成容忍他的好人那么伟大的美德，实际上这对社会是一极大祸害；这些好人要对可能发生的一切祸患负责。而依你自己的叙述来看，这些祸患甚至每天都会发生。一些热爱正义的人居然如此损害好人的利益去方便恶人，难道是值得颂扬的么？

3

法国人：如果我们这里说的的是一个一般类别的恶人，你的这种反驳可能是有力的。但是，请你千万别忘了，咱们这里说的的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齿于人类的败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事情上能够相信他，甚至恶棍之间订的那种约定，他都无法遵守。正是从这方面来说，他虽然为众人所知晓，但是他不可能用其阴谋来叫任何人害怕。好人憎恶他的行为，坏人更憎恨他的书籍。他为了掩饰自己而揭露的坏蛋们，对他全怀着最无法克制的反感，这也是对他那罪恶的虚伪给予的正义的惩罚。这些坏蛋之所以极力接近他，只是为了当场捉住他和背叛他。但是请你相信，这些人当中永远没有一个会试图与他结成同伙，去干什么坏事。

卢梭：这果然是一个种类十分特别的恶人，他在恶人眼中甚至比在好人眼中更可恶，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人敢对他做出什么不公平的事！

法国人：对，估计是一个特殊种类，而且是那么特殊，自然界就从未产生过，我也希望，再也不要生出第二个与他相似的人来。然而请你不要以为人们怀着盲目的自信，靠着这种普遍厌恶就歇手不干了。其实这不过是哲人们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激起别人的普遍厌恶，以防止他用有害的做法来滥用人们希望给他留下的自由。但这不是唯一的手段。他们也采用了同样有效的谨慎做法，密切监视他，其程度达到他无法说一句话而不被记录下来，无法走一步而不被丈量

下来，无法形成一个计划而不被就在设想的那一刻便为人所知的地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虽然表面上他在人群之中很自由，但是他跟别人没有任何真正的交往，他孤独地生活在人群中。他对人们做的事一无所知，对人们在他周围说的话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与他有关的、使他最感兴趣的事一无所知，让他到处都感到自己戴着枷锁，但是既无法向人指出，也看不见这枷锁的任何痕迹。他们在他的四周筑起了黑暗的大墙，他的目光无法穿透。他们将他活埋在活人之中。这可能是从未有人干过的最奇异的、最令人惊讶的大业。大业的辉煌成就证明了发明设计者的天才以及领导其实施的人的天才。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全体公众在这上面投入的热情，根本没有发现这个设计蓝图的伟大和美妙，自己只是做了盲目的、忠实的实施者。

然而你一定清楚感受到，这类计划，不论设计得如何巧妙，如果没有政府的协助，恐怕是无法实施的。但是，由于事关一个在手握政府缰绳的人眼中是个卑鄙小人的家伙，事关一个著作人，他那蛊惑人心的著作散发出共和制的严谨味道，又听说该作者对首相怀着仇恨，对大臣们怀着轻蔑，他希望一国之王能亲自执政，王公们要主持正义，人民要自由，一切服从法律，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政府的协助纳入该计划之中。所以，政府对于为束缚和监视这个人而必须采取的步骤是赞同的。政府完全赞同计划制定者的所有观点，既为犯有罪行的人的安全，又为他名声扫地准备了条件，在大喊大叫的所谓保护假象下，使对他的诋毁声势更浩大，一步一步地达到了目的：剥夺了他滥用自己那有害的才能以对人类作恶的一切手段，做起来又是怀着信任、重视、高度评价的样子。

为了更完全彻底地揭露他，人们不惜一切努力、一切时间和代价将他一生的每一时刻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他出生直至今日。所有用自己的甜言蜜语使他中计的人，所有在他年轻时就认识他的人，都提供了某一新的事实对他进行攻击，用某些新的行为来对他加以指控。一言以蔽之，所有对于按照人们期望的那样来描绘他作出了贡献的人，均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得到了回报，数人还因为主动赞同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观点而或自己或亲属朋友得到了晋升^②。人们向威尼斯、都灵、萨瓦、日内瓦，总之，凡是住过的地方，都派出了心腹，而且给他们带上各种指示和大量金钱。凡是工作出色的人都在这些地方留下了人们希望对此人留下的概念，而且从这些地方带回了人们希望获得的有关此人的轶闻旧事。这些工作出色的人均得到了大大的回报。甚至在各个地方，为了获得新的发现，为了对他们共同的事业作出贡献，很多人自己出钱，自己主动去长途跋涉，以便起劲地去证实让—雅克的恶行。

卢梭：如果情形相反，是要证实让—雅克是个正直的人，他们肯定就没有这么大的劲头了。在美好的心灵中，对恶人的厌恶要比对好人的眷恋更为强烈！

这就是如你所说的那个制定得精彩、执行得也很精彩的计划。我们如果仔细地回叙一下为取得如此成功所必须采用的各种手段的话，恐怕是很有趣、很引人入胜的。由于这是人世间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情形，而且从中产生了人类法典中一项全新的法律，深入地了解与此有关的所有情况就很重要。罗马人禁止用火和用水是落到生存必须的

东西上，而这些人的禁用是落到一切可使生存变得能够忍受并很温馨的事物上，例如荣誉、正义、真理、交际、爱慕、尊重。罗马人规定的禁用导致死亡，而这些人禁用虽然不会导致死亡，而使人更加对生存产生强烈的欲望，却只留给你生命而把生命变成可怕的酷刑。但是罗马人规定的禁用是以合法形式颁布的，犯人根据法律被判刑。而在我们这种情况中，我看不到任何相似的东西。我期待着要明白：为什么有这种省略，或者人们是怎样填补这个空白的？

法国人：我承认，在一般情形下，正式起诉和听取犯人陈述都是要对他进行惩处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罪行已被充分证明的情况下，这些形式说到底又有什么紧要呢？被告的否认（因为为了逃避刑罚，他总是要否认的）对证据起不了任何作用，也根本无法阻止他被判罪。所以，这种常常无用的手续在我们这场官司中就更没有用处了，因为在我们这场官司中，所有显而易见的火把均将闻所未闻的恶行照得通明。

此外还请你注意，虽然这些手续为了惩处总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宽恕至少就没有必要了，我们这里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如果只按照司法办事，人们可能希望按照这个坏人应该受到的对待那样对待他，只要抓住他，惩办他就行了，就完了。人们也就省去了为难、小心、大量的花费，省去了编织这个圈套和虚伪的材料。但是揭露他的人对他的宽容、对他的怜悯使他们不能使用任何暴烈的手段，必须又使人对他放心，又不影响他的自由，又叫全世界厌恶他以使他不成世界的祸患。

人们怎么伤害了他，他又能抱怨什么呢？为了让他活在人群之中，必须向人们如实描绘出他的模样。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比你懂得更清楚，恶人总是寻找同类，也总是能找到同类以便与这些同类一起策划他们的阴谋。但是人们没有阻止坏人们与这个人交友，只是在他们眼中使他变得那么可卑可鄙以致他们对他不可能产生任何信任感罢了。人们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相信他，他会仅仅为了得到伤害别人的快乐而背叛你们。不要指望用共同的利害抓住他。他简直就是毫无动机地以犯罪为乐。他从中找寻的根本不是什么自己的利害，除了叫别人倒霉，他就不知道给自己再干什么好事。与其给他的同伴们造成小祸或时间长一些再来的祸患，他总是宁可这祸患越大越好，来得越快越好。为了证明这一切，只要陈述一下他的生平就可以了。通过讲述他的生平事迹，那些最坏的坏蛋都被吓得离他远远的。这一方法的效果是那么显著、那么有把握，以致自从人们对他实行监视和抖出他所有的秘密以来，世上还没有一个人胆敢用干坏事作诱饵对他试一试，只能用做某种善事当圈套，人们才能抓住他。

卢梭：你看有时事情会多么物极必反！作恶之极居然能如此接近美德，谁会相信呢？在这世界上恐怕只有你们这些大人先生们才能找到这种如此高超的艺术了！

法国人：使这一计划的执行更加精彩，是必须用秘密将他包起来。必须向所有的人描绘这个人物，而又不让这幅肖像在他眼前出现。必须让全世界了解他的罪行，但是又要这成为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的秘密。必须让每个人都戳他的脊梁骨，又叫他以为谁也没看见

他。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全体公众都应该保守的秘密，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这秘密正是事关他自己。假如是别人，这事可能很难做到，可能根本就无法做到，根据普遍原则制定的计划常常落空。但是使这些计划只适合于他这个人而不是别人，就使这些计划变得更切实可行，更有把握多了。这正是针对我们这个人做得巧妙而又成功的地方。人们知道他是外国人，又孤单一人，他没有撑腰的，没有亲属，没有帮忙的，他不属于任何一派，他的野性本来就使他趋向于将自己与他人隔绝起来，要将他完全孤立起来只要遵循他的天性就行了，只要让一切都来协助就行了，而从这时起，一切便都轻而易举了。把他完全与他人隔离起来，而他本来就对此趋而避之，这样做对他又有什么伤害呢？发善心发到给他留个至少表面上还有的自由的同时，难道不是一定要防止他可能滥用这自由吗？把他留在公民群中的同时，难道不是一定要努力让各位公民认清他么？看见一条蛇溜到公共广场上了，难道可以不大喊大叫让每个人都对毒蛇加以提防么？对于那些很机敏地撕下了他四十年来一直遮掩自己的假面具，首先透过他四十年来用来示人的伪装看清他的真面目的智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项特别的义务么？这项伟大的义务，就是叫人唾弃他，以防止他伤害别人。他们无限兢兢业业、花费大量金钱，以便让这么多的陷阱将他包围，把他交给这么多人的手里，用这么多的方式将他束缚起来，以致在这虚假的自由中，他无法说一句话、走一步路、动一动一根手指头而他们会不知道和不同意的，其真正的动机就是要尽这项伟大的义务。归根结底，人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他好，为了避免别人可能不得不作出伤害他的事情，不这样，便无法使他免受伤害。必须首先让他远离他从前的老相识，以便有充分的时间给这些人洗脑子。在巴黎发布了

对他的通缉令，这对他有什么坏处？基于同样的理由，必须阻止他在日内瓦定居。也在日内瓦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这对他又有什么坏处？在莫蒂埃，人们用石块砸他，但是那些石块打碎了他家的门窗，而根本没打着他。这对他又有什么伤害？入冬时节，人们将他从他避难的孤岛上和从整个瑞士赶走，但这是为了好心地迫使他去英国寻找避难所，在那里，人们早已背着他为他准备了避难所^①。这个避难所比他自己十分固执地选择的避难所好多了，虽然从那里他不可能危害任何人。但是，这又对他有什么坏处，他如今还抱怨什么呢？难道人们没有让他在屈辱中安静度日么？他可以舒心地在人家搞得他一身烂泥的泥浆中打滚。人们对他百般凌辱，这是真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这侮辱又给他造成了什么伤痕？难道他不是天生就要忍受这些侮辱的么？即使每个路人都向他脸上吐唾沫，归根结底这又会对他构成什么伤害呢？但是这个忘恩负义的魔鬼对什么都毫无感觉，对什么都不表示感激，人们对他的一切照顾，不但没有使他感动，反而只是激起他的凶狠。人们在小心翼翼让他的所有朋友都离开他的时候，对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嘱咐，只是要他们一直保持着表面的朋友关系，而且为了骗他，对他仍使用从前接待他时所使用的口气。使他那么悲惨的，无非是他自己那带有罪恶感的多疑。如果没有这种多疑，他可能更会多上当一点，但他会与从前一样高兴地过活。现在他成了大众厌恶之极的对象，他却以为自己成了所有人关切的对象，居然成了大家争着邀请他，争着请他吃饭，争着向他提供退隐之地，争着向他献殷勤以便得到他的青睐了。从人们争着吸引他注意的热情来看，简直要说，就没有比请到他作客人更荣幸、更光荣的事了。而且在所有的国

度均是如此，就连大人物和王公贵族也不除外。可是“我的这位孤僻人”^注还是不满意。

卢梭：那他就不对了，但是他对此一定深感惊异的！这些大人物大概想的跟那位西班牙大老爷不一样。查理五世要这位西班牙大老爷拿出他的一座城堡来给波旁王朝的总管居住，他怎么答复的，你是知道的^注！^注

法国人：情况很不相同：你忘了，这可是一件善举。

卢梭：那为什么你不希望对总管的接待也和向一个坏蛋提供避难所一样是善举呢？

法国人：唉，你没听懂我的话！总管清清楚楚知道他是背叛了他的主子的。

卢梭：那难道让一雅克就不知道他自己是个坏蛋么？

法国人：计划的精明之处正是从外部来利用这一点，就像他对此一无所知一样，或者是像别人对此一无所知一样。这样，就免除了要给他进行解释的危险，而且一面装作把他当成正直的人的样子，一面折磨他。表面上对他的成就毕恭毕敬的样子，结果是任何与他及他本人相关的事都无法逃过接近他的那些人的警觉。他一在什么地方安下身——别人早就事先知道了——墙壁，地板，门锁，他周围的一切都已为人们的目的布置妥当。人们也不会忘记给他安排合适的邻居，也就是恶毒的暗探啊，机灵的骗子啊，讨人喜欢的姑娘啊什么的，人们

早已给这些女孩上好课了。看见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安排的这些姑娘摆出圣处女的样子以极力接近这个孤僻的人，真是一件挺逗乐的事。但是很显然，他需要的不是处女，因为无论是人们教她们写的那些撩人心弦的来信，还是人们让她们学会的那些悲伤的故事，还是一一摆出她们的不幸以及她们的美德，还是一一摆出她们已经枯萎的魅力，都未能令他心动。在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眼中，这个伊壁鸠鲁的纵欲者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色诺克拉底^①。

卢梭：对于你们那些贵妇人来说，难道他一点都不是一个色诺克拉底么？如果说这方面不是他罪行中最沸沸扬扬的事的话，至少也肯定是最不可饶恕的吧！

法国人：啊，卢梭先生！人就应该总是风流多情的，一个女人不论用什么方式利用这种多情，人们永远都不应该触及这个题目！

我大概不需要告诉你：他的所有信件都是被打开的，那些他从中可以汲取某些信息的，都被细心地扣留了。又叫人以各种方式、出自不同手笔给他写信，目的既是为了从他的回信中测试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为了推测那些他扔掉的信中他是什么心态，在人们保留的他的通信中他是怎样的心态，说不定哪一天可以利用这些通信来整治他。人们找到了妙招，将巴黎变成对他来说比洞穴和丛林更为可怕的孤寂之地。在这里，他在人群中既找不到交流，也找不到安慰，既找不到建议，也找不到启发，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他找到方向的东西。巴黎成了一个庞大的迷魂阵，在黑暗中，人们只让他模模糊糊看见一些歧路，引得他越来越迷失方向。凡是接近他的人，对于应该对他说什

么，对他讲话时应该用什么口气，没有一个不是上过现成的课的；所有要求见他的人，人们都一一记录下来，这些人只有收到有关他的指示以后，才会被允许去见他。你一向我表示希望认识他，我也负有义务要给你这些指示。如果他走进某一公共场所，人们看他 and 对待他的样子，就好像他是个瘟疫病人一般：所有的人都围绕着他，注视着他，但又跟他保持着距离，不跟他讲话，只是给他当个屏障而已。如果他自己胆敢说话，别人也肯回答他，那肯定总是用谎言或者回避他的问题，使用的语气又是那么粗暴和轻蔑，致使他失去了再提问题的欲望。在剧场的楼下，人们很注意将他介绍给他四周的观众，同时在他附近安置一个看守或宪兵。这种人一在场，不用说一句话，也就把他的情形说得一清二楚了。对邮差、伙计、看门人、暗探、萨瓦人、理发师、做买卖的、挑担的、卖书的，在所有的剧场里、咖啡店里，人们都把他指给他们，让他们注意，让他们留神。如果他找一本书、一本历书、一部小说，立刻在整个巴黎城这本书就都没了。只要他表示要找一件无论是什么的东西——对他来说，这一招还准灵——那东西就没了。他刚到巴黎的时候，想买一本《意大利民歌十二首》，二十多年以前，他请人给这本歌曲集刻过版，就像《乡村卜师》一样出自他的手。但是这个歌曲集、曲子、版，全都消逝了，从那时开始，顷刻间全被消灭了，他竟一本都未能找到。通过多方的细心的关注，人们成功地做到了，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使他总是处于下等民众的眼皮底下，他们对他怀着极大的厌恶。他想过河到对面的四国学院^①去么？人家就是不给他开车，哪怕他付整个车的车钱。他想让人家给他擦擦皮鞋？嘿，那些擦皮鞋的人，尤其是寺院街和王宫广场的擦皮鞋匠压根儿就满怀轻蔑地拒绝给他服务。他想进杜伊勒里王家花园或

卢森堡宫么？那些在门口发印好的票的人早已得到命令：如果他前来索要门票，他们要么用最具有侮辱性的装模作样让他进去，要么甚至干脆拒绝发给他票。而这一切，并非由于事情本身有多么重要，而只是为了让别人注意他，让别人认识他，让别人越来越讨厌他。

他们这些人最美妙的发明之一，便是他们善于利用民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风俗便是每年要在熊街举行仪式焚烧一个麦草瑞士人。在我们这个明达事理的世纪，这种民俗显得那样野蛮和可笑，以致人们对它已经很不在意，即将完全将它取消了。但是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聪明地将其革新为专门针对让—雅克的活动。为此，他们叫人把草人做成他的面孔，穿上他的衣裳，让草人手里拿着一把亮闪闪的刀。他们叫人带着草人在巴黎的大街上招摇过市，而且特意将草人直接置于让—雅克的窗下，将其面孔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以便让老百姓看个真真切切。一些慈悲为怀的演绎者利用老百姓来实现他们的心愿，鼓动老百姓在更严重的事情来到之前将代表让—雅克的草人焚烧^①。这些大人先生当中有一位甚至向我保证过，当他看到一些乞丐将让—雅克给他们的施舍又朝他的脸扔回去的时候，他真是高兴得要命。你一定明白……

卢梭：他们这么做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啊，多么软的心肠啊！多么慈悲为怀啊！你的这些大人先生们，他们真是乐此不疲、想得周到啊！

法国人：除了这些精心的措施之外，人们还使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用来发现他是否还有什么信得过的人。这个人至今还不具有为

实施针对他的计划而必须具有的情感和信息，而一般来说，这个计划是为人所接受的。他们叫一些人给他写信。这些人假装自己处境悲惨，请求他给予救助或出些主意以便自己摆脱困境。他与这些人叙谈，安慰他们，将他们推荐给他可以指望的人。用这种方式，他们达到了结识这些人的目的，而且一步一步地使这些人皈依。你大概不会知道，用这种计谋，他们发现了多少人还在敬重他，他还在继续欺骗这些人。由于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认识了他们，很快就叫这些人与他脱离了，而且通过非常特别而又万无一失的高招，使他们觉得他非常可恶，正如从前他对于他们非常宝贵一样。要么他最终识破了这些诡计，要么他确实身边也没剩下一个人，总之，最近以来，这些企图已经不成功了。他现在总是拒绝为那些他不认识的人所利用，甚至拒绝给他们回信。但是这仍然朝着别人目的的方向走去了，因为别人就是想让人把他当成是麻木不仁、心肠狠毒的家伙。再说一遍，为了掩盖他们那些害人的计划，没有什么比把他变成在所有的人看来都很可恨更高明的了，以致他一想要什么东西，肯定他就得不到，他一对谁感兴趣，这个人就再也找不到老板，也找不到助手。

卢梭：确实，你对我详析的这些手段，在我看来，肯定会使这个让—雅克变成人类的笑柄、玩偶，使他变成全人类最唾弃的人。

法国人：唉！肯定。这就是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苦心经营的真正目的。多亏这些苦心经营完全成功，我可以向你保证，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屈辱之中。

卢梭：可是你不是对我说，正与此相反，在他们对他采取的关照当中，注意让他生活得舒适占很重要的位置么？

法国人：对，是真的，而且这一点正是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的计划中伟大、慷慨大方、令人赞赏之处，在防止他随心所欲实现他的罪恶图谋的同时，又极力让他享受到生活的温馨，让他到处都能找到他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而在任何地方又找不到他可以过度滥用的东西。人们愿意他吃饱耻辱的面包，饮满屈辱的杯酒。人们甚至装模作样表示出对他嘲弄性和可笑的关切^①，对他表示出就像桑丘^②在他自己统治的岛上所享有的尊重那样的尊重，而这一切使他在老百姓的眼中显得更加可笑。总而言之，既然他那么喜欢礼遇，那他就有了理由满意了，人们注意了要使他不可缺少这些东西，但是人们也利用了他的喜好让别人到处对他指指点点。对了，先生，人们愿意他活着，甚至生活得很舒适，就像一个没干过坏事的恶人可以生活的那样：人们愿意他生活得幸福，只要他不具备破坏别人幸福的手段就可以。但是，这是一头大熊，怕它吃了过路的人，必须用铁链把它锁住。人们尤其害怕他笔下的毒素，所以人们千方百计阻止他放毒。人们不给他留下任何保护他的声誉的办法，因为这对他毫无用处。在这个借口下，他一定会去攻击别人的声誉，而一个自己备受诬陷的人是没份胆敢诬陷任何他人的。你一定料到了，在要让自己放心的人当中，他们也没有忘记书商，尤其是那些从前他用过的书商。甚至有一个^③还在巴士底狱中关了很长时间，当然找的是别的借口，而实际上是为了在让—雅克问题上可以有更长时间对他任意进行洗脑^④。^⑤人们嘱咐所有他身边的人要特别注意他会写什么东西出来。人们甚至极力拿走他用以写作的

工具，在引他前去隐居的多菲内，人们甚至做到了把所有能写出可辨认出来的字的墨水都拿走了，结果是他只能找有点颜色的水来代替，这些水很快就完全褪尽了颜色。虽然有这一系列的防范措施，这个怪人仍然成功地写出了他的回忆录。他称之为《忏悔录》，我们称之为谎言集。他用的是中国墨，这是人们未料到的。但是，虽然人们无法阻止他任意糟蹋纸张，但至少可阻止他让自己的毒涎流淌：任何纸张，不论大小，甚至两行字的短笺，都不会从他手里出来而不立刻落到安排在那里收集一切的人手里。他的讲话，也丝毫没有丢失。他周围的人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尽量让他闲扯。这不难，甚至叫他差不多说出人们希望的话也不难，至少说出人们希望他说出来而能够加以利用的话。用的方法是有时向他提供假消息，有时用巧妙的自相矛盾的话刺激他，有时又与此相反，显出完全赞同他说的一一切的样子。就这样，人们准确地记录下了他嘴里漏出来的不慎重的生动话语，然后再冷静地加以夸大和评论。他们同时还千方百计让他无法从这些人嘴里得到一丝一毫的信息，无论是关于他自己还是关于任何人。人们在他面前从不提起最早告他的密的那几个人的名字。对于影响他的命运的人，人们也只是怀着极大的保留谈起，结果是他根本无法知道这些人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是否在巴黎，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人们从不向他谈及什么新闻，或者说，告诉他的全是虚假的或危险的新闻。如果他竟敢将这些所谓新闻再向别人复述出去，那就又成了他的新罪行。在外省，人们很轻易地就能阻止他读任何杂志。在巴黎，装模作样更为甚之，但人们至少可以阻止他见到任何可以从中得知与他有关的消息的杂志，特别是那些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叫人大谈特谈他的事的那些杂志。如果他打听什么事，那肯定是任何人都毫无所知。

如果他打听一个人，那肯定是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人。如果他有点急迫地问天气怎么样，人家是不会告诉他的。但是反过来，人们总是千方百计给他买到食品，即使不是非常便宜，至少质量更好，他自己用同样的价钱是买不来的。他的恩人们慷慨大方地掏自己的腰包来补足多花的那部分以便满足他的矫情。他们以为他很矫情，而且极力用时机和廉价来激发他的矫情，以便得到将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的快乐。以这种方式，他们巧妙地使小民了解了他们的秘密，他们向他公开施舍，虽然他并未要求，但是却使他无法逃脱他们的掌握。这种慈善行为，人们对此极力大加渲染，可能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使他沮丧，而他的朋友们正希望如此。

卢梭：怎么？你说“他的朋友们”？

法国人：对，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总是喜欢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对他的好意，对他的幸福的全部关切，为的是让人家指责他忘恩负义，因为他对如此多方的善意没有表现出什么感动。

卢梭：你这话我有些不懂。请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法国人：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为了能够既让他自由，又没有危险性，全面诋毁他很重要^①。只把这种中伤在小圈子里和上流社会里传播还远远不够。这一点不难做到，而且很快就做到了。还必须让这种诋毁和中伤扩大到全体民众，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高层。要做到这样，困难就更多些。不仅仅因为在不为他所知的情况下极力对他进行中伤会使心地单纯的人产生反感，尤其因为向他隐瞒与他有关的一切

以便使他永远无法澄清事实，无法得知消息，无法自我辩护，无法说明缘由，没有机会向任何人解释任何事，无法追根溯源搞清人们对他的中伤，这些都违反了不可违反的法律。为此，不仅要指望老百姓守口如瓶，而且要指望正直的人也守口如瓶。对第二类人，恐怕就没那么有把握了。为了让老百姓对这一秘密感兴趣，又不要显出抱着此等目的，他们干得很精彩，那就是利用了我们这个人那可笑的傲慢，也就是他对于捐赠作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而且不愿意别人对他给予施舍。

卢梭：可是我认为，无论是你还是我，这一类的傲慢，我们恐怕也是会表现出来的。你对此作何想法呢？

法国人：对于正直的人士，此种高雅是允许的。但是，像这个虽然富有却又装成乞丐的怪人，他有什么权利拒绝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的施舍呢？

卢梭：可能与乞丐拒绝他的施舍是同一权利吧！无论如何，如果说他的乞丐样子是装的，那他是请求了还是接受了施舍呢？因为乞丐与穷人的全部区别就在这里。穷人不比乞丐富有，但他满足于自己的所有而不向任何人讨要任何东西。

法国人：没有！这个人没有直接请求施舍。相反，他一开始还傲慢地对此加以拒绝。但是，当别人非要如此行事不可的时候，他最后还是让步了。

卢梭：如此说来，他并不像你开始说的那么傲慢。我再来反问你一句，我倒要问问，既然他们知道他有理，他们为什么非要给他施舍，就像对一个乞丐那样呢？

法国人：这个为什么，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承认，这对一个正直的人是侮辱。但是，对一个这样的恶棍，用各种可能的办法来贬低他，正是他配受的命运。而且通过他对自己的恩人所表现出的忘恩负义，这又是一个机会，以更好地显示他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卢梭：既然主观意图就是要贬低他，那你觉得这还值得感激涕零么？

法国人：不值得，但值得感激的是施舍。因为，正如我们那些大人先生所说，金钱能补赎一切，而任何东西都不能补赎金钱。给钱的人，不论其动机是什么，甚至是被迫的，他总是恩人。而作为恩人，就总是值得别人对他感激涕零。为了避开这个人的粗暴拒绝，人们想出主意来，趁他不知道，给他零星的好多小额捐赠，但声势搞得很大。这就要求许多人协助，尤其是小老百姓的协助。这样也就不需要装模作样而把小老百姓卷进了大秘密之中，以使老百姓心中在对他恶行的厌恶上，又加上对他贫困的轻蔑以及对施恩于他的人的敬意。人们了解到他在哪些地方购买活命必需的食品，注意在同样的价格上，供给他质量更好的东西，也就是说，实际上更贵一些^①。归根结底，这并没有叫他省钱，他也不需要省钱，既然他是富人。但是花了一样的钱，他买到了更好的东西，于是在老百姓当中，他的卑劣以及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的慷慨便都流传起来。用这种方法，就把他变成卑下

的、面目可憎的小人，显得他只考虑个人的舒服，只考虑让自己幸福。要说这个可悲之人发现不了这个小小的计谋那也很难。如果发现了，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如果他生气了，那就越来越证明他忘恩负义；如果他换了商家，那人们立刻就会如法炮制，人们给他制造的名声会传得更快。所以，在这个活结里，他越挣扎，结就勒得越紧。

卢梭：我要向你承认，对这一点，我刚开始时是不理解的。但是，先生，我了解你一直很正直，是否可能你也赞同诸如此类的阴谋呢？

4

法国人：如果是针对别人，那我会严厉地指责他们。但是，在这里，我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好的。然而我永远都不会参与其中。我憎恨让—雅克，而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喜欢他，他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将他保留下来。他们和我，在如何对待这么一个人的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也很自然。他们这套体系，从本身来讲可能不公正，但是主观意图也就纠正了这一点。

卢梭：我想，如果是我，我会觉得这个体系很可疑：因为通过恶，人们根本不能达到善，通过假，不能达到美。既然你向我保证让—雅克很富有，那公众怎么能赞成这些事呢？因为归根结底，在公众看来，大概没有比强迫给一个富有的恶棍以施舍更奇怪、更不值得称颂的事了。

法国人：噢，公众不会这样把人们很巧妙地分别给他们的概念放到一块的。他富有时，就责备他装穷，就夺取他的劳动成果还自以为他不需要；他贫穷时，就侮辱他是穷鬼，把他当成乞丐。他们只看到当时对他们显得是更可恶或更可鄙的一面，虽然这与别的时候看他的其他角度不相容。

卢梭：除非他完全彻底地麻木不仁，否则他对这种关切与羞辱相结合应该既体会深刻又莫名惊异。这是肯定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这二者相结合的效果。但是，就在仅仅为了从对他的中伤和诋毁更

其完全彻底中得到快乐，人们每一天却容忍其全部罪行的时候，如果他利用这种有罪的宽容不断犯下新的罪行，谁又会对此感到惊异呢？这一质疑，我已经向你提出过。现在我再次提出，因为你回避了这个质疑，而没有对此作出答复。从你对我全部的讲述中，我看到，虽然人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他一直与从前一样我行我素，明明看到自己被监视的人包围，对这些人也毫不在乎。他自己以前曾那样处心积虑，以致在四十年的时间里，确实欺骗了所有的人，人家都把他当成正人君子。我看出来，他利用人们留给他的自由无非是为了不受拘束地满足他的恶毒之心，每天犯下新的罪行。他也确信，任何一项罪行都逃不过监视他的人的眼睛，而人们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去干。将正直的人这样丢给一个疯狂的恶棍，仅仅是为了得到安安静静地历数其罪行的快乐，而本来他们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些罪行的。这难道是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值得称颂的美德么？

法国人：他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

卢梭：我毫不怀疑。那些犯下罪行的人恐怕也自有他们的道理。难道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做得对了吗？为了使罪犯更令人憎恶而拒绝阻止犯罪，忙着爱惜罪犯而损害被罪犯当成猎物的无辜者，你得承认，这种善心很奇怪，是不是？让人犯下本来可以阻止的罪行，这不仅仅是证人，这也是同谋。再说，如果总是让他干下你说的那些他干的事，那么那样警惕、那样积极地密切跟踪他、刺探他又有何用呢？发现了他的所作所为却又像毫无所知那样让他继续干下去，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做坏事上给他完全自由，那么在无所谓的事情上那样妨碍

他的自由又有何用呢？人们简直会说，你们这些大人先生们追求的就是让他别的干不成却只能犯罪。那么这种宽容，在你看来，就那么有道理，就那么为人理解，就与品德那么高尚的人相称么？

法国人：我应该承认，这里面有些事我自己也不太明白。但是有人向我承诺要给我把一切都解释得让我百分之百地满意。可能人们以为，要叫人更加可恶，就应该给他的罪行加大一些分量，而对怎样加重却不大顾忌。实际上这种加大分量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个人犯下一桩罪行，他就能够犯下一百桩罪行。人们控告他的每一桩罪行，至少都是他出于主观意愿犯下的。所以人们是几乎不能把这种指控称之为欺骗的。

我看得出来人们在他的问题上所遵循的体系，其基础是人们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义务，那就是让他一定被彻底揭露，让他为所有的人所认识清楚，而人们又从来不需要对他作任何解释，不让他认识任何一个指控他的人，也不让他得知任何他被指控的事。这双重的必要性根据的是罪行的性质，这些罪行一旦公开宣布，就太沸沸扬扬了。一旦被证实，他就不能不受到惩处。难道你希望未经证实而惩处他吗？我们的司法形式是不允许这样做的，那也直接违犯了在他的问题上人们希望遵循的宽容和怜悯的信条。所以，为了公共安全，人们能做的首要一条就是紧密监视他，让他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别人不知晓，不能做任何重要的事而别人不同意；其余的，便是警告所有的人听这样一个恶棍讲话、与这样一个恶棍来往是危险的。很明显，受到这样的警告之后，谁再受到他的侵犯而支撑不住，那他们就只能怪自己了。这种祸

事，就应该他们自己来躲避，因为他是回避别人的，不是他主动去找他们的。

卢梭：知道绿林中有强盗，对于要从绿林中走过的人也可以这么说。但这不能成为让这些强盗我行我素的一个像样的理由，尤其是只要想控制他们就能控制他们的时候。你们的那些大人先生们通过你给我说过的在他四周安排的密探，亲自精心给这个残忍的野蛮人提供猎物，他们又能找到什么托词呢？这些人极力跟他拉近乎，毫无疑问他一定会留心把这些人变成他的首批受害者。

法国人：绝对不会。这些人在他家生活不论跟他怎样亲密，甚至极力在他家大吃大喝，都不担心有什么危险，他们是不会碰上任何倒霉事的。他喜欢在其身上满足自己的疯狂欲望的人，是他对之怀着敬重和偏爱的人，是那些只要他们对他稍稍敞开心扉，他就愿意信任的人，是他怀念的似乎仍在他们身上寻求自己缺少安慰的老朋友。他首先挑选这些人与他们了断。友好联系是压在他心上的大石头。他只有看见自己的敌手才高兴。

卢梭：不应与事实争辩。但请你承认，你在这里为我描绘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只给朋友下毒，只为对敌手有利而写书，逃避人群为的只是害他们。

这里面在我看来更令人惊异的是，他怎么能给自己找到一些愿意与这么一个魔鬼来往的正直人士，只跟他接触一下都会令这些人感到厌恶的。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派来的、天生就是搞侦探的坏蛋把他握

在自己掌心里，这我理解起来不困难。巴不得找到一个愿意忍受他的人，对正直的人十分厌恶，自己又是个有麻烦的主，他不应该对与别人的关系太挑剔，他应该去看望、接待和迫不及待地寻求与他类似的坏蛋，以使用他们来服务于自己那些罪恶的阴谋，这我也理解。那些坏蛋，从他们那方面来说，抱着找到他就等于找到了一个心肠狠毒的好同伙的希望，虽然人家叫他们对此人心怀恐惧，但是为了得到他们指望的好处，可以冒险与他频繁来往。但是，一些名声显赫的人极力与他称兄道弟，先生，这可就超过我的理解能力了。他们对他说什么呢？跟这么一个人物讲话，他们会采用什么语气呢？一个这么大的大恶棍很可能是一个很卑鄙的小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忍受一切侮辱。只要请他吃晚饭，他就能含垢忍辱，感受不到羞辱的味道或装出感受不到的样子。但是，你一定会向我承认，一方面是羞辱和轻蔑，另一方面是卑劣和谎言，这二者之间作交易，对于正直的人来说，大概不会是很有吸引力的吧？

法国人：这样为了众人的福祉而献身，他们会更令人敬佩。如果接近这个恶棍能导致对他那可怕的性格有什么新的发现，那么接近这个人就是值得称颂的大业了。这种性格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证明。你一定明白，没有一个人接近他是为了与他有什么真正的交往，而仅仅是为了尽量出其不意逮住他，捕捉到什么，给他的肖像添加上新的一笔，给他的生平添加上什么新的事实，捕捉到什么漏嘴的地方，可以用来使他的形象变得更加面目可憎。再说，挖苦他几句，用隐语给他几句他活该的辱骂性言辞，他又不敢或不能还嘴，因为怕泄露出来这些话语的真正含义（人家是一定要强迫他说出来

的)，这种快乐是不算数的。但这是一种人们可以品味而又不冒任何危险的快乐。如果他生气了，那他就是在承认罪行了；如果他不生气，那么人们通过这种不直接向他道出其真相的方式，也算是对于被迫与他生活在一起还要装作当他是正人君子所受的拘束获得一点补偿。

卢梭：我不知道这种快乐是否很甘甜，但我觉得这种快乐不很高尚。我相信你也与我持同样见解，因为你一直对此很不屑。可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这个背负着如此多的罪状的人，难道他就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罪行么？

法国人：没有真正承认过。这又是人们对他的极大善行，那就是使他免受被弄得狼狈不堪的耻辱。有如此众多的无法辩驳的证据，难道不是不需要听取他本人的意见，他就已经完全受审了么？在罪行昭彰的地方，罪犯认罪难道不是多余的么？这样做对罪犯来说，可能只是多受罪而已。人们剥夺了他自我辩护那无用的自由，只是剥夺了他撒谎和诬蔑的自由而已。

卢梭：啊，感谢上天，我可以大喘一口气了！你搬走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法国人：你怎么啦？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你一直是垂头丧气、沉思默想的表情，这与所有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说起让—雅克及其罪行时的那种兴高采烈是那么不同。可你现在突然变得如此心花怒放，这又是由何而来呢？

卢梭：如果你有耐心听我说，我会给你解释清楚，因为这还要从离这很远的地方说起。

你对我的命运相当了解，足以知道我的命没叫我尝过多少富裕生活的味道。我一生中既未找到一般人很重视的那种财富，也未找到我自己可能会很重视的那种财富。你知道这命运以怎样的代价将过眼云烟给了我，他们对此倒是十分贪求的。而这个东西，即使更纯洁，也不是我的心灵必需的食粮。虽然命运注定我只是个穷光蛋，但我没有过过不幸的生活。我在默默无闻之中有时确实体验过真正的快乐。但是我一走出默默无闻，就掉进了灾难的深渊。将我抛进这深渊的人极力把这些灾难弄得我无法忍受，他们却装作很可怜我。而实际上没有他们的话，我是不会经历这些灾难的。我枉自寻求友谊，却造成了我生活中所有的不幸，我也成了舆论错误导向的牺牲品。待我从寻求友谊的温馨幻梦中醒过来，更从舆论错误导向中醒过来，我在人群中再也找不到正直、真理，再也找不到我认为他们心灵中与生俱来的那些情感中的任何情感。这些情感在我的心灵中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情感，任何交往就只是欺骗和谎言而已。这时我便退隐到我的内心深处，生活在我与大自然之间。当我想到，我并非孤自一人，我并不是与一个麻木不仁、没有生命的对象在谈话，我的灾难已经到头，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一生中的所有不幸都只不过是得到补偿和享受更美好时光的原料时，我感到无限欣慰。我从未接受本世纪幸福人士的哲学观。那不是给我安排的。我寻求对我的内心更合适、在逆境中更能抚慰人心、对追求美德更有鼓励作用的一种哲学。我在让—雅克的著作中找到了这种哲学，我从中汲取到了与我天生的情感那样符合

的情感，我在书中感受到了与我自己的心境那么密切的关联，以致在我阅读过的所有著作的作者中，对我来说，他是唯一的大自然的画家和人类心灵的历史家。在他的著作中，我认出了在我内心又重新找到的那个人，书中的思考教给我从自己内心来汲取享受和幸福，而所有其他的人则是到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享受和幸福的。

他的榜样于我尤其有用，用来增强我对自己情感的信心，在我同时代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将这些情感保留了下来。我信仰上帝，我一直信徒，虽然与那些有信条、有格言的人不同。对上帝的敬仰使我对人间的机构和虚伪的宗教十分厌恶。我看不见有任何人与我持同样想法，不论从思想还是从感情来说，我在茫茫人海中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状态是悲哀的。让—雅克来了，把我从这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的著作增强了我的信念，让我去面对可笑的可强的思想家。我觉得他的原理与我的情感那么相符，我看到这些原理是从深刻的思考中产生出来的，我看到这些原理是建立在那么强大的理性之上的，以至于我再也不害怕了，因为人家不断对我大喊大叫，说那些原理都是偏见和受教育的产物。我看到，在这个哲学只会破的时代，只有他的著作是结结实实的立。在所有的其他书籍中，我首先看出来的是激情、狂热促使他们写出这些书籍，其次是著作人自己所瞄准的个人目的。在我看来，只有让—雅克是怀着正直和纯真的心灵去寻求真理。在我看来，只有他一个人向人指出了真正幸福的道路，同时教给他们区分现实与表象，自然的人与虚假的、空想的人，而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成见用后一种人取代了前一种人。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是仅仅从热爱公众福祉出发而态度激烈，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

看法，也没有任何个人利害考虑。加之我觉得他的一生与其信条是那么一致，以至于我的信条也更坚定了，而且通过这个榜样，我对自己的信条更加信心十足。他是一位对自己的信条进行过那么长时间思考的思想家，是一位蔑视宗派主义、自己不想搞山头也不追随任何山头的作家。在他的追求中，除了公众的利害和真理的利害，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利害。依据所有这些思想，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生活计划。与他交往可能会使我的生活充满魅力，而对我，与人交往早已是只能提供一个虚假表面的事情，无现实、无真理、无爱恋，无任何情感、思想的真正一致，更配受到我的蔑视而不是趋之若鹜。我沉醉在自己的希望中，希望在他身上重新找到我失去的一切，再次体验到诚挚友情的温馨，与他一起从这些伟大而令人欣喜的思考中吸取营养，这会成为这一生的最大享受和人在逆境中找到的唯一的实实在在的安慰。

我心中充满这些情感，你肯定也见到了。你来了，用你那残忍的知心话让我心痛，而且从我心中驱走了那甜蜜的幻想，本来我的心已准备向这些幻想敞开。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把我的心撕碎到何种程度。为此，恐怕必须要感觉到你摧毁的想法与多少美妙的想法紧密相连。虽然命运不济，虽然人们对我不善，但幸福的时刻已伸手可及。就在这时你将我万劫不复地重新投入我的一切灾难之中。让我能忍受我的一切灾难的全部希望，你也给我夺走了。唯一的一个像我这样思考的人培植着我的信心，唯一的一个真正品德高尚的人让我还相信美德，鼓励我珍爱美德，崇拜美德，将一切希望寄托于美德。可是现在，你夺走了我的精神支柱，让我一个人孤独地待在这个世界上，深陷灾难的深渊之中，生命中再也没剩下一丝希望之光，而且准备失

去事情更顺利时重新获得补偿的希望，补偿我在当前的事态中所遭受的一切痛苦。

你开头声明的几件事已叫我心绪纷乱。听了你的证据，又叫你的声明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你使我的心灵痛苦不堪，这是我历来感受过的最大的苦痛。你随后仔细说到以这个倒霉蛋为对象的系统性的计谋，给我充分阐释了针对他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为发现这些问题的人所设计，为所有的人所忠实执行。这时我的注意力分散，我更为惊讶，但痛苦不那么强烈了。我觉得所有这一切计谋是那么狡诈、那么充满阴险毒辣，以致对那些以此为妙计的人，我怎么也不能拿你想灌输给我的高度评价来送给他们。当你对他们极尽赞扬之能事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在不自觉地低声抗议。我很奇怪，如此高尚的动机怎么能叫人想出那么卑劣的做法，弄虚作假、背叛和谎言怎么能成为施恩和慈善的工具。最后，这么多歪门邪道怎么能与正直联系在一起？难道我错了么？你看看你自己，回忆一下你对我说的所有的话！啊，你至少要承认，这么多的暗中手脚居然成了美德的外衣，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你的证据很有力，战胜了这些阴谋诡计能使我产生的怀疑。我明白了，不论怎样，这种奇怪的做法，不论我觉得它多么不像话，仍不失为一种仁慈怜悯之举。希望一个恶棍免受他本来应该受到的对待，就必须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以防止这种宽容成为丑闻，将其代价定为既不会使别人来仿效，也不会让他本人去滥用。这样，当我看到所有的人都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让他饱受侮辱和屈辱，我不但

不可怜他，反倒更加蔑视他了；他居然以这样的命运为代价来如此怯懦地换取不受惩处！

所有这些话，你已经对我反复说过很多次了，每一次我都一面悲叹一面跟着你将这些话告诉自己。我内心的痛苦并不能阻止我的理智被征服。而且我不得不对你表示赞同，由此产生出对一个命运多舛的正直的人来说最为残酷的精神状态。人们无情地夺去了他的全部安慰、全部经济来源、全部的希望。如果有这些，也许他的苦难还可以承受。

但顷刻之间，一缕阳光来到，将这一切都还给了我。当我想到，当你自己也向我证实，这个人因为这么多的滔天大罪受到如此侮辱性的对待，却不曾承认任何一桩罪行时，你就用一句话推翻了你所有的证据。在你宣称看到了显而易见的欺诈的地方，我却没有看到欺诈。至少这种显而易见在我眼中已不复存在，以致在你向我指出的一切之中，我只看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骇人听闻、无法揭穿的秘密。在我看来，只有犯罪者的承认才能使这个秘密真相大白。

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你和我想法大相径庭。在你看来，罪行的显而易见可以代替承认。而在我看来，这种显而易见本质上应存在于承认本身之中，没有承认也就没有显而易见。只要还没有听取被告人的陈述，判他罪的证据不论怎样强有力，不论这些证据看上去怎样有说服力，都缺少一个印证来证明这些证据是确凿的。即使在无法听取被告人陈述的情况下，例如在对一个死者进行诉讼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在事先推定此人可能无言以对的时候，人们可能有道理。但

是将这种推定变成肯定而对他进行判决，则是错误的。只能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怀疑时，才能对罪行进行惩处。但是，如果到了拒绝听取一个还活着而且在场的被告人陈述的地步（虽然做这件事不仅可能而且轻而易举），如果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阻止他讲话，如果处心积虑向他隐瞒诉状、原告、证据，从这时开始，所有这些证据都变得可疑了。在我的心目中，它们失去了分量。不敢将这些证据拿出来经受考验，让考验来证实它们，这本身就让我预测到这些证据是经受不住考验的。这条伟大的原则，是整个司法的基础和戳记。没有它，人类社会就会从根基上倒塌。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是那样神圣而不可侵犯，以至于即使全城的人都看见了一个人在公共广场上杀死了另一个人，如果事先不听取杀人犯讲话，也根本不能惩办他^①。

法国人：什么！在法庭上，司法程序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毫无例外的，虽然常常是多余的，难道在赦免和从宽处理的案件中，例如你说的这个案子里，也起作用么？再说，这些程序的省略难道会改变事情的性质么，使已经被指证的事情变成未被指证的事情，使显而易见的事情变成模糊不清？在你刚刚举出的事例中，如果忽略了听取罪犯的陈述，如果只相信事实的权威性，没有经过这些惯常的审讯就将他处以车轮刑，难道罪行就会变得不那么确凿，犯人的罪行就没那么严重了么？人们就会因此对于正确地惩处了一个杀人犯而不那么自信了么？总而言之，为了证实一般犯罪而制定的所有这一切形式，难道对于一个魔鬼也是必不可少的么？这个魔鬼，他的一生不过是罪行织成的一块布，全世界的人都承认他是人类的耻辱。一个毫无人味的家伙，难道也配将他当作人来对待么？

卢梭：你真叫我不寒而栗！这么说话的难道是你吗？如果我相信确实如此，那我一定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逃走了！不，我太了解你了，你不是那样的人。让我们和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冷静地讨论讨论这些重要问题吧！人类的存续以及社会秩序的保持均取决于这些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你们总是谈论宽大和赦免。但是在审视这种赦免是什么之前，首先必须看看我们说的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赦免怎样能够发生。赦免权必须假定有惩处权，因此，必须假定犯人事先认罪。这是首要的一点。

你声称，在罪证明显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认罪就变成多余的了。而我，我认为正相反，在犯罪行为上，所说的显而易见只能来自罪犯的承认，人们只能在听取了他的陈述之后再根据证据的力度对他进行宣判。这样做的道理是：为了从偏见内部把真相挖掘出来摆在人们的眼前，这些偏见就必须相互冲撞，相互争斗，而且控告的理由必须在辩护的理由中找到一个同等的抗衡，以便使只有理性和公正来打破平衡，使天平倾斜。当一个人成了另一个人的告发人的时候，很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受到某种为外人所不知的偏见的驱使，而他要竭尽全力掩饰这种偏见。但是，不论使他下定决心的理由是什么，哪怕是纯粹美德的缘由，可以肯定的是，从他控告的那一时刻开始，他就被一个强烈的欲望驱使着，那就是要证明被告有罪，哪怕是为了不被人当成诽谤者。此外，由于他任意地采取一切措施，给自己全部时间安排好计谋，将自己的手段和证据搭配一致，为了避免意外，人们至少可以做的事，就是将这些摆在被告面前，接受他的审视和抗辩。只有这个被告有足够的利害怀着极大的注意力去审视这一切，也

只有他能够给予一切必要的澄清，使之作出正确判断。证人不论有几个，他们的证言也只有在进行了对质之后才有分量，也是基于相似的理由。从这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中，从这些截然相反的利害关系的冲撞中，真相的阳光就应该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法官的眼前，这至少是表现他手中权力的最佳方式。但是，如果这些利害当中，只有一种大力地发挥作用，而缺乏另一方的抗衡，那天平的平衡怎么能保持呢？我愿意假定法官是沉着冷静、不偏不倚的，只受到热爱司法的情感驱使。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不为他人的利害去花大力气。法官怎么能保证他确实很好地权衡了此方与彼方的理由，通过自己一个人的努力看透了控告人的一切假象，从控告人臆测的、歪曲的、任意渲染的事实中正确地摘出完全属实的事实来，甚至猜测到控告人闭口不提的、改变他所陈述的事实效果的事实呢？对自己的透视能力和高尚品德很有把握，敢于将自己看作这样的一个法官的大无畏的人是谁呢？要怀着这样的信念去完成如此大无畏的责任，他必须感到自己是一位不会犯错误的神祇。

如果我在这里设想的不是一个完全忠于职守的、没有偏见的法官，而是受到一定要让被告有罪这种不可告人的欲望的驱使，只是寻求用一些说得过去的办法来证明他自己是有偏有向有道理的一个法官，那事情又会怎么样呢？

在与我们有关的这一特殊案件中，这第二种设想可能实用意义更大。咱们根本用不着去寻找别的，只说一条就够了：那就是一位著作人的知名度，他已获得的成功伤害了无法得到如此成功的人的自尊

心。某人热烈赞同一个人的名气，而他没有任何希望可以将这个人压下去，他要赶快叫这个人比他比自己更有名气而付出昂贵代价，只要他自己有一点办法可以做到这一步。一个人，只要一在某个方面表现杰出，那他就算倒了霉。除非他令人恐惧或属于某一派别，否则他就再也不应该指望别人对他采取公正态度。如果那些比他更赫赫有名的人自己能原谅他们在他们希望完全由自己制造的动静中占那么一个小小的份额，那可就积了大恩大德了。

我不用再补充什么了。我在这里只希望向你的良知说话。对我刚才对你说的话，请你找寻一个你的良知能感到满意的答复，我绝不说什么。等你的这工夫，我把我的结论告诉你：一个被告，不论他怎么样，不想听取他的陈述就对他进行判决，这总是不公正的、轻率的。不论是谁，审判一个在全世界搞出了动静的人，不仅法官没有听取他的陈述，而且避开他对他进行审判，不论这位法官拿出什么动听的借口，即使他真的很公正而且品德高尚，即使他是地上的天使，也请他好好反省反省。即使他意识不到，在他内心的深处也隐藏着极度的不公正。

身居国外，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孤身一人，被所有的人抛弃，被绝大多数人背叛，让一雅克正处于人所可能处于的能被公正判决的最糟糕的境遇中。然而在判处他为卑鄙小人的不可上诉的审判中，谁为他作了辩护，代他说话了？谁怀着只有自己或最要好的朋友的利害才能叫人产生的干劲和关切，费力气审视诉状、原告、证据了？

法国人：你自己那么强烈希望做他的朋友，不是也被将我武装起来的证据弄得哑口无言了么？

卢梭：我有必要的材料能对这些所谓证据进行评价，并且透过那么多的阴谋分辨出人们得以赋予这些所谓证据的虚假色彩么？必须了解的那些详情，我知道么？对于只有被告自己才相当知晓的一些事实，对于他就这些事实会进行什么澄清，什么反驳，给予什么解决方法，我能猜得到么？可能他用一句话就可以揭开任何其他人眼中无法看透的纱幕，并且让任何世人都永远理不清的那些伎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束手投降，不是因为我被弄得哑口无言，而是因为我以为他自己也被弄得哑口无言了。我承认，对你的证据，我一个字也反驳不了。但是，如果是你在世上被孤立，无防卫能力，无人为你辩护，而且二十年来一直像让—雅克这样遭到你的敌手的蹂躏，人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背着你向我证明你背着向他向我证明他做的一切的，我也一样一个字也反驳不了。对你来说，不准上诉、不愿意听取你的陈述，这不是也够受的么？

先生，在这里，自世界初次存在伊始，人们第一次那样公开地、在大庭广众面前违反社会法则中的第一条而且是最神圣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人类当中的清白就再也无法得到。不论人们对此说什么，但是说如此罪孽深重的违反，其动机可能是为了被告的利害，绝对是假的、错的。只有原告的利害，甚至是非常迫切的利害才能让他们下定决心，只有法官的强烈偏见才能叫他们跨越界限，公然违反了这一条法则。如果他们担心不公正，他们就永远不会容忍这种违反。事实并

非如此，我说的不是开明的法官，而是通情达理的人，绝对没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对于胆战心惊、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向被告隐瞒罪状、证人和证据，不感到在任何可能情况下这一切都只能用原告的欺诈来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可是你还问，当罪行十分明显的时候，不听取被告陈述就对他作出判决会有什么弊病？作为答复，我倒要问问你，有那么多无罪的人确实受到审讯，听取了他们的陈述，也对质过，根据一切法律形式，作出了判决，根据所谓的显而易见的罪行被判了死刑，完全确信他们犯了罪，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没犯罪。我倒要问问你，有那么多诸如此类的悲惨案例，什么人、哪位法官胆子还大到敢把一个根据所有的法律形式都算认罪的被告判处死刑呢？你问罪行显而易见时，不听取被告的陈述而将其判刑会有什么弊病，我的答复是：你的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在词语上是矛盾的。因为罪行的显而易见性基本是指被告承认，而任何其他的显而易见或权威都可能是虚假的、臆测的，可能造成一个无辜者的痛苦。还需要通过一些事例来确认这其中的道理么？可惜，这种事例我们不缺少。下面的例子便是新近的，从《莱顿时报》上引用来的，也确有引用价值。在英国一法庭上，一个被指控犯了一桩人所共知的罪行，且有众多而一致的目击者来证实。被告用了一个很奇怪的托词来为自己辩护。他提出而且证明了，就在人们看见他犯罪的同一天、同一时刻，他正在另一个城市里、另一个法庭上，忙于为自己辩护，被控告的罪名与此非常相似。这一事实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将法官们置于莫名其妙的尴尬境地。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如果没有这件事，人们肯定想不到去做这些调查研究的），人们终

于发现，栽赃到这个被告头上的罪行是另一个人犯下的。那个人没有他这么有名，但是，个头、脸型和五官都与他十分相像，对他们二人，人们总是张冠李戴。如果根据这个所谓的名声，不屑于听取他的陈述就急急忙忙将他杀了头，就绝不会发现这个事了。所以你看到了，这一惯例一旦被实施，生死就取决于穿这种颜色的衣服而不是另一种颜色的衣服了。

另一事例时间更近，这是1774年10月31日《法兰西时报》上摘下来的一篇文章。伦敦来信上写道：“一个倒霉蛋已经上了绞刑架，就要受最后一次刑了。这时一个看热闹的人穿过人群大喊住手，宣称自己才是罪犯，而那个倒霉蛋却因他犯下的那桩罪行被判了死刑。”这个人还补充说：“我的良心受到谴责（很显然此人不是个哲学家），不允许我在这样一个时刻以无辜者为代价来拯救自己性命。”文章继续写道：“经过对事件的重新调查，被判死刑的人被无罪释放。国王认为对真正的罪犯也应该赦免，以表彰他的侠肝义胆。”我想，我对案件重审和对案件一审的思考，你已经不需要听了。正是根据第一次审判，那无辜者被判了死刑。

你大概听说过另一次审判。那次，根据所谓的显而易见的罪行，十一位陪审员判被告有罪，而第十二位却宁愿冒着和自己的同事一起饿死的危险也不愿投上赞同的一票。正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这是因为被告看上去很显然犯下的罪行，实际上是他自己犯下的。这些例子在英国更频繁，因为在英国审判程序是公开进行的。而在法国，一切都在最骇人的秘密中进行，弱者任凭强者报复而不会引起丑闻。而公

众一直对审判程序毫无所知，或者审判程序受到篡改以便欺骗公众。这样，审判程序以及法官的错误或者不公正就成了永久的秘密，除非出了什么非同寻常的大事把这些扯出来。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我每天醒来的时候，都叫这些想法重回我的脑际。每日清晨，天还未亮，我听到圣厄斯达仕教堂敲响喜鹊弥撒^注的钟声。在我看来，这一弥撒似乎就是对所有法官和所有人的一种警示，提醒他们不要那么盲目相信自己的智慧，不要那么压迫和蔑视弱者，要更相信无辜者，更关切无辜者，更顾及自己同类的生命和荣誉。总之，有时要当心这样一点：对惩治犯罪过度热心会让他们自己犯下更可怕的罪行。即便我刚才提及的案件的特殊性使这些案件的每一个在那一类别里都绝无仅有，即便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愿意的话甚至加以否认，但是还有多少案件出人意料的程度不亚于此，可能的程度也不亚于此，在其类别里，也可以是同样特殊的呢？在一些案件中，人受到虚假表象的欺骗，可能将骗局当成显而易见，将谬误当成真理。哪里有十分有把握断所有这些案子的人呢？当事关一个人生死的时候，趋身上前，没有千方百计小心翼翼以防谎言的陷阱和错误的幻象就判他死刑的胆大包天的人又是谁呢？不许被告申明自己的罪行，剥夺他为自己辩护的神圣权利的野蛮法官又是什么人呢？如果罪行确实显而易见，这种权利绝对不会妨碍他认罪。而极为常见的是，这种权利甚至不足以阻止法官将欺骗看成显而易见，不足以阻止法官甚至在听取了被告的陈述之后，仍然叫无辜者鲜血流淌。说法庭为了无辜者的安全而过度小心谨慎，你敢相信么？相反，谁不知道，根本不在乎被告是否无辜，根本不去尽量找到他无辜的证据，反过来，人

们只是忙于千方百计要找到他有罪的证据，要剥夺他为自己辩护的一切手段，而法律并没有正式赋予他这些手段。结果是，在某一个个案里，如果出现了法律没有预见到的重大情况，这个被告，虽然无辜，还是由他用生命来偿还法律的这种疏忽。你难道不知道吗，让法官最得意的事，便是有受害者可以折磨，他们宁愿错杀一百个无辜者，也不让一个罪犯漏掉；虽然他们确信一个人是无辜的，但是如果他们能用任何方式找到判处这个人死刑的证据，他们也会急急忙忙叫他死掉以为法律增光的。这一点你不知道吗？证明了一个被告有理，他们要为此而难过，就像为某一真正的损失难过一样。他们对叫人流血有一种贪婪的欲望，他们看见许诺给自己的猎物从自己手里跑了，十分遗憾。他们对于可以不惩处的事也毫不放过，为的是自己不要碰上这种倒霉事。格朗济埃、加拉、朗格拉德^①，还有成百上千的其他人都因出乎意料的情况而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又有多少倒霉蛋成了法官错判或残忍的牺牲品！他们的无辜被埋在法律程序的纸堆里永远不见天日，或者在被告死亡很久之后才偶然得见天日，而这时已经没有一个人关切他们的命运了！这一切都向我们指出或让我们感到法律的不足和法官对保护无辜被告的冷漠。这些无辜的被告在被审判之前已经受到牢房恶劣生活条件和镣铐的惩处，法官对他们又施以重刑逼供，让他们招认了并未犯下的罪行。而你，似乎认为常常流于表面的已制定的形式都是多余的，居然问如果罪行昭彰，不听取被告的陈述就判他车轮刑有什么不妥！去吧，先生！这个问题不需要我的任何解答，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时是严肃的，那么你内心的低语早已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回答。

任何时候都会有某种公认的恶棍，在人们将他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某个罪名归于他名下之前，就已经被公共舆论审判了；如果对这样一个恶棍尚从不能省去这一神圣和必要的形式，那么当我看到人们如此处心积虑、如此警觉地让这一形式脱离公审，脱离对这个人的审判，我能作何感想呢？而在公审中，这一形式是最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这个人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享受着公众的尊重和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善待，然后突然之间，他被指控为一个恶魔。即使人们自认为对别人可以略去这一如此神圣的步骤，可是，偏偏挑选那个必须优先听取他讲话的人，来拒绝听取他本人的陈述，难道这样做很自然、很讲道理、很公平么？我无法向你掩饰，所有我不说满怀欣喜而只说满怀信心这么干的人如此残忍、如此胆大妄为的防护措施很令我不快，而且令我吃惊。如果在1751年^①，某人预言对一个当时受到普遍敬重的人要采用如此轻率而蔑视的审判方式的话，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一点。如果公众冷静地看一下，人们给他们设计了怎样的一条路以便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带到莫名其妙的如此确信的地步，看到人们把他们不知不觉地带到这些阴暗而曲折的小径上，他们自己大概都会大吃一惊的。

你说，常理要求的小心谨慎和对一般人的公正对这样一个魔鬼是多余的，说他践踏了整个司法和整个人类之后，已经不配别人服从司法和人类定出的规则对他进行照顾，说他的罪行罄竹难书，所以要他一个个承认势必导致没完没了的争论，而所有罪行都那么显然就使这些争论成为多余的了。

怎么！因为你们为我打造了一个前所未闻的魔鬼，你们就想免提最紧要的证据了！而这个证据会证实所有其他的证据！可是，有谁曾经宣称，一个事实很荒谬，这荒谬就能给它当证据，指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足以树立起事实的真相了？如果说，为了享有在当事人不知而又向他隐瞒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最后审判的权利，只要将罪状多加重、将罪状拼命涂黑直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行了，结果是罪状越不像是真的，人们就应该越相信，你们向诬蔑和欺骗开了一扇多么宽广而又容易的大门啊！我毫不怀疑，一个人能犯下一桩罪行，也能犯下一百桩罪行。但是我更清楚地知道，一个人被控告犯下了一百桩罪行，却可能一桩也未犯下。将罪状堆成山不等于叫人承认罪行，也不能代替叫人承认罪行。在你看来叫他承认是多余的这个理由，在我看来是又增加了一个理由，使叫人承认成为必不可少。为了挽救这么多证据叫人无所适从的局面，我只要求一项证据。但我希望这是货真价实的、驳不倒的，而且是合乎规格的，那就是第一桩罪行的证据，因为就是这第一桩罪行才叫人相信了所有其他的罪行的。这第一项罪名如果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不需要证据我会相信所有其他的罪名，但是在我心中，十万条其他的控告都永远代替不了这第一项罪名的司法证据。

法国人：你说得有道理。但是，请你更好地理解我的想法和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想法。他们重视的并不是让一雅克的罪行数不胜数，而是其可怕的性质。这一点虽然发现得晚，但最终还是发现了，而且现在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所有见过他、跟随过他并仔仔细细审视过他的人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而且一致承认，正如他那品德高尚

的保护人休谟先生恰如其分地说的那样，他是人类的耻辱和恶魔。当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人们没有这些事实也已经知道那些事的时候，对事实进行确实的、惯常的辩论就变成多余的了。即使让一雅克不曾犯下任何罪行，也不能说明他就干不出其中的哪一桩。人们并未因这桩或那桩罪行对他进行惩处，而是正如所有的人心中暗暗指望的那样，对他十分憎恶。依我看，这除了对还是对。人们的宽容使他们饶过了他，还让他活着，而人们的厌恶和憎恨是因为此人极为恶毒。

卢梭：经过我们前面的谈话，我没料到你会作出这种新的划分。如果脱离开事实，从他的性格来对他作出评判，那我首先必须明白，脱离开这些事实，人们怎么就这么突然、这么肯定地认出了这种性格。当我想到，这个魔鬼生活了四十年一直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爱戴，而人们从未料到 he 生性顽劣，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罪行有丝毫的怀疑，我就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后面这两件事就都能变成显而易见了！我更不明白没有这件事，那件事也能变成显而易见！就算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说这是突然之间被同一个人一起发现的，那么他本应该必然地首先要宣布事实，才能让如此全新的、与直到那时人们作出的判断截然相反的判断站得住脚，否则我又怎么能相信一些模模糊糊的、不肯定的、经常是虚假的表象呢？这些表象没有任何人们可以宣布的准确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他过了四十年被人当作正直的人而实际上他并非如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我更认为，十年来他错误地被当作恶棍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两种见解已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从前人们对他的评断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而现在人们对他的评断是只怀着偏见和成见。

5

法国人：正是因为以前看错而如今不再搞错了，人们看这件事才不像从前那样无所谓了。你提醒我，要对这两个那么不同、那么相互矛盾的人作出答复。从前你把他分成两个人。我现在的答复是：他的虚伪长期欺骗了别人，因为别人只相信表面现象而没有就近观察。但是自从人们开始更仔细地窥视他，开始更好地审视他以来，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他原来说的大话、原来吹嘘的高尚道德全都消逝得无影无踪，他的可怕天性也从各方面暴露无遗。从前认识他，因为受了他的欺骗而尊重他、爱戴他的人，他们自己都为从前干的傻事而脸红，他们不明白如此拙劣的伪装从前居然能那么长时间地欺骗他们。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与从前显出来的样子不同，这是因为幻象消散了，其实他现在与过去一直是一个样。

卢梭：对这一点我倒毫不怀疑。但是说过去人们对他看错了，今天不再错了，这一点对你来说很清楚，对我却没那么清楚。一个人，人们事先对他已有了一个定见，或者是好，或者是坏。对这样一个人，要准确地看出他到底怎样，这比你似乎以为的要难。因为不论他干什么事，说什么话，人们都往已经对他形成的看法上去套。每个人看到的、赞同的，全是证实自己判断的东西，而对自己的判断相悖的一切，要么否认，要么用自己的方式去加以解释。对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目光，每一个手势，全都根据这个概念去诠释，与此最没有关联的，也能联系到这上头。同样的事，一千个别的人说了，做

了，都没事。一旦这事是他说的，他做的，立刻产生了神秘的含义。人们希望猜透，希望自己有洞察力。这是自尊心的自然作用：人们只看到自己认为看到的事，而对自己真正看到的事，却视而不见。人们用已有的成见解释一切，而对自认为犯下的错误，人们说服自己说，这是缺乏注意力而不是洞察力不足才犯了错误，只用这个来安慰自己。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结果是如果两个人对第三个人看法相反，那么以后他们对那个人的观察中，这种相反的看法会一直存在下去。一个人说白，一个人说黑；在那个人最无关紧要的行为中，一个人找到的是美德，另一个人则找到了恶习。两个人中，每个人都极力要通过很微妙的诠释来证明是自己看得准确。同样一个物件，不同的时刻，用怀着不同情感的眼睛来观看，会给我们留下很不相同的印象。即使承认这错误来自我们的感官，人们也还会错误地得出结论说以前弄错了，而实际上可能是今天弄错了。如果要担心的只是先入为主的错误，上述这一切已经确“实”。如果再加上偏见起作用，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随时警觉的慈悲为怀的诠释者，不断地逆着人们本来可以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的积极看法而将一切加以歪曲、把一切说得一团漆黑、将一切毒化，那又会怎么样呢？仇恨蒙住人的双眼会达到何种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谁能在自己厌恶的对象身上看出美德来呢？谁又能从来自一个卑鄙小人的一切中看不出恶来呢？人们总是极力要证明自己的情感有道理，这又是非常自然的一种心态。人总是极力觉得自己憎恨的东西是可憎可恶的。如果说有偏见的人看到的是他以为的，那么更可以说受激情驱使的人看到的就是他十分希望得到的。在这里，区别就在于：人们从前看让—雅克是不带有任何利害关系的，那时候人们对他的评断不偏不倚；而如今，成见和仇恨只允

许人们在他身上看到希望在他身上找到的东西。在你看来，过去的判断和新近的判断，对这两者，理性上的先入为主应该对哪一个具有更大的权威？

正如我认为已经向你证明了的，如果审判让一雅克所采用的方法决定了不可能确知真相、更不可能使罪行显现，如果人们故意回避了对他进行公正的、驳不倒的、开明的判决的真正方法，其后果便是：那么权威、那么骄傲地宣布的对他的判决不仅仅是傲慢无礼、胆大妄为的，而且有最黑暗的不公正的嫌疑。从这里我得出结论说，他们根本没有像他们做的那样对他进行秘密审判的权利。他们也没有赦免他的权利，因为赦免一个犯人只不过是免除正在服的、司法上判决的徒刑。因此，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所吹嘘的对他的宽大也就是骗人的、虚假的，似乎他们对他果真做了一件大善事。当他们把他们所说的免除了他本应受的苦算成一件善举的时候，他们就在撒谎，就在强加于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叫他承认任何该受惩罚的行为，而一个不应受到任何惩罚的无辜者不需要被赦免，这样的词语对他只是一种侮辱。所以他们是双重的不公正，一是他们将根本没施予他的一种宽宏大度自封为功劳，二是他们无非是在不受惩罚地诋毁了他的声誉之后又装作饶了他。

为了感受这一点，让我们来谈谈你那么强调的这一赦免，让我们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把得到赦免的人拖到从侮辱到侮辱、从不幸到不幸中去而不留给他任何免受其苦的办法。对于人心来说，你见过像诸如此类的赦免这样残酷的刑罚么？我借助一下你自己勾画出

来的图景。怎么，难道这是出于好心、出于怜悯、出于仁慈才叫这个倒霉蛋成了公众的掌中玩物、地痞流氓的笑柄、全世界的痛恨对象，剥夺了他的一切人际交流，随意将他扼死在泥沼中，将他活埋以寻开心么？如果人家要给你我二人上最残酷的刑，我们是否愿意以这样的赦免为代价以免受酷刑呢？我们是否愿意以这样过活为条件而求得活命呢？不会，肯定不会，与这个相比，任何的折磨、任何的刑罚恐怕我们都宁愿忍受。在我们眼中，与其在诸如这般的苦痛中来延长我们的痛苦，恐怕以最痛苦的方式来结束我们的痛苦都会显得十分甜蜜和令人向往了。嗨，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如果不把耻辱算作酷刑的话，那他们到底对荣誉的概念是什么呢？不，不！不论他们对此怎么说，叫一个人生不如死绝不等于叫他活着！

法国人：可是你看见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他并不这么想，因为在这一切羞辱中，他仍然活着而且身体比任何时候都健壮。不能用如果一个正直的人处于他那种境地会是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卑鄙之徒的情感。侮辱只在与一个人心中怀有的荣誉感成正比时才是令人痛苦的。卑鄙的灵魂对耻辱麻木不仁，天生就是如此。一个自感就该受到轻蔑的人，轻蔑是不大会触动他的：他自己的心早已让他对此司空见惯了。

卢梭：在侮辱之中保持这种斯多葛主义的平静，对此的诠释取决于对那个忍受这些侮辱的人已经产生了什么看法。所以，根据这种冷静的态度来评判一个人是不合适的。相反，应该通过人去评价这种冷静的态度。在我看来，我丝毫看不出来，你安到这个人头上的什么看

不透的伪装啊，极度的虚伪啊，怎么能够与你在这里将其说成是他的天性的这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卑鄙下流完全搭配到一起。先生，一个那么杰出、自豪、骄傲的人，充满了才华和热情，他怎么能如你所说忍了四十年，保持了四十年的沉默，然后才一鸣惊人，以其强劲的笔触震惊了欧洲！一个把别人的看法看得高于一切，以至于为虚伪的德性粉饰而牺牲了一切的人，一个怀着雄心勃勃的自信希望扬名全世界、以其才华及其美德光照同时代人、打破一切成见、傲视一切权贵、以其大无畏而被人赞赏的人，他现在竟然对如此大量的侮辱麻木不仁，将耻辱看成美酒狂饮不休，舒舒服服地在泥淖中休息，就像在天然环境中休息一样。我求求你，让你的想法更连贯一些吧！或者请你给我解释一下，在一颗可以如此热血沸腾的心灵中，这样的麻木怎么可能存在？侮辱会触动所有的人，但是对于该受侮辱的人、在自己内心深处没有避难所可以躲避的人触动更要大得多。为了尽量少受到触动，必须感觉这侮辱是不公正的，而且将荣誉和无辜当成城墙，围住自己的心，让侮辱触不到它。于是，人们可以用别人弄错了或别人不公正来安慰自己。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即别人错了，在施加侮辱的人的意图中，这侮辱并不是针对受到侮辱的人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别人是不公正的，那么，施加侮辱的人并不认为他是卑鄙之徒，并不认为他就该受到侮辱。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自己是卑鄙无耻、恶毒的，他们才仇恨那些不卑鄙无耻、不恶毒的人。

但是，一个健康的心灵用力去忍受对他不公正的对待，从让他遭受这样对待的人那方面来说，并不能使这种对待变得更文明。他们未能夺走他力量的源泉，他们也未曾料到他有力量的源泉。如果以为这

些人能做到，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这些人处于他的地位，他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找不到这种力量的源泉的。你在我耳边反复鼓吹仁慈、赦免之类的辞句，那是无济于事的。在那你给他起名叫暗机的计谋里，我看到的只是精心制造的残酷行为，用来折磨一个生不如死的倒霉鬼，用来赋予最最恶毒的行为以宽宏大度的假象，给受诬蔑的人再扣上知恩不报的帽子。因为人家处心积虑折磨他，把他毫无自卫能力地交给怯懦的杀手，这些人藏在他看不见的隐身之处不冒任何风险地向他投以匕首，而他对这些没有怀着满心的感激。

这就是你那些大人先生们那么大肆吹嘘的所谓赦免的具体内容。这种赦免甚至对一个真正有罪之人都不是一种赦免，除非他同时还是人类中最卑鄙无耻的小人。那个大无畏的人，顶着那么多的抵制和可怕的威胁，自豪地来到巴黎，以他的存在向极不公平的法庭提出挑战。这法庭清清楚楚了解他的无辜却向他发出了通缉令^②。让他们赦免他呀！对背信弃义的人，这个高傲的人极少掩饰他的蔑视。这些人缠着他，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实际上将他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叫他们赦免他呀！先生，这正是我永远都不会理解的事。如果他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也还要知道他自己是否同意以这种无耻的代价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因为，一次赦免也好，任何其他赠物也好，只在至少事先设定收受人同意时才算合法。我倒要请问你，是否让一雅克的言行让人可以事先设定他是同意的。所以任何强加的赠予都不是赠予，而是敲诈。强迫一个人违心地向我们感恩，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狡诈的暴行了！把强制对待冠以赦免的美名，这是无耻滥用“赦免”这个词，这比惩罚还要残酷。我在这里是假设被告

有罪。如果正如我可以而且应该做的那样，假设被告是无辜的，只要他们处心积虑叫他认罪，这一赦免又会是什么？可是你说他是有罪的，人们对此确信不疑，因为他居心不良。你看，你是怎样叫我左右摇摆的！上面你对我陈述了他的罪行，用以证明他居心不良。现在你又对我说他居心不良，用以证明他的罪行。通过事实人们发现了他的性格，你又对我引证他的性格用来回避对事实的正常讨论，你对我说，这样一个魔鬼是不配叫人们遵照让一般的罪犯认罪所规定的程序的：人们不需要听取如此让人厌恶的恶棍的陈述，他的恶行已经为他说话了！你给我描绘的这个恶魔，如果存在的话，说他不配享受既为无辜者的确认又为罪犯的认罪所制定的任何防范措施，我会同意。但是为了证明他确实存在，为了充分确定你所说的他的恶行确实是他的恶行，就需要而且更需要这些防范措施。本来就应该从这里开始，而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恰恰忘记了这一点。因为归根结底，要忍受同样对待，对一个罪犯而言，他会觉得这很轻微，这很和缓；而对一个无辜者来说，他会觉得这很可怕。援引这种对待的轻微与和缓来回避忍受这种对待的人是否认罪，这是既生硬又不讲道理的诡辩。加之，你一定会同意，这个魔鬼，正如他们很开心地给我们塑造的那样，是一个怪模怪样的、全新的、非常矛盾的人物，是一个发高烧说胡话编造出来的、想象出来的、由性质不同的部分乱七八糟拼凑起来的一个人。这些性质不同的部分，无论从其数量，还是从其不合比例，还是从其互不相容来说，都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这种组合的荒谬和怪诞，只这一点就可以成为一个理由用来否认该人的存在。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理由，可以不屑于证实就承认该人的存在。这个人罪孽太深重了，不配别人听取他的陈述。这个人太超出自然之外了，人们不会

怀疑他的存在。你对这种思维方式作何想法？然而这正是你的思考方式，至少是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的思考方式。

你向我保证说，这是出于他们的大善心，这是出于他们的极度仁慈，他们才免去了他看到自己被揭露的耻辱。但是诸如此类的宽宏大量与吹牛的人胆大包天十分相像，只在远离危险的地方才表现出来。我似乎觉得，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虽然我很可怜那个人，但我还是宁愿在众人面前公正而严厉地行事而不是出于怜悯进行欺诈和骗人。所以我会一直向你反复重申：让那个倒霉的家伙不仅背负着沉重的仇恨，而且背负着受人讥笑的耻辱，这种仁慈只会用来剥夺无辜的人的正当权利或让有罪的人逃脱受此酷刑。这种仁慈实在是太奇怪了，它不可能是仁慈。我还要补充一句，那就是：你向我吹嘘的对他的命运作出裁决的人的那些美德，感谢上帝，不仅仅我自感无法具备，我甚至都无法设想。人们怎么能热爱一个叫人厌恶之极的魔鬼呢？对于一个如此作恶多端、如此残忍、如此嗜血的人，人们怎么能满心怀着如此温情脉脉的怜悯？对一个人类的祸害，人们怎么能对他那么关心备至、钟爱有加，损害其疯狂行为的受害者，去关照他，而且怕他伤心难过，几乎要帮助他把世界变成一座庞大的坟墓？……先生，他怎么会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个小偷，一个投毒犯，一个杀人犯！……我不知道在魔鬼群中，对这样一个人是否会存在仁慈这种情感。但是在人群之中，这种情感在我看来似乎具有该受惩罚的罪恶的味道，而绝不是什么美德。不，只有他的同类才会喜欢他。

法国人：不管你会说什么，如果在这一宽大为怀的行为中，人们自认为这是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习性使然，饶了他总还是一种美德吧！

卢梭：你在这里又改变了问题的性质，你前面说的不是这个。算了吧！

法国人：让我们设想一下，第一个发现这个恶棍的罪行及其可怕性格的人，自认为有义务不仅仅要在公众面前揭露他，而且要向政府揭发他，别人也没什么可说的。然而，对老关系的尊重使他不愿意充当此人毁灭的工具。这样假定以后，难道他不应该像他所做的那样行事正直，给揭发加一个赦免恶棍的条件，而且在揭露他时又那么照顾他，以至于在赋予他一个小人的名声的同时，还给他保留了一个正人君子的自由吗？

卢梭：你的假设包含着一些相互矛盾的东西，对此我有很多话要说。即使如此假设，如果是我，我肯定行事方法完全不同。你也一样，任何一个注重荣誉的人也一样，对此我确信不疑。首先，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永远不会希望揭发他而自己不露面，也不希望使他狼狈不堪，特别是考虑到你所假定的从前的老关系。这种老关系就更深一层地迫使控告人必须事先告知罪犯，自己的义务使自己对他不得不这么做。再退一步，我更加不会希望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措施以防止我的姓名、我的控告、我的证据传到他的耳朵里。因为不论诉讼情况怎样，一个隐藏起来的揭发人总是扮演着一个可恶、卑下、怯懦的角色，很有欺骗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足以让一个正直的人干出

不公正的有损名誉的行为。你一旦假设有义务揭发坏人，你就也假定了有叫坏人承认罪行的义务。因为这两个义务中，第一个必然带来第二个。而且，要么自己露面而且叫被告人狼狈不堪，要么躲起来和所有的人一样闭口不言，二者必选其一，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被告承认与否，不仅仅对人们自认为不得不声明的事实真相是必不可少的考验，而且是揭发人对被告本人的一项义务，任何东西都不能免除他这一义务，尤其是在你提出的这个案情里。因为美德是丝毫没有矛盾的，美德永远不允许通过模仿一个骗子来惩罚他。

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你的想法与让—雅克不一样：

对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必须用对他背信弃义的办法来惩罚他。

这是他的信条之一^①。你对此有何回答？

卢梭：你心里怎么回答，我就怎么回答。一个对任何事都没有顾忌的人对背信弃义也没有顾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正直的人通过仿效他的榜样自认为也可以毫无顾忌，那就太叫人惊异了。

法国人：仿效他的榜样？不能笼而统之，但是对他，如果人们照他自己的箴言来办以阻止他滥用这些箴言，对他又有什么坏处呢？

卢梭：对他照他自己的箴言来办！你真想得出来呀！这是什么原则！什么道德！如果对别人可以而且应该照这些人自己的箴言办事，那就必须对说谎者说谎，对无赖进行敲诈，对投毒犯下毒，将杀人犯

谋杀，对恶棍小人也任意当恶棍小人了！如果只有和正直的人在一起，人们才不得当正人君子，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义务就不会让任何人为美德花费什么大的代价了。你为我描绘的那个坏蛋，他就有资格给别人上课，教别人怎样欺诈和背信了。但我很为你那些大人先生们感到惋惜，在他上过的、更值得听的那么多优秀课程里，他们只利用了这一课！再说，我不记得在让—雅克的著作中找到过任何诸如此类的话。在什么地方他提出了这个与所有其他箴言都完全相反的新箴言呢？

法国人：在一部喜剧的一行诗里。

卢梭：他什么时候叫人上演的这部喜剧呢？

法国人：从未上演。

卢梭：他在什么地方出版的这部喜剧呢？

法国人：没在任何地方。

卢梭：我的天哪！那我可就一点也听不懂你的话了！

法国人：这是他从前在某一快乐光景里住在乡下时几乎即兴匆匆写就的一出滑稽剧，他甚至不屑于修改。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偷了他很多其他东西，一样也偷走了这部滑稽剧，然后按照他们的方式加以改造以启发公众。

卢梭：但是，在这个剧本里，这个诗句是怎样使用的呢？是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吗？

法国人：不是。是一个少女，自以为被她的情郎所背叛，在非常气恼的时刻说的，以鼓励自己去截留、打开、保留这个情郎写给她的情敌的一封信。

卢梭：什么？先生！一个坠入情网又受了刺激的少女，在从前匆匆写就的一部滑稽戏的爱情情节里？这部戏既未经过修改，也未经印刷，也未演出过。她在盛怒之下，凭空说出的一句话，只不过想给她的某一行为找个支撑点，这一行为从她那方面来说，甚至不算什么背信。你们很高兴地把这句话变成了让—雅克的箴言，然后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据此编织出关于背信弃义的一大片谎言将他包围，其唯一权威性的依据就是这句话？你想让我对此严肃地作出回答么？可你自己对我说这话是严肃的么？不，你说这话时的那种神情就足以免除我作答的任务了。不论对他是否有义务不背信弃义，每一个看重名誉的人难道自己不负有义务，对任何人不要背信弃义么？我们对他人的义务虽然可能会随着时代、对象和场合发生变化，但是对我们自己的义务是丝毫没有变化的。我无法想象，一个人不自认为必须对所有的人都做个正直的人，会对不论什么人都是个正直的人。

不过，对这一点我们不用进一步强调了，我们再往下说吧！我们来说说揭发人是懦夫、是背信之人却不是骗子，说说法官是说谎者、心口不一却不是不公正吧！这种既阴险又恶毒的做法如果都成了正确的、被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你们提出的最后结果又有什么用

处呢？为了赦免一个罪犯，不听取他的陈述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呢？为什么搞了这么多的诡计和假象，唯独只向他一个人隐瞒他的罪行？而如果他真的犯下了这些罪行，他应该比任何人对此都知道得更清楚。为什么那么心怀恐惧地躲避、摒弃最可靠、最公正、最讲道理、最自然的方式呢？这种方式能查明他的罪证，除了叫他受自己把自己弄得很难堪的伪君子的罪以外，不会受其他的罪。这是来自事物本身的惩罚。这个惩罚与人们想对他进行的赦免最符合，与人们为将来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最符合。只有这种惩罚能防止两大丑闻，一是公开罪行，二是又不惩治这些罪行。然而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却把避免丑闻的考虑提出来作为他们一系列欺诈做法的理由。但是，如果丑闻主要在于公之于众，那么，向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罪行的罪犯隐瞒他的罪行，又在毫不知情的其他人当中大肆扩散这罪行，我就丝毫不明白这样做能避免什么丑闻了。对此种公布作出神秘状和保留状，只会加快其传播。无疑，公众对于人们向他们倾心泄露的秘密是忠诚保守的，这些秘密从未从他们当中再传到外面。但是很可笑的是，他们将这个秘密俯耳告诉每个人，却只向一个人非常小心翼翼地加以隐瞒。他们希望用这种做法避免丑闻，而且把这种开玩笑的神秘当成是施恩和宽宏大量之举。实际上那一个人如果有罪，他必定比任何人都先知道这个秘密。在我看来，与其对罪犯如此温情脉脉仁慈有加，我宁愿选择叫他难堪而不是对他进行诽谤，也不会选择对他进行诽谤而不叫他难堪。既然你们采取了相反的做法，肯定有其他原因，你没有说出来，这种仁慈也不包含这些原因在内。

让我们假定一下：与其在他脚下挖所有这些弯弯曲曲的地道，费那么大的劲在他四周修造漆黑一片的三重大墙，让公众和整个欧洲成为丑闻的同谋和见证，还装作要避免丑闻，让他安安静静地继续作恶、满足于看到自己的罪恶、一一悉数这些罪恶而不去阻止任何罪恶，倒还不如采用下面的做法：不搞这些阴谋诡计，而是公开、直接地找到他本人，找到他一个人，当面把手里拿着所有证据的他的原告介绍给他，对他说：“你这个装成正人君子、实际上只不过是个混蛋的小人，现在你真面目已经暴露，人们认清你了。你的犯罪事实都在这里，证据也在这里，你有什么要说的？”你一定会说，他会否认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对于已经明示的东西，否认又有有什么用？他可能就承认了，而且狼狈不堪了。这时人们就可以指出揭发他的人补充道：“请你感谢这位热心人，他的良心迫使他揭发你，他的善心又促使他保护你。由于他的说情，我们同意让你活下去，并且让你自由。只有在你的行为使得必须揭露你才能防止你继续作恶时，才会在公众眼中揭露你。你要想着，明察秋毫的目光在不停地盯着你，惩治之剑就悬在你的头上，你再犯一宗罪，你就无法逃过它。”在你看来，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更简单、更可靠、更直接的做法能把公正、谨慎和慈悲结合在一起么？在我看来，这么做，人们可以用谨慎查明他的情况，比大搞阴谋要好多了。何况大搞阴谋并不能阻止他我行我素。如果那样做，也就根本不需要那么野蛮地（或者按照你的说法，那么宽容厚道地）把他拖进泥潭了。也就根本不需要用恶毒和谎言的可耻行径来包装公正和美德了。他的告密者和他的审判官也就根本不用被迫在他面前不断钻到自己的洞窟里，好像罪人躲避他们的受害者的目光、害怕白日的阳光一般了；总之，除了犯罪而又不受惩治的双重丑

闻，人们又可以防止第三个丑闻，那就是一个既有害而又没有道理的准则，即只要有才气又写出了好书，就可以干各种坏事而不受惩罚。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通过他的事例似乎想确立这么一个准则。

如果绝对希望照顾这样一个恶棍，唯一切实可行、要打定的主意就该是这个。但是，对我来说，我要向你申明，这种不顾危险让他自由的所谓宽大，我是极不赞成也不理解的。我不像别人向我们介绍的那样，说他是可怕的魔鬼，我恰如其分地说他是个作恶的人。在这类的赦免中，我既找不到理智，也找不到人道，也找不到安全，对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闹出那么大动静大肆吹嘘的所谓温情与仁慈，我从中找到的更少得多。将一个人变成公众和市井小民的玩物，叫人相继将他从所有最偏僻、最孤寂的避难所赶走（他是自己主动将自己关在那些地方的，而且从那里他肯定够不着干任何坏事），让下等民众向他投掷石块，出于讥笑嘲讽把他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让他总是背负着新的耻辱，甚至剥夺他与人交际的最不可或缺的条件，夺走他的生活来源以便对他进行施舍，让他在整个地球上离乡背井，将一切对他来说最重要、需要知道的事全都变成无法刺透的奥秘，让他在人们眼中变得那样另类、可憎、可恶，以致每个人在需要的时候应该在同类中得到的消息、救助和建议，他不但得不到，而且到处只得到陷阱、谎言、背叛、侮辱，一言以蔽之，将无人支持、无人保护、无法自卫的他交给其敌手巧妙的敌意，这样对待他，要比人们查证了他的罪行将他关起来要残酷多了。在监禁中，所有的人都很安全，说不定也能使他找到自己的安全，至少能找到安宁。你告诉我说，他很希望，他自己要求过这样的监禁^①。而人们不但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又把这个要求变成了他的一项新罪行、一个新的可笑之处。我认为，我既明白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是什么，也同时明白拒绝的理由是什么。他在最孤寂的退隐之乡都无法找到避难所，从山中从湖上被相继赶出来，不得不从一处到另一处躲避，不得不不断地流浪，在危险与侮辱之中艰难度日，花费又奇大，被迫在初冬时节跑遍欧洲以寻找一个避难所，却再也知道到哪里去，事先就确信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安宁，在如此多的风暴的打击下身心疲惫。他希望在一个平静的监禁场所了此残生，是很自然的，而不是在晚年遭受追击，被驱逐，到处颠沛流离，连一块放脑袋的石块都没有，连一个能喘口气的避难所也没有，直到有一天，由于到处奔跑，到处花钱，人们将他逼得穷困而死。或者总是到处流浪，靠迫害他的人给的令人痛苦的施舍活命。这些人很热心要走到这一步，为的是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叫他饱尝屈辱。为什么他们不同意采用监禁这个办法呢？这个办法这么有把握、这么简单易行，他自己也提议用这个办法而且作为一种恩惠来请求。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这样满怀温情地对待他，也不愿意让他找到如此希冀的安宁么？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给他任何的喘息机会，也不愿意将他置于一种新的境地么？在那种境地里，他们可能不能每天把什么新的罪行和新书安在他的头上了。也可能通过温情和耐心，他会叫负责看守他的人丢掉他们想安在他头上的那些错误概念。最后一点，难道这不是在他们视如珍宝、一贯执行、大家联合起来相互配合想把他打发到英国去的计划里，又掺进了别的谋划，而他在那个国家小住以及小住在那里产生的效果似乎充分地构成了这一谋划的目标么？如果有谁能给这种拒绝提出别的动机，请他对我说出来，我承诺一定会指出那些东西是虚假、错误的。

先生，你告知我的一切，你向我证明的一切，在我眼中都充满了无法想象、相互矛盾、荒谬的东西。这些东西要让人接受，除了足以进行最完全的显示所需要的证据以外，还要求其他类别的证据。正是这些荒谬的事情，你们无法使之经受最必要的考验，而这一考验将证实其他所有的考验。你给我任意编造了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人，一个非天造非地设、任何真实性之外、任何可能性之外的魔鬼，由互不调和、互不相容、相互排斥的部分组成的魔鬼。你们赋予他全部罪行的起因是最疯狂、最无法容忍、最过分的自傲。那他一定是从出生到暮年都把这种自傲伪装得极好，以至于在那么漫长的年代里，都没有露出任何痕迹！而且直至今日，自从他倒霉以来，他又克制、压抑得那么好，以至于人们也没有看到一点点征候。虽然有这种桀骜不驯的高傲，你们让我看到了这同一个人还是一个小小的谎言家，一个小恶棍，一个经常光顾下等酒馆和龌龊场所的小混混，一个卑鄙无耻满脸麻子的淫荡之徒，一辈子就是去地下酒馆向经常光顾那里的粗人讨得几个铜板。你声称这个人物和那个四十年当中一直生活在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之中的人是同一个人。他也是一位作者，在本世纪中，只有他的著作让读者心服口服。读这些著作的时候，人们感到，是对美德的热爱和对真理的热情造就了无法模仿的雄辩。你说这些叫我内心感动的书是一个恶棍的表演，他那么满怀热情与激情道出的东西，他自己一点都感受不到，他在正直的外表下隐藏着毒汁，他想用这毒汁来毒化他的读者。你甚至迫使我相信，这些既自豪又感人又谦和的作品是在酒瓶和酒缸之间，在作者度日度夜的妓女家写出来的。最后你又在我面前把这种暴躁、魔鬼般的狂傲变成了一颗麻木不仁而又卑鄙下流的心，这颗心饱食公众的仁慈任意浇灌的侮辱而不觉痛苦。

你为我描绘了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他们任意处置他的名声、他的人格和他整个的命运，就像他们处置美德模范、慷慨大度的奇人，对他充满温情，像做善事的天使一般。你同时还告诉我，他们全部温情脉脉的照顾，其目标就是要将他变成全世界的厌恶之物，变成最受贬斥的人，将他从耻辱拖到耻辱，从不幸拖到不幸，让他不慌不忙地在最不幸的生活的灾难中去感受一颗骄傲的心灵看到自己成了人类的玩物和败类时所能感受的撕心裂肺的痛苦。你告诉我，出于怜悯，出于宽恕，所有这些品德高尚的人有意剥夺他得知这一切侮辱的原因的任何手段。为了照顾他，这些人自贬为阿谀奉承的人和背信弃义者的角色，对他寻求的每一点澄清都巧妙地加以回避，在他的四周布满地道和陷阱，这陷阱布置得那么好，以致他每走一步都必然要掉进去。总而言之，那么巧妙地欺骗他，以致他虽然受到所有人的侮辱，却永远无法知道原因何在，永远无法得知一个字的真相，永远无法击退任何侮辱，永远无法得到任何解释，永远无法找到、抓住任何挑衅者。每时每刻他都被残忍地咬伤，他感到四周的人里面既有毒蛇在钻来钻去，又有蛇的毒液四处喷溅。

你们建立了一整套体系，关于义务，关于美德，关于一些准则，人们对他是遵循这个体系的。可我对这些义务毫无概念；这些美德让我厌恶；这些准则颠覆了我思想中关于公正和道德的一切准则。请你想象一下，有些人，他们首先每人戴上一个假面具，系得牢牢的，他们自己武装到牙齿，然后突袭他们的敌人，从身后抓住他，剥光他的衣服，将他的身体、双手、双臂、双足、头部一一加以捆绑，让他动弹不得，在他嘴里塞上东西，挖掉他的眼睛，将他打倒在地。他们终

其自己高尚的一生来慢慢地将他杀死，因为怕他受伤而死，这样的话受的罪就结束得太早了。这就是你希望我赞赏的人。先生，请你回想一下你的公正、你的正直，请你的良心感受一下，我对他们能有什么赞赏之情！我承认，你尽量用你遵循的方法向我证明了，被这样打倒的那个人是个可恶之极的魔鬼。但是，当事情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难以置信的时候，我要申明，对他实施这样的一个计划，其策划者及领导者在我眼中，要比他本人更可恶。

当然，你的证据很有力。但是，在我看来，说这种有力已达到罪证昭彰的地步，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轻罪，还是重罪，罪行显然与否根本上取决于一项检验。而在这里，人们精心地回避了这一检验，太精心了，所以这种略去肯定有什么重要的动机是人们要向我们隐瞒的。要了解这个动机却很重要。不过我承认，而且我不能再反复说了，这些证据很令我惊异。如果我没有找到在我看来会使这些证据失效的其他毛病的话，说不定这些证据也能动摇我的看法。

第一个毛病就在这些证据的有力和这些证据来自多方面上。这一切从司法部门规定的司法程序来说，在我看来似乎非常好。但是，就个人而言，更糟糕的是，就朋友而言，他们费这么大的劲，花这么多的钱，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收集这么多的信息和证据，赋予信息、证据这么大的力量而没有受到任何义务的驱使，那他们肯定是受到某种非常强烈的偏见或成见的驱使。他们越是要顽固地隐瞒这种情感，就越使我怀疑这种情感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在这些驳不倒的证据里找到的另一个毛病，就是它们证明的事过多，它们证明了一些从自然规律上来说不可能存在的事。这就相当于向我证明圣迹，可你知道，我是不相信圣迹的。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有众多的荒谬之处，虽然这些荒谬的东西也有证据，但是照我的思想，是无法接受的。人们对这些地方的解释，据你向我保证，所有的人都很清楚，但在我眼中，依然是荒谬的，而且更加可笑。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似乎已经叫让—雅克背上了罪名，就像你们那些神学家让他们的学说背上了教义条文一样。虽然说服的好处是能加以肯定，但是他们受到了轻易地让人相信一切的诱惑。偏见使他们变得盲目，他们在事实上加上事实，罪名上加上罪名，毫不谨慎，毫无分寸。待他们最后终于发现这一切的不相容之后，想要弥补已为时过晚。他们为了要证明一切而花费的巨大心思同样又迫使他们把一切都接受下来，否则就要完全摒弃。所以必须寻求千万个灵活的东西以便尽量将那么多的矛盾之处说圆了，整个这个工作的结果，就是在让—雅克的名下产生了一个最虚幻、最荒诞的人，只有发高烧说胡话才能想象出来。

这些驳不倒的证据的第三个毛病，是在那么神秘、那么小心谨慎地来提出的方式上。为什么要来这一套呢？真相不会这样拣暗处，也不会这么羞羞答答地向前走。这是一句法学箴言，从一个人不走直路，偏要走斜路、走暗道，就可推定此人有鬼。还有一句格言说，一个拒绝正常审判而且隐瞒其证据的人，就可以被推定干的不是好事。这两句箴言对于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那一套真是太适宜了，以至于人们简直要相信这就是特意针对那个人说的。这个人姓甚名谁我就不

说了。如果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人们证明的事情从未按照规定得到证明，那么那样小心翼翼地避开被告所证明的事情对原告要比对被告更不利。仅仅通过这一点，被包上了一切秘密证据的控告就应该被推定为欺骗。

最后，整个这一套东西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论建立在谎言之上还是真理之上，这一套肯定能够成功，不以这种方式，则以另一种方式。请你设想一下，不是这个让—雅克，而是另一个人，真正的正人君子，他被孤立，被欺骗，受到背叛，孤单一人，被强大、狡猾、戴着面具、残酷无情的敌手包围，这些人在他周围任意罗织阴谋诡计却不会在任何一个那里遇到障碍，那么你会看到，落到一个邪恶有罪之人身上的事情也将丝毫无损地落在清白有德的人身上。不论是从证据的内容，还是从其形式，正因为这证明得过多，所以这一切什么都证明不了。

先生，当几何学家从证明到证明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的时候，虽然这个荒谬的结论已得到证明，但是他们不会接受，而是要返回原地。他们确信在他们的原理或思考之中，有什么他们没有发觉的不合逻辑的推论溜了进来。找不到这个，他们不会停下来。如果他们发现不了这个，他们会把他们所谓的证明留在那里，而走另一条路去找到他们寻找的真理。他们确信真理是绝对不接受谬误的。

法国人：为了避免所谓的谬误，你掉进了另一个谬误，这个谬误不说它更大的话，至少更使人反感，难道你一点没发觉么？你为一个人辩解，谴责这个人令你不快，但是你不顾整个民族。我怎么说呢，

是整个一代人。你把这一代人当成了一代骗子。因为归根到底，一切都很和谐，整个公众，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全都同意那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在你看来却是那样应受指责。万事俱备，就要实行这个计划了，没有一个人不赞成，没有一个人走漏一点风声而使计划失败，没有一个人给被告一点点暗示、一点点消息能让被告准备好自我辩护，对于人们随心所欲要压垮他的重负，他没能从任何人的嘴里问出一句能弄明白的话。一切都迫不及待地加强人们将他包围的迷雾，人们不知道每个人还能更起劲地干什么，是在他背后对他诋毁、诬蔑，还是当着他的面对他进行挖苦嘲弄。所以从你的论据里必须得到的结论就是，在眼前的整整一代人中，没有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一个真理之友。这个结论，你同意吗？

卢梭：但愿并非如此！即使我想同意，也不会针对你。你一向刚直不阿，又发自内心的公正，我是了解的。但是，成见与偏见对最善良的心会起什么作用，错觉有时是多么难免，我也了解。你的异议在我看来是有理有据的。其实在你这么提出来之前，这个想法早已在我头脑中出现过。在我看来要驳倒它比让它站住脚更容易，至少大概它既叫你也叫我为难。因为，归根结底，公众不全是由恶人和骗子组成，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对一个人背信弃义，但公众也更不是毫无例外地由做好事，宽厚仁慈，全无妒忌、贪婪、仇恨和鬼心眼的人组成。这几种毛病难道在大地上已经那么彻底灭绝以至于在任何人的心里都没有剩下小小的种芽了么？然而如果说人们针对让—雅克那么忠实地执行那一整套的密谋和背后捣鬼只不过是做好事和发慈悲的话，那还真得这样相信。咱们且把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放在一边吧！他们

全都是心灵高尚的人，你对于他们对让—雅克的温情脉脉的慈悲为怀又十分赞赏。你亲口对我说过，这个让—雅克在各个国度都有大量的劲敌，这些人肯定不会让他日子过得舒服而温馨。在这一大群人里，所有的人都同意饶了他们憎恶的一个恶棍，不要叫他惴惴不安，饶了他们讨厌之极的一个伪君子，不要叫他感到羞耻，你想这可能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至少为了享受一下叫他难堪的快乐，会受到诱惑将人们关于他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你想这可能吗？这一切相互配合，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所有人都胜过天使般地忍耐他在巴黎市中心向迫害他的人挑衅，用相当难听的词语称呼那些纠缠他的人，傲慢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背信者，大声说吧！我在这里！你们要说什么？”面对这些刺激人的斥责，在这一大群人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能力没有一时一刻抛弃一个人。所有的人对于他发出的责备都无动于衷，他们为了对他好，就忍气吞声了。而且害怕让他有一点点难受，他们任由他怀着蔑视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始终保持沉默，这种蔑视也就越来越得到默许。这种温和，这种品德高尚，普遍地驱动着他的所有敌手，没有一个人在哪个时刻揭穿这种普遍的宽容和善良，你总得同意，在这个生来就不太爱别人的一代人当中，这种忍受和宽宏大量合二而一至少与搞阴谋诡计同样叫人吃惊吧！而你是否认对阴谋诡计的猜测的。

要解开这些难题，依我看，应该到某种中间状态中去寻找。这种中间状态推测，这整个一代人既没有天使般的美德，也没有魔鬼般的阴险，而是人心中的某种天性，通过为达此目的而巧妙安排的手段，产生出一律的效果。但是，在我自己的观察在这方面向我提供某些合

理的解释之前，请允许我向你提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假设经过细致、不偏不倚的调查证明让—雅克非不是你认为的地狱般的灵魂和魔鬼，而恰恰相反，是一个单纯、多愁善感、善良的人，就连那么不公正对待他的人也普遍承认他是无辜的，他的无辜会迫使你还他以敬重，也迫使你因为对他抱着那么令人难以忍受的看法而自责，这时请你深入你的灵魂深处，告诉我，这一变化会怎样触动你？

法国人：你可以肯定，一定是很厉害的！我感到，到那时，我在敬重他、还他以公正的同时，可能会因为我的过错而比现在因为他的罪行恨他而更加仇恨他。我永远不会因为我对他不公平而原谅他。我为这种心态而自责，我为此感到脸红。但我感到内心深处的这种状态是自己挡不住的。

卢梭：你真是本色、爽直的人，我对你没有更多的要求了！我记下了这一招认，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我会再次让你回忆起这一点。眼下，让你对此加以考虑，对我就足够了。此外，请你为这种心态而自慰吧，它只不过是自尊心最最自然的一种扩展而已。这种心态是你和所有让—雅克的审判官共有的，区别就在于，你可能是唯一勇敢而直爽地承认这一点的人。

至于我嘛，为了克服这么多的障碍来决定我的判断，我需要由自己来进行澄清和观察。只有到那时我才能充满信任地向你坦承我的想法。必须首先从看望让—雅克开始，这一点，我是完全下定了决心的。

法国人：啊！啊！你看你最后还是回到我的建议上去了吧？你不是已经那么不屑地拒绝我的建议了么？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去接近这个人了？在他与你之间，地球的直径恐怕都是个太短的距离吧？

卢梭：接近？不，我永远都不会去接近你给我描绘的那个恶棍，我要去接近的，是我设身处地设想的那个被歪曲了的人。我去找一个令人厌恶的恶棍，目的是纠缠他，窥视他，欺骗他，这种坏事是永远都不会与我的心挨边的。但是，在这个所谓的恶棍是否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倒霉的正直人、最阴险恶毒的阴谋的受害者的怀疑之中，我去亲自审视一下我该怎么想，这是一个正直的心灵所能强加给自己的最美好的一项任务。我怀着对自己的敬重和满意去从事这项高尚的研究，如果怀着与此相反的动机去从事这项研究，那我就会满心悔恨和羞惭了。

法国人：很好。但是在这么多证据当中你还保留着怀疑，怀着这种怀疑的心理，你怎么做才能驯服这头几乎无法接近的大熊呢？肯定你得从阿谀奉承开始，可你对这些又怀着深深的厌恶。其实如果你用这种方法能比别人得到更大的成功，那就已经很幸运了。那些人在他面前毫无节制、毫无顾忌地道尽了甜言蜜语，结果只招来他的粗暴对待和蔑视。

卢梭：他有错么？让我们说句直爽话吧！如果用这种方法就能轻易将这个人拿下，那么只从这一点，对他也就可以下半个结论了。听了你给我讲的人们对他使用的那一套以后，对于他十分轻蔑地推开大部分接近他的人，我是不大感到惊讶的。而那些人因此责备他戒心太

重也是大错特错。因为戒心就意味着怀疑。他对这些人不会有什么怀疑。他看到了人群中人家用什么目光看他，这种目光逃不过他自己的目光，他应该从这些人对他的殷勤里轻易地看透他们的动机，对这些虚情假意地拍马屁的人，他还能怎么想呢？他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些人的意图既不是真心与他交朋友，甚至也不是想研究他、了解他，而仅仅是为了骗他。对我来说，我既没必要欺骗他，也没想要欺骗他，我根本不想采用那些抱着这种企图去接近他所采用的那些假惺惺的做法。我丝毫不会向他隐瞒我的意图。如果他对此产生警觉，我的研究就算拉倒，我在他身边也就再无事可做。

法国人：要让人将你而那些怀着恶意接近他的人区分开来，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你根本没有办法与他敞开心扉谈话，向他申明你的真正动机。如果你仍然信任我，请你记住，你对于他的罪恶行径以及他的可怕性格所知道的一切，他永远都不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不能泄露的秘密。你在他身边时，这个秘密也应该永远藏在你的心里。如果他发现你有保留，他也会如法炮制。而且由于这一点，他会对你保持警觉，他只会让人看到他希望人们看到的一面，而不是他真正的样子。

卢梭：所有每天接近他的人，并没有使他产生更多的信任，而他们全都看到了他，而且如你所说，还看得那么清楚，完全是如你给我描绘的那样，为什么你愿意设想只有我一个人是睁眼瞎呢？如果说当人们观察时，虽然他很提防、很虚伪，虽然他努力隐藏自己的真面目，他却是那么容易了解和看透，那为什么我心中充满了欣赏他的强

烈愿望，我反倒是唯一的无法达到目的的人呢？尤其是我怀着那么希望得知真相的心态，除了得知真相没有其他任何兴趣。他们肯定已经事先对他有了评价，而且对这种审视不加任何怀疑，他们见到的他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他，这难道令人惊异吗？而我，我的怀疑不会使我漫不经心，而是使我更加谨慎。我寻求的不是看到我想象的他，而是看到他确实是怎样的他。

法国人：那好！你难道不是也有你的想法么？我确信，你非常希望他是无辜的。你会和他们一样，只是方向相反，你在他身上将会看到你寻找的东西。

卢梭：情况很不一样。是的，我非常希望他是无辜的，而且是衷心地希望如此。如果我在他身上找到我寻找的东西，肯定我会很高兴。但是如果我在他身上找到的不是我寻找的东西，我以为他是个正直的人，但是我弄错了，那对我也会是最大的不幸。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并不处于这种追求真相的心态之中。我看到他们的计划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的原来就有的大业，他们不受到惩罚是不会放弃这件大业的。到那时，他们使他饱受羞辱会完全飞溅起来落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甚至躲不开公众的控诉。所以，不论是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是为了他们良心的平静，只把他看成一个恶棍对他们来说就太重要了，以致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人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了。

法国人：可是，归根到底，对于你感到那么震惊的证据，难道你能设想出、想象出什么站得住脚的抗辩么？你将看到的或者认为看到的一切，难道能摧毁这些证据么？假设在理性、良知和所有的人都向

你指出是一个恶棍的地方，你找到的是一个正直的人，那结果又如何呢？是你的眼睛欺骗了你，还是整个人类，除了你一个人之外，全都没有辨别力呢？这两种假设中，哪一种在你看来最自然，到最后你会坚持哪一种呢？

卢梭：两种我都不坚持，而且这种非此即彼对我并非像你那样必要。还有另外一种更自然的解释可以解决许多难题。这就是假设有一个联盟，其目标就是对让—雅克进行诬蔑、中伤，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孤立他。我刚才说什么？假设？不论这个联盟组成的动机是什么，它确实是存在的。根据你自己的报告，这个联盟似乎还是世界性的。它至少很庞大，很有力量，人数众多。他们联合行动，而且对于没加入的人特别是他们攻击对象的那个倒霉蛋，他们的行动绝对保密。这个倒霉蛋，为了保护自己，既没有外援，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依靠，也没有人给他支招，也没有信息。周围只有陷阱、谎言、背叛、阴谋。他绝对是孤身一人，势单力薄，他也不该指望这人世间会有谁来帮助他、援救他。自人类存在以来，如此奇异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完好地判断处于这一处境中的那个人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人类判断所依据的普通方式再也不够用了。无论如何，被告是可以说话，是可以自我辩护的。我可能必须有不同寻常的把握才能相信，在还他这一自由的同时，也将必要的信息、工具和手段给了他，以便能让他自己来证明他是否无辜。因为，归根结底，虽然他被控以不实之罪，如果他对为他罗织的全部阴谋、将他包围的全部陷阱均一无所

知，如果他能找到的仅有的辩护人装作对他怀有热情而实际上他们是被选定来背叛他的，如果证人本来可以为他作证却闭口不言，如果说话的人被别人争取过去要让他背负罪名，如果有人制造假文件来给他抹黑，如果有人将能为他正名的文件隐藏起来或者毁掉，那么，面对着一百个伪证，他说“不是”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家让这一百个伪证说“是”。面对着一致的肯定，他的否定是无效的，而且在人们眼中，他并不因此就没有承认他实际上并不曾犯下的罪。根据事情的正常规律，这种否认根本没有同样的力量，因为人们没给被告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自我辩护，来戳穿伪证，来指认欺骗。人们事先并未推测到有一个可恶的联盟。这是一个数人的联盟，目的是搞垮一个人。在这里，这个联盟确实存在，没有什么比这更确实了，你也亲口将此事告诉了我。只凭这一点，被告为自己辩护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对这个人来说，就已全部被剥夺。但是原告在剥夺他这些的同时，又可以反过来用这些优势来对付他本人。他完全是受他们的摆布。这些人成了绝对主人，想怎么确定事实就怎么确定事实，不需要担心任何矛盾。他们成了审定他们自己的文件是否有效的仅有的法官。他们的证人确信，既不会有人来与他们对质，也不会被人弄得难堪，更不会受到惩罚，于是放心大胆撒起谎来，而不担心任何不良后果。他们确信给他安上罪名时，他们有大人物的保护，有医生的支持，有文人的赞同，有公众的喜爱。他们确信，如果为他辩护，自己就要完蛋。先生，这就是为什么自从这个联盟形成以来在联盟头目的领导下作出的所有针对他的证词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威信的原故。如果是在此以前的，——我怀疑有以前的——，我也要在仔细研究是否既没有造假也没有日期倒填之后，尤其是要在听取了被告的答辩之后才会采纳。

例如，为了判断他在威尼斯的作为，我不会愚蠢地认为，查问人们对此之所言及今日人们所证明的那些东西就完了。我要去询问，在威尼斯、在法院、在御前大臣那里已经被证明和承认的事情，询问所有那些在舒瓦瑟尔公爵大臣之前、在贝尼斯修道院院长在威尼斯的外交使团之前、在勒布隆领事到巴黎旅行之前知道这件事的人，了解在这些人中已经被证明和承认的事情。事情发生以来人们的想法越是与人们当时的想法不同，我越要更好地研究这么晚这么不同寻常的变化其原因是什么。同样，要对他在音乐方面的剽窃作出判定，我要找的人既不会是达朗贝尔先生，也不会是他的帮凶，更不会是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我要在当地通过没有嫌疑的人，也就是说不是他们的熟人，去研究是否有真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著作在让-雅克说是自己的著作之前就已经存在。

这就是良知迫使我要遵循的步骤，以便核实自从阴谋形成以来人们不断加给他的罪行、剽窃和各种各样的责难，我以前对这些一点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察觉到。只要我无法进行这种核实，想向我提供多少证据就能提供多少证据，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对这些证据，我无法作出任何抗辩，对我的思想也不会产生任何说服力。

要想准确知道，对你说的所谓罪恶昭彰我能相信多少，我就必须清楚知道，整整一代人结成联盟反对一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以向自己证明对于这个人他们想证明的一切，特别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起来，不叫他知道这种方式。当没有一个人来反对他们的阴谋，没有任何东西来阻挡和制止他们不可见人的运作时，通过

使用大量的时间、诡计和金钱，有什么是权势和阴谋所战胜不了的呢？如果所有操纵这事的人，或通过权，或通过势，或通过舆论，全都协力齐心，用他根本无法看透其秘密的暗中手法去蒙骗他，人们难道还不能想欺骗公众到什么程度就欺骗到什么程度吗？当人们以为这些人并不相识，他们却相互步调一致，在欧洲的两端，这些聪明的骗子在某一个巧妙而又有权有势的阴谋家领导之下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对一个被他们剥夺了声音、双眼和双手、捆住了手脚交给他的对手让他们为所欲为的人，用同样的面貌来描述他，谁又能确定这些一向强大、人数众多、团结一致干坏事的阴谋家们能够蒙蔽人们的视线到什么程度呢？说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不是此等人士，而是正如他们向所有的人叫嚷的那样，是他的朋友，说他们将自己的保护人在泥沼中弄得窒息，这样做无非是发自善心，出自宽宏大量，出于对他的怜悯。算了吧！我根本不想听他们在这里抢占这些新的美德。但是从你自己的讲述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有一个联盟。从我的判断方式来看，只要存在一个联盟，为了判断它带来的证据，人们就不应该遵循一般的规则，而应该确立更严格的规则，以便确保这个联盟不要滥用他们异口同声的巨大优势，而且由此将这个优势强加于人。他们肯定会这么做的。现在，相反，我看到的是一切都在这些人之间进行，他们相互之间毫无抵抗、毫无矛盾地证明他们轻而易举便相信的事情，然后又把他们的一致当作是新的证据提交给那些他们希望说服使之赞同他们的情感的人，根本不接受被告答辩这一不可或缺的考验，人们精心地剥夺了他对罪状、控告人、证据甚至这个联盟的知晓权。这么干，比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还要坏一百倍：在宗教裁判所里，如果要迫使被监禁者自己认罪，至少不拒绝

听他说话，不阻拦他发言，不向他隐瞒他被控告了这一事实，而且只在听取了他的发言之后才对他进行判决。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同意被告自我辩护，如果他能够自我辩护的话。但是，我们这里，人们不希望被告能够为自己辩护。

这一解释是从你本人向我陈述的事实中引申出来的，它应该使你感觉到：公众虽然不是没有良知，但是受到千百种幻象的诱惑，对于一个归根结底他们并无多少兴趣的人，一个其与众不同之处引起他们虚荣反感的人，一般来说，他们希望证明其有罪而不是无辜从而堕入错误之中。这错误并非故意，而且几乎是可以原谅的。也应该使你感到：也是对这个人，如果怀着更真诚的兴趣，更多些关切，要亲自研究一下他，人们可能也可以对他产生与所有的人都不同的看法。也并非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公众是在胡言乱语，或者人们受了自己眼睛的欺骗。可怜的托美思河的小癞子被捆绑在缸底，只有头露在水上，头上满是芦苇和水草。当人们将他当作水中妖魔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展示的时候，看客们难道不是荒谬地真把他当成怪物了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人们不许他说话。如果他想叫喊，说他不是水中妖魔，一条暗藏的绳子偷偷一拉，他立刻就沉下去了。假设看客当中有一个人更细心，窥出了这个机关并由此而猜测出了其余的一切，他会向他们大喊一声：“有人在骗你们，这个所谓的魔鬼是个人！”难道不会有人为这一呼喊感到受到冒犯而大动肝火，就好比是有人责备他们全是精神失常或失去理智一样吗？公众只看到事情的表象，为表象所蒙蔽，是值得原谅的。但自称比公众聪明的人，也犯同样的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

不管我向你提出的理由怎么样，我觉得即使不依赖这些理由，我也足够有资格对于任何人都不觉得可疑的事产生怀疑。在我心中有比你所有的证据都更有力的见证，证明你给我描绘的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至少他不在你看见他的地方。让—雅克的祖国也是我的祖国，他唯一的祖国足以向我保证，根本没有这个人。在这个国度里，从来没有出生过这类人。无论是在新教的国度里还是在共和国里，都没见过这类人。他被控犯下的罪行是奴隶的罪行，这些人从未接近过自由的灵魂。而在我们的国度里，人们从未见过类似的人。我需要比你向我提供的证据更多的证据，才能让我心服口服，说在日内瓦能出生一个投毒犯。

我对你说了，为什么你的那些证据，不论在你看来是多么显而易见，对我却没有说服力。而我既没有也不可能有必需的材料足以判断这些证据虚假到什么程度，足以让我通过貌似真相的假象作以上的想法。但是我还得向你承认，这些证据虽然不能说服我，却使我感到担心，使我有些动摇。有时，我也抵挡不住。当然，我衷心希望这些证据是假的，这些证据使之成为魔鬼的那个人不是一个魔鬼。但我更希望在这一找寻中不要迷失方向，不要任我的个人好恶将我诱惑。在这样的处境^②中我能做什么才能达到——如果可能的话——去伪存真，那就是要在这个事件中摈弃全部人间强权，摈弃一切依赖他人见证的证据，只根据我亲眼能够见到的和自己了解的来作出定夺。如果让—雅克确如你那些大人先生们所描绘的那样，如果所有接近过他的人都轻易地认出了他确实如此，那我也不会比他们更倒霉。因为对这件事的研究我不会减少关切，降低干劲，缺少诚意，而一个如此顽

劣、如此畸形、如此堕落的人，只要稍加观察，也确实应该很容易看透。所以我坚持我的决心，要亲自审视这个人，要根据我对他的一切所见来对他作出判断，而不是用我心中不可告人的欲望，更不会用别人的演绎，而是通过我能得到的良知和判断能力的尺度来衡量。在这一点上，不参考任何人的权威说法。我可能会搞错，因为我是人。但是在尽了一切努力以避免发生这种事之后，如果还是发生了这种事，那我也会成为令人安慰的见证，证明无论是我的热情还是我的主观愿望都压根儿没有给我的错误帮忙。保证不犯错误，并非取决于我。这就是我的决心。现在，请你给我实施这一决定和接近这个人的办法吧！因为据你对我之所言，接近他并非易事。

法国人：特别是对于你。因为你对仅有的能为你打开他的心扉的那些办法都很鄙视。我再重复一次，这些办法就是用巧计、曲意奉承、坚持不懈的纠缠，钻到他的身边，不断地拍他的马屁，百般热情地跟他谈他的才华、他写的著作甚至他的美德。因为在这件事上，谎言和虚假是善行。特别是“赞赏”^①这个词，对他有神奇的功效。而用在另一个意义上，则相当充分地表示出一个如此这般的魔鬼叫人产生的情感这个概念。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挖空思想出来的这种诡谲的双重理解，使得他们经常使用这个词，让一雅克对这个词已很熟悉，他们跟他说话时使用这个词也很方便^②。如果这一切都不奏效的话，对他的冷淡接待也不要气馁，对他粗暴的拒绝不要当回事。这时可以立刻过渡到另一个极端，对他训斥、责备，用尽可能最傲慢的口气，极力制服他。如果他对你说粗话，你一定要忍受，就当这是一个下流胚说的。受到一个下流胚的蔑视，人们是不会为此而感到难堪

的。如果他把你赶出家门，你再去；如果他给你吃闭门羹，你就在那儿待着，直到家门再次打开，然后尽量钻进去。一旦进了他的窝，你就在那安下身，好好歹歹待下去。如果他敢用暴力将你赶出门，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满世界大叫大嚷，说他杀害了抬举他前去看望他的人。根据别人向我担保的话，根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钻到他的身边。你是不是要采取这种办法的人呢？

卢梭：可是你自己为什么从来都不曾愿意采取这种办法呢？

法国人：我嘛，我不需要见他以了解他、认识他呀！我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了解他。这已足矣，甚至太多了。

卢梭：那些对他的为人与你一样态度明确的人，虽然如此，仍然与他常来常往，对他纠缠不断，竭尽全力想跟他套近乎，你对这些人怎么想？

法国人：我对这个问题已经作答，看来你对那个答复不满意。

卢梭：连你自己也不满意，我也看出来了。所以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我的道理的。在这次谈话中你对我说的话，几乎全部都向我表明，你之所说并非据你自己所想。我从你这里得知了别人的情感，是否我将永远不会得知你自己的想法了呢？我看出来，你假装定出一些准则，其实要你接受这些准则，你恐怕是很痛心的。你跟我更直截了当地说说吧！

法国人：请你听着：我不喜欢让—雅克，但我更憎恨不公，更憎恨背信弃义。你对我说了一些事，使我很震惊，我想考虑考虑。你原来拒绝见这个倒霉蛋，现在你下定决心要见他。我从来拒绝阅读他的著作，现在我也跟你一样改了主意，理由很明显。你去见那个人，我去读他的书。这事做完了，咱们再见面！

对话Ⅱ

1

法国人：嗨，先生，你见着他了么？

卢梭：嗨，先生，你读了他的著作了么？

法国人：咱们按顺序来吧，请允许由你开始，你原来是最着急的。我已经给了你充分的时间好好研究咱们说的那个人。我知道你已经亲眼见到了他，而且很从容。所以你现在可以对他作出评判，否则你将永远没有机会了。好，告诉我吧，对这个怪异的人物，到底应该怎么想？

卢梭：不行，说出对他应该怎么想，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对你说说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如果这对你便已足够，我十分愿意。

法国人：我对你没有更高的要求。来吧！

卢梭：如果按照我的信仰与你谈话，我要非常坦率地对你说：在我看来，他不是一个人品德高尚的人。

法国人：啊！那到了最后你现在不是想的和别人完全一样了么！

卢梭：可能不完全一样。因为，还是我个人的看法：他更不是什么令人憎恶的坏蛋。

法国人：可他到底是什么呢？你总是这么谜语一般，真叫人难受！

卢梭：是你往里面加了谜语，根本没有谜语！他虽然不太善良，但是不搞鬼；他心灵健全但是软弱；他非常热爱美德，但没有身体力行；他热爱善行，但自己做得很少。说到犯罪，我像确信我的存在一样确信，犯罪的念头从未靠近他的心，仇恨也是如此。这就是我对他的精神品格所作观察的摘要。其余的就无法简要道出了。此人与我认识的任何其他人均不相像。对他必须作特殊的、只适用于他的分析。

法国人：那你给我作吧，这个唯一的分析！给我们看看你是怎么进了圈套认为这个人不搞鬼，这是一个对全世界所有其他人来说都那么新颖的人的。在你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在他身上看出这个来。

卢梭：你搞错了。相反，这个新人正是你的那个让—雅克。而我说的让—雅克是老的，是你没有向我谈起他以前我自己想象的那个，是他没有写出著作之前所有的人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个，也就是说，他四十岁之前的那个。直到那时为止，凡是认识他的人，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也不排除在外，见过的他，与我现在看到的他是一样的。可以说，他是我使之复活的一个人，而绝对不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人。

法国人：当心你在这上面不要再次搞错，当心你使之复活的只不过是一个为时过晚才被消灭的错误。正如我已经对你说过的那样，这个人已经得以长时间地欺骗了那些根据表面来判断他的人。其证据就

是：当人们让这些人更好地了解了他之后，是他们自己放弃了他们原来的错误。他们改变了从前的看法，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论断。

卢梭：这种看法的转变在我看来非常自然，而且并没有提供你从中抽出的证据。本来他们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他，而从那以后，他们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他了。你认为他们从前错了，而我认为他们今天错了。对你的见解，我看不出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而对我的见解，我则看到一个结结实实的理由，那就是：那时候根本没有反卢联盟，而现在有一个联盟了；那时候没有人对歪曲真相、看到不存在的事情有兴趣，而如今，任何人如果胆敢高声道出他所能知道的让—雅克的好，他就要完蛋；为了讨好这个联盟和达到个人目的，除了对人家任意强加给他的罪名添油加醋，就没有更可靠更快速的办法；最后，凡是在他青年时代见过他的人，只要在他身上使用合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意愿的语言，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就肯定能得到升迁。从这里我得出结论说，谁真心寻找真相，必须上溯到没有任何人对歪曲真相有兴趣的时代，才能了解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从前对这个人的评判对我来说具有权威，为什么同样的人今天对这个人作出的评判再也没有威望。对此，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反驳意见，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在这里并不试图坚持我的看法，也不试图要你接受我的看法，而且我随时准备在我从相反的看法中看到真相的时候，放弃我的看法，虽然我会感到遗憾。不论怎么说，这里说的完全不是他人之所见，而只是我自己亲眼之所见或自认为自己之亲见。这是你要求的。我要告诉你的，也就是这些。待你知道我的见解以什么为根据以后，是接受还是摒弃我的见解，这个权利由你保留。

好，让我们从首次接触开始吧！鉴于你让我作好思想准备的那些困难，我认为首先应当给他写信。下面便是我的信和他的回信。

法国人：怎么？他给你回信了？

卢梭：立即。

法国人：这真是怪了！那么，让我们看看这封叫他使出了这么大力劲的信吧！

卢梭：你会看到，这封信也不是太讲究。（读信）

去信：“我需要见到您，我需要了解您，这种需要建立在对正义和真理的热爱之上。人们说您很讨厌新面孔。您有没有道理，我不予置评。但是，如果您是您书中所写的那样的人，请您怀着信任向我打开您的家门。为了我，我恳求你这样做；为了您，我建议您这样做。如果您不是您书中所写的那样的人，您仍然可以无需担心地接受我的拜访，我不会打扰您多时。”

复信：“您是唯一的为您自己的动机所驱使来到这里的人。在那么多怀着好奇心要见我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怀着要了解我的好奇心。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已经相当了解我了。来吧，既然这事那么稀罕！但是您对我有什么期望？为什么要向我谈起我的著作？如果您读了我的书之后，它们让您对作者的情感产生怀疑，那就请您还是不要来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您想见的人，因为您不可能是我想见的人。”

这封复信与我的想法十分相符，这没有放缓我的热情。我飞跑到他的身边，我见到了他……。我向你承认：甚至在我与他具体接触之前，我一看见他，就预感到我的计划能成功。

他返回巴黎以前，随处可见他的肖像。人们大肆吹嘘，认为那是酷似他本人的杰作。根据这些肖像，我预料会见到一个独眼巨人的面孔，如英国的肖像那么可怕，或是一个小克里斯班^①那样扮着鬼脸，就像弗依盖^②绘的肖像那样。我以为会在他的面孔上找到所有的人赋予他的性格特点。我事先警告自己，要对一直给我极为强烈影响的第一印象加以戒备，而且要克制自己的厌恶之情，排除这第一印象会使我产生的成见。

可我没有遇到这个麻烦。与我所预料的凶恶的或虚情假意的面貌相反，我见到的只是一张开朗而纯朴的面庞，它预示着并唤起信任和细腻的感情。

法国人：肯定他只在你面前摆出这副面孔，因为一般来说，所有接触他的人都抱怨他神情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幸亏他们并不为此感到难堪。

卢梭：对于让他感到疏远和厌恶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善于掩饰这些情感，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如今十分常见的第一印象，绝不是他的天性。而且你责备他的那种含有蔑视的接待，对我来说，是一个证明，证明了他与接近他的那些人不同，他做事不违心，不论是脸上还是心里都压根儿没有虚假。

让—雅克肯定不是美男子。他个子矮小，一低头，更显矮小。他近视眼，小眼深陷，牙齿难看至极。年龄摧毁了他的五官，毫无端正可言。但是他身上的一切都纠正了你使我产生的概念：不论是眼神还是嗓音，不论是语气还是举止，都不属于你给我描绘的魔鬼。

法国人：是吗？你不会像把他和他的书分开那样把他和他的外表分开吧？

卢梭：不，这一切都那么和谐统一，在我看来显而易见都属于同一个人。我觉得他现在具有《爱弥儿》中导师的面貌。他在青年时代，我可能会觉得他的外表就像圣普乐那样。总而言之，我想，如果说在他的外表下，天性隐藏了一个恶棍的心灵，那确实是隐藏得再好不过了。

法国人：我明白了。你现在是受制于对他有利的先入为主的想法了。如果事情与此相反，你也会坚决武装起来反对这一看法的。

卢梭：不！我在这里唯一受制于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有道理的，它与其说是有利于他，不如说是不利于他那些大喊大叫的保护人。那些人自己叫人制作了这些肖像，花费金钱很多，花的精力不少。他们在报纸上、杂志上大肆炒作，宣布制成了肖像，到处鼓吹这些肖像。但是如果他们不论是精神上还是外表上都没有把原来的人描绘好，人们肯定根据他们之所言对他了解得很差。下面是让—雅克在一幅这样的肖像下面写的一首短诗^①：

精于作假之术的人们

你们赋予我如此柔和的线条

你们想画我，这是枉费心机

结果画出来的只能是你们自己

法国人：这首短诗肯定是刚写出来的。写得很漂亮，可我以前从未听人提起过。

卢梭：写了有六年多了。作者将它送给五十多个人，或者向五十多个人朗诵过这首诗。所有这些人都是非常忠实地为他保守了机密，但是他并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我想你不会预计在《信使》^①杂志上找到这首小诗的。从这整个肖像故事里，我看出了一些稀奇之处，叫我密切注视故事的进展。果然我找到了颇为非同寻常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画像。大卫·休谟，他在巴黎时与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过往甚密，对了，也别忘了夫人们^②。不知道怎么搞的，他成了让—雅克的老板、热心的保护人、恩人，这真是太过分了！他与他们相勾结，不顾让—雅克的厌恶情绪，居然最后把他带到英国去了。在英国，休谟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关切的事，就是叫自己的私人朋友拉姆西给他的公开朋友让—雅克刻了一个半身像。他是那样热切地要这个半身像，就像一个十分钟情的情人希望得到他情妇的半身像一般。通过不断的纠缠，他总算逼得让—雅克同意了。人们给让—雅克戴了一顶特别黑的无檐帽，让他穿了一件深棕色的衣裳，把他放在一个特别暗的地方。在那里，本来是要画他的坐像，却叫他站着，弓着腰，一只手支在一张很低的桌子上，那种姿势叫他肌肉紧张。紧张的肌肉使他的面

部线条变了形。作了这一切的精心安排，产生出来的半身像，如果是写实的，肯定不怎么受人恭维。你见过这幅可怕的肖像了。万一你哪天见到了他本人，你一定能判断出来其相似程度如何。让—雅克在英国小住期间，这幅肖像刻出来了，公开发表了，到处出售，但他本人却未能看见这一复制品。他回到法国，在法国他得知他的英国肖像被宣布、称颂、吹嘘为绘画、木刻特别是肖像的杰作。他终于不无困难地见到了这幅肖像。他气得全身发抖，道出了他的想法。所有的人都嘲笑他：肖像表现出的所有细部显得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人们从中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可以让人怀疑慷慨大方的大卫·休谟的正直，从他为了赋予他的朋友让—雅克一幅可怕的独眼巨人的面孔而作的精心安排中，却只看到了最柔情似水的朋友情谊的关切。对这一点，你也和公众一样想么？

法国人：根据这样的叙述，我怎么能呢？相反，我承认，这件事情如果很确实，在我看来，倒暴露出许多事情。但谁能向我保证这是真事呢？

卢梭：肖像的面孔呀！对于这个问题，面孔是不会说假话的！

法国人：可是，你不会对细枝末节的事过于重视了吧？一幅肖像走了形或者不太像，这是世界上最寻常的事。每天人们都在刻名人，歪曲名人，叫名人走样，但是谁也没有从这些粗俗的木刻里，得出你这样的结论啊！

卢梭：这我同意。但是这些歪曲了形象的制品是贪婪的蹩脚工人做出来的活计，不是杰出艺术家的作品，更不是热情与友谊的果实。对于工人干出来的粗活，人们并没有在全欧洲大肆鼓吹，并没有在公共媒体上宣布，并没有在房间里张贴并加上玻璃、镶上镜框。人们就叫那些东西在河堤上烂掉或者装饰一下酒馆的房间和剃头匠的铺子。

人们极力用之将让—雅克包围起来的重重黑暗，使让—雅克产生很多令人不安的想法。我并不企图把这些想法都当成事实讲给你。人们在他面前把一切都搞得很神秘。这些神秘的事具有那么黑暗的一面，以致它们将他那受了惊吓的想象力也染上了同样的色调，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这可能令他产生的过分奇怪的想法中，有一些想法，如果考虑到人们对待他的不同寻常的方式，在被抛弃之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例如，他以为，自他倒霉成名之后他命运中的一切灾难都是长期以来一小撮人秘密策划的阴谋的产物。这些人想出了办法，让为了实现他们的阴谋所需要的所有的人都相继参与到这个阴谋中来：大人物，作家，医生（这不困难），所有有权有势的人，所有的风流女子，所有的被授权机构，所有拥有管理权的机构，所有掌握公众舆论的机构。他认为，与他相关的所有事件，表面看上去是偶然的、突发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事先策划好的逐步展开，而且安排得那么有条不紊，以至于后来应该落到他头上的事，在原来的图画中已经有了位置，只不过到了标志出来的时刻才显示出效果而已。所有这一切与你亲口跟我说的话相当符合，与我自认为看到的归于不同的人名下的事也相当符合。在你看来，那是对一个坏蛋的施恩体系；在我看来，那是对付一个无辜之人的欺骗阴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联盟，

我确定不了其目的何在；你也不能否认其存在，因为你本人也加入了这个联盟之中。

他认为，从人们开始对他进行诽谤的整个大业时起，为了便于这件当时还相当困难的大事取得成功，人们便决定一步步进行。首先是把他搞臭，给他抹黑，最后是使他变得卑鄙下流、可笑、可鄙。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什么都想到了，也没有忘记他那张脸。他们先让他远离巴黎，然后想方设法赋予他一张面孔，这张面孔在公众看来与他们希望赋予他的性格是相符的。为此，首先就要让依据拉图尔所画的肖像^①而制作的木刻画消灭。这很快就做到了。他去了英国以后，人们拿以前让勒莫瓦纳^②雕的一个东西作样板，又叫人制作了一个他们希望如此这般的木刻。那张面孔已经十分丑恶，以至于他们为了不自我暴露得太过分或太早，不得不毁了那张木刻画。后来在伦敦通过休谟朋友的帮忙，又搞了那个我刚才与你谈到的肖像。他们不遗余力要发挥木刻艺术的优越性，让这幅像不像刚才说的那幅那么走形，但是千百倍地更加可怕，更加阴暗。借助于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的帮助，这幅肖像曾长时间地在巴黎和在伦敦受到赞美。一直到他们已经充分赢得了头一分，在公众眼中使他本人变得跟木刻画一样丑恶，他们便走了第二步，那就是：巧妙地贬低他、糟蹋他，把一开始画得虽然可怕却充满活力的一个人，一步步变成一个小骗子，小说谎者，小滑头，经常在下等酒馆和妓院行走的家伙。也就是到了这时，弗依盖所作的扮鬼脸的肖像出现了。在这之前他们把这幅像保留了很久，直到公开发表的时刻来到，为的就是让这副面孔那低俗、可笑的神色与他们希望赋予那本人的概念相符合。也正是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小石膏

像，其服装是英国木刻的服装，但人们却精心地将原来那可怕、傲慢的表情改成了奸诈的冷笑，就像帕纽日买丹德诺的羊时^②的那种笑，或是人们在街上遇到让—雅克时的那种笑。可以肯定地说，从这时起，你那些大人先生们不像以前那样不遗余力地要把他弄成一个可怕的家伙了，而是要把他弄成一个可笑的家伙。然而，这与他们自己说的要叫所有的人都提防他的目的，看上去并不相符。因为人们提防的是自己害怕的人，而不是自己蔑视的人。

这就是这前后不同的几幅肖像的故事叫让—雅克产生的想法。这远在背后操纵的一步步演变，表面看上去却很像是完全空想出来的情境，像是受到那么多的神秘和不幸打击的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自然结果。对这些想法，现在我们既不要接受也不要摒弃。让我们把这些莫名其妙的肖像抛开，还是回到他本人身上来吧！

我已经取得突破而到他身边了。但是，在使用我自己设想的研究他的方式上，我要克服多少困难啊！我用了一辈子来研究一个人之后，原以为我了解了所有的人。不，我搞错了。我永远都做不到了解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很难了解，而是我用的方法不对。我总是根据我的心去阐释我见到的别人之所为。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那么做，会是什么动机，我也会把这种动机赋予他们，所以我总是弄错。我太重视他们的言，而没有足够重视他们的行。我总是听他们怎么说，而不是看他们怎么做。结果是，在这个哲学和漂亮演说的世纪里，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当成了圣贤，而且用他们的警句、格言来判断他们的品德。即使有时他们的行动吸引了我的视线，那也是他们为达到这一目

的之所为，正是他们登上戏台在那里上演一出叫人赞美的引起轰动的作品的时候。而愚蠢的我，从未想到他们演这一出光彩夺目的戏，常常是为了掩盖他们生命过程中卑下和不公正的行为织就的劣迹。我看到，几乎所有为自己观察细致和深刻而自鸣得意的人，其实相反，他们全都搞错，他们用的是同样的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原则。我看见他们贪婪地在凭空抓住一个手势、一句未经思考讲出的话，便使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加以解释，对自己的洞察力十分赞赏；赋予一个人每一个偶然的动作以一种微妙的含义，其实这种意义常常只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存在。可是，谁是从来不说蠢话的机灵人呢？谁是从未说过心里从未想过的一句可以指责的话的正直人呢？如果把最完美无缺的人犯下的所有错误都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再小心翼翼地将其余的一切取消，那么人们对这个人又会作何想法呢？我说什么？错误？不，我指的是最无可指责的行为，最无意义的举动，最合情合理的演说！在一个狂热的观察者眼中，当他把每一句话或者每一个举动从原来的地方移开，将其放置在对他自己合适的地方的时候，一切都能增加、都能滋养他乐在其中的偏见！

我希望用另外的方式着手单独研究一个被那么残酷、那么轻率、那么一致地判决了的人。我没有停留在一些可能使人受到欺骗的无意义的演说上，也没有停留在一些更不可靠的瞬间的举止上。当然这些东西对轻率和恶意来说是那么适用！我决定通过他的秉性、他的品行、他的口味、他的爱好、他的习惯来研究他，我决定密切注视他生活中的细节、他情绪的变化、他情感的曲线，听其言的同时观其行，如果可能的话，深入他的内心。一言以蔽之，不是通过意义含混、瞬

时的举动来观察他，而更多地是通过他一贯的存在方式来观察他。要准确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性格以及他可能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癖好，这是唯一可靠的规则。我的为难之处是怎样移开障碍。你已经预先告知我，我也预见到实行这个计划会有一些障碍。

我知道，他因受了那些接近他的人心怀叵测的殷勤的刺激，只是尽力推开所有新来的人。我知道，他通过人们对他采取的是推心置腹的还是有所保留的态度来判断来人的意图。这在我看来，相当有道理。可是我的承诺剥夺了我向他说任何话的权利，我必须预料到这些奥秘不会使他与我亲切随便，而我为了实现我的意图是需要这种亲切随便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我看只有让他看到我的计划，只要这能够与我必须保持的沉默不相矛盾，而且这甚至还能向我提供对他有利或不利的第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因为如果我的行为和我的言语使他确信了我的意图是正直的，他却对我的计划产生了警觉，对我的注视感到不安，极力欺骗我的好奇心，而且开始提防，那么在我的思想中，对这个人已经有了一半的判断。但是，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表现。对于这一想法促成的他对我的接待，我既感动又很惊讶。他对此并没有表示出任何露骨的殷切，而是看上去这种看法在他心中反倒激起些许快乐。他那感动的目光比亲切的抚摸向我道出的东西还要多。我看到他跟我在一起很自在，这是我能与他交往的最好方式。他从第一次接触就将我和那些纠缠他的人区分开来了。从这一点我明白了，他对我的动机没有过一分钟的误解。虽然所有的人都同样极力要观察他，这一意图肯定使所有的人举止都相当类似。但是，我们每个人所寻求的东西很不相同，这种区别是不难看出的。他看出来，所有

其他人只寻求、只希望看到恶，而只有我是寻求善，只希望看到真相。他不难区分出来的这个动机给我带来了他的信任。

他给我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接近他的人的意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只给你举一个。这里面有一个人，其最深情的表露和直到热泪横流的超级感动，与其他人很不相同。他以为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他敞开心扉并给他朗读自己的《忏悔录》了。他甚至允许那个人打断他的朗读以便记下一切希望优先记住的东西。但他发现，在他长时间的朗读过程中，那个人几乎从来没有记下对他有利的和光彩的地方，而所有事实迫使他自责和自己承担责任的每一个地方，那个人都仔细地无一遗漏地记了下来。那些大人先生们的评论就是这么作出来的。我呢，我也记了这个，但是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对别的便一概省略。这一切就使我得到了与他们很不相同的结论。

通过我的坦诚产生的良好效果，使我有最罕见、最确切的机会去深刻了解一个人，那就是在他的私人生活中，甚至可以说在与他一起生活中，去从容地研究他，因为他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而且叫我在他家里可以和在我自己的家里一样当主人。除了他的住处以外，我几乎没有别的住处。

法国人：怎么？你也在那吃饭吗？

卢梭：每天。

法国人：那你采取了什么防备措施好叫这不遭恶果呢？

卢梭：只一件事，在你看来恐怕与其说是有用，不如说是奇怪，但是他把这个当作能跟他同桌吃饭的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从此不再与你那些大人先生们同桌吃饭，尤其是永不跟某一位医生共进晚餐，不管怎样坚持请我。他们还知道前一天我在那位医生家里用过晚餐。

法国人：说真的，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个防备措施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项措施的目的会是什么呢？为了证明一个魔鬼有道理，你难道打算制造一百个魔鬼么？

卢梭：啊，我向你发誓，我什么打算也没有。我在这里既不想责备任何人，也不想证明任何人正确。只有上帝知道真理。从我来说，我沉默，我叹息。总的来说，我知道的一切，那就是这些大人先生们确实生逢其时，而我们让—雅克，请上帝饶恕，是生不逢时^①。

法国人：但是实际上，你这么想是不对的！即使在某些医生心里可能对让—雅克有些藏而未露的忌恨，但是，反过来，你一定不会不知道，他们的整体，由于其正直，比起其他人来是多么杰出。

卢梭：先生，请你原谅我。我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但我不知道差异体现在这里。

法国人：你不知道！先生，那真是太糟了。应该知晓的。但是不论你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原则会有什么看法，请你确信，一旦事关让—雅克，他们是决不会被控渎职或心术不正的^②。

卢梭：那有什么办法！他们对他的公正已经树立得太牢固了么！不过，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一被接纳进入他的隐居之地，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就是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使他在那里自闭起来。我知道他从前一直躲避上流社会，喜欢孤独。但我也知道，在一些人数不多的圈子里，他从前作为天生值得信赖的人，是享有别人对他推心置腹的温馨的。我想知晓，为什么他现在脱离了一切，那样专心致志地隐居，人们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接近他。

法国人：难道这不是非常明白的么？从前他勉为其难还能赢得一些人的信赖，是因为人们还不了解他。如今所有的人对他都了如指掌，他再强迫自己是再也得不到任何东西了，他干脆就完全沉溺于自己那可怕的厌恶人类的心境之中了。他躲避人群，因为他厌恶人群。他过着狼人的生活，因为在他的心中，已经没有一点人性了。

卢梭：不，这在我看来并不像对你那样清楚明白。你刚才这番话，我听到所有的人都这么说过。这向我充分证明，是别人仇恨他，而不是他仇恨别人。

法国人：什么！难道你没有看见，你现在也没看见，每天都有很多人找他，而他却粗暴地拒绝他们的殷勤吗？你怎么解释这个呢？

卢梭：我解释起来比你要自然多了：说躲避是惧怕的结果，要比说它是仇恨的结果更自然得多。他根本不是因为仇恨人才躲避人，而是因为他怕人。他躲避人们不是为了对他们作恶，而是为了尽量避开

他们想对他干的坏事。而他们呢，正相反，之所以追寻他，并非出自友情，而是出自仇恨。他们追寻他，而他躲避他们，正像在非洲的大漠中，人很少，老虎很多，人躲避老虎而老虎寻找人一般。怎么这反倒成了人是不怀好意、凶恶的，而老虎却成了可以结交、很有人情味了呢？实际上，不论让一雅克对于那些虽然对他有看法却不断追寻他的人应该作何种想法，他都没有向所有的人关上他的家门。他诚诚恳恳地接待自己的老相识。有时甚至接待新来的人，当他们没有表现出曲意奉承也没有表现出傲慢时。我只看到他粗暴地拒绝一些专横、咄咄逼人和无礼的要求，这些要求清楚地表露出这么做的人的意图。这种公开、爽快地弃绝背信弃义和背叛的方式从来不是心怀叵测之人的做法。如果他与追寻他的人相类似，那么，他决不会躲避他们的主动接近，而是对此作出应答以便极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欺骗他，他也欺骗他们；他们背叛他，他也背叛他们。他会使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自卫和对他们进行报复。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责备过他在从前生活的圈子里给人找麻烦，也没有在他们之间制造不和，也没有伤害过与他有关系的任何人。他的所谓朋友们对他能作的唯一的责备，就是如他所不得不做的那样，公开地离开了他们。一旦他认为他们是虚伪、背信弃义的，他就不再尊重他们了^②。

不，先生，真正的厌恶人类者，如果一个如此自相矛盾的人可以存在的话^③，他是绝不会逃到孤独之中去的。一个独自生活的人，他能、他想对他人做什么坏事呢？憎恨他人的人想伤害他人，而为了能伤害他人，就不应该躲避他们。恶人不在沙漠里，他们在人世间。他们在这里搞阴谋、做工作以满足自己的癖好并且折磨他们仇恨的对

象。想挤进人群并在那里出人头地的人，不论为什么动机所驱使，他都应该以强有力武装自己以便将推他的人推开，将在他前边的人拨到一边去，在挤挤压压之中辟开一条路，向前走。宽厚温和的人，腼腆体弱的人，根本没有这种勇气，他极力靠边，怕被压倒、踩倒。难道在你看来，这种人就是心怀叵测，而其他那些更健壮、更结实、更有干劲要突破包围的人就是好人？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新学说是在哲学家狄德罗发表的一个演说里，时间恰好是他的朋友让—雅克退隐独居的时候。他说，“只有恶人才孤独”。直到那时为止，人们是一直将喜欢退隐看作是一个平和、健全的心灵最不模棱两可的一个标志的。这颗心灵排除了在社会上滋生和蔓延的任何野心、贪欲，排除了一切出于虚荣的狂热。现在不是这样了，出人意料地大笔一挥，从前被普遍赞赏的这个平和、温顺的爱好一下子变成了地狱般的疯狂了！那么多受人尊敬的圣贤，甚至笛卡尔本人，一瞬间个个都变成了可怕的厌恶人类者和坏蛋了！哲学家狄德罗在写出这句名言时可能是单独一个人，但我怀疑他在思考这句名言时是否还是单独一个人。而且他十分精心将这句话在社会上传播。咳，但愿恶人总是孤独的！那样他就干不了什么坏事了^①。

我确信，被迫孤独生活的人，在他们被囚禁的隐居地中，被气恼和悔恨所撕咬，可能会变得没有人味、凶恶，由于自己身带锁链而可能仇恨不像他们那样为锁链所拘的一切。但是，出于爱好、自己选择了孤独的人自然是极富有人情味、殷勤好客、性格温和的。他们之所以逃避熙攘和喧嚣，并不是因为他们仇恨人类，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平静和太平。长期不参与交际，甚至在毫无约束地向他们提供交际场合

时他们也不参与，使得交际对他们来说变得令人愉快和温馨。于是他们会甜美地享受这些，这是看得出来的。这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不与女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偶然与女人接触，他们从与之度过的短暂时光中找到的快乐是职业花花公子永远体验不到的。

一个有良知的人怎么会在一瞬接受哲学家狄德罗的警句，我真不懂。这句话虽然很高傲，很犀利，但这仍然无济于事，它仍然很荒谬，很错误。而且，与此相反，谁没看见，一个恶人喜欢独居、面对自己是不可能的？他在独处中会感到自己的伙伴太糟糕，会感到太不自在，自己忍受不了多长时间，要么他的主导癖好总是无所施展，这个嗜好就必须自生自灭，他又成了好人了。虚荣心是一切恶行的原本，是社会使之产生的。在社会中，虚荣心越来越增强，越来越膨胀。在社会中，人每时每刻都被迫与他人相比。而在孤独之中，虚荣心衰弱下去，因没有滋养而消亡。“任何靠自己过活的人都不想伤害任何人。”比起哲学家狄德罗的格言来，这句格言没那么响亮，没那么傲慢，但是更理智，更正确，而且更好，至少不倾向于侮辱任何人。不要让我们被名言式的光辉照花了眼吧！那光辉底下常常掩盖着错误和谎言。不是有人群就构成了社交关系，如果心与心之间相互排斥，身体相互接近亦是徒劳。真正易于交往的人在交友上是比别人更苛刻的，那些只在虚假表面上存在的关系对他是不会适合的。他更喜欢远离恶人生活，根本不想他们，而不是看到和仇恨他们。对他的敌手，他更喜欢躲避，而不是千方百计去找他以便伤害他。一个除了心与心的交流以外还了解其他社交的人，绝不会到你们那个圈子里去寻找自己的交往。让一雅克面对以他为目的的联盟肯定就是这样想、这

样做的。现在这个联盟不仅存在，而且在他四周各处设下陷阱。请你判断一下，他是否应该从与迫害他的人一起生活中，从眼看自己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他们仇恨的玩具、他们恶毒的恭维所欺骗的对象中得到快乐。通过这些恶意的恭维，他们狡猾地显露出侮辱和嘲弄的神情。这种神情肯定使这些恭维在他眼中变得十分可恶、可憎了。如果他置身于这些人之中，恐怕蔑视、愤怒和气愤都无法离开他。他逃避这些人，为的是使自己免遭如此令人难受的情感袭击。他逃避这些人，因为他们值得他痛恨，而他天生是热爱他们的。

法国人：你这些对他有利的先入为主的见解，在我得知这以什么为基础之前，我无法对其作出评价。至于你说的对孤独者有利的話，对某几个被错认为睿智的特殊人物而言，倒可能是真的。但至少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的时间都用在了正道上。你引述的哲人们用他们深邃的思考和不朽的著作来显示他们的孤独，这些思考和著作足以证明他们以有益和光彩的方式在孤独中忙碌着，他们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个人那样把时间只用在策划犯罪和阴谋上。

卢梭：在我看来，他也并没有只把自己的时间用在这上面。《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书简》《新爱洛伊丝》《爱弥儿》《社会契约论》《论永久和平》《舞台模仿》以及其他根本没有发表却同样值得称颂的著作，都是让—雅克隐居的成果。我怀疑是否有任何其他哲学家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进行更深刻可能也是更有用的思考，写出更多的东西来。你把所有这一切都称之为罪恶和阴谋么？

法国人：我认识一些人，在他们眼中，这可能就是阴谋和罪行：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对这些书籍怎么想、怎么说的，你是知道的。但是，你是否忘记了，这些书不是他写的，而且是你自己极力这样说服我的？

卢梭：我对你说的，是我的想象，为的是解释我那时看到的矛盾。而现在，我再也看不见有什么矛盾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目标，而且永远达不到目的。让我们更连贯一些，回到我的观察这条主线上来，然后再过渡到我从中得出的结论。

在我与让—雅克十分亲密、随便之后，我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审视是否我们的关系让他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产生任何改变。我很快就完全确信，不仅仅他没有为了我有任何改变，而且当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方式一贯如此，而且完全整齐划一。五年以前他回到巴黎^①以后，便重新开始这样生活。首先，他不想以任何方式隐匿起来。他经常去几处宅邸，为的是在那里恢复他的老关系，甚至建立新关系。但是，过了一年，他停止了拜访，在首都重新开始了他在乡下过了那么多年的孤独生活。他的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的活计，他以此为生活来源之一；另一部分便是在田野间散步，以此为唯一的消遣。我问他此种做法的原因是什么。他对我说，他看到整个年轻一代都在积极推进以他为目标阴谋大业以后，他首先把全部注意力用在寻找是否有哪一个人与公众的不公正持不同意见。在外省他的寻找宣告徒劳之

后，他又来到巴黎继续寻找，希望至少在他的老相识中会有一个什么人城府不那么深，不那么虚伪，能向他说个明白。他是多么需要这样以便刺破这种黑暗。他作了很多努力都是枉然，甚至在最正直的人当中，他也只找到背叛、欺骗、谎言。所有的人，一面踊跃地接待他，事先通知他，硬把他往家里拉，却一面又显出对他受到诬蔑很兴高采烈的样子，而且那么全心全意地为之添油加醋，对他的抚慰是那么虚情假意，颂扬他时用的口气让他的心受到的感动是那么少，对他不吝惜最过分的赞美，却怀着那么少的敬重，以至于他对这些嘲弄、虚假的表现感到很厌烦，对如此成为他的所谓友人们的玩物感到很愤怒，于是他停止了去看望他们，退隐起来，并不向他们掩饰自己的蔑视。在长时间找寻一个人终告失败之后，他终于熄灭了自己的灯笼^②，完全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内心之中了。

我找到他并开始了解他时，他正处于这种绝对退隐状态中。对于在我看来可以表现他的内心的一切，我都很注意，提防任何过于匆忙的判断，决心既不根据几句分散的话，也不根据某几个特殊的情境来对他作出判断，而是根据其言、其行、其习惯的汇总，根据这种为人的常态来对他作出判断。唯有这种常态才能准确无误地揭示一个人的性格。但是这种常态要为人所发现，则要求更多的连续性和更多的坚韧性，并要对于第一眼看到的事情不那么相信。对正义的爱不冷不热，又被虚荣心所驱使的斩钉截铁的决定占了上风，就会使一般人产生看什么信什么的感情。所以，必须从什么都看，什么都听，将什么都一一记下开始，不要对任何事表态，一直到汇集了足够的材料，足

以拿出稳稳当当站得住脚的判断才行。这个判断既不是感情用事的结果，也不是先入为主的看法的产物。

我见到他很平静，并不感到惊讶：你已经事先告诉我他是这样的。你将这种平静归之于灵魂卑劣。但这种平静可能来自与此完全相反的原因。我要确定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并不难。因为除非这种平静一直不变，否则为了发现其原因，只要注意是什么能打破这种平静就行了。如果是恐惧，那你就说对了。如果是愤怒，你就错了。证实这个费时不长，我很快就心中有数了。

我常见他忙着抄写乐谱，多少多少钱一页。正如你认为的那样，在我看来，这个营生显得很可笑，很装模作样。我首先极力了解他干这个活是否很严肃认真，还是出于好玩；其次我要努力准确地知道是什么动机使他又重操旧业，这件事要求更仔细和更聚精会神。必须准确地了解他的经济来源和他的财产状况，核实你对我谈起过的他的富裕，审视他的生活方式，深入他的小家庭的细部，比较他的收入和支出，总之，了解他的现状，而又不是通过他自己所说和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之所说。我对这件事给予了最大的关注。我发现，他很喜欢这个营生，虽然他干得并不太好。我寻找这一莫名其妙的快乐的原因，我发现这是由于他的天性和他的性情。我那时对此还毫无概念，借助这个机会，我开始深入了解这些。他把这个工作与消遣结合起来，我也怀着同样的专注跟他消遣起来。从前他长住乡间，这赋予了他研究植物的兴味。现在他继续进行这种研究，怀着更大的热情，而没有得到更大的成功。要么是他的记忆力衰退，开始拒绝什么都干；要么是

他把这种研究更多地是当成一种孩童游戏而不是正儿八经的研究。我认为我发现了这一点。他更多地是努力做成漂亮的植物标本，而对于给类属、品种分类及列出其特点则做得不够。他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将枝叶晒干、压平，将小叶摊开、展平，保留花朵的天然颜色。结果是，当他仔细地将这些碎片贴在纸上，再给这些纸装上小小的镜框以后，他就在大自然的百分之百真实之上，又加上了微型制作的光彩和临摹的魅力。

我看见他终于对这一娱乐失去了热情。这种消遣对他的年龄而言是太累人了，对他的钱包而言又是过于昂贵了。而且这占据他必要的时间，其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也可能我们日益密切的关系有助于使他对那种活计不那么上心。人们可以看到，欣赏大自然过去一直对他的心灵有很大的诱惑力：对他需要的温情，他从中找到一种替代物。但是，如果他自己可以选择的话，他肯定会弃此替代物而就温情的。只是由于他与人类对话完全徒劳之后，他才迫使自己去和花草对话。他对我说过：“只要重新见到一丝希望能与人的世界重新接触，我一定会高高兴兴地离开植物世界。”

既然我这些初步的研究已将我投入他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我就更加关注这些，我确信从中会对我的研究对象得到更多的认识。这些认识比 he 从前在公开场合能说、能做的一切都更可靠，何况后者我以前并不曾亲眼看见过。从密切接触的随便中，从私生活的持续中，一个人才会慢慢地叫人看清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当一个人对自己注意力放松，忘记了世界上其他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放任当时的冲动。

这种方法是可靠的，但是又是费时的、辛苦的，因为它要求十分耐心和勤奋，只有真正地热衷于真理和正义才能支撑得住。而用某些偶得的、匆忙的见解去代替缓慢得来却可靠的观察结果时，人们则很容易免除这种辛苦。只有长期不懈、持续的研究才能赋予人们可靠的观察结果。

于是我仔细观察他家中是有条不紊还是乱七八糟，是手头宽裕还是窘迫不堪，他本人是俭朴还是奢侈，是情感细腻还是粗暴，他的兴趣爱好是健康的还是低俗的，他进餐时是阴郁的还是快活的，是老习惯一成不变还是兴之所至，持家是小气抠门还是大手大脚，在他那个小小的可以发号施令的范围里，是难通融、颐指气使、暴君似的还是可能正相反，太温太软，是否惧怕家庭纠纷更甚于喜欢一切井然有序，是否为了太平能忍受与自己的品味和意愿最最截然相反的事情；他怎样忍受公众的敌意、蔑视、仇恨；他最惯常的亲热是哪种；是哪种痛苦和快乐最能改变他的心境。我既在他最稳定的生存状态下观察注视过他，也在他有小小的心境起伏的情形下观察注视过他。比起最晴好的时日中空气和风的微小变化来，这些起伏在平静的个人生活中同样也是不可避免和有益的。我很想看看他是怎样生气又怎样平静下来的；他是否一怒即发还是能忍住怒气；他是记仇的人还是点火就着的人；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叫他平静下来的人；他有了错，是变本加厉还是去弥补，他是否能容忍和宽恕别人的过错；他是否性情温和，容易与之相处，抑或在日常人际关系中性情粗暴、易怒；他是否喜欢向外人倾诉，抑或内向、自闭；他的心扉是否容易敞开，抑或一遇到抚慰，心扉立即关闭；他是否总是小心审慎，能控制自己，抑或任凭自

己为内心的冲动所控制，不谨慎地将自己为之感动的每一情感都展露出去。我在我力所能及、能捕捉得到的各种不同的情形极为相反的精神状况中，捕捉到他。有时是平静的，有时是激动的，有时是在狂怒之中，有时是在极为感动之时，有时是在悲痛和心绪低落时；有时是在短暂而温馨的快乐时刻——天性仍然赋予他这种时刻，他人也未能剥夺他这种时刻；有时是在一次用时稍长的用餐的快乐之中，或者是在那些无法预料的境况之中——在这些境况中，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来不及乔装自己；在这些情况下，天性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比任何的思考先来到。我在密切注视、观察他生活中的所有这些细节时，也一点未曾忽略他的话语、他的警句、他的见解。我没有略过任何一点点东西，为的是真正了解他在自己著作中所涉及的问题上他真正的情感。在灵魂的本质，上帝的存在，人的道德观念，真正的幸福，他对时髦的理论及其作者作何感想，以及通过一个人的真情实感所能叫人了解到的对于人的生命怎样使用，其目的性如何，他的真正行为准则是什么这一切问题上，我都对他进行了摸底。我将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与我在实际生活中从他身上之所见仔细地进行了比较，只有这种测试所证实的东西才是真的。

我也从与虚荣心有关的各个角度上特别对他进行了研究。我确信，如果某种易怒的傲慢使他成了一个魔鬼，那么在一个注意从这方面观察他的人的眼中，尤其在我发现他所处的残酷的处境中，这种傲慢将有难以控制、无法掩饰的强烈的发作。

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人们从他最经常关切的思想，从其谈话最心爱的题目，从出乎意料的消息产生的意外的效果，从他对别人对他所说的话产生反应的方式，从他对接近他的人的举止和语气中得到的印象，从他倾听别人赞扬或者诋毁他的敌人或对手时的神情，从他自己谈论这些人的方式，从这些人的发迹或倒霉使他产生的快乐或忧伤的程度，时间长了，人们可以将他看透，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想法，尤其是在易激动的天性使他无法抑制他最初的反应的时候（如果易激动的天性与强烈的自尊心在同一个人的心中能够和谐并存的话）。但是，著作人尤其是在谈到天才和著作的时候最不能自制，最能暴露自己。同样我也没有忘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这个人。我经常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时机将他置于这种情形中，我也见过别人将他置于这种情形之中。我测试了他对文坛盛名作何想法，享有这种荣光他认为要付出什么代价，他在声誉上最看重什么，是通过才华获得声名显赫，抑或受人敬重的性格所赋予的不那么显赫的声名。我希望看出来，在声名鹊起的名人还是声名与日俱下的名人二者之间，他对哪种人的经历感兴趣；他是否在巧妙地仔细研究最火爆的名人；他对著作及著作人的成或败感触怎样；以及从他本人来说，他怎样忍受评论家那严厉的审查，对手们狡猾的赞美以及本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们对他的蔑视。总而言之，我从我的目光能够深入的各个角度对他进行了审视，却并不竭力按照我的意愿去诠释任何东西，而是让我的观察所得相互阐明，以发现真相。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我时刻都不曾忘记，不要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事关我一生的命运。

法国人：我看出来，你注意了很多事情。那么，对你之所见，我能不能知晓呢？

卢梭：我之所见，是亲眼所见胜过口说。对我这个亲眼见过他的人来说，我之所见足以决定我的判断。但是对你，则不足以决定你根据我的报告作出判断。因为他需要为别人所亲见才能被别人相信，而按照你事先告诉我的那种方法，恐怕连我自己都不会根据别人的报告相信他。我看到的，只不过是表面看上去非常普普通通的事，但实际上这些事是很难得一见的。何况，我叙述出来的事情，从我的嘴里一出来，就差点味了。要把这些事讲得十分相宜，恐怕得换个别人，而不是我。

法国人：先生，这是什么回答！难道你想这样骗我吗？你想这样既履行了你的承诺而我又不会从我给你的建议中获取任何成果吗？我给你的建议使你得到的信息，对我们难道不应该是共有的吗？你叫人产生怀疑，现在你又有材料能使我摆脱这些怀疑。你动摇了我原来的信念，在这之后你又觉得可以将这些怀疑留给我么？

卢梭：你照着你自称给我的建议像我那样去身体力行，你很容易就能摆脱那些怀疑了。遗憾的是，对于让—雅克，卢梭无法将自己对他之所知全部说出来。今后也永远不会作这些申明了，因为申明也没有用。而且鼓足勇气作这些申明可能只会给我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屈辱。

就拿你来说吧，你想对我的观察所得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吗？你就不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都把你那些大人先生们对让—雅克之所言直截了当、完完全全地来个翻个吧！那你得到的那个人就正是我找到的这个人了。他们说的那个人是残忍、冷酷无情、粗暴甚至是道德败坏的；而我见到的这个人是性情温和、有同情心甚至是软弱的。他们说的那个人是无法相处、强硬、令人厌恶的；而我见到的这个人是容易接近、软绵绵的，无法抗拒他以为诚恳的抚慰。如果你会来事，他甚至会任凭自己被并不敬重的人所左右。他们说的那个人是性格阴郁孤僻、不合群、厌恶人类的；而我见到的这个人特别有人情味，甚至过了头，而且对人类的苦难特别富有同情心，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也和人们给他造成的伤害一样感到难过。他们说的那个人只考虑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而不顾他人和他自己的安宁；而我见到的这个人将安宁看得高于一切，只要人们让他在自己的小角落里平安无事，他甚至愿意整个地球都不知不晓他。他们说的那个人被傲慢和最令人无法容忍的自尊心所吞噬，为其同类的存在而痛苦万分，甚至希望看到整个人类在他之前毁灭；而我见到的这个人自爱却不和别人攀比，对于虚荣不比对谦虚更敏感，感到自己是什么人就很满意了，根本不寻求自己在人群中占据什么位置。我确信他一生中头脑里从未产生过一个想法，要和一个别的什么人较量一下，以便知道哪一个最伟大或哪一个最渺小。他们说的那个人充满心机和巧计，要用最大的巧计掩盖自己的毛病并且将自己的恶毒掩盖在表面的老实之下；而我见到的这个人，事情刚来时发起火来甚至很暴烈，比闪电还快，一辈子都在犯大大小小的过错，然后便是一辈子都在用强烈的、长时间的悔恨来补赎自己的过错。加之，他有时不加谨慎，不存心

眼，令人难以置信的愚笨，本来想讨人喜欢的，却冒犯了别人，而且由于他那笨拙多于直率的天真，既说了对自己有用的话，也说了对自己有害的话，而自己却不觉得二者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他们说的那个人是一个鬼机灵，思想敏锐，入木三分；而我见到的这个人只能很缓慢、很吃力地思考，害怕思考累人，而且时常只有在自由自在地独自遐想中才能领会最一般的事情，几乎不会被当作机灵人。

我可以将这些对比继续罗列下去。如果我这样做，你恐怕要将这当作是毫无现实意义的想象力游戏了。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我给你说的这些，没有一丝一毫不是为我自己的良知所证实的，而不是像你那样是由别人加以肯定的。用一个不偏不倚的人平静而可靠的观察来揭穿感情冲动的人甚嚣尘上的说法，这种方法很简单，却不大令人置信。所以这种方法可能是无用的，产生不了任何效果。何况，让—雅克在某些方面所处的处境甚至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以致人们无法将其充分揭示出来。为了充分了解他，就必须深入了解他的处境，就必须既了解他忍受的痛苦，又了解是什么让他忍受这些痛苦。然而这一切是无法全都说清楚的。要相信这些，必须亲眼见过他才行。

不过让我们试试，是否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既同样笔直又少为人走过，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是否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通过一个简单而立竿见影的印象，让处于你所处的舆论环境中的你，一下子感受到我可能会将你说服的东西。但我用的不是以粗暴的否定去不断攻击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刺人的说法的办法，而是用一点一点来的做法。为此，我想尽力在这里描绘一下让—雅克的肖像。这是我对

原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之后，在我的头脑中形成的想法。首先你可以将这幅肖像与他们描绘的肖像加以比较，判断一下这两幅肖像中哪一幅各部分最连贯，显得最能构成一个唯一的整体，哪一幅能最自然、最清晰地解释这幅画像所表示的那个人的行为、兴趣爱好、生活习惯和人们对他所了解的一切，不仅仅从他写出著作至今，而且从他童年时代开始的各个时期。然后，那就只能由你自己去证实我看得是否清楚了。

法国人：那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说吧，我洗耳恭听。

卢梭：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其性格最完全地只从其天生个性而来的，就是让-雅克。天性将其造成什么样，他就什么样，教育很少使他改变。如果说从他一出生，他的各种能力和体力就已经突然发达了起来的话，自那以后，到了成年时期，人们觉得他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现在，经过六十年的苦难和贫穷，时间、磨难和人仍然没有叫他大变样。身体衰老了，他的心却一直很年轻；他仍然保持着与青年时代同样的兴趣爱好和同样的激情。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将一直是一个老小孩。

但是，赋予他这种精神状态的这种天性有些与众不同之处。要把这些与众不同之处理清楚，就要求更持续的注视。与对某个人看一眼就足够、就认为了解了就作出判断比起来，这种注视要持续更长的时间。我甚至可以说，正是从他很普通的外表，从他与别人最共同的地方，通过我对此的进一步观察，我才觉得他最与众不同。这种似是而非的想法，随着我一步步说下去，自会逐步明朗。

正如我跟你说过的，刚一接触时，我觉得他与我原来根据你的讲述所想象的样子是那么不同。我对此深感惊异，待我听到他谈话也没有什么文采，我就更加惊异了。说没有什么文采还是客气的，说得不客气，就是他净说傻话。我个人曾经有机会与一些文人一起生活过，我觉得他们总是很光鲜，是鹤立鸡群的，出口便是格言警句，如预言家一般，用他们那博学的饶舌和高超的决定驾驭一切。而这个人，只说些平平常常的事，而且说起来还不准确，不细致，有气无力，即使说话很少，也显得总是说得很累的样子，也就是说，他因为要使劲听懂别人的话而感到很累。别人说些稍微细腻的事，他甚至常常根本听不懂，所以他从来就不能作出恰当的应答。如果偶尔他想起一个好不容易找到的词，他就会特别惬意。为了有话可说，他就翻来覆去地重复这个词。在谈话中，人们大概不会将他当作一个充满新鲜生动思想、思考有力、表达准确的思想家，而是将他当作一个苦苦找不着词的小学生，完全被比他知道得更多的人的沾沾自喜所控制。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编造者身上，我都从未见过这种腼腆、尴尬的举止。像他那样一个敢于将自己所生活的年代的见解踩在脚下，似乎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准备接受法律而是要发号施令的作家，谁能设想他会如此呢？如果他只是说些平淡无奇的话也就算了，我可能会相信他这是装傻以便让包围他的密探们晕头转向。但是，不论听他说话的人是谁，他不但对他们毫不提防，而且冒冒失失地道出许多欠考虑的、授人以柄的话来。归根结底，倒不是因为这些话本身应受指责，而是因为这些话可能引起误解。他一点也想不到，这些误解肯定会首先来到听他说话的人的心里，这些人正找这个茬呢！总而言之，我觉得他几乎总是思考迟钝、言语笨拙，不断地吃力寻找恰当的词语，可是又总

也找不到。他的一些想法本来就不大清楚，表达的方式又欠佳，这就将一些概念弄得混乱不堪了。我顺便再补充一句，如果在我们最初的几次谈话中，我就能猜测到他这样极不善言辞，可能我就会根据你的论点得出一个新的证据，证明他那些著作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根据你的看法，他看谱即唱的能力那么差，就证明他根本不可能作曲，那就更有理由说，既然他那么不会说话，他肯定也不能写得那么好了。

一个人巧妙到能在四十年当中以其虚假的外表将接近过他的所有的人都欺骗了，却那么不善于言辞，这已经是十分令人惊异的事。但是，事情还不止此。还是这个人，在漫不经心的谈话中，他那无神的眼光和毫无个性的面孔，似乎只显示出愚笨，而一旦一个使他感兴趣的话题将他从迟钝、麻木中惊醒过来，他的神情和举止会顿时变样。人们看到他那黯淡无光的面庞活起来，动起来，变得表情丰富，很有表现力，流露出才智。从他在这个年龄上那双眼睛仍炯炯有神来判断，青年时代这双眼睛肯定是光芒四射的。从他那激昂的手势，他那冲动的举止，人们看到他的血液在沸腾，人们几乎相信从他的嘴里就要喷射出股股火焰。可事实并非如此。所有这一切冲动只会产生出普普通通、模糊不清、条理不明的话语。这些语句并不比平时更有表现力，而只是更欠考虑。他大大提高了嗓门，但他说的话只是变得更响，而不是更强有力。有时我在他的表达中也看到一些活力，却从来不是在他骤然爆发之时，而只是在爆发已经过去，已经产生了最初的效果之时。这时，这种激动延续下来，更有规范，似乎起着更强有力的作用，能使他找到一些强有力的表达方式，充满了仍使他激动的情感。从这里我明白了，这个人虽然说话声音不大，但在他所接触的主

题燃烧着他的心的时候，他怎么能写得那么有力量，他的笔怎样比他的舌头能更好地道出激情的话语。

法国人：这一切并非如你想象的那样，能叫我对他产生一些概念，与别人叫我对他的性格所产生的概念截然相反。你归之于他的这种与人相处的拘谨和这种腼腆，现在在社交界谁都承认，这是虚荣和自傲最可靠的招牌。

卢梭：这么说，我们那些小牧童和可怜的村妇虚荣心都极强，我们那些学院院士、年轻的修士和装腔作势的妇人们都是谦逊和恭顺的天才了？从哪里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呢？噢，这个可怜的国度！在这里，所有和蔼可亲和善良的概念都被颠倒了，上流社会里那些人狂傲的虚荣将他们无情践踏的美德都变成了傲慢和毛病！

2

法国人：别激动吧！这个新的似是而非的想法，我们还可以争论。现在让我们将它放在一边吧！让我们再回到这个人容易感情冲动这个题目上来。你自己承认他容易感情冲动，这一点也是从你的观察中归纳出来的。他对一切不触及他小小的个人的事情，都表示深深的漠视，只有对有关他个人利害的问题，才激动起来。但每一次事关他个人的时候，他那强烈的自尊心照理必然使他激动得达到亢奋状态，而他只在激动的情绪缓和下来的时候才开始大动肝火，在最初的时候，他内心的动荡是有力地集中在他的内心周围的。

卢梭：你从我的观察中得到这个结果，但我的观察向我提供的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他不像我们那些著作人那样，为眼前出现的所有小小不然的问题而泛泛地痛苦。这是肯定的。要他对一场争论产生兴趣，光是思想能在其中闪光也是不够的。这一点也是肯定的。我承认，我总是看到，为了克服他的懒得说话，为了在谈话中叫他感动，除了说些喋喋不休的废话以外，必须有另外的使他感兴趣的东西。但我却很少看到，这个能使他兴奋起来的兴趣点是他本人的利害，是他个人的利害。相反，当事关他自己的时候，不论人家用阿谀奉承对他进行吹捧也好，指桑骂槐极力侮辱他也好，我总是见他一副漫不经心、十分轻蔑的表情，这种表情所表示的是他对这些言语一律不大在意，而且对于说这些话的人，对这些人针对他所作的评论，也不大在意。使他兴奋起来，使他十分动情的更伟大、更崇高的兴趣

点，是有关公正和真理的问题。对于他认为对公众有害的任何学说，我从未见他冷静地倾听过。面对那些善于用蛊惑人心的华丽词藻将他们那残忍的学说包装起来的声名显赫、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他的不善言辞常常可以防止他连累自己和正义的事业。但是也很容易看到，他努力保持沉默，任凭一些他认为对人类有害的错误传播开去，他的心是多么痛苦。他是弱者和被压迫者的不够谨慎的保卫者，这一点连他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曾经常见他跟强大的压迫者面对面，跟他们唱反调，而且十分激烈。有钱有势的压迫者，虽然表面上不露出被他的胆大包天所冒犯的神情，但是在克制的外表下，早已准备好要叫他在哪一天为这样的唐突付出惨重的代价。结果是，一个人热情激奋，人们将他当作疯子；另一个人暗中策划阴谋，却显得是个自我控制的智者。人们就是这样总是凭表面来判断，而常常与真相背道而驰。

我也见过他为美好的事物所感动，热情迸发，甚至常常流出眼泪。这些美好事物在大自然的奇迹中存在，在人类的作品中存在，在美德、天才、美术中存在，一般来说，在一切具有力量、优美和真实性质、足以感动一颗敏感心灵的事物中存在。更有甚者，我在这人世间只在他一个人身上看到的，是他对他本人最大仇敌的成果，甚至是反对他自己的思想的成果，也同样地喜爱。只要他从中找到天生能感动他内心的美，他就会怀着同样的快乐欣赏这些作品，怀着同样的热情赞扬这些作品，就像他的自尊心根本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就像那位作者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一般；对于利用公众舆论以剥夺这些著作应有的价值而搞的种种阴谋，他也会怀着同样的火气而义愤填膺。他最大的不幸，便是他从未用小心谨慎来处理这一切，而是不管不顾一任自

己的激动情绪发泄，根本就预料不到效果及后果，或者是对此不管不顾。适度地有克制地激动是他做不到的事情。他必须要么是火，要么是冰。如果他不冷不热，他便是个庸人了。

最后我发现，他的心灵活动持续时间不长，与其强烈的程度相比，它为时短暂。他的火热将激情烧毁，将激情吞噬。在强烈而迅速的爆发之后，他的激情很快就熄灭了，又叫他堕入最初的麻木与迟钝之中。这种麻木与迟钝使他沉入习惯的王国之中，在我看来，这才是他惯常、自然的状态。

以上就是对我的观察所作的简述，从中我得出对他的身体构造的认识。同时通过必要的推论，也为他在各种事情上的行为所证实，我也得出对他的真实性格的认识。这些观察所得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观察结果让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的气质是混合型的，由显得截然相反的成分构成：既是一个非常敏感、易激动或很容易点火就着的心灵，又是一个不开窍、愚钝的头脑，头脑中坚实而厚重的部分非得有强烈而持久的热血振荡才能动摇。我丝毫无意于以物理学家的身份揭示这些外表上的矛盾，这与我又有何干呢？对我来说，重要的事便是肯定这些矛盾的真实存在，我所做的一切也正是这个。但是，为了让这个结果在你的眼中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还需要我尽量地补充一些解释。

我时常听人责备让—雅克过于敏感，你刚才也是如此。而且人们由此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说他是魔鬼。有一本英文新书，书名叫《灵魂研究》，其目的即在于此^①。在这本书中，人们借助于不

知多少解剖学的而且完全决定性的细节，证明了根本不存在灵魂。因为书的作者从神经的起源中根本没有见过灵魂，而且原则上可以确定人的敏感性，尤其是让—雅克的敏感（必须时刻暗示这一点）是他的毛病、是他犯下的罪过的唯一原因，由于这种敏感性，他心怀恶意。虽然这条规律有一个例外，该书作者也承认，这同一个敏感性有时也可产生美德。我们不想就这位外科医生哲学家^①不偏不倚的理论进行争论，让我们首先尽量对“敏感”这个词语理解清楚。否则，由于缺乏准确的概念，人们随时都会把一些那么模糊而又常常相互矛盾的意思用在这个词语上。

敏感性（感受力）是一切行动的本原。一个生物，虽然有生命，但是如果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感觉，它是根本不会有任何行动的，因为他的行动的动机在哪里呢？上帝本人是有感受力的，因为他在行动。所有的人因此也是有感受力的，可能程度相等，但是不以同样的方式。有肉体的器质性的敏感性，它纯粹是被动的，似乎除了通过快乐和痛苦的指示保存我们的肉体 and 保存我们的人种之外，便没有其他的目的。还有另外一种敏感性（感受力），我称之为主动的、精神的，这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将我们的情感与一些跟我们毫不相干的人连结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神经对偶研究不会使人了解它。在人的心灵中，它似乎与身体的吸引能力有着相当明确的相似性。其力量大小与我们在自己与他人之间感受到的联系成正比。根据这种联系的性质，它有时通过吸引力起积极、正面的作用，有时通过斥力起消极、反面的作用，就像一块磁铁通过它的两极所起的作用一样。积极的或者说吸引的作用，是天性的自然结果，天性极力要扩展和加强我

们的情感。消极的或者说排斥的作用，压制并缩小他人的情感，是反应产生的一个综合体。一切深情、甜美的激情从第一种作用中产生，一切仇恨、残忍的激情从第二种作用中产生。先生，请你在这里回忆一下我们在最初的谈话对自爱和虚荣二者所作的区分，回忆一下这二者对人的心灵所起的作用。积极的感受能力立即从自爱中衍生出来。一个自爱的人极力要扩大他的存在和他的享受，通过爱恋将他感到应该成为他的一桩财富的东西据为己有。这是很自然的。这是纯粹的情感问题，思考在其中丝毫不起作用。但是，一旦这种绝对的爱蜕变为虚荣和相对的爱，它就会产生负面的（消极的）感受力。人们一旦习惯于与他人较量，为将首席佳位分给自己而勃然大怒，就不能不憎恶一切超越我们、压低我们、压制我们的东西，一言以蔽之，一切成点气候妨碍我们称王称霸的东西。虚荣的人总是怒气冲冲或心怀不满，因为他希望每个人都将一切和他自己视为高我们一头，而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别人并未得到什么偏爱，而他却感到别人得到了偏爱，并为此而义愤填膺。他会为一个别的什么人比我们多占了便宜而怒气冲冲。其实他自己也得了便宜，自己也感到这样得到了弥补，可这也不能使他心情平静下来。感到只在某一方面不如人便能将他在一百个、一千个其他方面比别人优越的感受毒化，完全忘记了自己比别人多什么，只顾着自己比别人少什么。你会感觉到，在这一切之中，不会有任何东西促使心灵去行善施仁的。

这种拿自己与别人比的心态，将天生的美好的激情变成了另一种矫情、恶劣的激情。如果你问我这种心态是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的，我会回答你说，它来自社会关系、观念进化和心灵的教化。只要人们

只顾自己的绝对需求，人们就只限于寻求对自己真正有用的东西，而很少向他人投过悠闲的一瞥。但是，随着社会通过相互需求的纽带变得更紧密，随着精神世界不断扩展、不断发挥作用和放出光彩，活动就越来越多，涵盖的对象越来越多，捕捉的关系越来越多，就会进行审视，进行比较。在这些频繁的比较中，人既没有忽略自己，也没有忽略自己的同类，也没有忽略他认为应该在同类中所占的位置。人一旦开始这样与他人较劲，他就只会不断地将所有其他人置于自己之下，他的心从此除了忙这个，再也不会做别的事。所以作为对这一理论的证实，人们一般都会发现，机灵人尤其是文人，是所有的人当中虚荣心最强、最不善于爱、最善于恨的。

你可能会对我说，没有比浸透了虚荣心的蠢人更俗的了。只有作出区分，这种想法才是真的。蠢人自视甚高极为常见，但是他们难得嫉妒，因为他们自认为是老大，对自己之所得总是很满意。一个机灵人则很少有这种幸福。他完完全全感觉到自己缺少什么，而另一个人在贡献或在才能上比起他来可能更占什么优势。当然他只向自己承认这些，他却情不自禁地感觉到这些。所以，虚荣的人是一点都不宽容的。

为了看清楚这些对敏感的质疑，我认为上述的阐明是必要的。有人将这些理解成赞美，有人则将其理解成指责。实际上这两种人对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都没太搞清楚，因为他们没有料到，有性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感受能力，而这些不同的感受能力在同一个人身上是不可能合二而一的。现在让我们来说说其具体运用吧！

在我看来，让一雅克具有程度相当高的自然感受性。他的感官对他有很大的制约。如果不是他的精神感受能力常常对此产生钳制作用的话，这种制约程度还会更强。甚至常常通过这种钳制，他的自然感受性才能那样强烈地触及他。美妙的音响，美好的天空，美丽的景色，美丽的湖水，花朵，气味的芬芳，美丽的眼睛，温柔的目光，这一切只有从某个方面触动他的心之后，才能那么强烈地对他的感官发生作用。我曾见他几乎一整个春天每天走两里路^①到贝尔西去尽情倾听黄莺歌唱。必须有水，有绿地，有孤独和树林才能让这鸟儿的歌唱在他的耳畔变得十分动听。如果他在田野间没有看到祖国母亲以精心装点让自己的儿女过得高兴为乐的话，在他的眼中，田野本身的魅力就会大减。他大部分感受中都具有这种混合的东西，这使这些感受有所和缓，使纯物质的感受失去了其他感受那种诱人的吸引力，这就使得所有的感受对他所起的作用有所和缓。所以他对肉欲的追求虽然强烈，但从未如狼似虎过。而且他对享受的感受要比对匮乏的感受更深，在某种程度上，他大概可以自诩为有节制而不是寡欲的。然而，当想象力煎熬着他的时候，完全的节欲会使他很痛苦。并不是他既已拥有，节制对他来说便是轻而易举，因为那样想象力就不再起作用了。他之所以喜欢享乐，只因为已经产生了欲望，而他并不等欲望休止自己就停止了，适可而止对他已足够。他的品味是健康的，甚至是优雅的，但并不过分讲究。美酒佳肴叫他十分喜欢，但他更偏爱简单、普通、不需要精心准备但是从其品种中挑选出来的食物。他对于任何因稀少而贵重的事物都毫不在意。他憎恶精细的菜肴和过分讲究的食物。他家里进食野味是很罕见的。如果他更说了算的话，野味可能就永远进不了他的家了^②。他的每一餐，他的盛宴，由一个菜构

成，而且一直是这个菜，一直到将它吃完。一言以蔽之，他可能比应当的那样更为热衷欲望，但是比起只追逐声色欲望的人来说却远远不够。人们对这种人说三道四，然而，他们是很单纯地遵循着自己天生的本能，这本能使我们去追求让我们愉悦的东西，逃避令我们厌恶的东西。我不明白这样的天性何患之有。追逐声色欲望的人是自然的人；三思而后行的人是照着舆论行事的人。危险的是这后一种人。前一种人即使失于过度，也永远不会危险。当然，必须将声色之欲这个词局限在我赋予它的意义上，而不应该将其扩展到那些以此炫耀的好色之徒身上，他们是以此为荣的。也不应该将其扩展到那些为了希望越过快乐的界限而堕入糜烂生活之中的人身上。也不应该将其扩展到另一些人身上：他们生活在奢侈的过分讲究之中，寻求的不是享乐的魅力，而更是独占、独有的魅力，对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的快乐不屑一顾，而只限于让老百姓艳羡不止的快乐^①。

让一雅克虽然是其感官的奴隶，却并不因此而为其所有的感觉所触动。要叫一个对象给他留下印象，必须除了有所感觉之外，还要加上清清楚楚的快乐或痛苦的感受，这种感受吸引他或者排斥他。能够震撼他的大脑的意念也是如此。如果给他留下的印象不能深入他的心，那这个印象就一钱不值。对他来说，任何无关紧要的东西都不能留在他的记忆中，我们勉强可以说，他仅仅能察觉到那些他觉察的东西。这一切的结果便是，在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比他对他人的事、对于在任何方面都与他无关的事更不好奇的人，也从来没有过比他更糟糕的观察家，虽然在很长时期内他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家。因为在他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实际上他只是感受强烈而

已。而实际上一个只会看见令他感动的事物的人，对于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确定不清的。一个盲人，不论他的触觉多么灵敏，都永远代替不了两只好眼睛。总而言之，一切纯属好奇的东西，不论在艺术上，在人世上，还是在自然界中，无论如何对让—雅克都不会有诱惑力，无论如何都不会使他快乐，而且今后人们也永远不会看到他哪怕有一小会儿心甘情愿地管这种事。这一切也与他思考迟钝有关。为自己的事已经十分烦恼了，这种思考迟钝更妨碍他为毫不相干的事物而饱受折磨。在日常谈话中，他总是心不在焉，这使他几乎一点都听不见人们在说什么，有时他甚至是呆傻，也应该用这一点来解释。这种心不在焉并非源于他在想别的事，而是他什么都没想，他受不了那个累去倾听那些他知道不知道都无关紧要的事情。他看上去心不在焉，实际上并非心不在焉，准确地说，他只不过是迟钝而已。

他脱口而出的那些不谨慎、笨拙的话语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点给他惹的祸简直比最可憎恶的恶习还要多：如果他有这些恶习，就会迫使他时时当心自己，以便在别人眼前将这些恶习遮掩起来。机灵、心口不一、作恶多端的人总是提防着的，不让自己的言谈留下任何把柄。而当你感到你做的好事能补赎你做的坏事时，当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就流露出怎么样而没有任何危险时，你确实不那么小心翼翼地遮掩你做的坏事。总是一切坦坦荡荡，又从来不说任何应受指责的话，从来不做任何应受指责的事，既没有缺点也没有毛病的正人君子，有吗？一个狡诈之徒，只露出他希望人们见到的模样，像是从不说任何应受指责的话，从不做任何应受指责的事的样子——至少在公众面前。对这种完美无缺的人，让我们提高警惕吧！甚至抛开那些歪

曲他的真面目的招摇撞骗的人不谈，让一雅克恐怕也总是很难显露出他之所值，因为他不会显示他的价值。反之，他的笨拙却不断地将他的缺点显示出来。这便是自然感受性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良好效果和不良效果。

至于说到精神感受性，我从未见识过任何一个人这样受到精神感受性的驾驭。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法一致，因为我在他身上只找到了起积极作用的感受性。它来自自然，而且我在上面对此进行过描述。需要心有所系，这种需求又匆匆忙忙地而不是精心选择地得到了满足，这铸成了他一生中所有的不幸。虽然他相当频繁地动感情，而且还常常非常强烈，但我从未见过他有那种装模作样的、痉挛般的发作，从未有过现在时髦的那种比比画画，这比画能使人得神经病。他动情是看得出来的，虽然他不捶胸顿足；他的动情就和他的性格一样，朴素而自然。在所有那些所谓出自感受性的魔鬼附身的人群里，他好比是不施脂粉的美人，只有天然的肤色，在涂脂抹粉的人群里，显得有些苍白。说到在社交场合迸发出来的排斥性的感受力（我从中区分出第一反应产生的强烈而飞快的印象，它产生的是愤怒，而不是仇恨），我在他身上只从与道德本能相关的方面找到一些遗留，也就是说对不公正和恶意的仇恨能使一个不公正、心怀恶意的人在他眼中变得面目可憎。但是他在这种憎恶中没有掺杂任何与虚荣心有关的个人成分。在他身上你感觉不到一点点著作人和文人的虚荣心。在他的内心深处，仇恨和嫉妒任何人的情感从来不会扎根。从来没有听到他贬低名人以损害他们的声誉。他一辈子，甚至在他短暂的成功期间，从未试图拉帮结伙，也从未试图在什么地方自称龙头老大。在他生活

过的所有的圈子里，他总是让别人定调子，自己则不假思索地坐在他们的车上，因为他觉得他们有长处，他们的思想也免了自己去费力思考。如此这般，在任何这样的圈子里，都从未有人会预料到今日公众赋予他的不同寻常的天才。而人们今天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他变成自己所利用过的工具。现在仍然如此，如果他生活在事先不知情的人之中，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曾写过数本著作，我敢肯定，所有这些人不但根本不会相信他能写书，而且要一致认为他既没有干这一行的兴趣爱好，也没有干这一行的志向。

这种既热烈又温和的天性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和他的话语中均随时随地能叫人感觉得到。他既不费力也不回避谈到他的敌手。他谈到这些人的时候，怀着一种并无蔑视的自豪，开着并不刻毒的玩笑，带着责备而又没有苦涩，带着直爽而没有恶意。同样，他谈到其声名上的竞争对手时，只是用他们值得的赞美之辞。在这些赞美之辞下面，没有隐藏任何恶意。对于这些人有时对他的赞美之辞，肯定就不能这么说了。但是，就一个著作人甚至就任何一个感受力极强的人而言，我在他身上感到更罕见的，是在情感和见解方面极大的宽容，远离任何宗派意识，哪怕宗派意识对他有利。愿意在需要时无拘无束地道出他的见解和他的理由，甚至在他热血沸腾，其中放进了激情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他既不指责别人不接受他的感情，也不会为别人想剥夺他的情感而感到难过。他为自己要求思考自由，也留给每个人同样的思考自由。我听到所有的人谈论宽容，但真正的宽容者，我只见过他一个。

总而言之，我在他身上找到的这类感受能力，会使为这种能力所制约的人不大明智而且十分倒霉。但是这种能力既不会把这些人变成头脑狂热的人，也不会使他们变成魔鬼：它只会把他们变成轻率而且常常自相矛盾的人。如果像这个人一样，爱激动的心与思考缓慢二者集于一身，他们会以只顺着自己的天性始，以希望与此相反而终。待他们迟来的理智最后警告他们，说他们已误入歧途时，已为时过晚矣！

他的天性中最基本成分之间的这种对立，我们可以从他大部分的品质中，从他的全部行为中感觉到。其品质皆由此衍生而来。他的行为少有连贯性，因为他的自然反应与他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计划从来不把他往同一条路上引。自然反应每时每刻都叫他远离他给自己划定的路。结果是他做了很多事，但是根本没有前进。从冲动、热情来说，没有任何他不能为的伟大、美好、豪爽仗义之事。但是他很快就厌倦了，立刻重又堕入他那种惰性，没有生气的状态之中。有时在他鼓起勇气时不乏高尚美好的行为，但这是徒劳，因为很快便随之而来的疏懒和腼腆又牵制住了他，使他颓丧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他有时虽然有高尚而伟大的情感，但在行动上他总是渺小而无能。

那么，你想深入了解他的行为和他的道德、品行吗？请你仔细研究一下他的爱好和他的品味吧！这种了解肯定会让你见到截然相反的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比他更不依据原则和规矩行事，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比他更盲目地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行事。谨慎，理智，小心，预见，所有这一切对他而言只不过是无效的空洞词语。他受到诱

惑时，便抵挡不住；没有受到诱惑时，便停留在他那无精打采的状态中。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他的行为方式应该是变化无常的，跳跃式的，偶尔慷慨激昂，几乎总是萎靡不振，或者毫无作为。他不是向前走，他是跳几下，然后又落在老地方。他进行的活动其目的甚至不在于将他带到事情之必然将他拉向的位置。如果他只是受到自己最持久不变的意愿的推动，他可能就会一直原地不动。总而言之，从来就没有过比他更容易动感情而又天生更不善于行动的人。

让-雅克不曾总是躲着人，但他一直喜欢孤独。与他拥有的朋友在一起，他非常高兴，但他更高兴与自己在一起。他珍视与朋友们的交往，但有时他需要自省。与其总和朋友在一起，可能他更喜欢总是一个人生活。他对《鲁滨逊漂流记》的钟爱使我得出一个判断，即他并不认为自己与被困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一样倒霉。对一个容易动感情、没有野心、没有虚荣心的人而言，独自生活在荒漠中与独自生活在同类中相比，恐怕后者更残酷、更困难一些。这种对退隐和孤独生活的爱好，当然没有任何恶意和厌世的东西。尽管如此，这种爱好毕竟十分奇异，这种癖好达到此种程度的，我也只在他一个人身上找得到。所以，有必要理出此种癖好的准确缘由，否则在他身上注意到这种倾向的这个人，就只能放弃对他的深入了解了。

我首先清楚看到，表面的亲切随便与真正的保留占主导地位的一般社会尺度不可能适合于他。无法畅所欲言、无法隐瞒其内心活动，使他对其余的人而言，处于一个极大的不利地位。其他的人善于掩饰他们之所感，隐藏起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表现出来的纯粹是在他

们看来适于别人看到的模样。在他们之间只有十足的推心置腹才能与他重建平等。在与他们的相处中，当他以推心置腹相待时，那些人却只是摆出推心置腹的假样子来。这种推心置腹，对他而言，便成了不谨慎，而对他们而言，便成了设圈套。他一旦感到自己成了这种欺骗的受害者，就肯定叫他一辈子对这些人敬而远之了。

说到最后，他失去了与人类交往的甜蜜温馨之时，他用什么来代替这个，而这个替代物既可以补偿这种损失，又可以叫他比起另一种状态来更喜欢这种状态，虽然这种状态也有弊端呢？我知道，尘世的喧嚣使多情而温柔的心灵很害怕，他们在人群中很拘束，很受压抑，在他们之间无法放松和相互倾诉，只有在两人单独谈话时才会有真正的感情抒发，而且这种构成友情真正享受的甜美的推心置腹恐怕只能在隐居之中才能形成，才能培养起来。但我也知道，绝对的孤独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生存状态，而且违反天性，因为感受深情滋养人的心灵，思想交流使人的精神充满活力。我们更美好的存在是相对的，是群体性的，而我们真正的“自我”并不完全在我们自身。总之，现实生活中人的构成就是如此，没有他人的参与，我们在生活中永远做不到充分享受自我。所以，孤独的让-雅克大概就是心情抑郁，寡言少语，而且总是过得不开心。在他所有的肖像上，他确实显得就是这个样子。自从他倒霉以来，人家也总是将他向我描绘成这个样子。在一封已发表的来信中，人家甚至叫嚷，说他一辈子只笑过两次。叙述了这两次的情形，两次居然都是心怀恶意的笑。但是，以前人家对我谈到他时说完全相反。我也见过他一旦与我在一起完全放松下来，他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使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当人们让他一人独

处，让他安安静静的时候，或者他独自散步归来（只要上来与他搭话的不是个马屁精）时，我从未见他神情那么快活，那么平静过。这时他的谈话便比平时更加坦率，更加轻柔温和。一个刚刚享受了快乐的人，谈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既已成了同时代人的笑料和憎恶之物，在自己悲惨的命运中只看到流泪和绝望的缘由，那么他独自一个人还会忙什么呢？

啊，上苍啊！啊，大自然啊！你们是穷人的珍宝，倒霉蛋的精神源泉。幸亏有了你们，感受到、了解并相信你们神圣法则的人，内心平和、肉体亦不痛苦的人，决不会完全被逆境所吞噬。虽然有人为的各种阴谋，虽然有恶人的种种得逞，这样的一个人是不会变得绝对悲惨可怜的。虽然他被残酷地剥夺了一生的全部财富，但是将来希望会补偿他这一切，甚至就在此刻，想象力也将这一切还给了他：美好的想象对他来说能代替真正的幸福。我说什么来着？他独自一人时是确实确实很幸福的。地上的财富可以在每时每刻以千百种方式从自认为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手中溜走，而对于任何一个善于享受想象的人来说，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走想象的财富。他拥有这些财富，既不用担惊受怕，也不冒任何风险。无论是时运还是他人，都无法剥夺他的这些财富。

你一定要说，靠想象来对抗大的逆境，这是多么脆弱的精神源泉！嘿，先生，这些想象说不定比所有这些看得见的财富更具现实意义。人们对这些看得见的财产那么看重，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心怀

对幸福的真正感受，而且拥有财富的人也不得不一心扑在未来上，而不能从眼下找到使他们心满意足的感受。

有人对你说，一个人，而且是特别倒霉的人，他每天很有规律地在几个风雅的社交场合度过五六小时。这些圈子由男女组成。男士们个个富有正义感，坦坦荡荡，性情快活，和蔼可亲，心地单纯而又学识渊博，生性温和而又品德高尚。女士们个个魅力十足而又文静，充满感情而又优雅，谦和而不做作，爱开玩笑却不说蠢话。他们只将各自性别的长处和对他们的魅力的掌控能力用在在人与人之间培养对伟大事物的热情和对高尚品德的热心上。这个人还对你说，他在这些圈子里很有名望，受到尊重和爱戴，他和组成这些圈子的所有人员在信任、眷恋和亲切随便的气氛中生活在这里，他在这里按照他的选择找到可靠的男性朋友，忠实的情妇，温存而又稳固的女性朋友（这些人可能更有价值）。听了人家对你说的这些话，你难道不认为每天这样度过的半日能很好地补赎另外半日的愁苦么？对如此温馨生活的回忆总在眼前，下次再去的希望又有保证，这难道不会大大减弱其余时间的苦涩么？难道你认为，把什么都算在内，在这同一空间里，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所能享受的如此温馨的时刻会更多么？我认为，而且我肯定你也认为，这个人虽然有他的种种不幸，但是能以这种方式度过跟任何其他一样既充满享受又充满幸福的一生，他可以以此自庆了。嘿，先生，这就是让—雅克在他的忧愁和想象之中的现状，这个让—雅克被人那样残忍、那样固执、那样不公正地丑化、鞭挞、诬蔑，那些机灵的、强大的迫害他的人，用尽了心机，花费了大量金钱，长期以来毫不松懈地极力要把他变成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在他们所有的业

绩的包围之中，他逃脱了他们的掌心，躲避在空气清新的地区，不顾他们的所为，在那里幸福地生活^⑨。纵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也永远无法一直到这里来追击他。

受虚荣心及其可悲的伴随物控制的人，再也体会不到想象的魅力及效果。对这种能安慰人的能力，他们歪曲了其用途，他们使用这种能力不是为了减轻对痛苦的感觉，而只是为了让这种感觉更强烈。比起叫他们高兴的事情来，他们更多地惦记着伤害他们的事情，他们到处看到什么令人难受的事项，他们总是保留着什么令人悲伤的回忆。待他们在孤独中对于最触动他们的事进行思考时，他们那千疮百孔的心又用千百种令人沮丧的事物来填满他们的想象。竞争啊，偏爱啊，妒忌啊，争风吃醋啊，冒犯啊，报复啊，各种各样的不满啊，野心啊，欲望啊，计划啊，手段啊，障碍啊，这些令人不安的想法充塞着他们短暂的休闲时光。如果有什么令人愉悦的影像敢于带着希望出现，它立刻会被千百个痛苦的影像抹掉或者被弄得暗淡无光，对成功的怀疑很快就会来将它取代。

但是，一个人跨过了个人利害和世俗的渺小激情的狭窄牢笼，展开想象的双翅飞到我们大气层的云雾之上；一个人没有穷尽与命运作斗争的力气和能力，善于奔向空气清新的地域，在那里翱翔，在那里用美好的展望支持自己，他可以从那里迎击命运的打击和人们失去理智的论断。他飞得很高，他们无法击中他，他并不需要他们的选票就能当智者，也不需要他们的青睐就能幸福。总而言之，在我们心中，想象力的支配力就这么大，想象力的影响就这么大，以至于不仅美德

和恶习由此而生，人类生活的甘与苦也由此而生，使人在人世间变得善还是恶，幸福还是不幸，主要地就是人们致力于想象的方式。

一颗活跃的心和疏懒的天性大概会使人爱好遐想。只要稍微借助于想象力，这种爱好就会穿透一切并成为极其强烈的嗜好^①。东方人常常碰到这种情形。让—雅克在很多方面与东方人相似，他也碰到过这种情形。在他的想象力游戏中，当他过分受制于自己的感官，无法摆脱感官的束缚时，也许他不会毫无困难地上升到纯粹抽象的思考，而且他的纯粹抽象的思考坚持不了多久。但是，对他来说，这种知性薄弱可能比长了一个更善于哲学思考的头脑更有利。感性事物的协助使他的思考不那么枯燥，更温馨，更具幻想性，对他整个的本人更合适。在他的眼中，大自然披上形状最迷人的衣衫，用最鲜艳的色彩描绘自己，按照他的心愿生长各种生物，为他所用。而在不幸之中，令人疲倦的高深概念还是令人沉醉的将沉迷其中的人带到圣福怀抱之中的笑意盈盈的想象，哪一个能使他的心得到最大的安慰呢？他理性思考得不够，确实如此。但他享受得更多：他不浪费任何时光去享受，而且只要他独自一人，他立刻感到幸福无比。

遐想虽然很甘美，但是时间久了，它也叫人疲劳，令人筋疲力尽，需要休息。这时，人们看到他垂下头，唯有将自己的感官交付给外界事物的印象。最无关紧要的景色，由于它给我们带来放松，也具有其甜美之处；只要获得的印象不是完全无意义，它使我们产生的轻轻的心动便足以使我们摆脱迟钝麻木状态。虽然并未操练我们的各种官能，却在我们心中激起生之欢乐。喜好沉思的让—雅克，在任何其

他时刻，对于他四周之物是那么不注意，却时常特别需要这种休息，而且怀着孩子般的贪婪品尝着这休息的味道，这是我们的圣贤都不大料想得到的。如果他的耳畔和眼前没有什么东西在动，他便什么都觉察不到。但是，有了这个对他便已足矣！不仅仅集市的滑稽表演，轻松的歌舞演出，士兵的操练，某种仪式行列能叫他开心，而且吊车、绞盘、夯锤，任何一台机器的运动，一艘驶过的船只，旋转的风车，耕地的牛，玩滚地球或网球的人，流淌的河水，飞翔的鸟儿，都能令他注目。他甚至停下脚步观看没有动作的表演，只要花样翻新。一堆一堆的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塞纳河边打开的旧书（他只看看书名），贴在墙上的小画（他傻傻地望上一眼），当他的想象力已经疲倦需要休息的时候，这一切都能令他驻足。他这样东游西逛时一直跟随他、窥视他的我们这些现代智者，对于他关注的缘由，却按照他们的方式从中得出一些结论，而且总是离不开他们必然赋予他的可爱的性格。有一天，我看到他在一幅木刻前驻足，时间相当长。一些年轻人迫不及待地要知道是什么这样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他们比起一般人来又相当有礼貌，没有去站在他和那物件之间。他们怀着可笑的急不可待的心情等待着。待他一走，他们立刻跑到那幅木刻前去看，发现是攻打开勒要塞^①的地图。我看见他们然后便长时间地、热烈地忙于交谈，十分活跃。我明白了，在活跃中他们是绞尽脑汁要想出一个人注视攻打开勒要塞地图会考虑去犯什么罪。

先生，这是一桩伟大的发现。我暗自庆幸，因为我将其视为破解这个人其他怪异之点的钥匙。我看到，从这个喜欢温馨遐想的天性中衍生出让一雅克所有的爱好、所有的性情、所有的习惯，甚至他的恶

习以及他可以看到的美德。他在思考上不大有连贯性，不能形成真正的计划。但是长时间地注视一件物品会使他热情迸发，有时在房间里会下定伟大而仓促的决心，但在还没有走到街上之前，便已将这些决心遗忘或放弃了。为了分析或者找到这些决心，又用尽了他的全部意志力，所以再没有意志力去将这些决心付诸实践了。他的一切均来自第一次的前后不一。他的性格构成各部分之间显示出来的同样矛盾，也能在他的爱好、习惯和行为中找到。他很活跃、热情、勤奋、不知疲倦，但他也萎靡、疏懒、缺乏活力；他很自豪、有胆识、不惧一切，但他也战战兢兢、腼腆、拘谨；他冷漠、傲慢，严词拒绝甚至到生硬的地步，但他也温和、柔顺，易于接近甚至到懦弱的地步，而且无法制止自己干出或忍受自己最不喜欢干的事情。一言以蔽之，他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其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一变化，自己也不记得此前的瞬间自己是什么样子。要把这各种各样的果归结到其最初的因上，那就是：只要理智激励着他的时候，他就是懦弱和软弱的，而一旦有什么激情将他激活，他就变成了一团火。你要对我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可我认为正好相反。如果我在“理智”这个词的地方用的是“利害”这个词（从根本上说，“理智”在这里与“利害”是一个意思），你本人大概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因为，什么是实用的理智？如果不是牺牲目前的、瞬时的的好处用以在某一天得到更大的或者更实在的好处，那又是什么呢？而什么是“利害”？如果不是增加和不断扩大这些手段，那又是什么呢？为利害所左右的人考虑享受较少，考虑怎样为自己增加享受的手段更多；他像一个吝啬鬼一样，根本没有真正的激情，或者说他战胜激情，出于极为精明的预见，完全致力于为自己赢得某种地位，以便

自由自在地消受可能会在某一天来到他心中的激情。真正的激情在人类当中，比人们想的更难得，而且日益罕见。利害考虑磨损了它，削弱了它，将它全部淹没。而自负自夸只不过是虚荣的蠢行之一，更有助于扼杀激情。在我们今日人们的所有行为上，弗奈斯特男爵^①的名言都能用大字读到：这是为了装模作样。这些惯常的心理状态是不大适宜于让真正的内心反应发挥作用的。

让—雅克没有稍微前后连贯的预见性，而且完全为每一个让他动心的情感所左右，他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他能够停止为情感所苦。他只在绝对平静之中考虑自己的利害，也就是未来。但是这时他总是堕入那样的迟钝麻木之中，结果是等于根本没考虑。与福音书里的人和当今的人截然相反，他完全可以说，他的心在哪里，他的珍宝也在哪里^②。一言以蔽之，根据人们审视他的不同角度，可以说他的心灵极度脆弱或极度强健。他的力量不在行动中而在耐力中。世界上的一切强权都不会让他的意志有片刻的改变方向。也许只有友谊具有使他迷失方向的力量，除此之外的一切考验他都经受得住。他的弱点不在于任凭自己离开自己的目标，而是缺少达到目标的活力以及遇到第一个障碍便任凭自己止步不前，虽然这障碍不难克服。在这个人们只能曲折前行的世界上，请你判断一下，这些状况是否使他能够走自己的路呢？

从他幼年时代起，各种因素便共同起作用，使他的心灵脱离他的肉体所居住的地方，将其心灵提升到我前面向你提到的那些空气清新的地区。普鲁塔克^③笔下的名人，在他还处于孩童们会看书实属罕

见的年龄上的时候，便是他首先阅读的作品。这些古代人的足迹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此后他又读了《卡桑德拉》及古老的传奇故事，这些书籍减弱了他那罗马人气质的自傲，使他萌动的心向所有外露、温柔的情感开放，他的天性早已倾向于此。从这时开始，他对人、对社会都形成了虚幻而错误的概念，那么多的反面经验都从未能改掉他的这个毛病。由于在自己周围找不到任何可以将他的思想变为现实的东西，他在少年时代便离开了他的祖国，怀着信心投入社会，到那里去寻找阿里斯特代斯^①、吕库尔戈斯^②、阿斯台^③一类的人，他以为社会上充满了这样的人。他的一辈子都花在以心换心（他以为别人的心也是敞开心扉的）上，都花在以为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又从受骗上当中醒悟过来上。青年时期，他找到了纯朴而善良的心灵，但是没有热情，没有活力。成年时期，他找到了充满活力、有教养而又情感细腻的心灵，但是虚假、两面派而又心怀恶意。只要这些人居于高位，就显得很爱他。但是，一旦这些人自以为受到了冒犯，便只把他的信任用在使他饱受耻辱和不幸上。最后，他看到自己成了这个世纪的笑柄和玩偶而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这时他明白了，他正在公众的仇恨中老去，他对人不再抱任何希望。他从欺骗了他那么久的幻觉中醒悟过来，但已为时过晚。他于是全身心地投入每天都可以实现的幻觉之中，以自己仅有的幻想滋养自己的心事了。而他的心曾一直被爱的需求吞噬着。其实他的全部兴趣爱好，他的全部激情的对象是在另外一个领域里。比起我熟悉的任何其他凡人来，他这个人对这个领域的依恋要差些。并非他的态度叫这另一个领域里的人不爱他，而是这些人感到自己要依赖所有的人，也希望所有的人依赖他们。

从他一生经历的大事中总结出来的这些原因，本来就足以让他躲避人群、追求孤独了。从他的天性中总结出来的天然原因本来也足以产生同样的效果。请你判断一下他是否能够躲开这各自不同的原因之相加而变成今日这个样子。要更好地感受这种必要性，让我们暂时把所有的事实放在一边，假设我们只了解我给你描述过的他的气质。让我们看一看，如果是在一个我们毫无概念的虚构的人身上，其自然的结果会是怎样。

他拥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和极丰富的想象力，但思考很迟钝，很难理清自己的想法，更难安排好自己的话语，所以他必然躲避使他难堪的场合，寻求使他感到合适的场合。感受到自己的优势他很高兴，他在甜美的遐想中舒舒服服地享受自己的优势。他肯定最最厌恶在人多的场合露出自己的笨拙；虽然尽力总是十分注意倾听别人说什么，总是聚精会神以便能作出应答，但结果却总是徒劳。这就使他觉得无关紧要的社交场合既累人又令人不快。许许多多的事情起初他并未听明白，当时被迫作答，由于没有时间思考，他便胡乱回答一气。待过后回忆起来、思想起来，就使他的这种厌恶之情更加强烈。但是，他天生热爱真实的感情，心灵的聚会和亲密的相处对他来说十分宝贵。他跟朋友在一起感到更自由自在，因为他们很了解他，或者他自以为如此。他不担心他们会根据快速闲谈中他可能漏嘴说出来的蠢话对他进行判断。所以只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快乐在他的双眼中和举止中展露无遗。一位不速之客的来到却顿时会叫他的信任和快乐烟消云散。

他感觉到自己内在的价值，而感受到自己在外边那种无法克服的无能，可能会经常叫他对自己很气恼，有时对那些迫使他露出这种无能的人，他也很恼怒。对于那些无非是借此叫人注意自己并挑起唇枪舌剑而道出的滔滔不绝的恭维之辞，他肯定也是极其厌恶的。尤其爱使用此种巧计并乐此不疲者，是女人，她们确信自己在这方面具有优势。虽然我们这位男士对柔情蜜意有癖好，虽然他天生对女人有兴趣，他也受不了与这些女人的一般交往。在这些交往中，必须不断献殷勤，而他自感支付不起。在二人相对时，也许他也和别人一样会很好地道出爱情语言，但是在一个交际圈子中说起风流话来，他一定比任何人都糟糕。

一般人只会从自己之表面所见来评断他人。在这个人身上，除了最多只看到平庸和普普通通之外，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对他的评价肯定低于他之所值。他的双眼时而炯炯有神，许下的诺言，可能是他根本不可能信守的。他的双眼有时因火热的激情而熠熠生辉，这种火热与睿智之火迥然不同。只了解睿智之火的人因为在他身上根本找不到它大概不会向前跨进一步的，他们根据外表对他进行评断。他们大概会说：“从画像上看这是个睿智之人，但真人却是个蠢货。”甚至他的友人们也会和别人一样在对他的衡量上搞错。如果某一意外事件迫使他们最终不得不承认他的天才和智慧要比他们先前赋予他的更多，那他们的自尊心也决不会因此而原谅他们在对他的评价上先前犯下的错误。他们可能会因此恨他一辈子，仅仅是因为没有首先对他作出正确的估价。

这个人，对大自然魅力的沉思冥想和想象使他沉醉，其想象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品德高尚、美丽、尽善尽美的人物。他在人世上长久地寻思着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一切。他的这种欲望太强烈了，可能常常以为找到了他寻求的东西。极微小的表面现象在他看来可能都是些真正的优点，很小的申明在他眼中可能都会成为证明。在所有的用情中，他总是以为找到了他本人所用的情。他的期待总是上当受骗，而他又总是轻轻放过自己的错误。他的青年时代就在以为实现了自己的幻想中度过。成熟的年龄和经验教训终于向他显示出这些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有一辈子的过失、错误和补赎，恐怕只有最残酷的不幸来帮忙，才能击碎他钟爱的幻想并叫他感觉到，他所寻找的东西在世界上是根本找不到的，或者只有在事理与他在其中寻找的事理完全不同的某个地方才能找到。

沉思冥想的生活使人对行动没有兴趣。一颗多情而温柔的心的想象，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有诱惑，这颗心在他为自己随意创造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舒张开来，舒展开去，从这个世界中压抑他的严酷羁绊中解脱出来。忧烦和费力的思考和预见是不大接近沉醉于沉思冥想的魅力之中的心灵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中所有累人的细活对他来说都成为不可忍受的事，对他似乎是多余的。既然距离那么可怜的、那么没有把握的成功希望很遥远，又为什么自讨那么多的苦吃呢？而眼下，立刻可以在甜美的遐想中自由自在、舒舒服服地享受自己感到自身对之有能力和有需求的全部幸福快乐。于是他变得无精打采、懒懒散散，如果不是出于天性的话，就是出于兴趣爱好，甚至出于理智。如果偶尔什么追求荣誉或雄心勃勃的计划能打动他的心，他首先会充

满干劲、心怀狂热实施这个计划，但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困难，一个很小很小的障碍都会叫他停顿下来，使他灰心气馁，将他重新投入无所作为之中。只要对成功没有把握，就会使他脱离任何还说不准的大业。他的懒散告诉他，对这世上的某件事抱着指望，为那么不稳定、不可靠的未来折磨自己，这都是发疯；而放弃预见只心系目前才是明智的，只有眼前在我们的能力之中。

他就这样执拗地沉醉在他那甜美的无所事事之中，用他自己那种方式的享受来填充他的闲暇时光，而对人类智慧作为不可缺少的事情所规定的种种所谓义务则不放在心上。他不屑于装模作样，而人家可能会当他是践踏规矩。总而言之，他不但不培养自己的理智以便学会在众人之中小心行事，实际上只是从中寻找新的理由以远离他们而生活，全心全意投入自己的幻想。

这种疏懒而又看重感官享受的天性总是把心思固定在一些令人喜悦的目标上，这样他便从那些令人难过、令人不愉快的想法中转移出来了。于是痛苦的回忆迅速地从他心中抹去，给他制造痛苦的人也不比这些痛苦本身在他心中能占据更大的位置，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除非他还要担心的痛苦、他还要惧怕的敌手要重新唤起他对曾经为之遭受的折磨的回忆，否则，很快这一切对他来说就都不值一提了。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将要来到的痛苦吓得不轻。更准确地说，并不是因为痛苦本身，而是由于这会扰乱他的平静，剥夺他的闲暇，导致必须这样或那样作出反应，而这些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更多地是惊扰了他的惰性。这种惊恐胜过对痛苦

本身的恐惧。但是这种突然而转瞬即逝的惊恐不会持续很久就完全无效。他更多地是害怕行动，而不是害怕痛苦。他可能宁愿看到痛苦增加而又安安静静地待下去，而不是绞尽脑汁以减轻痛苦。这种精神状态，如果他会有仇敌，一定会叫他们大占便宜的。

我说过，让—雅克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大概也不是。他意志薄弱，完全被自己的嗜好所驾驭，从来只受自己心灵的指引，而从来不受自己的义务和理智的指引，他又怎么可能是品德高尚的人呢？美德无非是劳作和战斗，在懒散和甜蜜的休闲中，美德又怎能占据统治地位呢？他可能是善良的，因为天性使然。他可能会行好事，因为做好事他觉得很愉快。但是，如果事关克制他最宝贵的欲望，撕裂他的心去尽他的义务，他也会这么做吗？我怀疑。至少天性——他内心的声音——没有扩展到这一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另一种规律起主导作用，必须压抑天性。

但是，产生如此残酷的义务的这些带强制性的境况，他也会置身其中么？我更加怀疑。从社会动荡中产生出许多新的关系。这些关系又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它将劲头十足走在社会大道上的人往完全相反的各个方向上拉扯。于是，除了克制他们的一切天性，总是做与他们特别想做的事——他们想做这些事情仅仅是因为想做——相反的事，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的良好司法准则。但是身处边缘而且逃避这些危险的争斗的人，他不需要接受这种残酷的道德。而且由于他根本没有被大流所带走，也没有被迫向其汹涌的激情让步或者为了克制这种激情而让自己变得冷冰冰，他自然就服从另一伟大的道德准则了。这个道

德准则对于整个社会秩序是破坏性的，那就是：自己永远不要置身于能够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好处这样的境况之中^①。愿意严格遵照这一准则的人，除了为此完全从社会引退之外，根本没有其他办法。而脱离社会生活的人，唯其如此，不需要考虑便能遵照这一准则。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人不会是道德高尚的，因为他不需要这样。出于同一理由，他也不会是恶习甚多和居心不良的。懒散和游手好闲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毛病，但对任何一个为了不忍受为自己得到好处而奔波辛劳而懂得放弃自己的利益的人来说，这就不再是一个毛病了。居心不良的人之所以居心不良，无非是因为他需要别人，而这些“别人”有的给他的方便不够，有的挡了他的道，而他既不能随意利用他们，又不能按自己的心愿将他们挪到一边去。独处的人只需要活命之物。而这活命之物，他更喜欢在自己的退隐之地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而不是通过在人世间搞阴谋。搞阴谋对他来说，是吃力得多的一个活。此外，只因为他的心需要爱恋他才需要别人。他给自己想象出一些朋友，因为他未能找到真正的朋友。他之所以躲避人群，只是由于他曾在人群中寻找他应该热爱的人而终为徒劳的缘故。

我们说的这个人不会是道德高尚的，因为他意志薄弱，而高尚的品德只属于坚强的心灵。但是，这个他无法企及的美德，又有谁比他对此更赞赏、更珍爱、更崇拜呢？又有谁怀着更生动的想象为自己描绘出道德高尚的神圣偶像呢？是谁怀着一颗更温柔的心对它倾注更多的爱而自我沉醉呢？秩序、和谐、美、完美，这些都是他醉心思考的对象。他对各种类型的美都崇拜得五体投地，难道他只会对最高尚的

美冷若冰霜么？不，这种美将以其不朽的魅力来装点充实他的心灵、使他的心得到美好享受的所有备受珍爱的形象。他每一次最初的动心都会是强烈而纯洁的。而第二次对他则少有影响。他总是企望着善事，有时也行善。他之所以常常出于自己的弱点任美好愿望熄灭，无非是因为再度坠入了他那种萎靡不振之中。要作出很大的努力，这足以吓住他的惰性，这时他便停止下来，不好好干了，甚至根本就不开始，但是他永远都不会故意干坏事。一言以蔽之，他像应该做的那样做很罕见，像不应该做的那样做就更为罕见。他的全部过错，甚至是最严重的过错，都只是疏忽的罪过。正因如此，他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愤慨。人们首先将道德分成若干小条文，对于没有作的恶，忽略不计，而对于小小的行为能戴上标签的，就全算。所以他们更注意发现你未尽什么义务，而对你尽了什么义务却不那么注意。

具有我说过的上述秉性的人就会是如此。我刚刚研究过的这个人，我觉得他也是这样。他的心灵，在决不任凭自己从自己的目标转移上，很坚强。但在克服障碍上，很脆弱。他的心灵不大会走邪路，但走正道也松懈疲沓。他是个人物时，他很善良，但更常见的情况下他一文不名。正因如此他很坚定却没有韧性，苦难的种种特征对他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所有其他人的影响。虽然他遭遇了种种不幸，他仍然是满怀深情而胜于痛苦。他的心贪婪地追求着幸福和快乐，无法留下任何令人难过的印象。痛苦会一时撕裂他的心，却无法在他心中生根。令人苦恼的想法从未能长时间占据他的心。我见过他身处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时，很快地从最深沉的悲痛过渡到最纯粹的欢乐之中，此

刻在他心中，刚刚撕裂他的心的痛苦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些痛苦不久的将来还要撕裂他的心，而这便构成了他的惯常状态。

他最最倾心的深情甚至从一些体征上能够看出来。只要他一受感动，他的双眼立刻湿润。单是痛苦却从未叫他掉过一滴眼泪。一切温柔而甜蜜或者伟大而高尚的情感，只要是真情实感穿过他的心间，肯定叫他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他大概只会因感动或赞美而哭泣：柔情和仗义是仅有的两根敏感的弦，拨动这两根弦，人们可以确确实实地叫他感动。他可以用干干的眼睛去看待自己的种种不幸，但是想到自己的无辜和他的心灵佩得的奖赏，他会痛哭。

有些不幸甚至不允许一个正直的人有思想准备。人们为他准备的不幸就是这样。这些不幸搞得他措手不及，一开始就将他击倒了。可能就应该如此，但是这却未能使他改变。偶尔他能任凭自己堕落，直到卑鄙、懦弱，却永远未曾达到不公正、说假话、背信弃义的程度。他从一开始的大吃一惊中缓过神来以后，自己重新站立起来，而且很可能永远不再任人打倒，因为他的天性重又占了上风，而且终于了解了自己要去对付的人，他对一切都作好了思想准备。那些人将自己的疯狂向他投射穷尽以后，便处于无法对他再变本加厉的境况之中了。

我见过他处于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别无可能的处境中，置身于巴黎，却比鲁滨逊在荒岛上还要孤立无援、与人隔绝，而将他隔离起来的人群本身又迫不及待地将他包围起来，以阻止他与任何人结成朋友。我见过他与迫害他的人一起，心甘情愿地协助他们把自己弄得不断地更加孤立，而那些人毫不停顿地致力于使他处于与别人隔离的状

态，叫他越来越疏远他人和这些人自己。这些人希望留在他身边以便给他充当藩篱，提防所有可能接近他的人，欺骗他们、争取他们或排斥他们，观察他的言谈话语、他的举止，慢慢地品味、享受他穷愁潦倒的好模样，怀着好奇的目光寻找他那被撕碎的心中是否还有什么位置，他们还可以往这个地方去捅上一刀。从他那方面来说，他真希望把他们弄远点，或者更确切地说，真希望远离他们，因为他们的狡诈，他们的口是心非，他们残忍的目光，从各个方向刺伤他的双眼，仇恨的场景令他悲伤，比仇恨的后果更撕裂他的心。这时他的官能驾驭着他，只要他的官能受到某一令人难受的对象刺激，他就立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个心怀敌意的人在场，就能使他心绪不宁，达到无法掩饰自己的惶惑不安的地步^①。如果他看到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对他百般恭维以便对他进行突然袭击，他便会怒火中烧，从口气、目光、举止，从各方面表露出来。可那个背信弃义的人前脚一走，后脚就被忘掉了。想到一个人要去搞密谋都不会让他有一分钟忙着去寻找防备这些阴谋的办法。他之所以愿意独处，正是为了将这个令人难受的对象从他眼前移开，其外貌令他心烦意乱。他希望独处以便与他给自己赢得的朋友一起过舒心的日子。对于那些戴着朋友的假面以便更紧密地骚扰他的人来说，这一切只是更增加了一条理由而已。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甚至也不愿意将幻想的源泉给他留在这种生活中。

我见过他中了他们的圈套却很少挣扎以便从圈套中解脱出来，他被谎言和黑暗包围，却并不呻吟等待着光明和真理来临，他被活活钉在棺材里，却相当安静地待在那里，甚至不祈求一死。我见过他虽很贫穷却被当作阔佬，虽已年迈却被当作年轻人，虽然性情温和却被当

作残暴，虽然百依百顺而又脆弱却被当作不屈不折而又强硬，虽然生性快活却被当作郁郁寡欢，虽然单纯到愚蠢的地步却被当作老奸巨猾到了专搞阴谋诡计的地步。我见过他被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抛给公众去嘲笑，受到正人君子的曲意奉承、挖苦、嘲讽，给流氓、恶棍当玩偶，亲见这一切，感受这一切，为此而呻吟，哀叹人类的卑下并耐心地忍受自己所处的境况。

在这种处境中，难道他应该如此委屈自己以致到社会上去寻找不加掩饰的侮辱吗？人们经常让他背负这种侮辱而自以为乐的。难道他应该到这些野蛮人面前去出洋相吗？这些野蛮人拿他的痛苦给自己当开心的对象，就是要千方百计用各种各样悲伤和痛苦来压迫他叫他心里难受呢！而这种压迫对他来说，可能是最最痛心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他被迫采取的生活方式成为必然，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是人们把他逼到了这份儿上。别人的目的也正是如此，人们极力把他与人交往变成对他来说那么残忍、那么撕心裂肺的事，以致最终他不得不完全放弃与人交往。他常说：“你问我为什么要躲着人？请你问他们自己吧！他们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一个感情外露的心灵会因此而改变本性，会因此而疏远一切么？他的一切不幸均来自对爱的需求，这种需求从他童年时代起便一直噬咬着他的心，而且直到现在仍然令他心神不宁、心慌意乱，以致虽然他子身一人留在这世界上，他仍然等待着走出困境的时刻到来以便最终看到他心爱的梦想变为现实，并且在更好的事理中重见祖国和一些朋友。

他到了成年并过了成年还没有想到要写书，还没有片刻感受到成名的需要。这致命的成名根本就不是给他预备的，他只尝到了成名的苦涩，人们让他为此付出了那么昂贵的代价。其实他心爱的幻想为他代替了一切，在他青春年华火一样的激情中，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承载着过多的东西，被迷人的对象压垮，迷人的对象不断来到，充满了他的想象，使他的心处于持续的沉醉中，这既没有给他留下整理和固定自己想法的能力，也没有给他留下将这些想法写下来的时间，也没有给他留下将这些想法公之于众的欲望。只有当这些巨大的心灵动荡开始平静下来，他的想法前行得更规律更舒缓时，他才得以遵循其足迹将它记录下来。所以我说，只有到这时对他来说用笔才成为可能。于是，仿效他当时与之一起生活的文人的榜样，也是在他们的怂恿之下，他一时异想天开，将这些他在心中孕育了很久，而且他认为对人类有用的想法公之于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甚至是出人意料之举，事先并没有形成投身这倒霉行当的计划。说不定在这一行里，从那时起，人们就已经在他的脚下挖了不幸的深坑将他扔了进去。

从他青年时代起，他常常自问，为什么他觉得并非所有的人都善良、明智、幸福，而他似乎觉得人天生就应该是善良、明智、幸福的呀！他在心中寻找着是什么妨碍人们如此，却没有找到这个障碍是什么。他自忖，如果所有的人都与他相像，可能在他们各自干的那一行里，极其怠惰就占据统治地位了。他们可能很少有主动性，也只有在受到骤然的、难得的触动时才会有。但是他们之间会生活在一个非常温馨的集体里。为什么他们不这样生活在其中呢？为什么他们一面怪罪上天让他们受苦受罪，一面又不断地致力于增加自己的苦难呢？他

一面赞美人类精神的进步，一面又很惊讶地看到公众的不幸以同比增长着。他隐隐约约地看到在人的构成与我们社会的构成之间有一种隐秘的矛盾。但是，毋宁说这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已得到充分发挥的判断。公众舆论以前对他的制约太强了，他不敢对如此一致的决定提出抗议。

在一期《信使》杂志上，他读到了一个不幸的学院问题。这个问题突然来到，擦亮了他的双眼，将他头脑中的混沌理清，向他指出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真正的黄金世纪，纯朴、明智、幸福的人类社会，通过破除从前制约着他本人的那些固定之见，将他的全部幻想变成了希望。他那时认为看到了人类的恶习和苦难都来自这些固定之见。从那时他心中的思绪沸腾中，产生出天才的火花，人们在十年^①中看到这些火花在他的著作中闪耀着狂热的光芒。但是直到那时为止他并未出现任何的威望。如果入了这个门以后他愿意继续写作下去的话，后来那些天才的火花可能会更加光芒四射的。

对这些伟大作品的沉思使他激情澎湃，他把这些作品一直牢记在心中，而且拿它们与事情的真实状况相比较，他每天从对他来说全新的不同角度来看它们。他心中怀着可笑希望，以为最终可以让理性、真理战胜固定之见和谎言，向人们指出他们真正的利害所在就能使他们变得明智。想到人类未来的幸福和自己为此奉献了力量的光荣，他的心就热乎乎的，心中也就流淌出与一项如此伟大的事业相称的语言。由此他不得不长时间地努力忙于同一题目，迫使他的头脑饱受思索之辛劳，他学会了深刻的思考。在一段时间内，他以一些作品

震惊欧洲。庸俗之辈在这些作品中只看到雄辩和机智，但是居住在我们这纯洁高尚的地域的人十分高兴地从这些作品中认出了他们的一分子。

3

法国人：我刚才一直让你说话没有打断你，但是请你允许我在这里打断你一下.....

卢梭：我猜得出来.....这里有个矛盾，是不是？

法国人：不，不是，我看到的是矛盾的表象。有人说这种表象是个陷阱，让一雅克向冒冒失失的读者布下陷阱以自娱。

卢梭：如果有这事，他也因此而受到心怀叵测的读者重重的惩罚，他们装作掉入陷阱，以便指责他不知所云。

法国人：我根本不属于这后一种人，我也尽量不做前一种人。所以，我在这里责备你的根本不是有什么矛盾，而是我要你给我澄清一下。前面你说过，你确信写着让一雅克名字的书籍并不是他写的，正如《塔索》的译文那么忠实那么流畅，以致人们满怀深情将其到处流传，说是他译的，你也说不是。现在你看上去是相信相反的说法了。如果你确实改变了看法，请你告诉我，这种改变的依据是什么呢？

卢梭：研究这个问题曾是我细心工作的第一个目标。我确信这些书籍的作者与你向我描绘的魔鬼不会是同一个人。为了解除我的怀疑，我只限于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根本没想到，我用相反的方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首先了解作者以便解决那个人的问题，而实际上我是通过了解这个人而解决了著作人的问题。

为了让你感受到这两项研究怎样只进行其中一项就免了我作另一项的情形，必须重拾我为此而进入其中的详情。然后你便会从中很轻松地归纳出我得出的结果了。

我对你说过，我见过他给人抄写乐谱，十个苏一页。这种活对一个著作人的尊严不大合适，而且与不论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为他赢得那么大的名气的劳作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第一条已经向我提供了要做的两项研究：其一，他从事这项工作是否很正经，还是仅仅为了欺骗公众让他们看不清他真正在忙于干什么；其二，他是否真正需要干这一行以活命，还是假装朴素或贫困以充当伊壁鸠鲁或狄奥根尼^①，你那些大人先生们就是这么肯定的。

我从审视他的活计开始。如果他只是马马虎虎地干，我肯定会从中看出心烦的痕迹。这活大概早就叫他烦了。他笔下的音符形状不好看，在我看来，抄得很笨拙，很缓慢，很不容易，也不优雅，但是很准确。看得出来他是极力用劳作和细心来代替他缺少的情绪。但是他在活计上放进去的细心，只有检查时才能发现，只在演奏时才会产生效果。在这一点上，那些音乐家因为不喜欢他，没有总说真心话，没有在公众面前校正那些一眼就可看出的缺陷。

他总是心不在焉，自然心思也不在这个工作上，尤其是不速之客川流不息，迫使他将工作与人们喋喋不休的谈话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抄错的地方很多，然后就在纸上擦掉改错，浪费的时间、所费的力气令人难以置信。我看见有的几乎整页都这样擦过，他宁愿这样擦也不愿将整页重新抄过。其实如果将整页重抄一遍，可能快得多就干完

了。但是他的性格就是懒惰，他下不了决心将已经完成的活重新来一遍，虽然那活干坏了。他使上倔劲要把它改好，要花上很多时间和辛苦才会满意。再说，时间最长、最枯燥无味的劳动也不会让他失去耐心。他一错再错时，我常看见他擦了又擦，一直到把纸都擦出了洞，然后他再往纸上贴补丁。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作出这项工作令他心烦的判断，过了六年^①，他似乎仍投身其中，乐此不疲。

我知道他对自己的工作有记录，我特别想看看这个记录本。他拿给我看了。我从中看到，在这六年当中他一笔一画抄写了六千多页乐谱。其中一部分是竖琴和羽管键琴的乐谱或者是小提琴独奏和协奏的乐谱，非常复杂而且纸的开张更大，要求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要花很多时间。除了用简谱以外，他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抄写一般乐谱的方法，使之更便于阅读。为了防止和解决各种难题，他还用这种方式写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剧本，有的是总谱，有的是分开的各部。

除了这项工作和他创作的歌剧《达夫尼斯与克洛埃》（其中一幕已经写好，其余的大部分也进展顺利）以及《乡村卜师》（他重新创作了几乎全部音乐的第二稿）外，在同一段时间里，他还谱写了各种体裁的一百多段音乐，大部分是声乐带伴奏，既为了对于给他提供歌词的人尽自己的义务，也为了自己开心。他根据原稿把这些音乐抄写了多份并散发出去，既有总谱，又有分部的，原稿自己保留起来。至于这全部音乐，是他创作的还是他剽窃的，我们这里暂且不论。即使不是他创作的，但是他亲手写了并将乐谱誊抄了数遍，这总是可以肯定的吧？如果这音乐不是他创作的，他花了多少时间去寻找，从现成

的一些音乐中挑选出适合人家向他提供的歌词的音乐，或者把音乐调整得那么好，使其与歌词配起来正好完全合适，这也正是他称之为已有的这些音乐所独具的价值。在类似的剽窃中，大概不会有这么多的创造。但这些音乐中，有更多的艺术性，有更多的劳动，特别是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这正是当时我研究的唯一对象。

他把所有这些成果放在我眼前，成品也好，准确分解的细部也好，共有八千多页乐谱，全部是自他回到巴黎以来亲手写的。

这些活并没有妨碍他投身于植物学的消遣之中。数年之间，他把好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他频繁地大量地采集植物标本，收集了许多植物。他无比细心地将这些植物晒干，十分工整地将它们贴在纸上，然后用红色的镜框镶起来。他极力保留植物的模样以及花朵和叶子的颜色，结果是将如此加工制作的植物标本变成了小巧精致的艺术品集册。他将一部分送给、寄给不同的人，剩下的大概也足以让那些知道这个工作要求花费多少时间、多大耐心的人确信，他曾把这项工作当作他唯一的营生。

法国人：还要请你加上他需要多少时间来深入研究所有这些植物的特性，来把它们加以归类、摘取、干馏、加工，以从中归纳出他准备使用的方法。因为归根结底，不论你可能对他抱着怎样的成见，你一定十分理解，一个人不会毫无目的地研究植物学。

卢梭：大概如此吧！我明白，研究大自然具有的魅力对于所有多愁善感的心灵都有一定的意义，而对于一个独处的人，意义就更重

大。至于你说的各种准备工作，这与植物学毫无关系，在他身上我倒没有看到任何痕迹。我根本没发现他对植物的特性进行过什么研究，甚至也没发现他很相信这些东西。他对我说：“我凭着我双眼之所见，凭着对大自然的信仰了解大自然向我显示的植物构造和结构，大自然绝对不说谎。但我只是根据对人的信任来了解它们的品性，而人 是无知而且爱说假话的。人的权威一般来说对我影响很小，所以在 这方面，我也不赋予这种研究多大的权威性。再说，这种研究不论正确 还是错误，都并非像植物学研究那样是在田野里进行的，而是在实验 室内，在病人身上，它要求专注而深居简出的生活，我既不喜欢这种 生活，这种生活对我也不合适。”确实，我在他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显示出这种药房味道^①。我在那里只看到了一些纸箱，装满了我刚才 对你说过的植物茎秆，还有一些籽实，也像提供这些籽实的植物一 样，按照林奈^②的体系分装在分门别类的小盒子里。

法国人：啊，小盒子！先生，这些小盒子是用来干什么的？你对此有什么话说？

卢梭：问得好！是用来给人下毒的，他叫人把这些籽实一碗一碗地吞下去。举例说，你不小心吞下了一盎司^③或两盎司罂粟的籽实，就能叫你永远地睡去，以此类推。植物里也差不多是这样。他叫你像吃草一样把那些东西吃下去，或者他叫你喝那些东西熬出来的汤汁。

法国人：不对，先生！人们清楚知道，事情不会这么干！我们那些决定干这种事的医生对付受过教育的人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匙毒芹汁对苏格拉底量不够，非得喝了第二匙才死。所以让—雅克必须

让他的那群人喝几盆的草汁或者吃上几升籽实才行。噢，他不会这么做的！由于经常操作，经常实验，他会把植物的毒素大大地浓缩，使之比矿物性的毒药作用更厉害。他把这些毒药伪装起来，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吞下去，甚至让它们远远地起作用，就像迷魂粉那样。或像罗勒那样，他会注视谁就让谁中毒。他从前学过化学课^⑩，没有比这更确切无疑的了。一个虽不是医生也不是药剂师却上过化学课而且种植植物的人是什么人，会是什么人，你一定很清楚！可是你说在他家没有见到过任何化学制作的痕迹。怎么！压根儿没有蒸馏器、坩埚、蒸馏器的盖子、曲颈瓶、甑式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与实验室有关的东西？

卢梭：请原谅我，确实没有！我在他的小厨房里看见了一个炉子，几件白铁的咖啡具，几个盘子，几个缸，几只陶碗。

法国人：几只盘子，几个缸，几只陶碗！嘿，老实说，这就行了！要毒杀整个全人类，有这些就足够用了！

卢梭：有米尼奥^⑪及其接班人作证！

法国人：你会对我说，在缸子里准备好的毒药应该拿勺吃，而浓汤并不加以遮掩.....

卢梭：哪里！我向你发誓，我根本不会对你说这些，也不会说任何与此相似的话。我只会赞叹不已！噢，为了当投毒犯学植物学，这是多么学识渊博、方法讲究的进展啊！这就好像为了当杀人犯而学数学一样！

法国人：我看到你满怀蔑视的嘲讽的笑容。你会一直对这个人那么热衷吗？

卢梭：热衷？我热衷！还我点公正吧！甚至请你放心，让—雅克被控为投毒犯，卢梭是永远不会为他辩护的！

法国人：算了！这些讥讽嘲弄的话，咱们都别说了！你再继续讲述吧！我洗耳恭听。你的讲述叫我越来越感兴趣了。

卢梭：如果可能或被允许在这里把一切都说出来，我完全确信，这会叫你更感兴趣的。如果我占用你的注意力，叫你倾听我都花了哪些细工夫以确定他真正的时间使用方式，他的各种活计的性质和他投入其中时处于什么精神状态，那可能就浪费你的注意力了。最好是只限于得到的结果，然后，如果这些研究因此也使你相当感兴趣，便让你去亲自细心地核实一切。

对我刚才叙述的细节，我还得补充一句，那就是：就在这些体力劳动之中，在同一时间内，让—雅克还用了六个月去研究一个不幸国家的宪制，而且就怎样纠正这种宪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⑩。这件工作是应这个国家最杰出的爱国者之一多次甚至不屈不挠的坚请而做的，此人把自己强加给让—雅克的细心劳作当成是他应尽的一件人道主义的义务，而且为了感谢让—雅克在这一工作中投入的热情和时间，后来此人曾向他表示自己不愿欠他的情，希望送他一些葡萄酒。这不过是这种命运的一个样板，他一生致力于使自己值得人们的善意，但结果命运却使他在别人的恶意中度过一生。

总之，虽然在抵达巴黎时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考虑自己的不幸，也不再为这个题目重新拿起笔来，但是他在巴黎遭受持续不断的侮辱和欺凌。由于害怕他写作而让他不断受到骚扰，人们厚颜无耻地不断将些新书归在他的名下，公众对此也愚蠢地或恶意地加以相信。这使他的耐心到了头，而且让他感觉到，他沉默不语丝毫不能使他赢得平静。他又作了一次努力，再次关照一下自己的命运并回应迫害他的那些人。他用对话的形式写了评论一类的东西，对他们和自己作出评价，与我们的谈话可能产生的评论相似。他经常向我申明，说在他一生所写的作品中，这部作品是他怀着最大的厌恶开始的，怀着最大的烦恼完成的。如果不是不断增强的、最后发展到极端的侮辱迫使他违心地把这部作品写下去的话，他早已经放弃这部作品一百次了。而且由于他远不能长时间地连续地从事这一写作，如果没有他的日常劳作来打断并且叫他忘记这个活计，他恐怕甚至都忍受不了因此而感受到的苦恼。结果是他在这上面难得每天花上一刻钟以上的时间。这种分割式、间断式的写作便是这部作品中不够连贯和不断重复之处比比皆是的一个原因。

我肯定了这抄写乐谱的工作根本不是游戏之后，剩下的事情，便是要知道这项工作是否确实为他的活命所必需。他有别的才能，发挥出来可以对他自己和对公众都更有用，却为什么更偏向于对此孜孜不倦呢？为了缩短我的研究时间而又不违背我对你的承诺，我很自然地向他表明了我的好奇。但是，关于你告诉我的他很富有的情况，我没有告诉他，只是反复地对他说那些我听人说过一千遍的话，说只从他

出版的书籍收入一项，还没有向他的出版商索取高价，他大概已经相当富有，可以靠他的收入舒适地生活了。

他对我说：“如果你的意思只是可能会如此，那你说得对。如果你认为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事情确实如此，说我确实很富有，那你至少是错了。在这个错误之下可能隐藏着非常残酷的诡辩。”

于是他就一项一项仔细地道出他每一本书从出版商那里收到多少钱，他在别的地方能有多少经济来源。在八年的时间里，人家拿他寻开心，让他和他的女伴（如今成了他的妻子）花高价旅行，他因此不得不大量开销。把这一切都仔细算好并且得到充分证明之后，得到的结果是：他与歌剧院的合同，出售他的植物学著作的收入以及原来在里昂的一千埃居年金的剩余（他取出来在巴黎安家），这三项加在一起，他现在的全部财富就是八百法郎没有把握的终身年金（他没有任何凭据），还有三百法郎，也是终身年金，但是只要支付年金的人有支付能力，这项年金便有保证的。他对我说：“非常诚恳老实地说，我的全部财产就只限于此了。如果某个人说他知道我还有其他的资金或收入，不论可能属于何种类型，我都要说，他在说谎，我可以出面与他对质。如果某个人说他掌握着我的钱财，那让他给我四分之一，我就给他开全数的收据。”

他接着说：“你可能会像许多其他的人那样说，对于一个生活清苦的哲学家来说，一千一百法郎的年金，至少在我享有这些钱的时候，大概够我活命的了，不需要再加上一份工作。说这工作我不怎么在行，我干这个活更多的是出于要卖弄，而不是出于必须。对此，我

的答复是，首先，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清苦。你那些先生们很开心地把这种艰苦的生活定为我的义务。但是这种艰苦的生活从来既不是我的爱好，也不是我遵循的原则。只要通过正当、正直的手段，我能够避免沦落到那种地步。我做乐谱抄写员，根本没有宣称进入清苦和禁欲的状态，而是与此相反，是选择一个合我口味的活。它既不叫我懒惰的心太劳累，又能向我提供生活的舒适。没有这个补充，我那微薄的收入是不能给我带来这些舒适的。在我心甘情愿放弃一切属于奢华和虚荣的东西的同时，我丝毫没有放弃真正的快乐，甚至为了在其全部的纯粹中品尝这些快乐，我才将一切只与舆论有关的东西与它分离开来。大吃大喝、荒淫无度从来不合我的胃口。但是，虽然我从来没有富有过，我却一直生活得很舒适。拿一千一百法郎的年金（而且还没有保证），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在我的小家庭里生活得舒适的。用我随时可能会被减掉的三百法郎，那就更不行了。让我们抛开这种看法吧！为什么你希望我在已经年老之际在并非必需的情况下而要去艰难地尝试过一种比俭朴还要清贫的生活呢？我的身体根本不习惯过这种生活。而一项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快乐的工作，却能给我带来继续过同样舒适生活的可能性。对我来说，习惯已经把这种生活变成了一种需要。而以任何其他方式，这些舒适都可能没有这样触手可及，或者要我付出更大得多的代价。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他们给我规定了要清苦，他们自己却没有身体力行。他们宁愿搞阴谋诡计或者借钱，也不愿承受一项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这劳动是卑下的、耗体力的、无法忍受的，而且不会一下子就能打劫般地弄到五万法郎。对于真正的尊严，我与他们想法不同，我在劳与逸的相互过渡中得到非常甜美的享受。通过我给我的意愿量身定做的合乎我的胃口的一项

活计，给我的微薄收入增加一点它所缺少的东西，以便给我带来自在的生活。而且正因为这全靠我自己，我享受着稳定而朴素的生活的温馨。绝对的无所事事可能会使我忍受烦闷之苦，可能迫使我去寻找总是花费昂贵、常常吃力、难得天真无邪的消遣。而在劳作之后，简单的休息独具魅力，加上散步，对于我所需要的消遣，此已足矣！总之，至少将我还力所能及的全部休闲投入这里面去，以尽量让我的生活不那么辛酸。我怕清苦的生活会使我的痛苦苦上加苦，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滋生，会产生出仇恨和报复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的本性是要使我变得心怀恶意和更加不幸。而上述做法说不定是我在如此凄惨的境况中理应对自己采取的一种细心关照。用尽我所能给自己找到的一切享受将我的心武装起来，对抗仇恨，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一直做得很好。这一方法的成功会让我觉得它越来越宝贵，我的命运越是悲惨，我越要努力用温馨使它散发出芬芳，以使我自己一直保持善良。

“但是，他们又说，在我可以选择的那么多活路里，为什么优先选择了我看上去最不在行，大概给我带来的收入也最少的活呢？为什么抄乐谱而不写书呢？如果写书，可以赚更多的钱又不降低自己的身份。对这个问题，我很愿意将它反过来作答。既然我喜欢抄乐谱这个工作，这件工作也比任何其他工作更适合于我，其产出是正当、诚实的收益，而且对我已足够，那为什么要写书而不是抄乐谱呢？思考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使我劳累，使我受尽折磨，我很不喜欢。用手来干活而让我的大脑休息，使我得到轻松，使我得到愉悦。如果偶尔我喜欢思考，那也是自由地、毫无拘束地让我的想法任意驰骋而不让它们受到任何约束。但是出于义务，出于行当，考虑这个或

考虑那个，给我的作品加上语气和缓的措辞，加上条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苦役犯干的活。而为了生活而思考，在我看来，那是所有的活当中最辛苦也最可笑的活计。别人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才华，我并不因此而责备他们。但是对我来说，我从未同意过给我的才华定个价，出卖自己的才华。我确信这种唯利是图的做法本身就会使我江郎才尽。我出售用我的手干出的活，我的心灵产品却决不是待售的东西。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产品不计较利害得失，才能赋予它们力量和高尚。我如果为了钱而创作，其成果可能就没有什么价值，也会使我更不值钱了。

“为什么希望我再写些书呢？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而只剩下在我看来极其贫乏的资源，那不过是翻来覆去去重复同样的想法。何必把我尽最大可能说过一次就说得好的话再说第二遍而且还说得不好呢？那些不说话就喉咙痒痒的人总能找到什么话可说，对于一个只想咬文嚼字的人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我从来是拿起笔只是为了道出伟大、新鲜、必要的事情，而不是为了反反复复地说同样的话。我写过一些书，这不假。但我从来不是个写书狂、写书匠。为什么假装希望我再写书呢？实际上他们是那么害怕我写书，他们那么提高警惕要剥夺我写书的一切可能。他们向我关上了所有人家的大门，阴谋庇护者、支持者的大门除外。人们极为精心地向我隐瞒所有人的住处和地址。门卫和门房除了他们主人的命令之外，全都有针对我的秘密指令。他们再不允许我与人类进行交往，甚至说话，那他们还会允许我写作么？可能他们让我把我的思想表达出来是为了了解我的思想，但是肯定他们会阻止我向公众道出我的思想。

“在我现在所处的地位上，如果我要写书，我也只是为了维护我的声誉，为了揭露玷污我的声誉的骗子们并叫他们无地自容才应该写作，才愿意写作。已经不再容我阐述任何其他主题而不违背我自己的意愿了。待我有了必需的亮光能够揭穿人们将我抛进其中的黑暗深渊，能够将所有这一切地下的阴谋诡计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时，还能理智地设想他们会让我写作，那些将我握在手中的人会容忍我将他们的阴谋和我的命运告知民众么？我找谁去印我写的书呢？不是他们的一个密使，或者不会很快就成为他们的密使的这个人哪里？他们给我留下了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人么？难道他们不是每日每时都知道我跟谁说了话，我说了什么吗？自从我们见面以来，你自己也和我一样受到监视。对这一点，难道你怀疑么？什么人难道看不见，像我这样四面被包围，受到监视，我根本不可能让任何地方听到正义和真理的声音？如果他们看上去给我留下这么做的办法，那很可能就是个陷阱。我说了‘白’，他们会叫我说‘黑’，甚至我对此一无所知^①。既然他们完全公然地篡改已在所有人手中的我从前的著作，难道他们能够不篡改我根本尚未出版的著作么？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实他们进行了篡改，因为我的抗议是不算数的。喂，先生，你难道看不见，他们害怕我犯下的唯一可怕的大罪，就是我的自辩么？这种惧怕的心情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呢！”

“为了生存而写书还会将我置于依赖公众的境地。自那时起，重要的不再是教导和纠正，而是要讨人喜欢并获得成功。如果沿着我已经选择的路子走下去，这种事是再也做不成的。时代变化太大了，在我看来，读者也变化太大了。我发表头几部书的时候，读者还是自己

作主的，他们根本没有全盘接受什么宗派之见，他们能够倾听真理和理性的声音。但是时至今日，他们完全受到控制，他们不再思考，他们不再推理，他们自己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他们只跟着自己的向导赋予他们的印象走。从此他们能够品味的唯一学说就是：任凭自己激情发泄，用道德这一层釉彩来掩盖其人生活糜烂。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取悦于读者的人，他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本世纪那些灿若明星的著作人走，像他们一样在虚伪的道德中，鼓吹热爱美德，仇恨恶习。但首先要像他们一样宣称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只是空话，造出这些空话是为了逗老百姓玩的；而在人心中既没有美德也没有恶习，因为人的意志中没有自由，其行动中也没有道德观念，一切甚至这个意志本身都是盲目需求的产物。最后，良心和悔恨只不过是固定之见和虚幻之想，既然人们既不能为被迫做的一件好事而自鸣得意，也不能为无权不为的罪过而自责^①。这些无情的学说叫享福的人和富人心满意足，而叫不幸的人和贫苦的人痛苦不堪。对前者这是解除了一切约束、一切恐惧、一切克制，对后者这是夺去了一切希望、一切安慰。如果我想这么做，那我在这些无情的学说中会加上怎样的火热、怎样的激动、怎样的确信不疑和至高无上的真理的语气呢？总而言之，我怎么能让这些与我自己的著作协调起来呢？我自己的著作中是充满了对所有这些诡辩的驳斥呀！不，我已经说出了我之所知，至少是我认为真、善、慰人心灵、有益的东西。对于衷心希望倾听我的人，我说的已经足够；对于我不幸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我说的已经太多。我再多说恐怕也不会有任何效果，何况我说得不好，我既不像时髦作者们那样受到希望成功的鼓动，也不像从前受到高度勇

气的鼓动。那高度的勇气胜过一切，只有对真理的热爱给它以动力，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的利害。”

看他想到这些时那么怒火中烧，我就没有向他谈起关于书和小册子的那些烂事。这些书和小册子，据说是他每天神秘而头脑清醒地胡编乱造并发表出版的。像他那样受到监视，他还指望能够保持片刻的匿名，这岂不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愚蠢么？人们那样责备他不应该对什么人都加以提防，他又怎么能那么愚蠢地相信他可能委托发表其手稿的那些人呢？如果他对某个人真是这样愚蠢地信任，依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他利用这种信任却仅仅为了发表一些枯燥无味的译文和无聊的小册子，难道这能叫人相信么？^② 总之，难道人们能够认为，他看到自己这样每天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还会怀着同样的神秘感，怀着同样的严守秘密之情，不论是在继续相信那些背信弃义的人方面，还是在选择同样忠诚的新的心腹方面，依然照常进行么？

我想强调一下。虽然不重操叫他那么不喜欢的著作人旧业，但为什么不选择什么更体面或更来钱的事做以作为生活来源而非要抄乐谱呢？如果他果真懂音乐，为什么不去创作或者教音乐来代替抄乐谱的活呢？如果他不懂音乐，他拥有或看起来掌握其他知识，可以教授有关课程，例如教意大利文、地理、算术啊什么的，什么都行，因为在巴黎教自己不懂的东西是太容易了！为了帮助自己讨生活，更应教最平庸的人而不是最不平庸的人，对于后者他难于驾驭，所得甚微，哪怕他要价很高。如果这样做，就丝毫不会像他曾经那样，将自己置于依赖他人的地位上了，什么拿着一张破乐谱来对他胡说一气的人啊，

什么举止傲慢态度蛮横前来向他透露主人藏而不露的情感的仆人啊，等等。他就根本不会那么经常丢掉自己工作的报酬，也根本不会受到平民百姓的蔑视，并且因为干这个活而被哲学家狄德罗当作犹太人^①了。所有这些蝇头小利均受到伟大心灵的蔑视。鼎鼎大名的狄德罗是绝不会为一个挣钱的活弄脏自己的双手的，他也看不上耗人精力的小利，他在全欧洲人的眼中是一个既品德高尚又不计物质利害的圣贤。而为了帮助自己讨生活，每一页活计拿十个苏的抄乐谱的让一雅克，却是一个因其贪婪而受到全世界蔑视的犹太人。尽管命运很严酷，在这里，似乎他还是理顺了一切。我丝毫没看到，犹太人让一雅克放的高利贷使他变得特别富有，也没有看到哲学家狄德罗的不计物质利害使他受穷^②。如果让一雅克干抄乐谱这个活仅仅是为了欺骗公众或者出于装腔作势，那么他不会错过机会来打掉自己仇敌手中的这一武器，他干这个活肯定会跟别人要一样的价，甚至还更低，并为他的行为赢得荣誉。人们怎么能感觉不到这一点呢？

法国人：贪婪不会总是考虑得很周全。

卢梭：敌意常常考虑得更糟。如果审视一下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举止和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论断，就能极好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任何一个想看看事实真伪而又不赞同他们那种狂热的人眼中，他们这些莫名其妙的论断都很快就能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

当我开始观察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时候，这些异议就已经在那了。但是随着越来越熟悉地见到他，我很快就感觉到，而且日甚一日地更强烈感觉到，决定他全部行为的真正动机很少能在他的最大利害中找

得到，在众说纷纭的舆论中更是永远找不到。如果人们不想不断犯错误的话，必须更靠近他去寻找。

首先，人们怎么能感觉不到，为了利用人们所说的所有这一切小小的才能，必须有一种才能，那就是让这些才能发挥出来的才能，而他恰恰缺乏这种才能。必须会搞阴谋诡计，在他这把年纪一家一家地跑，向大人物、富人、女人、艺术家，向所有人们让他接近的人献殷勤。因为对于人们容许他接近的人和容许接近他的人，人们会作出同样的选择，而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你也没有我。

如果为了演奏他的作品而任凭他们摆布，就像他为了能够从中得到好处而不得不那么做那样，乐师们会怎样对待他，他在里昂可有了一次公开的记忆深刻的体验^②。我补充一句，即使通过什么手腕，他可以成功，他大概也会总是觉得，用这种代价买来的成功过于高昂。我至少对于真正荣誉的想法与公众不同。在我看来，待在自己家里多少钱一页抄写乐谱，得到的荣誉要比挨家挨户地跑，忍受仆人粗暴无礼的对待，忍受主人的任性，到处干献殷勤、讨好这一行多得多。任何有判断力的、明智的头脑都应该自己感觉到这一点。但对这个人的特殊研究又给这一切增加了新的分量。

像所有一切爱沉思默想的人一样，让—雅克很懒散。但这种怠惰只在他的头脑里。他只是思考要费力，一思考就感到劳累。一切迫使他思考的事，哪怕程度不高，他也害怕。如果他必须对一句巧妙道出的问候作答，他也要为此伤透脑筋。然而照他自己的方式他又很有活力，很勤劳。他无法忍受绝对的无所事事，他的手，他的手指，他的

脚，都必须动，他的身体必须锻炼，而他的头仍然休息。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散步有一种嗜好，因为散步时他身体在运动而不一定要思考。在遐想中，人根本不用主动。一幅幅图景在头脑中绘出，在头脑中组合起来，就像在睡梦中一样，无需意志的协助。人们让这一切任意驰骋，不用做什么事便能享受^①。但是如果停下来，将看到的东西固定住，理出顺序，排列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要在里面加上自己的东西。只要推理与思考加在里面，沉思冥想便不再是一种休憩。它变成了非常辛苦的行为，正是这种辛苦构成了让—雅克的恐惧，一想到这个就叫他痛苦不堪，就叫他懒惰起来。我只是在所有必须叫头脑活动的事情上见到他如此，哪怕是叫头脑活动一点点。他既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也不吝惜辛苦，他不会无所事事而不难受。他可以心甘情愿地高高兴兴地在一个花园里翻土来度过一生，为的是能在那里自由自在地遐想。但是要让他在一张靠背椅里度过一生，劳心劳神去寻找一些毫无意义的词语以便取悦于女人，那对他可就是最残酷的刑罚了。

加之，他讨厌不自在，正如他喜欢有活干一样。干活他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是在自己想干的时候干，而不是在别人规定的时候干。他毫无困难地背负着生活拮据的枷锁，却承受不了他人意志的桎梏。他宁愿优哉游哉地完成双倍的任务也不愿意在人们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份简单的任务。

他要办一件事，要去访问一个人，要出去旅行一次，如果没有什么事催着他，他会马上动身前往。要说必须立刻去做，他就要抗拒。

他放弃一切发财的计划而过一天算一天，将自己的表卖掉的那个时刻，是他一生中最最甜蜜温馨的时刻之一。他在欣喜若狂中高喊道，感谢上天，我再也不需要知道现在几点钟了！^①他之所以很难屈从他人的心血来潮，并非因为他自己主动地有很多心血来潮的想法。从来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善于见样学样，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从不反复无常。妨碍他这样做的，不是他的理智，而是他的怠惰。因为心血来潮是意志的震撼，他怕这很累。他反抗任何他人的意志，他甚至不懂得遵从自己的意志，或者更正确地说，他觉得甚至有意志都很累人。在生命的进程中，他宁愿跟着纯粹不由自主的印象走。是这个印象带着他，而自己用不着费劲去引导它。没有人比他更充分地从青年时代起便背负着脆弱的心灵和老年人的心灵特有的桎梏，即习惯的桎梏了。正因为如此，他如今仍喜欢做他从前做的事，除了因为这是他从前做的事以外，并无其他原因。路已经开出来了，沿着这条老路走，要比费大力气取一个新的方向省劲。这种懒得有新的意愿的惰性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甚至从他散步上也可看到这一点：他总是走同一条路线，直到某种原因绝对迫使他改变路线为止。否则他的双脚便自动地将他重新带到曾经带他去过的地方。他喜欢一直笔直向前走，因为不需要想往哪就能做到。可能他就这样一直沉思冥想着一直向前走，到了中国，自己都没发现或者没有走烦。这就是他喜欢长距离散步的原因。但是他不喜欢公园。公园里，在每一个小径的尽头，都必须小心地改变方向，才能拐回原处。有伴的时候，他跟着别人，没考虑这事，就这么做了，因为不需要考虑走哪条路。所以，不是一个人独自走过的路，他一条也记不住。

所有的人都是天生懒惰的，甚至他们的利害都鼓不起他们的劲头来，只有最迫切的需求通过震撼才能叫他们行动起来。但是随着虚荣心的觉醒，这虚荣心激励着他们，推动着他们，不断地让他们气喘吁吁，因为这是唯一的一直与他们内心进行对话的狂热。人们看见他们每一个人在人世上都是如此。虚荣心不占主导地位的人，根本不到离自己老远的地方去寻求自己幸福的人，是唯一能体验什么叫漫不经心，什么叫甘美闲暇的人。就我所知，让一雅克就是这个人。没有比他的生活方式更千篇一律的了：他总是在同一时间起床、睡觉、吃饭、工作、出门、回家，并非就愿意这样，也不知道就是这样。每天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等于是同一天的不断重复。他的生活习惯代替了任何其他的规定：他非常准确地遵循着他的生活习惯，既不违背，也不特意往那想。这种毫无生气不仅仅影响到他那些小小不的行为，也影响到他的整个行事方式，甚至影响到他内心的爱情。他那么狂热地找寻适合于他的男欢女爱时，真正成就的从来只是偶然向他提供的私情。怠惰和爱的需求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对于接近他的一切都很盲目。一次偶然的邂逅，时机，一时的需求，很快便养成的习惯，决定了他所有爱恋的命运，由此又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内心要求他进行挑选，但这无济于事，他那过于随便的性情根本不容他这样做。可能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们从他的私情中得不出任何结论的人。因为他自己的口味从来没有造成任何私情，他总是在还未来得及选择时便已被掌控住了。此外，在他身上，这种习惯还丝毫未因厌倦而结束过。他可能要永远靠同一盘菜活命，不断重复同一支曲子，总是反复阅读同一本书，总是只见同一个人了。总而言之，我从未见过他对于曾有一次让他喜欢的任何东西表示讨厌过。

正是用这些观察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观察结果，正是用对这个人的天性和兴趣爱好的仔细研究，人们学会对他行为的古怪之处作出解释，而不是用虚荣心的疯狂去解释。而虚荣心的疯狂噬咬着他们的心的人，正是从未接近过他的内心而对他作出评断的人。让一雅克抄乐谱，正是出于怠惰，出于缺乏生气，出于厌恶依赖他人和讨厌不自在。他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干，怎么高兴怎么干。他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自己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自己的时间是如何支配的，自己的工作怎么样，自己闲暇时刻都干了什么。他不需要安排任何事，不需要预先估计任何事，不需要为任何事而忧虑，也不需要有任何劳心费神。他就是他，每一天，一整天都属于他自己。晚上当他消除疲劳出门散步时，他的心灵从平静中走出只是为了投入美好的激情，而不须以自身去付出代价，亦无须用引人注目的或学识渊博的谈话去支撑名人的重负。这类谈话简直会造成他的终生之痛而不会迎合他的虚荣心。

他这活干得缓慢、笨拙，出很多错，不断地擦了又写或者重新来过，这就迫使他给自己的活计定价很高，虽然他比任何人都感觉到活计干得并不尽善尽美。然而他既不吝惜花钱也不吝惜花工夫，为的是要让物有所值，而且他在这个活上花的专注并非没有效果，人们如果期待别的抄谱人也这样专注，那是徒劳的。如果从中扣除人们寻开心使他受到的损失，这个价钱即使再怎么高，恐怕也比那些人低：要么不来取叫他做的活，要么根本不付钱，要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转移他对工作的注意力。这最后一条，其他抄谱人是免受其苦的。他虽然在这件事上滥用了他的名气，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为此而感到难

过。但是，比起他的名气给他带来的那么多不幸，这确实是个很小很小的便宜，他也没有其他做法不给自己招惹一些自己没有勇气承受的弊端。多亏用他自己的劳作换来这笔小小的额外收入，他现在的境况还属于舒适一类，其程度正好是他的秉性所必需。他不为富有的锁链所苦，又适度地享受着财富赋予他的全部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从舆论得到的好处减少了，这种好处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却又是最昂贵的。如果更贫困，他会感到缺吃少穿，感到受苦；如果更富有，他会有财富带来的麻烦，会有操不完的心，会有各种事务，那就必须放弃漫不经心。而漫不经心对他来说则是一切享受中最甜蜜的感受。如果拥有更多的财富，他享受的就要少得多了。

当然，这也是真话：他已经相当高龄，不能指望还长时间地干这个活优哉游哉了。他的手已经有些发抖，拒绝轻松地给他帮忙了；他抄出的音符也走形了，他的活力下降了，他费时更多，而干的活量少质差了。如果再老去很多，有那么一天，就要夺去他给自己安排的经济来源，就要迫使他艰苦地尝试过迟来的非常清苦的粗茶淡饭的日子了^①。他甚至不怀疑，你们那些先生们为这一日益接近的时刻（他们说不定知道怎样加速其到来）已经制订了一项新的慈善计划。也就是说，他们想出了新的办法让他吃辛酸的面包，喝屈辱的酒。他清清楚楚地感到和预见到所有这一切，但是距离生命的尽头已经这样近，他再也看不出这有多么大的坏处了。又何况，既然这一坏处不可避免，为此自寻烦恼岂不是发疯，岂不是提前跳入火坑而不是极力防止。他目前供养着依靠他的人，将来的事，他就留给上苍去操心了。

所以我看到了让—雅克全心全意投入我刚才给你描述的活计，看到他总是独自散步，很少思考，遐想很多；他几乎机械般地工作，从不灰心气馁地不断地忙着同样的事；过着这种几乎木头人一般的生活，比以前将所有的时间都贡献给了著作人那可悲的营生更快活，更满意，身体更好。而干那一行对自己是那么残忍，对他人也那么少有益处。

不过，让我们也不要对这种行为评价太高。只要这种简朴而勤劳的生活不是装出来的，一位著名的作家能够屈尊到这种地步，大概也很高尚了。在让—雅克身上，这只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不是任何努力的结果，也不是理性的结果，而是生活必需所决定的性情的简单冲动。投身这种生活的人，其唯一的优点就是不加抵抗地向自然的倾向作了让步，而且没有出于难为情或愚蠢的虚荣心而任凭他人摆布改变方向。我越是通过他度过每一天的详细情形，通过这种机械般生活的千篇一律，通过看上去他对这种生活产生了兴趣，通过他从这种生活中找到满足这些方面来审视这个人，我越看到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他天生就是要如此生活的方式。人们总是依照自己的方式来想象他，一会把他当成一位高深莫测的天才，一会又把他当成一个小小的江湖骗子，先把他当成一位道德高尚的奇人，后来又当成一个卑鄙无耻的魔鬼，总是把他当成这世上最奇怪、最莫名其妙的人。上天只是把他造成一位善良的艺术家；容易激动直到癫狂，这也是真的；崇拜美，热衷于公正；在热血沸腾的短暂时刻，可以生机勃勃、品德高尚，但是其常态过去是将来也会一直是思想怠惰、活动机械。一言以蔽之，他之所以罕见，只因为他很单纯。他自己庆幸的事情之一，是他在暮年

时重又与他出生时处于几乎同样的社会地位，在生命过程中，从未提高很多，也从未下降很多。命运重又将他置于天意将他置于之处，他每天都为这一巧合而感到高兴。

我最初的怀疑得到如此简单而且在我看来如此明晰的解答，使我越来越感到，我是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以求这个人种种奇异之处的源头。人们对他作了那么多的评断，而对他又那么不了解。评断他的人最大的错误，不是根本就没有猜透他行为的真正动机（如此精明的一些人恐怕永远都料想不到这一点^①），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愿获悉这些动机，他们一直就全心全意地求助于既定的手段以阻止他将这些说出来，阻止他们了解这些。甚至最公正的人也倾向于为不同寻常的行为寻找奇奇怪怪的原因，而实际上，与此相反，让一雅克的行为不同寻常，正是因为它总是自然的，不矫揉造作的。但是，只有对他的秉性、脾气、兴趣爱好以及整个体质进行了全神贯注的研究之后才能感到这一点。人们相互判断是不这么费事的。他们相互给出动机，这些动机可能会促使判断者如此行事，正如如果被判断者处于他的位置上也会这样做一样。他们常常能碰对，因为他们全都受到舆论、成见、虚荣心、一切伴随这些东西的嗜好的制约，尤其受到未雨绸缪和养家糊口的强烈利害关系的驱动。这种强烈的利害关系总是将他们抛到远离当前的地方，而对于一个纯朴的人，这什么都说明不了。

他们与追溯到这种自然的纯洁冲动和体会这些冲动相距是那么遥远，以致即使他们到最后终于明白了让一雅克之所以行事与他们那样不同，完全不是出于自我炫耀，绝大多数人也许立刻会得出结论说，

那么这是出于灵魂卑贱；有几个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说，那么这是出于英雄般的美德。他们全都弄错了。心甘情愿地选择一个活该受人蔑视的职业，或者通过请求施舍得到可以通过工作赚来的东西，这才是卑劣。依赖诚实的工作而不是施舍为生，不是靠搞阴谋诡计向上爬，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灵魂卑贱。克服自己的习性来尽自己的义务，是高尚的；而顺着自己的习性走，全身心投入符合自己口味的一些活（虽然这些活在人们眼中很下贱），这里面便没有一丝一毫的高尚可言了。

对让—雅克作出错误判断，其原因是人们总是设想，他必须作出重大的努力才能与他人不同，而不是认为，像他那种性情，他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与他人相同。我最肯定无误的观察结果之一，而且是公众最料想不到的事就是，他虽然缺乏耐心，容易激动，很容易大发雷霆，但是他不知仇恨为何物，复仇的欲望从未进入他的心中。如果某一个人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与人们对这个人的概念如此大相径庭的事实，人们立刻会将其原因归结为这是作了极大的努力，这是很痛苦地战胜了虚荣心，这是饶恕敌手的伟大而不容易做到的美德。其实都不是，这不过是我向你描述过的那种气质的自然结果。他总是忙着自己的事，或者说总是为自己而忙，太专注于自己的好处而没有时间想到他人的坏处，他丝毫觉察不到那些满怀忌妒的虚荣心攀比，而我所说的满怀仇恨的激情正是由此而产生。我甚至斗胆说，绝对没有比他的人格更远离心怀叵测的了。因为他占主导地位的毛病就是顾自己胜于顾别人，而心怀叵测的人的毛病正与此相反，是顾别人胜于顾他们自己。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取“利己主义”^②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他们全都是利己主义者。而他丝毫都不是，因为他既不将自己置于任何人之上，也不将自己置于任何人之下，也不与任何人相提并论，因为任何人的换位对他的幸福而言都是不必要的。他的沉思冥想全都是温馨、甜蜜的，因为他喜欢享受。在逆境中，只有逆境迫使他去想的时候，他才往那儿想。所有能够逃避逆境的时刻都献给了沉思默想。他善于摆脱令人不快的想法，设想自己生活在没有恶的他处。他对自己的痛苦都顾及得那么少，他又怎么会对那些让他忍受痛苦的人顾及很多呢？他复仇的方式就是一点都不想这个，但并非出于复仇之心，而是为了摆脱苦恼。他既怠惰又追求享乐，他怎么会好记仇而又报复心重呢？难道他想把他的安慰、他的享受和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留给他的仅有的快乐变成痛苦折磨么？爱烦恼而又居心不良的人，只有当他们忧伤的时候才寻求退隐，而退隐又叫他们更加忧伤。在孤独中，复仇的酵母在发酵，因为人们沉醉其中会感到快乐。但是这悲哀、残忍的快乐噬咬、消耗着沉醉其中的人，使他焦躁不安，蠢蠢欲动，爱搞阴谋诡计。这样，他所寻求的退隐对他那爱记仇和饱受折磨的心很快就成了酷刑，他在退隐中一丝一毫也品尝不到那种可爱的漫不经心，那种温馨甜蜜的懒散，正是这些东西构成真正孤独者的魅力。他愁苦的思考所激发起来的狂热极力要自我满足，所以他很快就要离开自己暗淡无光的退隐之地，满世界东奔西跑，煽风点火，他要用这火将他的敌人烧死。这样的一个独处者，如果从他手中产生出一些作品，这些作品肯定既不像《爱弥儿》，

也不像《新爱洛伊丝》。不论作者使用什么艺术手法乔装打扮，这些作品都会带着苦胆汁的印记，正是这苦胆汁促使了这些作品的产

生。对于让—雅克来说，他独居的成果则证实了他在独居中沉浸其中的情感。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中，他就情绪恶劣。一旦独居，他就再也没有坏心情了。

对沉浸在消极悲观、令人不快的想法之中的厌恶，不仅在他写的作品中以及他的谈话中能叫人感觉得到，尤其在耗时很长的作品中，更叫人感觉得到。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有更多的时间展露本人。在这些作品中，也可以这么说吧，他的心更放开了。在由他正在做的事所引发的最初几部作品中，世风日下的景象使他义愤填膺，与他一起生活而且从此可能对他有了看法的人惹恼了他，有时他允许自己描绘恶人和恶习，用的是生动而犀利的笔触。但他总是一带而过，人们看到他只热衷于令人快乐的形象，他一直喜欢关照这种形象的。他在《新爱洛伊丝》的末尾，为自己在长达六卷的过程中用这些来保持读者的兴趣而没有借助于任何居心不良的人物和任何恶行而庆幸。在我看来，这似乎毫不含糊地证明了一位著作人的真正品味。

4

法国人：嘿，你是大错特错了！善良的人描绘恶人并不担心，他们不怕从恶人的肖像中被人认出自己。而一个居心不良的恶人不敢描绘自己的同类，他害怕自己沾边。

卢梭：先生，这种解释那么自然，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吗？

法国人：不是，这是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创造出来的。嘿，若是我，恐怕从来就没有能找到这种解释的机灵劲！

卢梭：至少你是很认真地认为这个解释很好喽？

法国人：不过我向你坦白，我丝毫不喜欢和恶人生活在一起，而且我认为从这里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我自己就是个恶人。

卢梭：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恶人不仅喜欢与恶人一起生活，而且他们的作品也和他们的演说一样，充满了对各种各样恶行的吓人的描绘。有时善良的人也极力描绘这些，但仅仅是为了叫这些恶行显出其丑恶。恶人利用同样的描绘并不是为了叫恶习显出其丑恶，而仅仅是为了让他们针对的人显出其丑恶。这些区别，在阅读时，能叫人清清楚楚地感觉出来。这些人的批评和指责虽然激烈，却是泛泛而谈的，而那些人是个人嘲讽，这二者的区别，阅读时很容易辨别出来。一个著作人优先处理最符合他的兴趣爱好的原材料，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让—雅克的兴趣爱好，一方面将他与孤独紧密联系在一起，一

方面又通过他在孤独中专心写出的作品证明了，是哪一种魅力得以吸引他独处并且将他留住。在他的青年时代以及在他那短暂的幸运时刻还没有任何人要抱怨的时候，他喜欢退隐的程度也不亚于他身处逆境之时。他那时怀着快乐的心情分身于他以为拥有的朋友与沉思默想的甜美之间。现在他那么残酷地醒悟了过来，他不用分身了，而是一心投入自己占主导地位的兴趣爱好。这种兴趣爱好既不折磨他，也不噬咬他；既不叫他悲伤，也不叫他心情低落；他从未这样满意过自己，也从未这样少为别人的事操心，从未这样很少顾及那些迫害他的人；从未更高兴，也从未更幸福，生活在逆境中为自己的事能高兴和幸福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是人们给我们描绘的那样，他的敌手的成功，他们叫他忍受的屈辱，自己无能为力对此进行报复，这些早就把他气死了，在他寻求的孤独中，他大概只会找到绝望和死亡。他却从中找到精神的安宁，心灵的温馨、健康、活力。你那些大人先生们的一切莫名其妙的论据永远都不会动摇这一论证在我心中产生的信念。

但是，这温和之中是否有什么高尚之道呢？没有，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个天生多情、性情温柔的人的癖性，甜美的想象滋养着他，他无法摆脱这些去照应消极的想法和撕心裂肺的感觉。可以享受的时候，为什么要苦恼呢？可以用仁慈和爱浇灌心灵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心灵淹没在痛苦与辛酸之中呢？而这种如此合情合理的选择既不是由理智作出的，也不是由意志作出的。它是纯粹本能的产物。他大概不具有坚韧不拔这个品质，但是他也没有情绪不稳这个品质。一个在六

十年的时间里只沉浸在天性的冲动之中的人，肯定是永远也抵制不了天性的冲动的。

虽然这些冲动没有总是将他引向正路，将他引向邪路的时候也是罕见的。他长处不多，从来没有对他人做过什么大好事。他的毛病要多得多，但这也就是对他自己一个人做了坏事。在道德观上，他的行动道德观较少，节制道德观更多：是他的怠惰赋予他这种道德观，他的理智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永不作恶似乎是他的一条信条，比起行善这个信条来，永不作恶更有用，更高尚，也更难得多。因为从某个角度来看人们做了好事，而从许多别的角度来看，这好事常常会变成一件坏事。而在自然范畴里，只有实在的恶（确实落在我们身上的恶）才是真正的恶。为了不伤害别人，常常除了什么事也不做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照他的看法，无论是道德上还是身体上，最好的摄生法就是纯粹消极的摄生法。但是这种方法对于炫耀哲学的信奉者是不适宜的，他们只希望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对于自己那一帮派的人除了教他们大大显耀自己之外，不教其他任何东西。不作恶这一信条与另一信条很相近。那另一个信条也源于他的怠惰，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将这一信条变成一项义务的人来说，这个信条就变成了美德。这就是：永远不要将自己置身于能够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好处这样的境况之中^①。但是没有一个人畏惧这样的境况。他们个个都十分坚强，品德十分高尚，从不担心他们的利益会诱惑他们去违背自己的义务。在他们高傲的自信中，他们毫无畏惧地面对诱惑。对于这些诱惑，他们自感有非常大的优势。让我们为他们的坚强而祝贺他们吧，但是让

我们也不要责备软弱的让—雅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坚强，宁愿躲避诱惑而不是去战胜诱惑，他对这样一场战斗的胜利太没有把握了。

虽然他没有给社会带来其他的恶习，但是只漫不经心这一条就叫他在社会上失败了。待尽的小小的义务使他觉得这社会令人难以忍受，而忽略了这些小小的义务给他带来的怪罪，与不正当的行为会给他带来的怪罪相比，要大一百倍。人们的道德就像虔诚教徒的道德一样，已被分成细小的宗教仪式、细小的条文、程序标签，其余的都不管。谁若是小心谨慎地对所有这些小小的细节严格照办，哪怕他阴险毒辣、表里不一、狡猾骗人、背信弃义、居心不良，都没关系。只要他照着程序规则办事，他会一直被认为是十足的正人君子。而你在诸如此类情况下怠慢了谁，他们的虚荣心会把你这种疏忽描绘成极大的伤天害理或者是可怕的忘恩负义。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包送给别人，给别人输血，但是一次见面时礼节不够周到，就永远不会得到原谅。让—雅克对于一切纯属规矩而好人、坏人、朋友和无关紧要的人都一一照办的事十分蔑视。他轻视这些，为的是只致力于实实在在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没有任何日常用途，也不会造成多少轰动，反倒给你那些大人先生们提供了一些口实，他们是那样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口实。他本来可以不声不响地去尽伟大的义务，而任何人对此都永远不会有任何话说。但是他忽略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小节，导致了他的失败。这些小节有时也是一些不容违背的义务，而且我也不主张在这些事情上原谅他。我只是说这件祸事本身，本来也不是从根源上就是的祸事，只不过落到了他的头上。这仍然来自他那漫不经心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他身上占主导地位，叫他忽略他的利害，也不亚于忽略他的义务。

让一雅克看上去从未非常热切地觊觎过物质财富，这并非出于人们可以归之于他的节制，而是因为这些财产远远不能给他带来他孜孜以求的东西，还要剥夺他的享受和兴致。不论是真正的损失还是希望受挫都从未使他特别难受过。他太热切希望幸福了，而不会非常热衷于富有，即使他有几阵有过雄心壮志，他的这些欲望也与他做出的努力一样，是强烈而又短暂的。第一次打击的第一个障碍，他未能克服，这时他便灰心气馁了，立刻重又堕入他那种萎靡不振之中，将他无法期待的东西丢在了脑后。他一直是那样少于行动，那样不善于耍手腕，而为了在任何大事上成功，这后一点都是必要的，以致对别人来说最容易的事对他来说总会变成难事。他的怠惰使得这些事对他来说变成不可能，也就免了他去做必不可少的努力以获得成功。在任何一件虽然容易但费时较长的事情上，从他说来，另外一个懒惰的借口便是时间花了而成功不确定，而从将来来看，成功似乎是最有把握的。千百个无法预料的障碍会在每时每刻使筹划得极好的计划流产。只生活不稳定这一条对我们来说，就会将所有未来的大事化为简直不可能。必须吃的苦是确定的，辛苦的代价又总是值得怀疑的，对于一个怠惰多于雄心的人来说，遥远的计划只会显得似乎是诱人上当受骗的圈套。让一雅克过去一向如此，现在也如此。从气质上他是热情而充满活力的，在他青年时代，他也未能免除有各种各样的垂涎和贪欲，如果他一直如此，甚至今日也一直如此，那就很不简单了。但是，不论他能形成什么强烈的欲望，不论这种欲望的目标会是什么，如果他做了最初的努力而未能达到目标，他就放弃了，他一直不能长期坚持去追求自己向往的目标。

现在他似乎再也一无所想。对于自己的事业所余部分，他已经无所谓。他高兴地看到这事业的尽头已经来临，但他甚至不会通过自己的祝愿加速它的到来。我怀疑从未有过哪个凡人会更诚恳地更好地对上苍说过“让你的意愿实现吧！”对于一个在大地上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能安慰、抚慰他的心的人，这可能不是非常值得称赞的逆来顺受^①。但是，在他青年时代，气质和青春年少之火肯定经常燃起他的欲望。他因此得以形成一些欲望。这些欲望虽然很强烈，却难得有相当持久让他足以克服拦路的障碍。有时这些障碍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虽然想要的很多，但他可能得到的很少，因为不是只有内心冲动就能叫人达到目标的，还必须有其他的方法，而他从来不善于使用这些方法。最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腼腆，最最极端的打不起精神来，有时可能就使欲望的强度有所减弱。他在这强度中并未找到可以回避精心努力的技巧，而强烈的欲望似乎要求必须做出精心的努力。这里又是他性格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个关键极好地暴露了他缺乏毅力的问题。一直想着他垂涎的目标，一直出于自己的欲望向那个目标走去，他那大有裨益的想象力能跳过拦住他或吓住他的障碍而达到目的。不仅如此，他的想象力将他与垂涎之物之间一切不相符合的东西完全移开，呈现在他眼前的只是从各方面与他的欲望都完全相符的目标。因此，对他来说，他的想象变得比现实本身更甜美，它把现实的缺陷和困难移开了，将特意为他准备的现实送交给他，使得向往和享受对他来说无非是一回事。一个天性如此的人对活生生的生活没有兴趣，难道令人惊异么？为了远远地给他带来一些并不完美而且没有把握的享受，这种生活可能会剥夺他更价值百倍而且总在他掌握之中的享受。拥有他创

造的想象出来的财富，比起拥有可以说是更实实在在的财富来，他更幸福，更富有。真实存在的财富并不那么令人向往。

就是这个想象力，富于令人愉快而又充满魅力的图景，却固执地摈弃痛苦和悲愁的东西，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从来不向他那么生动地描绘痛苦和悲愁，以至于他的意愿可以将这些抹掉。前途未卜，又经历过那么多的不幸，可能使他对于威胁着他的不幸极度恐惧，让他一心想着用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但是这些不幸已经来了吗？有一会儿他很强烈地感觉到确实来了，然后便将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对将来的一切都作了最坏的打算，也就轻松、安静了。一旦不幸来临，肯定必须忍受痛苦，但是再也不是为了免灾而不得不想那些事了。这至少在心中减少了一个很厉害的折磨。对于担心的祸事提前作了打算，这就去掉了最大的辛酸。待这祸事来到，发现他已完全作好了承受的思想准备。如果这祸事不来，那当然是好事，而正因为根本没打算它不来，就会怀着更大的快乐品尝这件好事的滋味了。由于他更喜欢享受而不是受苦，他拒绝回忆那些悲哀的、令人不快的事。这些回忆毫无用处，他将整个心灵都投入令他愉悦的回忆。当他的命运已是如此这般，他从中再也看不到任何令人愉快的东西可以回忆时，他便将这一切完全忘却往前面想，回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幸福时刻。他常常在回忆中重温这些幸福的时刻。有时思绪跳到彼世，他希望自己不久就会到这另一个世界去。他也感到他应该有一个来世，这时他便尽量想象这另一个世界的甜美，让它与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公正地让他忍受的痛苦成正比。他更常常让自己的感官助上自己的想象一臂之力，按照自己的心愿创造一些人，在一个自感配得上的社会里与他们一起

生活。他翱翔在太空中，四周是曾经包围着自己的迷人的、几乎是天使般的对象。难道你能设想，在天生就这样脆弱的心灵中，仇恨的酵母会轻易发酵么？不，不，先生，请你相信，一个在某一时刻得以感受到让—雅克习以为常的那种美妙心情的人，永远都不会琢磨什么坏念头。

最高尚的品德，要求极开阔的心胸、极大的勇气和极高贵的心灵的品德，是谅解对自己的辱骂和爱自己的敌人。软弱的让—雅克甚至达不到普普通通的品德水准，难道能达到这个高度么？我远不能相信，也不能肯定。但是，如果他那深情而又平和的天性将他提升到高尚品德能叫人达到的高度，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知道了仇恨为何物，在他的心中这仇恨又能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一种从未接近他的心灵的情感，他怎么会知道会将他引向何处呢？在这一点上，他根本不曾有过内心要进行的斗争，因为他从未有过邪念和受到过诱惑。剥夺他享受的能力，将其交付给狂躁的、撕心裂肺的激情，对他来说这甚至不构成一种诱惑。这是被虚荣心吞噬而又根本不知道除此还有其他的爱的灵魂所受的折磨。他们并非选择了这种激情，而是这种激情束缚着他们，根本没给他们的能力留下任何别的激情去消受。

《忏悔录》是人类独一无二的作品。他将这部作品朗读给最不宜听到它的耳朵^①，真是糟蹋了这部作品。他着手写《忏悔录》的时候，已经过了成年时代，对于逆境还一无所知。他很有尊严地实施这个写作计划，一直到生命中的不幸来到。从那时起，他看到自己不得

不放弃这个计划。他习惯于进行那些美好的遐想，而这时他找不到勇气和力量去支撑对那么多可怕事情的思考。即使他固执地要这样做，他甚至想不起来那些可怕的事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他的记忆力拒绝用这些可怕的回忆玷污自己。他只能回忆他可能会快乐地见到其复生的时代的景象^①。这样，他给恶人当猎物的时代的回忆就会永远被抹掉。如果不是那些恶人继续给他造成痛苦，有时叫他并非心甘情愿地唤起他对这些人曾经叫他忍受的痛苦的回忆的话，他甚至会将这些使他的回忆变得那么悲惨的残忍的人也一起忘掉。总而言之，多情而软弱的天性，使他倾向于最温馨感官享受的萎靡不振的心灵，叫他摒弃一切痛苦的情感，将一切令人不愉快的目标排除在他的回忆之外。他没有宽恕冒犯的特点，因为他已经忘记了过去对他的冒犯；他不喜欢他的敌人，但是他根本不去想他们。这就把整个优势放在了他们一边。他们永远不会看着他，不断地关注他，以便越来越厉害地把他缠在他们的圈套里；而且觉得他既注意力不够，看不见他们，又不够主动，保护不了自己，他们对于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总是很有把握，无须害怕报复。就在他忙着自己的事的时候，他们也忙着注意他。他自爱，而他们憎恨他。这就是一方忙的事和另一方忙的事。对他来说，他自己就是一切；对于他们来说，他也是一切。说到他们自己，不论对他还是对他们自己而言，他们都一钱不值。只要让一雅克穷愁潦倒，他们便不需要别的幸福。所以，不论是他们还是他自己，他们都各有各的重大体验要完成：他们是要看看人在一个无辜的人心里可以积累多少痛苦，他则是要看看无辜的人只从自己身上能掏出多少本钱来承受痛苦。这里面最值钱的，是听到你们那些老实厚道的大人先生们，在他们那可怕的阴

谋诡计中哀叹仇恨对于沉浸在仇恨之中而不能自拔的人是多么有害，并满怀柔情地可怜他们的朋友让—雅克成了如此折磨人的一种情感的猎物。

他肯定很麻木不仁或者很愚蠢，才看不到、感觉不到自己的处境。他对自己的痛苦太不在意，不会为此而非常难过。对于人类的不公，他自我安慰。他扪心自问，在自己心中找到一些非常美妙的补偿。只要他独自一人，他便非常幸福，而当仇恨的场景令他伤心或者蔑视和嘲讽使他义愤填膺时，这无非也就是转瞬即逝的冲动，引起他激愤的那个对象一旦消失，这种冲动也就立刻停止了。他的激动来得很快而且很强烈，但是去得也快，不怎么持久。这看得出来。他的心像水晶一样透明，心里想的事，一点都隐藏不住。他感受到的每一次心动都传送到他的眼中、他的脸上。他什么时候激动起来或平静下去的，他怎样激动起来或怎样平静下去的，什么时候他发起怒来或者受到感动，他怎样发起怒来或怎样受到感动，人们都看得见。只要他之所见所闻使他有所感触，他绝不会将他的印象憋在心中或遮掩起来一小会儿。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在他的性格上，居然成功地欺骗了所有的人。只要人们稍微把他从他那心爱的萎靡不振中拉出来（可惜这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我看他也未必能在哪个人面前藏得住内心深处所发生的事。正是这同一个既热情迸发又言语不慎的人，人们用了了不起的魔法，把他变成了世界上所能存在的最精明强干的伪君子和最狡猾的骗子。

这个见解非常重要，我对此予以最大的重视。所有的恶人，他们首要的技巧便是小心谨慎，也就是说装蒜。他们有那么多的意图和情感要藏匿，他们善于制造表象，控制自己的眼神、自己的表情、自己的举止，成为控制外表的大师。他们善于发挥他们的长处，用一层明智的彩釉盖住吞噬着他们的邪恶激情。火热的心容易着火，容易动怒，但是一切都显露在外。恶人很冷静，很稳重，毒涎都放在、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只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才起作用。直到那时之前，没有任何流露。而且为了使效果更巨大或者为了更有把握，他们还按照他们的意愿将时间推迟。这些区别不仅仅来自性情，也来自激情的性质。热情而易激动的心，他们的激情是天然的作品。它不顾怀着这些激情的人，自己流露出来。这些激情的首次迸发纯粹是不由自主的，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意志。他拼命抵制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激情产生后果之前阻挡住激情的发展，而不是在这激情或通过眼神，或通过脸红，或通过声音，或通过举止，或通过某一个其他的敏感信号流露出来之前。

虚荣心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冲动只是思考所产生的次生激情，这二者对人的机体产生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这就是为什么为这些类型的激情所控制的人，与沉浸在天性直接冲动之中的人相比，更能控制自己的外表。一般来说，虽然生性热情而暴烈的人更多情，他们也更容易冲动，不大沉得住气，更容易发火。但是这些大叫大嚷的冲动是没有后果的，脸上愤怒的表情一消失，怒火也立刻在心中熄灭了。与此相反，黏液质的冷静的人外表上那么温和，那么耐心，那么有节制，而在内心是容易记仇、报复心重、无情无义的。他们善于将仇恨

存储起来，加以伪装，加以滋养，直到报仇雪恨的时机来到。一般来说，前一类人爱多于恨；第二种人恨远远多于爱，如果说他们还懂得爱的话。非常坚强的心灵常常属于这后一类人，正像他们能超越激情一样。真正的圣贤都是一些冷静之人，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在普通人这一层次中，如果没有感受能力的反作用，虚荣心肯定在天平上总是占上风。如果他们又始终一无所长，这种虚荣心就会使他们变得居心不良。

你一定要对我说，有些性情暴烈容易激动的人也居心不良，爱记仇，爱怀恨在心。我根本不信，但是必须彼此统一意见。有两种激烈：感情激烈和思想激烈。爱激动的心灵动情强烈而迅速。骤然激动起来使之热血沸腾，这沸腾的热血立刻把标志着激情的冲动带到眼神上，带到声音里，带到脸上。相反有些思想激烈的人倒与铁石心肠相搭配，他们只在头脑里产生激动。这种激动也表现在眼神上、动作上，而且伴随着话语，但其特征完全不同：他们是矫揉造作的、演员式的，而不是热情冲动、激情迸发。这些人想法很多，生出想法来极其容易：他们的舌头听使唤，反应敏捷而且思考深刻的头脑不断给他们提供新想法、俏皮话和巧妙的回答。不论人们在向他们说的话里加进什么有劲的、巧妙的东西，他们都会用反应之迅速、巧妙回答之风趣叫人大为惊讶，他们永远不会卡壳。在感情的事情上，他们也会使用小小的套话，而且装饰得那么巧妙，如果表达的准确性本身不是恰巧证明这只是他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东西，别人可能真还以为他们一直感动到灵魂深处去了呢！而其他的人，一心只顾自己的感受，很少修饰自己的话语，不会那么字斟句酌。他们受不了话语连贯呆板，他

们对语速缓慢十分气恼，在他们飞快感受到的内心冲动中，他们似乎觉得他们的感受应该表露出来了，从一颗心深入另一颗心之中，而不需要话语冷静的帮助。对于机灵人来说，一般是思想以完全安排好的语句形式出现。而对于情感而言，就并非如此。必须寻找、组织、选择适合表达人们感受到的情感的语言，哪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会有那种耐心，会打断激动着他的情感的进程去每时每刻进行这种斟酌呢？非常强烈的激动有时会让你灵机一动找到强有力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幸运的巧合不是同样的情形总能提供的。再说，一个非常激动的人难道会仔细注意人家对他说的每一句话、仔细注意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以便让自己的回答或自己的话语与这些完全适宜么？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像让—雅克那样心不在焉、那样莽撞、那样愚笨，但是我怀疑任何一个从上天得到真正火热、激烈、敏感而又温柔的性情的人会是一个应对非常迅速的人。

所以让我们不要像人们在社交界那样，把头脑发热当成是容易激动的心灵吧！头脑发热的人，他们唯一的欲望是出人头地。他们的言谈话语、行动和作品均受这种欲望的驱动，为了得到青年人和女人们的赞赏，极力装出很有感受能力的样子，而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感受能力。他们的全部心思都在他们那唯一的目标，即出名上。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会叫他们热血沸腾，他们对任何事都不会产生真正的兴趣。念头来得飞快使他们头脑发热，而内心空空，除了虚荣心这种情感以外，没有任何真情实感。虚荣心是他们惯常的心态，不会让任何他人从其外表上感觉、发现什么心动。所以，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很平静、冷静，只考虑与他们小小的自我有关的好处，不放过任何机

会，不断地忙于贬低他们的敌手，排斥他们的竞争对手，在社交界出人头地，在文学界拔得头筹，叫一切没有拴在他们的战车上的人消沉下去。他们居然很成功，这一点也不奇怪。说这样的人居心不良、干坏事，这不是什么奇迹。但要说他们除了主导他们的自私自利以外还能感受别的激情，他们有真正的感受能力，他们能够有亲情、友情甚至爱情，我是不承认的。他们不仅不懂得钟爱自己，而且只知道仇恨不像他们那样的人。

一个善于控制自己的内心，善于约束自己的全部激情的人，任何个人利害以及感官的欲望对他没有巨大影响的人，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独处而且没有见证人，在任何情况下不考虑自己内心秘密的希冀，只做正确和正派的事的人，只有他才是品德高尚的人。如果确有这样的人，那我真是为了人类的荣耀而感到无比高兴。我知道从前在这世界上有过很多品德高尚的人。我知道费讷隆^注、卡蒂纳^注，还有其他不那么有名的人都曾经为近几个世纪增光。在我们中间，我看到乔治·吉斯^注也遵循着他们高贵的榜样。除此之外，我在外表品德高尚的人身上只看到吹牛、虚伪和虚荣。但是与我们更接近一些的，至少在自然界中更多得多的，是这样的人：他出身高贵，从上天只得到一些外露而又温柔的情感，多情而可爱的习性；一颗火热的有欲望的心，但在欲求中敏感而又多情；他不知荣誉和财富有何用，但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享受，什么是真正的爱恋；他把事物的外表完全不当一回事，也不把人们的舆论当多大的事，他寻求自己内心的幸福，不考虑习俗和固定之见。这个人不会是品德高尚的，因为他战胜不了自己的习性。但在任着自己习性来的时候，他不会做出任何与克服自己的

习性只听从道德的声音行事的人相反的事情来。善良、怜悯、慷慨仗义，这些天性的首要倾向，不过是自爱的流露，在他的头脑中根本不会升格为严酷的义务，而是他心灵的需求。他满足这些需求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他也不大会考虑将这个原则降格为规定。与道德规则相比，天生的本能可能不那么纯洁，但是肯定更可靠，因为要做恶的话，人们常常将自己置于与自己的义务相矛盾的地位，而永远不会将自己置于与自己的习性相矛盾的地位。

自然人受到理智的启示之后，有了一些更精细的胃口，但这些胃口并非不如他最初的粗野那样单纯。权势、知名、优越感，这些异想天开的东西对他来说都一钱不值。他希望被认识只是为了受到爱戴，他希望只是因为他确实拥有的东西真正值得赞美而受赞美。聪明和才华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价值的装饰物，并不构成价值。它们在事物前进中是必要的发挥，对生活舒适有它们的好处，但是它们从属于使人变得真正容易相处、真正善良的更宝贵的能力，这些宝贵的能力叫人高度赞赏秩序、正义、正直和纯洁，把它们看得高于一切其他优点。自然人学着在一切事情上背负起必要性这个枷锁，屈服于这个桎梏，从来都不低声抱怨上苍。上苍开始时给他很多宝贵的赠予，现在仍向他的心灵许诺要给他更加宝贵的财富。为了补救命运和人的不公，上苍要选择对他合适的时刻而不是对我们合适的时刻。上苍远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他不会向我们报告他用什么办法的。自然人被上苍征服，为了保存自己，他屈从于暴躁的瞬间发作，屈从于怒火升腾，屈从于发火，屈从于愤怒，但从未屈从于仇恨而又久久不忘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于作为其猎物的人和作为其对象的人都是有害的，只会导致作恶

和破坏，对善对保存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最后，自然人不会耗尽他们的微薄之力要在这人世上建造圣幕，制造庞大的幸福或快乐机器。他享受着自己和自己的存在，不大操心人们对此作何想法，也不大在意未来会怎样。

这就是我见到的疏懒的让—雅克，毫无做作，毫无虚假，出于爱好沉醉在他甜美的遐想中。他有时深刻思考，但这对他来说总是疲倦多于快乐。他更喜欢任凭令人愉快的想象来主宰自己，而不是费力地用理智去主宰自己的头脑。我看见他出于爱好过着有规律、俭朴、单调的生活，从不为此而灰心丧气。这种生活的单调和他从中找到的温馨、甜蜜，表明他的心灵很平静。如果他自己心里不好受，他最后就会厌倦在其中生活了。他需要散心、解闷，但我根本看不见他寻找这些东西。如果他是出于难以设想的什么灵机一动，固执地要把这种酷刑强加于自己，那么时间长了人们可能就会看到这种约束对他的性格、对他的脸色、对他的健康产生什么效果。他可能会面色蜡黄，日见衰弱，变得忧郁而悲伤，会萎靡下去。而事实上与此相反，他身体从未这么好过^①。原来十年中即他搅进写作之中的那一整段时间里一直有的惯常的那些病痛、瘦弱、苍白的面色、垂死的样子，全不见了。写作这个行当既对他的体质很不好，又完全不符合他的口味。如果他继续干这一行的时间更长，可能早就最后将他送进坟墓了。自从他重拾了自己青年时代甜美的消遣，也就重拾了青年时代的平静。他让身体忙碌，让大脑休息。因此他在各方面都感觉良好。一言以蔽之，正像我在他写的书里找到了一个自然人一样，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他写的书里的那个人，不需要特意去寻找他是否真是那些书的作者。

我只有一个好奇的地方，我想满足我的好奇心，这就是关于《乡村卜师》。你在这上面对我说过的话，让我那么震惊，以致如果没有特别搞清这个问题，我肯定不会心安的。人们不大能想象得到，一个有些天赋和才华的人，本来用这天赋和才华可以向往与其相称的荣光，怎么会为了肆无忌惮地用一种他可能不具备的才华来装点自己，并非必要地钻进在这方面露怯的一切机会中去。人们不大能想象得到，在巴黎大庭广众之下，在最不打算给他以宽容的艺术家中间，这么一个人居然毫不客气地自称是一部作品的作者，而他是没有能力写出这部作品的。人们不大能想象得到，一个那么腼腆、那么不自满的人居然在大师林立之中去充当一门艺术的家庭教师。他自己对这门艺术一窍不通，反倒责怪大师们对此一窍不通。这确实是人们可以举出来的最令人无法相信的一件事。何况，这样用从他人那里掠夺来的东西来美化自己真是太卑劣了！这种做法也叫人估计这个人那么缺乏头脑，虚荣心那么幼稚，判断能力那么有限，以致任何一个能下决心干这种事的人，在任何一行永远都干不出任何伟大、高尚、漂亮的事情来，以致有人说，让一雅克能冒充《乡村卜师》的作者，那么他归在自己头上的其他作品，肯定也没有一件是他自己创作的。那些作品那么雄浑有力，那么高尚，出自一个无耻的小剽窃者的小脑袋，肯定不可能。尽管我对他作了那么多的观察，但是在我看来，这恐怕一直就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一切似乎是那样的不相容，以致我又回到了我的另一个结论：要么全是他写的，要么全不是他写的。

还有一件事激发着我研究的热情。《乡村卜师》的作者，不论他是谁，他都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作者，也不会比署同一名字的其他作

品的作者更普通。在这个剧本中，有一种甘美、一种魅力，特别是一种朴素，这些都使它与同类的任何其他作品截然不同。在歌词中既没有激烈的情景，没有美丽的格言，也没有夸夸其谈的道德说教。在音乐中，既没有渊博之笔，也没有加工的段落，既没有合奏的歌，也没有哀婉动人的和声^①。其主题是滑稽多于令人感动，然而剧本触动人，感动人，动人心弦，叫人落泪。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感动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这种在心中流淌的谜一般的魅力，他是从何处找到其源泉的呢？这绝无仅有的源泉，没有任何其他人在这里汲取过。它不是神马泉^②，它来自别处。与剧本独特新颖一样，其作者大概也与众不同。如果我已经认识了让—雅克，我第一次看《乡村卜师》而人们没有向我道出作者的名字，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此人就是《新爱洛伊丝》的作者，就是让—雅克，而且只会是他。科莱特^③也像朱莉^④一样，并没有情景的魔力，也没有浪漫传奇事件的诱饵，却一样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且打动人，一样的自然，一样的甜美，一样的风格。她们是姊妹，要么我就完全搞错了。我就会这么说，或者我就会这么想。现在，与此相反，人家向我保证，说让—雅克冒充这个剧本的作者，而这个剧本是另外一个人写的。那好，叫人家把这个“另外一个人”指给我看看，叫我看他长得什么模样。如果这个人不是让—雅克，至少他与让—雅克十分相像，既然他们那么独特新颖、那么有特点的作品那么相像！我不可能见过让—雅克的音乐作品，既然他不会创作。这是实话。但我确信，如果他会，这些作品的特性肯定与让—雅克十分接近。如果相信我自己的判断，这音乐是他写的。从人家给我的证据来说，这音乐不是他写的。我应该相信什么呢？我决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这个问题搞个清清楚楚，叫它对我来说再不可能留下

任何怀疑。为了达到目的，我用了最简便而且最有把握的办法去做这件事。

法国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跟所有的人做法一样，你拿出一段乐谱让他识。你看到他只是结结巴巴的时候，你就得出了结果，而且你就到此为止了。

卢梭：我根本不是这么做的，问题也根本不在这里。因为据我所知，他并不是冒充蹩脚的音乐家，也不是冒充大教堂的唱经班成员，而是拿别人的乐谱冒充是自己的，他只是冒充会音乐创作。这才是我要核实的事。所以我没有向他提出要他识谱，而是要他创作音乐。我似乎觉得这是尽可能直奔问题的真正症结而去。我请他当着我的面就一些歌词谱曲。这些歌词他是陌生的，是我就地提供给他的。

法国人：你心眼真好。因为，归根结底，你肯定了他不识谱，难道不就肯定了他不会作曲了么？

卢梭：对此我一无所知。一个脑子里满是自己的想法的人，既抓不住也表达不出别人的想法，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可能。他口才那么不好，并不是由于脑子不行；他识谱能力那么差，也可能并不是由于无知。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那就是：如果说从现实到可为，其结果是有效的，那么看见他在我眼前作曲，就能使我肯定他会作曲。

法国人：嘿，这倒怪了！那么，先生，他是拿什么借口对付你的呢？大概他故作狂傲，很傲慢地拒绝了你的提议吧？

卢梭：没有，他对我的动机看得太清楚了，不会觉得受到冒犯的。看上去，他对我的提议更多的是感激而不是觉得受到侮辱。但是他请我比较一下处境和年龄。他对我说：“请你考虑一下，时隔二十五年，长时间的揪心、各种麻烦事、气馁、年老，会使同一个人的创作出现多么大的差异！再加上你强加给我的这种约束，当然这约束并不令我不快，因为我看得出来你这样做的理由，但是这并不因此就不给一个人的思想带来束缚，而这个人从来就不会束缚自己的思想，创作任何东西，都是只在自己喜欢的的时间，凭着自己的意愿，自由自在地进行。”

法国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用一大堆漂亮话拒绝你提出的测试了？

卢梭：没有。与此相反，作了这个小小的开场白之后，他便诚心诚意地听从安排了，而且结果比他原来希望的还要好。他有点慢，但一直在我的面前，创作出了乐曲，其音乐与《乡村卜师》的音乐一样清新、悦耳，处理得非常好，其风格与上述剧本的风格相当近似，虽没有那时那么新颖，却仍然一样自然，一样有表现力，一样令人惬意。对他的成功，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他对我说：“我看到你非常希望看到我成功，是这一愿望使我得到了更大的成功。不信任使我晕头转向，使我反应迟钝，使我头脑发紧就像使我揪心一样。信任使我头脑活跃，使我思路绽开，让我展开翅膀飞翔。上天造我就是叫我为友情而生：有了友情，就使我的各种能力有了新的动力，友情使我价值倍增。”

先生，这就是我想亲自核实的事情。如果这一实验还不足以证明是他创作了《乡村卜师》，它至少足以将你坚持的该剧本不是由他创作的这一个证据摧毁。你也就知道了，为什么所有其他的证据对我根本不具有权威性。这又是一项观察结果，它终于将我的怀疑全部摧毁，而且使我坚信或使我再次回到我原来确信的事情。

在这一测试之后，我又对自他回到巴黎以来创作的全部音乐进行了审视。这些乐谱足以集成一大册了，我从中找到了一致的创作风格。如果不是歌词（最最经常的情况是他自己选定歌词）之间关系密切容许或者可以原谅音乐的单调，这种一致的创作风格可能有时就会堕入单调之中了。让—雅克怀着一颗过分倾向于柔情的心，他对乡村生活一直有强烈的兴趣。他的全部音乐创作虽然根据主题不同有所变化，但是全都带有这种兴趣的痕迹。人们觉得听到了芦笛的田园音调，这种音调到处都能叫人感觉到，与在《乡村卜师》中一模一样。一位行家里手在这上面不会搞错，其程度更甚于人们对于画家的创作不会认错。此外这全部音乐均非常朴素，我大概还敢说，均非常真实，而在我们当中，任何其他现代音乐都不具备这种朴素性和真实性。这音乐不仅仅不需要颤音，不需要小小的符号，也不需要任何种类的装饰音或修饰，这种音乐甚至一点都受不了这些。他的全部表现力都在强弱的细微差别上，这才是好旋律的真正特点。这种旋律在该歌剧中一直如此而且很突出。伴奏使它更为生动，又没有盖住歌唱。用不着不停地对伴奏人喊：“轻点，再轻点！”这一切只适用于《乡村卜师》一部戏。如果这个剧本不是他创作的，那肯定是每一次他喜欢用自己的名字创作的时候，这个剧本的作者一直听命于他以便给他

创作新的乐谱来着，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能创作出像这样的音乐。但我的意思不是说，在仔细剥离这整部剧本的音乐时，人们从中既找不到与其他作者的相似之处，也找不到不自觉受记忆中他人作品影响的地方，更找不到取自或模仿其他作者的经过音群。我所知道的任何音乐作品都并非如此。但是，这些模仿之处是碰巧也好，是真正的剽窃也好，我要说的是作者使用得真是恰如其分。我还要说，他头脑里满是想法，他把这些想法与这些音乐配在一起，不会叫人设想这是由于他自己肚子里无货才这样将别人的东西归于自己的。这是疏懒或者匆忙，但这不是贫乏。他自己创作音乐太容易了，永远用不着抄袭^①。

我建议他将所有这些音乐创作收集起来，设法将它卖掉，以便在再也无法继续工作时能帮助自己生活，并尽量让这部作曲集只落在忠实可靠的人手里。这些人既不会叫人将它毁了，也不会叫人将它分散开。因为待人们停止感情用事决定与它有关的判断之时，这部作曲集在我看来将会提供一项有力的证据，证明集子中的全部音乐只属于同一个创作者^②。

一切在让—雅克才华横溢时期出自他笔下的作品都带有不可能认不出、更不可能模仿的印迹。他的音乐，他的散文，他的诗歌，总之在那十年当中他创作的一切，其色彩，其色调，是另一个人永远找不到的。是的，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不知道《乡村卜师》的作者是谁，我也会从这种一致性当中感觉到作者就是他。对这个剧本我的怀疑消除了，也就将我对其作者的其余怀疑全部解除了。

人们有证据证明这个剧本不是他写的，这些证据强有力，却只会用来在我的思想中将人们指控他的罪行的证据摧毁。这一切只给我留下一件意料不到的事，那就是：这么多的谎言怎么能够得到那么好的证明呢？

让-雅克天生就是搞音乐的，不是为了全力以赴搞演奏，而是要促进音乐的进步和从中有所发现。在艺术上和关于艺术方面，他的想法十分丰富，永不枯竭。他找到了一些方法，更明了，更实用，更简单，有的使作曲更方便，有的使演奏更方便。为了叫人接受这些方法，只差由另外一个人将其推荐出去。他在和声上有个发现，他甚至不屑于将其公布出来，因为他事先就确信这个发现会被当废物扔掉，要么就像《乡村卜师》一样，只会给他招来指责，说他将他人东西据为己有。他能就同一歌词谱出十个曲子来，而如此高产并不让他费力，也不会叫他才思枯竭。我也见过他识谱能力特别强，比好几个教识谱的人都好。在这门艺术上，在没有任何东西吓住他、没有任何东西干扰他的灵性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即席演奏，而在一切其他事情上，他都没有这个本事。这种灵性，他难得有，却又那么容易失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唤回。三十年以前，人们见过他在巴黎看着乐谱就能流利地唱出来。为什么如今他再也不能了呢？这是因为那时没有一个人怀疑他的才华，而如今所有的人都拒绝承认他有这种才华。只要有一个不怀好意的观众，就足以扰乱他的头脑和双眼。让一个他信任的人给他一段他根本不知道的乐谱好了！我可以打赌，除非这段音乐是巴洛克风格的，或者毫无意义，否则他看第一眼就能辨识出来，而且能唱出来，唱得还过得去。但是，如果他观察这个人的内

心，看出他是不怀好意的，那他一个音符也说不出。这就是观众之中无须经过其他审查而得出的结论。在音乐上和在他最擅长的事情上，让一雅克就像他昔日下棋一样^②。当他与一个比他厉害但他以为不如他的人对弈时，他十有八九会赢。而当他与一个不如他但他以为比他厉害的人对弈时，他就会输。他人的志得意满就能把他吓住，而且必定使他泄气。在这方面，舆论一直制约着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切事情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信心达到什么程度，他的能力就发挥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最糟糕的事就是：他感到自己的能力，为了让那些对此有怀疑的人清醒过来，他毫无畏惧地投身于显示这种能力的一切机会之中，总是指望着这一次能始终控制住自己。但是不论他干什么，总是被人吓住，结果他只能露怯。这方面的经历白白给了他教训，从未把他给纠正过来。

一般说来，从一个人的天性能看出一个人的爱好，反之亦然。在让一雅克身上，也是如此。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像他那样热衷于音乐，但仅仅热衷于能与他内心交流的音乐。所以他喜欢创作音乐甚于喜欢听音乐，尤其是在巴黎，因为在巴黎除了他自己创作的音乐以外根本没有那么适合于他听的音乐。他用虽微弱而沙哑却仍然动人而柔和的嗓音唱出这些乐曲，用颤抖的手指，并非不吃力地给乐曲伴奏。手指颤抖是年龄又增长了10岁产生的后果，但更多的是无法克服的腼腆的缘故。最近几年以来，他怀着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这一自娱自乐之中，不难看出他把这当成一种令人愉悦的消闲解闷以便解除他的痛苦。当痛苦的情感使他伤心的时候，他在琴键上寻找安慰，而人们是拒绝给他安慰的。这样，他的痛苦就失去了其干巴巴的性质，同时向

他提供了歌唱和泪水。走在大街上，他在脑子里寻找着曲调，便不再注意行人向他投过来的侮辱性目光了。数首带有他的特点的浪漫曲，歌曲忧伤而萎靡，但又柔和而令人愉悦，更是由此而产生。一切带有同样性质的东西都叫他高兴，使他着迷。他热衷于黄鹂的歌唱，他喜欢斑鸠的低吟，在一支曲子的伴奏中，他将这种低吟模仿得惟妙惟肖，因为他对与爱恋相关的惆怅十分感兴趣。他最强烈也最枉然的热衷之事便是为人所爱。他自感天生就是为了如此的。至少他和动物在一起满足了这种天花乱坠的想法。他一向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心关照来吸引动物，抚摸动物。他是自己养的狗、自己养的猫、自己养的金丝雀的朋友，也几乎是它们的奴隶。他养的一些鸽子到处跟着他，飞到他的手臂上、头上，甚至闹得他心烦。他驯养鸟儿、鱼儿，那种耐心令人难以置信。在蒙甘时，他甚至做到了让燕子在他的卧房里筑巢。他怀着那样的信任之情以至于这些燕子任人将它们关在房间里也不害怕。一言以蔽之，他的消遣娱乐、他的快乐与他的劳作、他的爱好一样，都是无伤大雅、纯洁无瑕、温和甜蜜的。在他的心灵中，没有一种爱好是反常的，也没有一种是要花费昂贵或者要犯罪才能满足的。为了在人世上尽可能的幸福，财富对他是没有用的，出名就更无用。他需要的只是健康、生活必需之物、安静与友情。

我向你描述过我亲眼看到的这个人的主要特点。在我的描绘中，我不仅只限于任何一个别的人都能看到的東西（如果这个人对这种审视用的是非常专注的目光而不是先入为主的目光），而且局限于其本身既不好也不坏、无法让虚伪长期伪装的东西。至于那些虽然真实却又不很像确有其事的事，一切本可以值得一般人了解却只有上天和我

了解的事，或者即使别人了解但是自身说出来不相宜的事，你别指望我会对你谈起，我也更不会说那些尽人皆知的事。如果他的全部价值是在人们的赞同与否中，那么说这些也是白搭。我也不会向你谈起他的恶习。倒不是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大的恶习，而是因为这些恶习从来只是害他自己，他不需要向别人作任何汇报。当人们对补赎了恶的善事闭口不谈的时候，对于根本不伤害他人的恶也可以闭口不谈了。他在《忏悔录》中并没有这样守口如瓶，说不定后来他也不曾比那做得更好。除此以外，对上面所述，我可以补充的全部细节无非是其结果如何而已。如果认真思考，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轻易地将这些补充上去。要深入了解这个人的天性和他的性格，这些就足够了。我如果走得再远，恐怕就要违背你约束我的承诺了。只要这些承诺在持续，我能要求让—雅克和期待让—雅克的，就是像他已经做的那样，对于他在各种场合的行为给我一个合乎情理的、说得过去的解释。对于控告他的罪行，他自己完全不知晓，又不允许别人向他宣布，要求他对这些罪行作出应答，恐怕既不公平，又很荒谬。我自己对这些能做的补充，就是倾注我的全部注意力核实一下，他给我的这一解释与我本人从他身上看到的一切是否相符。这件事我已经做了。所以我就此打住。现在，请你要么让我感觉到我在什么事情上搞错了，要么向我指出，我的这位让—雅克怎么能与你那些大人先生们的让—雅克相符，要么就最终承认，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从来就不是同一个人。

5

法国人：我聚精会神地听了你所说的话，你大概应该满意了。我没有用我的想法来打断你，我一直跟着你的想法走。虽然偶尔我也不自觉地打断你几次，那都是在我本人赞同你的意见，我希望你能对一些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异议作出答复的时候，我是担心把它给忘了。现在我请你反过来把我对你的聚精会神给我一点。我一定避免啰嗦。如果可能，也请你别不耐烦。

我从完全同意你的结论开始。我坦率地承认，你的让—雅克与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让—雅克不会是同一个人。我还承认，似乎一个让—雅克无缘无故地生下来就是为了让他与另一个让—雅克相对比的。我甚至看出在他们之间有一些不相容之处。这些不相容的地方，可能除了我之外不会使任何其他其他人感到震惊。例如，受制于习惯，爱好体力劳动，在我看来，这两条就与恶人阴险而暴躁的狂热不可调和、互不相容。我保证，一个死心塌地的坏蛋永远不会去做漂亮的植物标本，也绝不会在六年时间里抄八千页乐谱^①。所以，从第一份草图开始，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和你就无法一致了。双方当中肯定有一方要么搞错了，要么在撒谎。谎言不在你一方，对这一点我很有把握。但是其中有错误是可能的。谁能向我保证其中确实没有错误呢？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贬低他的时候，你责备他们抱有成见。你对他那么褒赏有加的时候，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抱有成见么？你倾向于他，就使这种怀疑变得非常合情合理。为了确有把握地摘出真相来，必须有

不偏不倚的观察结果。不论你采取了什么提防的措施，你的观察结果并不比他们的观察结果更不偏不倚。不管你会说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卷进了阴谋。我认识一些正派人，他们一点都不憎恨让—雅克，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不鼓吹对他搞那种背信弃义的仁慈。在你看来，这种仁慈不过是更致命的仇恨而已。他们尊崇他的才华，但对他本人既不热爱也不仇恨，而且对于人们赞赏备至的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大吹大擂的整个那些宽宏大量、慷慨仗义，并不大相信。然而在许多点上，这些公正的人对他的看法与公众相一致。他们亲眼看到的，他们彼此所了解到的，使他们对于他的品行、他的正直、他的温和、他的人道、他的淡泊名利、所有他大肆渲染的美德，都产生了不大好的看法。对他的一些缺点，甚至一些恶习，应该原谅，他也是人嘛！但是有些恶习实在是太卑鄙了，是不可能在一个正直的心灵中萌发出来的。我根本不寻求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我蔑视一个卑鄙下流的人。我永远不会相信，你在让—雅克身上找到的那些美好习性能与他被指责的那些恶习相容。你看到了，对于既存在又被证明了的一些事实，我并不加以强调。但是正如你所说，故意漏掉这些事实的任何程序则会削弱所有的证据。对于好些事，我就什么话都不说了：他寻开心强奸妇女，虽然没有比这更没必要的了；在酒馆里他骗取过路人的钱财，后来他予以否认，说是向人家借的；给人家抄的乐谱，让人家付两次钱；有的乐谱，他故意算错账；人家付钱给他时，他把钱昧起来；还有成千上万其他诸如此类的指责^②。这些事情虽然都已被证实，但我希望这也和其他事实一样只不过是无理取闹、没事找茬的题目。但是，一般来说，已被所有的人看见的事不会是这样。这个人，你在他身上找到了谦逊、处女般的腼腆，可他是个人人皆知的厚颜无

耻的好色之徒，以至于那些他刚到巴黎时尽量招引他的人家，后来他一出现，人家就让自家的女儿退场，以便不让女儿承受他那粗鲁的言谈和举止。这个人，你看上去那么温和，那么有人缘，但是他不加区别地躲避所有的人，对所有的友好表示均采取蔑视的态度，对任何要亲近他的表示都加以拒绝，他像一个狼人那样独自生活。照你的说法，他靠想象生活，沉醉在海市蜃楼之中。但是，如果他蔑视并拒绝人类，如果他的心向人类社会关闭，那么你赋予他的那个由想象出来的人组成的社会，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自从人们大着胆子更细心地对他进行严格查验以来，人们发现他不仅仅与人们以前认为的他大相径庭，而且与他自己宣称的完全相反。他自称正派而朴素，而人们发现他恬不知耻而生活糜乱；他自吹道德高尚，而实际上他腐化堕落道德败坏至极；他说自己淡泊名利，而实际上他最贪婪不过；他自称非常有人情味，慈悲为怀，而实际上他对一切要求他救助的人都生硬地加以拒绝；他自称有恻隐之心，性情温和，而实际上他残忍嗜血；他自称好心肠，但不给任何人任何东西；他自称为人随和，容易为人所左右，但是别人处处对他客气相待，他一律傲慢地加以拒绝。你越是追求他，便越是受到怠慢。接近他的时候，你用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气也好，阿谀奉承、悲伤痛苦或哀怨的口气也好，给他写叫人感动得流泪的信也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如果他不接受你，你立刻就去自杀也好，这一切都是徒劳，什么都不能感动他，他大概就是任凭你愚蠢到真这么干也不会拉住你的那种人。到他们门前去诉苦的人，回来时一律没有得到安慰。现在他身处那种境况之中，看到自己如此就近被人观察，难道他不应当尽量让所有接近他的人对他感到满意，用甜言蜜语和彬彬有礼让他们丢掉对他的恶劣印象，在他们心中用好感来

代替他失去的敬重，虽然再也不能赞美他，至少迫使他们可怜他么？但是他不但不这样做，反而用野蛮的态度、粗暴的方式来帮忙，似乎恣意地要助长他们对他的恶劣看法。看到他这样生硬，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不好说话，他们轻易地认出了人们曾给他们描述过的恶人。他们回来时自己被自己说服，确信对那个人的性格别人丝毫不曾夸大其词，他就是和他的肖像一样阴险。

你大概要再次对我说，这根本不是你看到的那个人。但这是只有你除外所有的人看到的那个人。你会说，你只根据你自己的观察说话。你揭穿他们谎言的人当中，大部分也是只根据他们的观察说话的。他们看见黑的地方，你看出来是白。但是他们全都同意说那是黑，除了你的双眼，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眼睛看到白。你是以一抵众。真实性会在你一边么？理智是否允许赋予你这唯一的一票更大的力量，大于整个公众的全票？关于这个人，大家都是一致的，只有你一个人不顾这么多的证据固执地认为他是无辜的。而面对这些证据，你找不到任何可以驳斥的东西。如果这些证据个个都是谎言和诡辩，那么对整个人类又该作何感想？怎么！整整一代人都一致要诬蔑一个无辜的人，泼他一身污泥浊水，可以这么说，让他在诽谤和造谣中伤的泥潭中窒息而死？而按照你的说法，只要睁开双眼看看他，就能说服自己承认他是无辜的，承认他的敌手的阴险。卢梭先生，请你当心！是你自己证明得过分了！如果让一雅克确实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是否可能你是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从这个角度看到他的呢？那么，这世界上是否只剩下你一个公正且有良知的人了呢？如果还剩下另一个，而他在这个问题上与你想法不同，那么你的全部观察结果就被毁

了，而且只有你一个人承受你对所有的人的指控，你被控看到了你想看到的东西，而不是看到了确实怎样的东西。请你只答复这一个异议吧！但是请你正确地回答，其余的我都可以让步。

卢梭：为了直爽对直爽，我这里首先要向你申明，你指定我答复的这个唯一的异议，在我看来是个黑暗的深渊，我的理解力要在这里迷失方向。让一雅克本人恐怕跟我一样，也是满头雾水。他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解释和理解公众对他的行为。整整一代人如此一致地急急忙忙接受了一个那么可憎的计划，这种一致使他觉得他们的行为不可理解。他在里面既看不见好人，也看不见坏人，也看不见一般的人，他看到的是一些有生命的活物，他对这些活物毫无概念。他既不赞美他们，也不蔑视他们，也不凭空想象他们。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那不会憎恨的心灵更喜欢在这完全的无知中休息，而不是通过十分可怕的阐释，沉浸在对于感受这些人来说总是非常痛苦的情感中，当这些情感的对象是他无法尊重的有生命的活物时。我赞成这种心态，我也尽量取这种心态以免对我的同时代人有蔑视的感觉。但在我心灵深处，我经常无意中发现自己在情不自禁地评断他们：我的理智违背我的意志在起作用，我请上天作证，如果这种判断对他们是那么不利，这绝不是我的过错。

所以，如果你要让我的研究结果必须能够解决你的异议你才能赞同我的研究结果，那么极大的可能是你让我保留我的意见，你也保留你的意见。因为我承认我无法解决这个难题。但是与此同时，这种不可能也无法摧毁我心中确信的东西。这种确信首先是由你们那些大人

先生们搞地下的、转弯抹角的行为引起的，然后又为对这个人的直接了解所证实。你们那些与此相反的证据都是从更远的地方得出来的，这些证据碰到下面这句格言全都要撞得粉碎。那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不可能既是此又不是此。这句格言影响着我，不可抗拒。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所说的他们看到的一切，你自己也承认，与我确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是完全不相容的。

我把自己亲眼所见之事用在对这个人所作的判断里，正像用在我的信仰里一样。我向直接的信念让步，不会停留在我无法解释的异议上。因为首先，在我的头脑中，这些异议所依据的原则，没有形成我的信念的原则那么明确，那么有根有据；其次，因为如果我向这些异议让了步，那我大概就会掉进其他的更无法解释的异议之中。所以我这么一变，我就会失去显而易见的事情所具有的力量，而同时又回避不了处于困境之中的尴尬。你说我的理智选择的是我的心更偏爱的感情，这一点上，我不为自己辩护。在信息不够、无法不借助于意志的帮助来决定判断时，所有的决定都是这么作出的。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那么起劲地站在对立面上，你难道以为是一个更不偏不倚的动机让他们下定决心的么？

我并不极力要叫你大吃一惊，我首先就要向你这样申明。现在，让我们来朝你们的难题看一眼。如果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难题，至少也为了从中寻找某种解释，如果可能的话。

主要的而且构成所有其他难题之基础的难题，就是你上面向我提出的关于整整一代人亲眼看到欺骗和不公正的阴谋却一致去对这件事

推波助澜。其一，对这一阴谋，如果假设没有一个人声明他是否看到其不公正，这么说就是对人类很大的侮辱。其二，既然这种不公正和我看到的一样显而易见，相信没有任何别人发觉这种不公正，那么我就太傲慢了，而且这也是对常识的羞辱。只有这两种可能，别无其他。

咱们作一个很粗俗的假设吧，说所有的人都得了黄疸，唯独你没有……我已经预见到你已经准备打断我……“多么平庸的比方！这黄疸病是什么意思？……怎么会所有的人都得了这个唯独你除外？这是换句话来提同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甚至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你还想说别的话来打断我吗？

法国人：不，不，你继续说下去吧！

卢梭：那好，我来答复。不论你会说什么，我认为把问题说清楚了。我想叫人明白，可以说，有些精神上的传染病，与某种具体的传染病一样，也会叫人一个传一个地传上。因为人的头脑天生懒惰，喜欢别人怎么想自己也怎么想，免得自己费劲，特别是在迎合自己爱好的事情上。这种任凭别人拖着自已跑的倾向，在人的嗜好、兴趣爱好、恋爱上，就更普遍。普遍着迷，是你们这个民族的通病，它丝毫没有别的根源。我要拿你本人当例子，你肯定绝对否认不了我的话。请你回忆一下上面关于假设让—雅克清白无辜你对我的坦白，你说你根本不会因为你对他不公正而原谅他^②。所以，由于想起他来就叫你难受，你宁愿加深这种不公正也不愿补救这种不公正。这种情感，对于被虚荣心所吞噬的心灵来说，是完全自然的。在你的心中，热爱公

正热爱理性占统治地位，那这种情感会不会也很自然呢？如果你对此认真思考过以便在你的内心深处寻找如此不公正而对你又是那么格格不入的情感的缘由，你可能很快就会发现，你在让一雅克身上憎恨的，不仅仅是人们给你描绘的恶棍，而是让一雅克本人；你会发现，首先由他的恶行所激起的这种仇恨已经变成了并不依赖这些恶行而存在的东西，它已经与他本人结成了一体。不论他是清白无辜还是有罪，他都在你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你厌恶的对象。今天你更加不偏不倚地仔细听我说话，如果我让你回忆一下在我们前面的谈话中你讲的那些道理，你大概会感到那根本不是判断的产物，而是一种狂热的产物。这种狂热控制了你，而你不知不觉。先生，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原因诱惑了你那颗那么有正义感的心，诱惑了你那么健全的判断能力，这二者都处于自然状态中。对于一切来自这个倒霉蛋的事，你看到的全是坏的一面；而对于一切倾向于诋毁他的事，你看到的全是好的方面。当目标是他的时候，恶毒阴险、背信弃义、谎言在你眼中便失去了其阴暗的色彩。只要你自己不参与其中，对于别人干这些事，你已经习惯于见而不怪了。这在你身上不过是一时的迷茫，而在公众那里，已成为习惯性的梦呓和行为的固定准则，成为人皆有之的黄疸病了。这黄疸病是苦胆扩散的结果，它不仅损害视物感，而且腐蚀所有的体液，最后完全毁了有道德的人。如果不得这个病，他的身体会一直很结实的。如果让一雅克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说不定就没有任何可以自责的事。一把这个使他们无法自制的狂热大肆发作的唯一对象拿走，在别的方面，他们也和所有的人一样是正派人。

这种对让—雅克的敌意，比简单的厌恶更强烈、更起作用，我似乎觉得这是现在整个一代人的普遍心态。他从街上走过时人家看他的眼神，只这一样就很明显地表明了这种心态。在有时遇到他的人身上，这种心态自己都觉得不自在，要自我克制一下。但是这种心态还是情不自禁地表露出来，让人察觉得到。本来在马路上东游西逛，现在突然急忙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盯着他看，跟着他走；带着冷笑交头接耳，同时将厚颜无耻的眼神朝着他射过来。从这种样子来看，人们不大会将他们当作是正派人倒霉遇上了一个吓人的魔鬼，而更容易将他们当作是一帮土匪为捕捉到他们的猎物而兴高采烈，并把无视他的不幸当作与自己很相称的乐事。请你看看他去看戏的狼狈相：一走进戏院，他立刻被伸出的手臂和手杖组成的密密实实的围墙所包围。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在这围墙之中该是多么自在！这道壁垒是干什么的呢？如果他想穿越这道壁垒，这道壁垒会抵抗么？大概不会。那么这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要看他被关在这个笼子里而自己取乐，那就是要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所有包围他的人很开心。对他来说，一个个都成了小狱吏和弓箭手。每次他路过，只要够得着，人们一定会朝他吐唾沫，也可能这么做而他并没有发觉。难道这也是出于善心么？朝他吐唾沫，又给这同一个人寄荣誉酒^②，这是叫荣誉比侮辱更残酷。仇恨、蔑视甚至狂怒，人们可以无言地向一个人作出种种表示，不需要加上公开而直接的污辱。从各个方面，人们都慷慨地向他作出了一切表示，而同时又用最最乏味的恭维压在他头上，又把献给漂亮女人的那些甜言蜜语之类的小殷勤假意送给他。待他真的需要帮助了，人们则会高高兴兴地眼看他死去而不会给他一丝一毫的救助。我在圣奥诺雷街见他非常危险地摔了一跤，跌到了一辆

马车底下。有人朝他跑去，可是一认出是让一雅克，人们立刻散开了，行人继续走他们的路，商人回到他们的店铺里。如果不是一个可怜、土气、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卖针头线脑的小商人让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如果不是一个同样不大明理的女仆给他送来一杯水，很可能他就得一个人那么待下去了。幸福的让一雅克作为人们那么强烈而又那么饱含深情的关切对象，这种关切的真相就是如此。

这类的敌意，当它既强烈又持久时，为了得到满足，走的不是最短的捷径而是最有把握的路线。这条路线在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计划中已经完全勾画出来了。他们很巧妙地将公众置于对他们言听计从的地位，公众只要沿着这条路线走就行了。所有的人，怀着他们之间的同一个秘密，对实行这个计划协同作出贡献。事情正是这么干出来的。但是事情是怎么得以干出来的？这是反复出现的你的难题。这种敌意一旦挑起，便麻痹了投身于其中的人的官能，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在所有最恶毒的阴谋勾当中，看到的是善良、大度和宽容。没有比这更容易设想的了。每个人都太知道了，狂热总是以叫人的理智误入歧途开始，狂热可以使人变得在事实上不公正和心怀恶意，而他自己却不知晓，在内心里还一直是公正和善良的，或至少还是一直热爱正义和美德的。

但是这种饱含毒汁的仇恨，人们是怎样终于将它点燃起来的呢？世界上天生最不懂仇恨的人，从来没有兴趣也没有欲望去伤害他人的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坏事也从来未想过做坏事的人，既不妒忌，也不与人竞争，没有任何奢求，一直在自己的道路上独立前行，

对任何他人均不构成障碍的人，与出名相连带的好处一点没得到，从自己的出名中只找到了侮辱、屈辱、贫困与诋毁的人，人们是怎样得以将他变成面目可憎到这个程度的呢？我从这一切当中隐约看出叫阴谋策划者狂怒的隐蔽的缘由了。那就是：让一雅克所走的路与他们所走的路太大相径庭了；他作出的榜样，他们不愿意效仿；他引起的对照，他们受不了；因此，他们饶不了他。除了这些一般的缘由和你本人指出过的缘由之外，你们那些先生女士们这种野蛮、不共戴天的仇恨还有其他特殊的、与每个具体的人有关的缘由。这些事说出来不相宜，也难以叫人相信，我是不会说出来的。但是产生的效果如此之大，就使其缘由变得不能不叫人清清楚楚地感觉得到，人们就不会怀疑其真实性了。从他们一面报仇雪恨一面又千方百计隐瞒这种仇恨的做法当中，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这仇恨是多么强烈。但是，这种个人的仇恨越是显示出来，人们就更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做到叫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甚至包括那些使之产生仇恨的任何原因对他们都不会起作用的人。虽然阴谋的头头们很精明，但指引着他们的狂热太显眼了，不会不叫公众在这方面对于一切来自他们的东西提高警觉。他们是怎样排除了这么合情合理的怀疑，那么轻易、那么充分地叫公众接受了他们的全部观点，甚至使公众与他们一样起劲地去推销这些观点的呢？这正是不好理解也不好解释的事。

他们的地下活动太隐蔽了，叫人不能不跟着他们走。我感觉只是这里那里隐约望见这些竖井洞顶上的几个通风孔。这些通风孔标志着竖井的走向。在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中，你本人向我描述了好几起这样的行径，你认为这些行径合情合理，因为其目的是为了揭露一个恶人

的真面目。反过来说，这些行径本来就是要使一个人的真面目如实显露出来的，也必然产生其效果。不论他值得被人憎恨还是不值得被人憎恨，他肯定要被人憎恨，因为他们采取了很有把握的措施要成功地把他搞臭。一直到这里，人们对这些事还能理解。但是，到了这里，效果走得更远了。不仅仅是仇恨了，成了敌意了，成了所有的人非常积极地推波助澜，致力于实施一小撮人所策划的计划了。实际上大概只有这一小撮人会从中得到足够的好处，所以他们才如此起劲地干。

说一个人居心不良，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吓人。对一个恶人，即使从个人来说对他并无可抱怨之处，但是人们对他的本能反应就是惧怕他和躲开他。不当他的受害者，人们已经很满意，没有人竟敢要当他的刽子手。一个可以干很多坏事而且想干很多坏事的恶人站在那里，通过恐惧就能激起敌意，而人们担心他要干什么坏事，则可能叫人想到要尽力防备着他。无能加恶意只能产生蔑视和疏远。一个作不了恶的恶人会叫人厌恶，但丝毫不会叫人产生敌意。看见他，人们就会浑身发抖，人们不但不会追寻他，反而要躲着他。碰见他时，给他一个辱骂性、嘲笑性的微笑，与他相遇所产生的结果，也就如此罢了。一个正派人把他应该受到什么惩处这件事留给公共权力机关去管，自己不会将人格一直降低到希望给公共权力机关帮忙的程度。当这个惩处中甚至没有其他的体刑，而只有耻辱和承受公众的嘲笑时，想给这一司法工作以协助、给犯罪的人戴上枷锁的爱护自己声誉的人又是什么人呢？一般说来，人们对坏人根本没有敌意，如果看到一个坏人被司法机关追击而且就要被捉住，大多数人不但不会将他交出，反而是，

如果可能的话，叫人搭救他。他遭难遇险，让人忘记了他是一个罪犯，只想着他是一个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这就是善良的人对恶人的憎恨所能产生的一切。这种憎恨属于厌恶、疏远、反感、惧怕性质，而不属于敌意性质。这种憎恨是躲开其对象，掉过头去眼望别处，不屑于理他。但对于让—雅克的憎恨是强烈的、狂热的、不倦的。这种憎恨不但不躲开其对象，反而急急忙忙地寻找，让他成为仇恨的对象，这样自己才高兴。让—雅克种种不幸的交织，协同作战对他进行诋毁，表明有一个非常紧密而又积极行动的联盟，所有的人都迫不及待地要加入进去。每个人都怀着最激烈的好胜心同心协力将他团团围住，用背信弃义、陷阱将他包围，阻止他收到任何有益的见解，剥夺他自我辩护的一切手段，剥夺他拒绝给他带来的伤害、维护他的荣誉和名气的一切可能，向他隐瞒所有他的敌人、所有指责他的人以及所有他们的帮凶究竟为何人。人们怕他写什么东西自我辩护而吓得浑身颤抖，为他说的一切、做的一切、能做的一切而惴惴不安。每个人看上去都很紧张，怕见到他有什么自辩书出版^①。人们怀着最大的细心观察他，窥视他，为的就是尽量避免这桩祸事。人们不差毫厘地盯着他周围的一切，盯着接近他的一切人，盯着任何跟他说一句话的人。他的健康状况，他的生活，对公众来说，是新的焦虑题目：人们担心他这样老当益壮会揭穿他患了性病的谣言。看到他因性病而死，人们会很高兴的。人们担心，时间长了，他们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再也不足以阻止他开口讲话。如果清白无辜的声音终将透过一片嘘声叫人听到，对于文学界、医学界、大人物们、法官们和所有的人们，难道这不是可怕的祸事吗？是的，如果他迫使

他的同时代人承认他是正派人，终将叫那些指责他的人哑口无言，完全还他以公正，就会叫公众伤心至极。

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以让一雅克为目标的仇恨，恨的根本不是恶行，也不是居心叵测，而是恨的他本人。善良或者心怀恶意，这都无关紧要。他只要成了公众仇恨的祭品，他就再也逃不掉了。只要对人心的历程有一点点了解，人们就会看到，承认他的清白只会使他更加面目可憎，而且将以他为目的的敌意转化为狂怒。现在，因为他在摇撼每个人希望加在他身上的沉重枷锁，人们饶不了他；如果人们相互责备整他整错了，那人们可能更饶不了他。既然你本人有一阵也感受到这种如此不公正的感觉，那些如此浸透了虚荣心的人难道能够无酸楚地忍受与他的耐心和温和相比他们自己则很卑下的想法么？请你确信，如果他确实是个魔鬼，人们会更避开他，但是对他的仇恨要小得多。

至于我嘛，为了解释诸如此类的心态，如果不是有人利用一些理由（这些理由与使之在阴谋策划者心中产生敌意的理由很相似）来激起公众心中这种强烈的敌意的话，我真无法想到别的。他们亲眼见到这个人采取与他们的原则完全相反的原则，他不愿加入任何党任何派，也不跟着任何党任何派走，只说他觉得是真、是善、是对人有益的话，在这种事上既不问问自己会得到什么好处，也不问问某某个人会得到什么好处。这种行为方式以及这种行为方式赋予他的高他们一头，便是他们仇恨的主要源头。他们不能原谅他，因为他不像他们那样让自己的道德向自己的利益屈服，他那么不重视自己的利害以及他

们的利害，他那么直率地指出文人的弊病以及著作人这一行的吹牛夸口说大话而不考虑人家一定会叫他们将他们立起来的箴言应用在自己身上，他也不考虑他立刻会叫那些自吹自擂的人怎样火冒三丈。他们吹嘘自己就是声誉的裁定者，是人和行为的荣誉和声望的颁发者。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人并不自吹他们是怀着公正和无私搞这种颁发的。正如他热爱真理一样，他痛恨嘲讽。当他提出一些他们可能会受到冒犯的普遍真理时，人们看到他总是正大光明地对个人作出区分，而且对这些人极尽衷心之赞美。他使人感觉到，恶与事情的性质有关，而善与个人的品德有关。不论是对自己的朋友还是对他认为值得尊敬的著作人，他都同样列出他认为值得赞美的例外之处。阅读他的著作时，人们感到他的心为这些可尊敬的例外而感到快乐。但是自感不如他以为的那样值得赞美的人，他们的良心暗中拒绝他的赞美，随着他们越来越不配受到这样的赞美，他们为此十分恼火。由于他那样好地理清了这一行的弊病，而他们极力让普通老百姓对这一行欣赏备至；由于他用自己的作为无言而又并非故意地贬低了他们的作为，他们永远都饶不了他。这些思考使得他们心中生出带有毒涎的仇恨，这种仇恨又启发他们，用什么办法在其他人的心中也激起相似的仇恨。

他们开始时先是歪曲他的全部原则，将一个严格的共和主义者歪曲为煽动暴乱的计划，将他对合法自由的热爱歪曲为放纵无度，将他对法律的尊重歪曲为憎恶王公贵族。他们指责他想推翻整个社会秩序，因为有人竟然胆敢借社会秩序之名让最有害的混乱长久下去，无视人类的苦难，将最罪恶滔天的弊端当成法律。他们就是这些弊端的祸根，而他对此义愤填膺。他对公然劫掠的愤怒，对于支持这些劫掠

的有钱有势的骗子的憎恨，他那天不怕地不怕敢于道出对每一个阶层都不舒服的真相的勇气，桩桩件件都是用来惹恼他们、让他们都来反对他的理由。为了让他在组成这些阶层的人眼中变得面目可憎，人们指责他蔑视他们个人。他对所有的人作出的严厉但却是普遍性的指责，每一条都被歪曲为针对个人的嘲讽。人们很巧妙地给它们派了最恶毒的用场。

亲自见证一颗正直的心从其纯洁的动机中汲取了大无畏的精神，高声而毫不畏惧地宣布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只凭对正义和真理的热爱而形成。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种见证这样给人这么大的勇气，同时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种勇气使人面临来自精明仇敌方面的这么多的危险。它将一个热情的人投入仇敌为他设置的所有陷阱之中，听任他没规没矩的狂热和冲动，让他针对小心谨慎犯下千百个过错。只有率直而仗义的心灵才会坠入这些过错中去，但是仇敌很善于将每一桩过失都一一变成可怕的罪行。凡夫俗子们自己无法具有崇高、高尚的情感，对于那些热情奔放之人，只能设想他们具有的情感是为利害所驱动的。他们无法相信热爱正义、热爱公众的福祉可以激起这样的热情，他们总是给这些人捏造一些纯属个人的动机，与他们自己在冠冕堂皇的词语下所藏匿的动机相似。如果没有这些冠冕堂皇的词语，人们恐怕永远看不到他们为任何事情而激动了。

最无法原谅的事是理所应当的蔑视。让—雅克表现出来的对于所谓的整个社会秩序的蔑视（这个社会秩序事实上掩盖着最残酷的秩序），针对各个等级的构成要比针对组成这些等级的个人多得多。正

是由于这种构成，这些人才必然成了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对个人和社会地位，他一直是很明智地加以区分的。尽管人受到其所属等级思想的支配，但当天性不时对他们的利害产生巨大影响时，就像经常发生在一些出身良好的人身上那样，他还是会经常尊重他们。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事物，将他出于对人的热爱而对人们相互伤害的憎恨说成是憎恨人类。他们似乎并不只限于这些一般性的责难，而是将一些符合他们目的的演说、文章、作品强加在他的头上，为此他们在各个等级内，在所有的个人中，不惜任意虚构和编造谎言，以激发起这些人的虚荣心来反对他。

让一雅克甚至有一种见解，如果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它可以帮助对这种普遍的敌意作出解释。他确信，在别人归于他的名下的著作中，人们尤其精心地要他粗暴地攻击社会的各个等级，将他有时对这些等级所作的直率而有力的指责变成可恶的个人攻击。这种怀疑来到他的脑子里，是因为在数封匿名和不匿名的信件中，有人叫他回忆一些事，说是从他的著作中摘出来的。但是他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要把这些事放在他的作品中^①。在其中一封信中，他们说，他极其开玩笑地质疑海员是否也是人。在另一封信中，一位军官谦虚地向他坦白说，照让一雅克的说法，他，一个军人，也像他的大部分同伴一样，整天啰啰嗦嗦，说话颠三倒四。每天他都这样收到一些段落的引文，是人们怀着极大的信任错误地归之于他的，而这些引文总是对某人带有侮辱性质。不久以前他获悉，他认识时间最长、对其一直保有敬意的一个文人，表示了一点对他的深情。可能表示得过分了，人家就给这个人治一治这个毛病，极力说动他，说让一雅克正在针对他的作品写一

篇很尖刻的评论文章^①。燃起以让一雅克为目标的这种如此强烈而普遍的敌意，让这种敌意像面粉中放了酵母一样发酵，人们得以使用的手段差不多就这些了。这种敌意尤其致力于对他进行造谣中伤，破坏他的名誉，用对他本人虚假的关切，更通过那种宽容和怜悯的样子来掩盖处心积虑贬低他的意图。对我来说，我只能想出这个方法来解释人们对他心怀仇恨的各种不同程度，沉湎于其中的人所处的地位，越是能与他对自已所处时代和对自己同时代的人所作的指责对上号，他们对他的仇恨就越强烈。他揭穿其行径的尽人皆知的骗子、阴谋家、野心家，破坏一切宗教、一切良心、一切自由、一切道德的狂热分子，更是被他的指责触到了痛处。他们会憎恨他，而且确实要比上当受骗的正派人更加憎恨。只要听到说出他的名字，上述的第一种人已经很难控制自己。如果他们不需要戴上假面具以满足他们的狂热，他们极力装出的克制很快就会露馅了。如果对人的憎恨只是对恶习的憎恨，那么比例就会反过来，好人的憎恨大概更突出，坏人可能更无所谓。与此相反的观察结果却是普遍、令人震惊、无可辩驳的，它可以提供很多结论。我们在这里姑且就只限于验证了我的解释之正确性这一结论吧！

这种憎恶之情一旦产生，就在家庭、社交圈子中渐渐地扩展开来，相互感染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儿童身上通过教育得到了强化，在年轻人身上通过舆论得到了强化。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你们那些太太先生们的秘密同盟之外，其余的与他同代的人对他的仇恨并不像在下面一代人中普遍传播的仇恨那么强烈。现在的整个年轻一代人，经过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精心

努力，全都是在一种情感中长大的。这些大人先生当中最机灵的专门负责这个部门^②。所有的哲学生手都是通过他们入了门，孩子的家庭教师、父亲的文书、母亲的贴身用人都是他们亲手安排的。在家庭内部，做任何事都要经过他们的指示，但是表面上看上去他们什么都没参与。他们找到了巧妙的办法，让他们的学说和他们的敌意在神学院中、在中学里流传，于是整个正在成长的一代从摇篮时代起便对他们忠心耿耿。他们是耶稣会会士做法的伟大效仿者，但他们也是这些人最激烈的敌人，可能是出于行业性的妒忌心吧！与那些人统治人的信仰一样，现在他们用同样的权威、同样的巧妙统治着人的思想。而在更善于在行动上隐蔽自己上面，他们比那些教士们更狡猾。他们逐渐地用哲学上的偏执来代替宗教上的偏执，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他们变得与他们的先行者同样危险。现在的新一代肯定是多亏了让—雅克才在童年时代少受了折磨，在各个年龄段体魄更健全的。但是这些人不但不感谢他，反而在对他们怀着最丑恶的成见和最残忍的情感中长大。这都是他们干的。几乎与乳汁一起吮吸的敌意毒涎，使这一代人极力丑化他，极力消磨他的精神，其狂热程度比那些让他们在这种仇恨心态中长大的人本人还有过之。请你看看，在大街上，在散步的场所，可怜的让—雅克被人团团围住的情形。这些人更多地是出于嘲弄，而不是好奇，因为大部分人已经见过他一百次了。他们转过身来，停下脚步，用那么一种眼神盯住他看，那眼神里肯定没有一点点法兰西彬彬有礼、文雅的味道。你一直会看到，侮辱人最厉害的，嘲笑人最厉害的，最紧追不舍的，都是些年轻人。他们用具有讽刺意味的彬彬有礼的表情，向他作出各种各样侮辱和仇恨的表示。这些表示会叫他伤心难过，却不会使他们的名誉受到影响。

这一切，如果是在另一个世纪，恐怕不易做到。但是我们这个世纪尤其是一个从性质上属于仇恨和恶意的世纪^①。这种残忍而恶毒的精神在所有的交际圈子、在一切公共事务中都能叫人感觉得到，只要叫那些在这方面才华出众的人时兴起来，叫他们在交际场合中大放异彩就行了。现代哲学的傲慢专横已经把虚荣的利己主义推到了最后的极限。所有年轻人都对如此实用的学说产生了兴趣，这种爱好又使得他们狂热地接受了这一学说，而且怀着最激烈的偏执鼓吹这一学说。在社会上，他们也惯于用这同样的大师口气说话，用这种口气宣布他们那个教派的神谕。他们也惯于怀着明显的轻蔑来对待一切胆敢对服从他们的决定有所犹豫的人。那种明显的轻蔑不过是更肆无忌惮的仇恨而已。这种统治他人的兴趣肯定会激起一切与虚荣心有关的躁动的狂热。在师傅作品中与墨水一起流淌的同一敌意浇灌着弟子们的心田。这些弟子们为了成为暴君先成了奴隶，最终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定出了他们的老师一字一句教给他们的法律，而且视任何抵制为罪莫大焉的反叛。这一代专横暴虐之人既不可能很温文尔雅，也不可能很平心静气，而一种那么高傲的学说，既不容许人心中有恶，也不容许人心中有德，是不宜于以对他人的宽容的精神去包容一切的，对自己也不宜于抑制自己这一派人的傲气。标志着这一代人的仇恨倾向，其根源正在于此。在心灵中再也没有克制，在爱恋中再也没有真情。每一个人都仇恨一切不是自己的东西更甚于爱自己。管别人管得太多了，反倒不会管自己了。再也不知道该憎恨什么，珍惜自己的党派根本不是出于热爱，更不是出于敬重，而只是出于对反对党的恨。这就是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同时代人所处于的普遍心态。他们发现这些人处于这样的心态中，或者说，他们将这些人置于这样的心态之中，然后只

要将这些归罪于让一雅克就行了^②。让一雅克也一样，他不大适合于接受法律，也不大适合于制定法律。只这一件，在这新体制中，他就不能不成为那些头头们仇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弟子们气恼的对象了。因为急急忙忙走在歧路上的人群看见走在与此相反的道路上的人是不会高兴的，因为后者这么做本身似乎就是责备他们犯了错误。

为什么要在各个等级中挑起这种仇恨的狂热？谁如果对于其相辅相成的各种原因以及为此而开动的各种机关了解得清清楚楚，那么，他看到这种狂热逐渐地变成了一种普遍传染的疾病，就不怎么会大吃一惊^③。^④一旦机器开动起来，每个人都跟着大流走，而且还要加一把力。当人们看到自己的情感也是所有人的情感时，怎么会怀疑这种情感呢？怎么会对如此普遍仇恨的对象是否真正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产生怀疑呢？于是，栽到他头上的事情越是荒唐，越是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就越是思想准备要相信这些。一切使他面目可憎或可笑的事情仅仅由此便已得到了相当的证明。如果是他干的一件好事，那么对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自己的眼睛，或者很快就出来一个很巧妙的解释把好事从白变成黑。居心不良的人既不相信德，也不相信善，必须首先自己是善良的才能相信他人会比自己更好。在一代居心不良的人当中，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直保持善良或者被别人承认善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人心如此险恶，其余的一切都变得容易理解了。从此，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本可以直截了当地公开地迫害让一雅克而得到公众的赞同了，但是他们的复仇只完成了一半，在对待他的问题上将自己牵连进

去可就是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了。他们所采取的体系能贯彻他们的全部意图又防止一切弊端。他们的艺术代表作便是将为他们自己安全所采取的提防措施说成是对他们受害者的关心和照顾。一层人道的釉彩盖住了阴谋的漆黑，完成了对公众的迷惑，于是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来为这一善事添砖加瓦。圣洁地满足了一种狂热，又把美德的功劳贴到了敌意的毒涎上，这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呀！每一个在自己内心深处为背叛了一个倒霉蛋而感到自豪的人都会得意地自言自语：“啊，我是多么慷慨大方啊！我诽谤他是为他好，我贬低他是为了保护他！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不但感觉不到我的恩德，反倒受到了冒犯！但是这不妨碍我一如既往地干下去，也不妨碍我用这样的方式给他效劳，虽然他自己并不愿意。”就是这样，以保证他的安全为借口，所有的人一面自我欣赏一面成了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与他作对的追随者，而且正如让—雅克致杜叟先生^①函中所说，他们还“为自己背信弃义而那样感到自豪”呢！^②你难道能够设想，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能够公正而且实事求是地看待事情吗？如果用如此被迷惑的眼光看人，见了苏格拉底，阿里斯特代斯^③，见了一位天使，甚至见了上帝，恐怕都一直要以为见到了可怕的魔鬼呢！

但是，你要说，不论这种倾向多么容易产生，可这一次它是普遍性的，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跟着它走，没有一个人进行抵制、提出抗议，同一狂热盲目地卷走了整整一代人，在如此颠覆天赋权利和人权上这样的一致统一，这毕竟是很令人惊讶的。

我承认这件事极为不同寻常。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它很确切，如果它以德性为原则，那我就会觉得这事更加不同寻常，因为那就非得整个现在的一代人全是受这唯一的德性教育长大的不可，而且必须是让一雅克的这么多故事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自作主张坏了所有其他人的绝妙好事才行。并且这德性成为一种崇高，而这种崇高，年轻一代肯定在任何其他事情上都没有表现出来。在我的解释中，我说，这是一小撮机灵、有权有势、善弄阴谋的人长期以来相互勾结，用虚假的外表欺骗了一些人，又用狂热挑动起本来就已经非常具有这种倾向的另一些人，借助于各种手段，一起来对付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人们已经精心叫他背上了罪名，而且剥夺了他一切洗清自己的办法。另一种解释说，肯定是各代人中最充满仇恨的一代骤然间毫无例外地全都变成了绝世的天使，善待恶棍中最坏的恶棍。虽然他继续从从容容地犯下谋杀及其他罪行，这些人却固执地要对他加以保护并让他自由。人们是那么怕惹他不高兴，世界上竟没有一个人敢想要去阻止他犯罪，甚至不敢谴责他的罪行。这两种假设中，哪一种在你看来最合情合理、最可以接受呢？

再说，说所有的人齐心协力实施一个可恶的阴谋这一提法，可能更多地是看外表而不是看真相。首先，整个阴谋策划者的诡计就是不要把阴谋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他们把核心机密保留在一小撮阴谋家当中。对其他的人，他们只让这些看到必须看到的东西，以便让这些人去推波助澜。每个人只从能让他激动起来的一面看到了那个对象。在阴谋中，他初步了解的只是交给他去执行的那一部分所要求的那些。知道这阴谋底细的，恐怕不到十个人。在这十来个人当中，对他

们的受害人有足够的了解而可以肯定他们是在给一个清白人抹黑的，恐怕连三个都不到。头等阴谋的秘密集中在两个人的手里，他们不会将这秘密透露出去。其余的同谋，犯罪的程度有大有小，对于一些做法还抱着幻想。按照他们的看法，这些做法主要倾向于确认那人是一个坏人，而不是迫害无辜。他们从每个人的特殊性格、最强烈的嗜好下手抓住每一个人。这些合作者的乌合之众如果有可能聚集在一起，相互道出知心话来将问题弄清楚，他们自己一定会很吃惊。因为在人们向他们每一个人证实了的事情中，他们会找到一些荒谬的矛盾，一些动机不仅各不相同，而且经常截然相反。正是使用这些手法才叫他们所有的人齐心协力为共同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了真正的目的。让一雅克本人很善于将无耻之徒与真正有长处的人区分开来。在莫蒂埃，在特里，在蒙甘，他都落入了无耻之徒手中，而真正有长处的人是上当受骗而不是受到诱惑。他们虽然免不了挨骂，但犯了错误怪可怜的。虽然他们对他有看法，但仍然与别人一样迫不及待地寻求他，居心并不那么残忍。被卷进阴谋中的人，可能有四分之三留在其中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出阴谋的险恶。在大多数人叫他承受的侮辱中，甚至粗鄙胜于恶意，从他们的表情、语气和举止中可以看出，他们将他当作仇恨的目标，憎恶他的成分较少，更多的则是把他当成倒霉蛋来加以嘲笑。

加之，虽然没有人公开反对舆论，因为这样做等于徒然连累自己，但是，难道你认为那里面所有的人都真正赞成么？说不定有多少人看到这么多的阴谋和地下活动，为此而义愤填膺，拒绝推波助澜，暗中为那受压迫的无辜之人悲叹呢！还有多少人，对于一个被这么多

的陷阱包围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在没有亲耳听到他说话之前，拒绝对他作出评论。他们只评论那些迫害他的机灵人，认为很容易搞诡计，弄虚作假、背信弃义的人，很可能搞骗术也不会更有顾忌。一方面，人家给他们援引的证据很有力；另一方面，也有证据证明原告很狡猾很恶毒。他们悬在这二者之间，在如此起劲地寻求真相和如此强烈地憎恶之间，在给予他们控诉的被告如此的宽宏大量和如此花样百出地在他面前搬弄是非又回避他的自我辩护之间，没有办法做出协调。人们可以不做不公正的事，却没有勇气去与不公正作斗争。人们可以拒绝给背信弃义的行为当帮凶，却不敢揭露背信弃义的人。一个主张公正却软弱的人于是从人群中隐退，待在他的角落里，不敢露面，低声可怜那被压迫之人，却害怕压迫者，不言不语。谁能知道有多少正派人是处于这种状况之中呢？他们既不让别人看见他们，也不让别人感觉到他们：他们对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听之任之，不加阻拦，等待着张口说话没有危险的时刻来临。我一直认为，人心天生是正直的。以这个观念为依据，我认为情形大概是如此。人们又以什么合情合理的依据为基础，可以认为不是如此呢？先生，这就是对你那唯一的异议我能作出的全部回答。你把你的想法归结为唯一的异议，我也不担当按你的意愿甚至按我的意愿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虽然这个异议并不能动摇我的研究成果在我心中产生的直接信念。

我看到你已准备好打断我的话，我也明白这是为了责备我多此一举向你摆出一个事实，其实你本人对这一事实非常承认，以致将它转化成了一个反对我的异议。这个事实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卷进了阴谋，是不确的。但是请你注意，虽然看上去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

的，然而我们属于完全相反的情感。在你看来，不属于阴谋一边的人对让—雅克的想法与属于阴谋一边的人完全一样；而在我看来，他们大概想法完全不同。所以，你的除外我不同意，我的除外你也不同意。这两个除外是落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两个除外相互排斥，或者至少不相一致。我刚才对你说了我的除外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的除外。

你说的那些没有卷进阴谋、不憎恨让—雅克的正派人，他们在让—雅克身上仍然看到了他的最不共戴天的仇敌所说他们看到的一切。好像他还有一些这样的仇敌，这些人承认是他的仇敌而不吹嘘自己爱他！你在向我提出这个异议时，你没有想起来还有一个异议，它防止了这一个异议，也摧毁了这一个异议。如果有阴谋，通过其后果，对于不属于阴谋一边的人来说，一切都变得很容易证明了。当他们以为在用自己的眼睛看的时候，他们根本料想不到，实际上他们是在用别人的眼睛看。

如果你说的这些人不是居心不良，他们至少肯定像全体公众那样已经抱有成见。就从这一点说，他们就可能像公众那样去看，去判断。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一旦有了让别人相信一切的方便，他们怎么会忽略了将这一优势发挥到极致呢？在这种普遍相信的心态中，避开了区分真伪最可靠的考验的人，在你的眼中，他们不属于阴谋一伙。但是这没有用，仅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在我的眼中就在阴谋一边。在我的良知中，我感觉得到，在他们以为看到了正确和真相的地方，实际上只有谬误、谎言、欺骗。他们的确信无疑中有他们的谬误，如果

他们衷心地热爱真相，那他们早就看穿了欺骗了他们的骗子的种种骗人把戏，理出真相来了。对这一点，我还能有所怀疑么？但是那些提前就不可改变地对他们仇恨的对象下了断言而且固执己见在他的身上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東西的人，按照他们的狂热歪曲一切、扭曲一切，而且一向十分灵活，对于与他们的看法截然相反的事情，他们给予的阐释都能把这些事情又引到他们自己的看法上去。你认为不偏不倚的那些人，他们是否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以战胜这些凭空想象呢？

法国人：可是卢梭先生，你想想看，你在这里对公众的要求是什么？难道你能认为他们也会和你一样一丝不苟地审视事物吗？

卢梭：如果他们不采取如此残忍的决定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这么做的。但是，在对一个人的声誉和命运作出权威性的表态时，他们忽略了采取根本的可能的办法以确保自己表态正确，就不能没有罪过了。

你说你鄙视卑鄙下流的人，而且永远不相信，我以为在让—雅克身上看到的良好习性，可以与他被指责的那些那么下流的恶习相容。在这一点上，我与你的想法完全相同。但是，我也确信，我还不了解任何真相。你指责他的这个卑鄙下流是所有恶习中距离他的天性最远的。反过来，他倒与另一极端距离更近得多，那就是他的心灵太高尚了，不会倾向于卑鄙下流。很可能让—雅克很软弱而且不大能克制自己的激情！但是他只会有与他性格相关联的激情，卑鄙下流的企图绝不会靠近他的心。他全部的安慰，其源泉就在于自尊。如果他的体力

服从他的意志，他会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但是就是加上他的全部弱点，他也不会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因为在他的灵魂中没有卑劣的倾向，他耻于向这种倾向让步。唯一可能引导他做坏事的习性，是羞怯^①。他一辈子花了很大的力气与之斗争，但都无济于事，因为这与他腼腆的气质相关联，这种气质对他心中火一般的欲望^②构成不可战胜的障碍，迫使他以千百种常常是应该受到指责的方式让他的欲望认错目标。他所能做的全部坏事，这是唯一的根源。但是从中也不会生出任何与你们指责他的卑鄙可耻行为相类似的事情。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希望激起你们对这个人的蔑视，而他们离这种蔑视多么遥远，你怎么看不出来呢？他们装出来的蔑视根本不是真的，它只不过是十分透明的薄纱，用来遮掩叫他们撕心裂肺的别人对他的敬重，遮掩他们想藏却藏不住的怒气。对这一点你怎么看不出来呢？证据是很明显的。对于自己蔑视的人，人们根本不这样操心。人们扭过头去，不理他们，让他们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人们对他们根本不干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对让—雅克干的那些事，而是干他本人对他们干的事。他们先叫他背上石头，然后再给他全身抹上泥，这不足为奇：所有这些做法从他们那方面来说都是极为相互配合的。但是他们归之于他的做法从他个人那方面来说，却不大是相互配合的。而且你又提到的这些卑鄙无耻行为，难道就比你现在不再强调了的罪行得到了更好的证明了吗？没有，先生，经过我们前面的辩论之后，我看除了全部接受或者全部摒弃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了。

你假定不偏不倚的见证中，有些是基于一些荒谬而虚假的事实。但由于抱有成见，就使这些事情变成可信的了，例如强奸妇女，粗暴

无礼，生活糜烂，厚颜无耻，卑鄙欺骗。另一些是基于确有的事实，但对这些事情进行了错误的、虚假的阐释，例如他的生硬，他的高傲，他易于动怒而又使人讨厌的脾气，固执地向生面孔尤其是向阿谀奉承、哭哭啼啼的人，向没有教养的狂妄自大的人关上家门等等。

正像让—雅克被控谋杀和投毒，我永远不会为他辩护一样，我也不想为他是强奸少女犯、生活糜烂的魔鬼、小骗子辩护。如果你能很严肃认真地接受对他的诸如此类的传言，那我只能可怜他也可怜你了。你作为正义之友，居然抱着你自己都会为之脸红的想法，而你是就近观察过也做了我做过的事的。说他生活糜烂，粗暴无礼，厚颜无耻，对女人冷嘲热讽！嘿！我真怕是与此相反的极端害了他呢！如果他真是你所说的那样，他今日恐怕就不会如此倒霉了！他来了，赶紧叫人把女孩撤离家门，这很容易做到。但是，这除了证明家长对他的恶劣心态以外，还证明什么呢？^②人们是否可以举出事例，有什么事实使得如此莫名其妙又如此装模作样的提防确有必要呢？而且他来到巴黎时，这位大臣对他是怎么想的呢？他那时刚刚在里昂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家庭^③中非常亲切熟悉地生活过。那个家庭里有母亲和三个迷人的女儿，三个女儿个个都是青春年华，正值美貌无比之时，她们争先恐后对他极尽友情和抚慰之能事。难道是因为他滥用了对这些少女的亲切，难道是因为他与她们在一起时举止轻浮或言语放肆，他才在离开她们以后在巴黎活该受到这种等待着他的不公正的新待遇么？难道是因为这些，甚至直至今日，有些非常规规矩矩的母亲还害怕把她们的女儿带到这个可怕的色鬼家么？据说，在这个色鬼面前，这些母亲不论是在自己的家，还是当着她们的面，一小会都不敢放开自己

的女儿。说老实话，如此拙劣的闹剧居然能在某一时刻欺骗有理智的人，真得亲眼所见才能相信。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在他从青年时代便享有的正派人对他的敬重达到了巅峰之时，如果是十年以前有人胆敢公布这一切，这些谣言虽然一直有同样的证据支撑着，那么，现在迫不及待相信这些谣言的人，那时会不会也同样相信呢？不会，肯定不会。他们一定会怀着极大的愤怒加以否认的。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说：“一个人受到公众的敬重，到了这个年龄，没有祖国，没有财富，没有遮身挡雨之处，处于尴尬的处境，为了活命不得不不断地借助于一些权宜之计，而以前从来只是用很体面办法的，即使在穷愁潦倒之中，也一直令人尊重、受到善待，不会到了成年之后，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才开始离开正路陷入恶习布满泥泞的小路之中，他根本不会把最卑鄙下流的恶棍的卑鄙无耻与勇敢、高傲心灵的崇高混为一谈，也不会把热爱声誉与骗子的伎俩混为一谈。如果四十年的声誉允许某个人这么晚还自甘堕落暴露原形，他很快就会失去强有力的情感、活力、大无畏的爽直——怀着卑鄙情欲的人绝不会有这些品质，名誉扫地之后，这些品质也永远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一个骗子可以是懦夫，一个居心不良的人可以是狂徒。但是清白的美妙与高尚品德的自豪只能齐聚在一颗美好的心灵之中。”

他们所有的人大概都会这么说、这么想，他们肯定也会拒绝相信他染上了如此下流的恶习，除非在他们眼前他被证实如此这般。他们至少会希望亲自研究一下这个人，然后再这样明确、残酷地给他下结

论。他们可能会做我已经做过的事，而且怀着你给他们假设的不偏不倚，他们可能会从他们的研究之中得到与我从我的研究之中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同的结论。然而，所有这些事情，他们一点都没做。最不可理解的证据，最可疑的见证，对他们就已足够，无须作其他核实便作出负面的结论，而且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一切可以澄清的事实，这些事实会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所以，不论你对此会怎么说，他们是属于阴谋一边的。因为我称之为的“属于”，不仅仅是指进入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核心机密。我估计能进入其中的人很少。我指的是接受他们极不公正的原则：那就是像那些人一样自造一条法律，把自己以为的或装作以为的他的坏处逢人便讲，而唯独向被指控的人隐瞒；而且还要说出这种判断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以便使被告无法对此作出应答，只让别人听到他们的理由。一旦人们任凭自己被人说服，认为对他的审判必须不仅仅不听取他本人的陈述，而且也不要他本人听到，那么其余的一切便都是不可避免的了。人们不可能扛得住那么多、安排得那么巧妙的见证，而且这些见证无须接受被告自我辩护那令人焦虑的考验。由于阴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一重要提防措施，所以阴谋的策划者绞尽脑汁，赋予这件不公正的事以最冠冕堂皇的外表，甚至用一层恩惠和宽宏大量的釉彩来将它遮盖住。这层美丽的釉彩迷惑不了任何不偏不倚的头脑，但人们会迫不及待地对他们将这样的釉彩用在这么一个人身上表示佩服。人们过去尊敬这个人，只是因为他的才干和勇气，对他的怪癖，不论是谁都会用善意的眼光去看。

一切都是由第一项指控而来。这一指控使他骤然间失去了直到那时他一直戴着的正派人的桂冠，而代之以最可恶的恶棍这顶帽子。任

何一个心灵健全而且确信正直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他对一个好心人怀的有根有据的敬重。即使我看见马雷夏尔大人犯下一项罪行或者干出一件卑鄙下流的事，我都不会相信我的眼睛^①。我相信了你向我证明的关于让—雅克的一切的时候，那是假设这些都被证实。对于一个一生中一直倍受敬重的人改变看法到这种地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迈出了这第一步，其余的一切便不用说了。从一桩到一桩，正如你所说，一个只犯了一桩罪的人变成了什么罪恶都干得出来的人。从居心不良变成卑鄙下流，没有比这种过渡更不叫人吃惊的了，也用不着那么仔细地去衡量一个恶棍与一个骗子之间有时可能会有一段距离。已经开始给一个人抹了黑之后，就可以随便怎么糟蹋他了。当人们已经相信在他身上只有恶的时候，人们看到的也就只有这个了。他做的好事或者是不经意干的事，随着偏见再加上点演绎，很快就变了模样。于是人们收回了正确的判断，而且很有把握，就像代替正确判断的新看法更有根据一样。虚荣心使得人们总是希望自己亲眼看到了自己知道的事或者自己以为知道的事。仔细考虑一下，也确实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人们为没有早些发现这些而感到羞愧。这是因为人们是那么心不在焉或者那么抱有成见，以致对这方面根本不注意；这是因为人们自己是那么善良，以致料想不到别人会心术不正。

待最后已成为普遍着迷并固定不变的时候，人们就再也不满足于听什么信什么了。为了凑热闹，每个人都极力地加油添醋，所有热衷于这一套的人都为自己对于美化或加强这一套尽了自己一份力量而自鸣得意。这些人起劲地编造，那些人起劲地相信，其程度不相上下。所有的指责又成了打不倒的证据。如果人们今天得知在月球上发生了

杀人案，可能明天就会向所有的人清清楚楚地证明凶手就是让一雅克了。

人家强加他的坏名声一旦确定，于是很自然就会产生你向我罗列过的那些效果了，哪怕是在善意的人心里。如果他算错了账，那就总是故意的。他从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骗术。若是吃了亏呢，那就是阴险的计谋。一个人一旦被人看成是这样，不论他是多么健忘，多么马虎，还是多么傻，多么笨，从此以后这些就全没有了。所有他由于疏忽干的事，总是被人看成是故意所为。反过来，对他的疏忽、遗忘、差错，再也没人信。如果他指出这些，他就是撒谎；如果他忍受，那也是白搭。一些胆大妄为的女人，一些轻率的年轻人，搞些张冠李戴的事让他背着。有的仆役被收买了，或者对主人不大忠心，对主人对他的态度了如指掌，如果没有偶尔尝试着从中占点便宜，损害他的利益，那就了不得了。他们确信，这种事不会当他的面弄清楚。如果真碰到这样干的，少许的厚颜无耻，再加上主人的成见帮忙，很容易就能使他们脱身。

像你一样，我曾经推测跟他打交道的人都是诚恳、善意的。但是，如果要设法欺骗他以便抓住他的错，他那么爱冲动，那么昏头昏脑，那么粗心大意，记性那么不好，对此什么方便提供不了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也给这些错误的论断帮了忙。这个人通过他的《忏悔录》（他们称之为他的回忆录^①）给了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一个把柄，他们绝对不会忽略的。他向那么多人谈过他的《忏悔录》，但是很少有人能听懂，有资格听的人就更少了。但是，这种朗

读把他全部的弱点、全部最秘不示人的错误都告诉了公众。他本来希望这部《忏悔录》在他死后才叫人看的。正是这一希望给了他勇气，将一切都说出来，而且常常甚至过于严格、公正地对待自己。当他看到自己在众人中受到歪曲，甚至达到将他当作魔鬼的程度时，良心使他感到自己身上善大于恶。良心给了他勇气，这种勇气可能过去只有他一个人有过，将来也只有他一个人会有，他将自己如实地展露出来。他以为完全展示出自己灵魂的深处，将他的《忏悔录》示人，那样直截了当、那样简单明了、那样自然地人们对他的行为可能感到奇怪不解的一切作出了解释，以此给自己作证，这样就会使人感觉到他自己的申明是真，而他看到的针对他散布的那些可怕的、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假。这些看法，他只见其到处散布，却无法发现其来源。他那时根本没有怀疑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这个对别人那么提防的人，对他们却一直十分信任。这种信任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不但向他们朗读了这部他心灵的历史，而且还把书稿存在他们那里相当长时间。他们给这种粗心大意、疏于谨慎所派的用场，就是利用这部书去中伤犯下这一错误的人。最神圣的出于友情的存放，在他们手中变成了背信弃义的工具。他们将他的缺点歪曲为恶习，将他的过失歪曲为罪行，将他青年时期的弱点歪曲为成年时期的污点。天性置于他心灵中的一切可爱和善良所产生的作用，有时很可笑。他们歪曲了这些作用，容易激动的性情受到天生腴腆的抑制，势必有些奇特之处。而这些纯属奇特的地方，经过他们的精心处理，就成了可怕的道德败坏和趣味低下。总之，他们对待他的一切做法和我有所耳闻的一些行径都促使我相信，他们先是从《忏悔录》中汲取了一切对他们有利的东西来对付他，然后为了贬低《忏悔录》，他们又在他生活过的所有地方（这些

信息还是他自己向他们提供的)大搞阴谋诡计以便歪曲他的一生,巧妙地制造谎言,用谎言给他的《忏悔录》定调子,以便将他在不利于自己的坦白交待中所体现出来的率直坦诚这个优点也抹掉。唉!既然他们对摆在所有人眼前的他的著作都善于放毒,他们又怎么能不对他的生平(公众对他的生平的了解只根据他们的转述)放毒呢?

《新爱洛伊丝》将女人的目光吸引到他身上。对于一个这样描写爱情的人,她们具有天赋的权利。但是她们只对他的外貌有少许的认识,她们以为只有非常强烈的感性需求才会给人以灵感写出如此百般柔情,这使她们对于表达出了这种情感的人产生更大的好感。也可能这个人不配得到如此的好感。请你设想一下,如果这种好感在某些女子身上一直发展到好奇的程度,而这种好奇又没有很快被身为好奇对象的那个人所猜透或使之得到满足,这种笨拙会对他的命运产生什么结果,你会很容易设想出来。

至于说到他对前来造访他的、傲慢或哭哭啼啼的人给予冷淡而生硬的接待,我倒经常亲眼见过。我承认,在这类场合中,如此行事太不谨慎。作为一个已被揭露的伪君子,人家愿意装作上当受骗前来拜访,他应该乐不可支才对,应该也以同样的装模作样来顺应这种装模作样,顺应人们装出来的对他表面上的容忍才对。可是,你难道胆敢指责一个被侮辱的、看重声誉的人不以罪犯的身份行事,指责他在逆境厄运之中竟没有一个卑鄙小人的懦怯吗?那你希望他用什么眼光去打量那些对他纠缠不休的背信弃义之人那些恶毒的殷勤呢?实际上这些人在装出最纯洁的热情之时,除了要叫他越来越深地陷入布下陷阱

之人的陷阱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要接待他们，非得他确实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不可，他必须也和他们一样狡猾，装作看不透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背信弃义还他们的背信弃义不可。他全部的罪过就在于：他们有多虚伪，他就有多直爽。不过，说白了，他热情抑或冷淡地接待他们，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不耐烦或是不屑，就是以最清楚明白的方式表现出来，也丝毫不会使他们泄气。哪怕他公开地侮辱他们，他们也不会为此走开。所有的人相互唱和，要在他的门前留下他们可能有的体面情感，而实际上在他面前表露出来的只有铁石心肠、口是心非、卑鄙无耻、恶毒。如果他确如他们所形容的那样，大概他也会以他们对他的那种态度对待他们。既然他们尽心竭力不给他留下敬重，你又怎么能希望他们对他们表示出敬重？我承认，一个被别人蔑视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蔑视更容易忍受，但是也不应该非去他家寻找这种蔑视的表现不可呀！虽然他们故作姿态假意奉承，但是只要他以为在别人的灵魂深处窥见了天生正直的情感和某些良好的心态，他还是任凭自己被人征服。我嘲笑他的单纯，我也让他为此嘲笑自己。他总是希望，人们见他如此，至少会有几个人再也没有勇气憎恨他；他以为自己不断以坦诚相待，最后会感动这些铁石心肠。他是否能成功，你一定可以料想得到。他自己也看到了，经过这么多可悲的教训，他最后大概也知道该怎么对付了。

如果你在那么严厉地评判一个倒霉蛋之前作过一次理智所启发的思考，作过一次公正所要求的查究，你就会感觉到，处在像他那种境况中，作为那么令人憎恶的阴谋的受害者，对于包围他的人，他再也不能至少再也不应该任凭自己的天性行事。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已经

那么长时间地利用了他的天性，而且那么成功地叫他落入网中。在任何事情上他再也不能心地单纯地行事，否则就是自投罗网。所以即使人们对他现在的作品会有一个忠实的陈述，也不应该凭他现在的作品来对他进行评断了。应该回到从前，回到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是自己本色的时代，或者更深入他的内心，*intus et in cute* ⑩，才能立刻看出其真正的心态，那么多的不幸都未能使他的心灵变恶。如果你曾经跟随他走过他生命中幸福的年代以及他已经成了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猎物自己却还没有料到的年代，你会找到一个乐善好施、性格温和的人。人们还未对他进行歪曲之前，他就是这样的，而且别人也认为他如此。在他昔日生活过的一切地方，在人们让他频繁居住以便留下其性格痕迹的住处，当地居民对他的思念一直追随着他，直到他的退隐之地。曾在英国生活过的所有外国人当中，他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在动身离去的时候看到武通 ⑪ 的百姓流泪痛哭的。你们那些大人先生、太太小姐们那么精心地抹去了所有这一切痕迹，结果是只有当这些痕迹还新鲜的时候，人们才能分辨得出来。蒙莫朗西距离我们更近，为这种对照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多亏了一些我不想指出其姓名的人以及一些奥拉托利会会员 ⑫（这些人不知怎么变成了阴谋同盟最干劲十足的帮凶 ⑬），你在那里再也找不到任何爱慕的痕迹和那里的人从前对让—雅克敬仰的痕迹。我敢说，不论是他在那里生活时，还是他从那里走了之后，那里的人对他一直是十分敬仰的。至少关于这种敬仰的传说仍然留在那时频繁光顾那个地方的正派人的头脑中。

他仍然喜欢沉醉在自己的嗜好之中，而且常常是快乐多于谨慎。与此同时，他有时推心置腹地将他的苦难讲给我听。我看到，虽然他

怀着耐心忍受着这些苦难，但是这耐心丝毫减轻不了这些苦难对他心灵的影响。时间能淡化得最少的苦难可以归纳为两大要点，他将此称作他的仇敌给他造成的仅有的真正的不幸。第一是剥夺了他对他人有用和可以救助不幸之人的快乐。要么剥夺了他的生活来源，要么在这个幌子之下只让一些骗子接近他。这些人极力要他们对他们产生兴趣，只是为了攫取他的信任，窥视他和背叛他。他们自我介绍的方式，与他交谈时采用的口气，他们给予他的枯燥无味的赞美，加在这上面的曲意奉承，不能不在里面掺上的恶意和刻毒，总之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揭示出，他们是些只会扮鬼脸的蹩脚小演员，不会或者不屑将自己的角色演得更好一些。他收到的信件，除了中学水平的老生常谈和关于他对写信人的义务这些呆板的说教以外，就只是针对大人物和富人而发的愚蠢的夸张语句（他们以为用这个就能叫他上钩）；对各个等级的挖苦话；心酸地指责命运不公，剥夺了像写信人这样的伟人及其同类和收信人这个伟人本应属于他们的荣誉和财产，而将这些慷慨大方地送给了不配得到的人；从这里得到证据证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上苍；感人地宣称迫切需要的救助，后面紧接着便骄傲地抗议说自己并不想接受任何救助。这一切，一般以向你说心里话作为结束。这心里话便是他已下定决心自杀，并且通知你，如果不能很快就收到对信件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一决心便会在几点几点钟加以实施。

他曾经数次很愚蠢地上了这些威胁性自杀的当，最后便对这些威胁满不在乎而且自嘲自己的愚蠢了。当他们发现用这种夸张的手法再也不能轻易地进入他的家门时，便很快故态复萌，为了强行打开他的家门，用老虎的凶残代替了蛇的柔软。他的妻子被迫不断地阻止强行

攻门，每天她都要忍受侮辱和谩骂。所有那些普普通通的崇拜者、所有那些品德高尚的不幸的人，只要他们感到你稍加抵抗，便大肆进行侮辱和谩骂。你必须看到这些才能判断出让他们前来的动机是什么，才能判断出来是什么人派他们来的。他拒不接见这帮无赖，不想让自己被他们左右，难道你认为他有什么过错么？人家来求他审阅、修改、润色的手稿，只要全看一遍，可能就得花上二十年的工夫。对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而言，他的时间和他的辛苦是一钱不值的^①。他得长十只手，请十位秘书才能应付得了人们随意前来要他写的那些诉状、申诉书、信函、回忆录、贺词、诗歌、请帖等等。人说他妙笔生花而且心地善良，这也总是那些诚心诚意的人的老生常谈。一群群的胡蜂学会了在他四周嗡嗡叫着“人情”这个词，众胡蜂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任意用毒针将他刺个遍体鳞伤，而他不敢躲避。能落到他头上的最幸运的事，便是摆脱这一切，包括他们用来感谢他的钱。他们先给点钱，然后便用辱骂向他表示感谢了。

好多次他都是将毒蛇放在自己怀中焐热之后，经过简单的思考，终于下定决心像现在这样对待所有这些新来乍到的人。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对他多次行善并对他悉心照料之后，也终于让他在所有的人眼中变得面目可憎，再也没给他留下一个人的敬重。对一个被歪曲得如此面目全非的人，所有心存正直和荣誉感的人对他只能是憎恶和避而远之了。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能指望他干出什么好事来。在这种状况下，对那些宁愿跟他打交道，追寻着他，对他满嘴的恭维，要么求他办事，要么索要他的友情，虽然对他有看法仍然期望与这个最大的恶棍结成朋友或感谢他的恩惠的人，他能作何想法呢？难道他们居然

会不知道，他不但在任何人面前都既没有威信，也没有权力，也得不到着恩惠，而且如果他们对他们有兴趣，这种兴趣无论对他们还是对他自己都只会有害；他的劝告或是建议只会有两种后果：如果他们是诚心诚意地求助于他，便毁了他们；要么便是把这些人变成了新的忘恩负义之人，因为他们注定要用他做的好事来纠缠他。不论作何种可能的假设，由于世上对他有看法，谁一定要求助于他，这个人自己难道不就成了人家对他也有看法的人了么？哪个正派人会对这一类的恶棍感兴趣呢？不是骗子，大概也是无耻之徒！谁如果要求一个他看不起的人对自己施恩，那他自己不是比这个人更叫人看不起么？

如果所有这些献殷勤的人前来的目的只是为了看一看寻一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拒不接见这些人肯定就错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以此为目的的。肯定是对人了解得太少，对让—雅克的境遇了解得太少，才会指望这些人说真话、忠于友情。被收买的人想把自己那份钱挣到手，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为此他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说人家喜欢听的。说他的好话，他们是不受欢迎的。那些受自己的狂热驱使，主动来窥视他的人，看到的只会是迎合他们狂热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前来是为了看他看到的東西，而是为了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解读他看到的東西。黑与白，正与反，对他们的用处是一样的。他施舍么？啊，装善人呢！他拒绝施舍么？哼，这还是乐善好施的人呢！谈到美德时他情绪很激动，人家会说：“这是个伪君子！”谈到爱情时他精神焕发，人家会说：“这是个好色之徒！”他读报纸，人家会说他在策划阴谋^①；他采摘一朵玫瑰，人们就要研究这玫瑰花含有什么毒素。被人这样看待的一个人，

请你给他找出一句什么话是清清白白的，一件什么行为不是犯罪。我看你未必找得到！

如果官方自己不抱有那么大的成见或者稍有诚意，他那规律而简朴的生活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可能早就使他们醒悟了。官方会明白，他们看到的将永远只是同样的事情，监视一个这样生活的人纯粹是浪费金钱、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但是，由于人们寻求的不是真相，人们只想给受害者抹黑，人们不想研究他的性格，而只想对他进行恶意诽谤，所以他品行端正还是品行不端，他是清白的还是有罪的，都无关紧要。全部重要的事情，就是了解他之所为以便抓住固定的几点，以便可以将以他为目标整个欺骗体系建立在这几个点之上，使自己不要面临承认说谎的危险。暗中监视的唯一目的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这里指责我将控告他的人让他背负的责难又还给了这些人，我毫无困难地承认这一点。不过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当卢梭谈到他们时，他并不避着他们。我想到这一切，说出这一切，只是怀着极大的厌恶。我衷心地希望能够相信政府对他是好心办了错事，但我做不到。在我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与此相反时，人们对他所采取的做法就给我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人们干出所有这些事情绝不是针对坏人干的，这是坏人针对他人干的。

请你衡量一下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吧！如果政府，如果警察局自己染指于在让—雅克问题上欺骗公众的阴谋，世界上哪个人，哪怕他再怎么明智，能保证自己在对他的问题上不犯错误呢？

有多少理由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倒霉蛋所处的莫名其妙的境遇中，再没有一个人能够确有把握地对他作出评判，既不能根据他人的报告，也不能根据任何种类的证据。甚至只是亲眼看到都不够，还必须亲自去核实一切，比较一切，深入一切，要么就放弃评判。这里举个例，如果相信他人的证言，指责他铁石心肠和无动于衷，不论他是否如此，对他来说这一指责都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请你设想一下，假设他竭尽全力尽了人道、慈悲、行善这一切任何人都不断被包围的义务，那么有谁会在公众中为他说句公道话，说他已经这样做了呢？大概不会是他本人，除非他这么做时就夹杂着这种故意炫耀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本身便由于动机不纯而毁了做的好事。这也不会是他尽了这些义务的对象，这些人与他一接近，立刻变成了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意愿的执行者和造物。更不会是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本人，他们起劲地大叫大嚷地宣布他们自称悄悄地对他做的好事，也不会不起劲地隐瞒他本人千方百计做的好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给他规定了应尽的义务，为的是指责他没有尽这些义务；而对他全心全意尽到了的真正的义务，他们定会一字不提，而且还要对他进行同样的指责，而且会获得同样的成功。所以，这种指责什么也证明不了。我只是发现，当他毫不拘束地放任他的天性，完全自由自在地跟着他的秉性走的时候，他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而现在他自感受到千百个圈套的羁绊，被间谍、暗探、监视人所包围，他知道自己每说一句话都会被收集起来，每做一个动作都会被记录在案，难道他偏偏要选择这个时刻以便揭去虚伪的假面，沉醉于公众如今指责他的这迟来的铁石心肠和干强盗的小偷小摸勾当么！如果那样，那就请你承认他是个很愚蠢的伪君子和一个很笨拙的骗子吧！我自己虽然什

么都没有看见，但是只要这么一思考，就叫我对如今人们赋予他的坏名声产生了怀疑。人们大肆渲染的他的收入问题也是如此。如果确有那些收入，处在他的地位，难道他不得是傻而又傻才会试图躲过公众的知晓，哪怕是一小会儿么？

对于他开始搞诈骗、他再也不施善的这些思考，可以扩大到他正在写和正在发表的著作上。他对这些著作隐瞒得那么成功，以致这些著作刚一发表，所有的人便得知书的作者是他。怎么，先生！这个那么阴险那么凶狠的家伙，他几乎看不到有一个人接近他，他不知道或不认为这个人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他知道或者他认为特意负责警察和书局两个部门的警惕性十足的法官已经将他捉在无法摆脱的网中，不会容许他永远涂写一些不值钱的书，而且面无惧色地将其交给第三者和第四者，以便将这些书秘密印刷出来。可是这些书印出来了，公开发表了，高价出售了，而且署着他的名字，甚至可笑地装作似乎很担心别人不知道是他的样子。而我这位傻瓜对这些没有看出来，甚至对这个如此尽人皆知的计谋毫不怀疑，从未以为会被人发现，仍然小心翼翼地做着他的事，一直写那些蹩脚的东西，一直印刷，一直向一些那么守口如瓶的知心人倾诉，一直不知道这些人在嘲弄他！那么精明的人怎么能干出这么多傻事！那么好怀疑的人怎么这样相信人家！这一切在你看来，都是那么精心安排，那么自然而然，那么令人相信么？依我说，这两个极端我在让—雅克身上一个也没看到。他没有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那么精明，但是他也没有公众那么傻，也不会像公众那样用诸如此类的谎言来招待自己。当一个书商大张旗鼓地来到他家门口安营扎寨，别的书商给他写非常友好的信，许诺一定给他出很

漂亮的版本，装作与他关系非常密切的时候，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样与他为邻，这些拜访、这些信件都是远道而来。而那么多人绞尽脑汁要让他写一些书，连最糟糕的学究也要为自己是这些书的作者而感到脸红！他为自己花了生命中的十年工夫写了也就稍微不那么平庸的书而流下苦涩的泪水。

先生，就是这些原因迫使他对那些接近他的人改变了做法，抵制自己内心的爱好，以便不要自己主动钻进在他周围布满的圈套中去。对此，我还要补充一句，他那腼腆的天性以及他对远离一切炫耀的爱好都不适于将他那做好事的倾向凸显出来。甚至在这样悲惨的境遇中，还会在他似乎要登场的时候将他拦住。我看见他在巴黎一个非常热闹的街区，违心地放弃了一件摆在那儿的好事，因为他下不了决心让两百个人恶意的目光盯住他。而在另一个不太偏远但是路人较少的街区，我看见他在一个相类似的场合行事完全不同。这种羞惭或者说这种应该责备的高傲，出现在一个事先便确信他能做的一切好事都会被恶意理解的人身上，在我看来，是很自然的。也许最好是无视公众的不公正。但是对一颗高傲的心和一个腼腆的天性来说，谁又能下定决心做一件好事却让人家指责为虚伪的同时，又在观众的目光中看到他们对这般不公正的判断呢？在这样的境况下还想做好事的人，恐怕要像做坏事一样躲躲藏藏了，而这个秘密，人家恐怕也不会去窥视以便将其公之于众了。

折磨他的野蛮人给他造成的第二桩也是令他最难受的痛苦，他默默地吞食着。这痛苦深藏在他内心深处，他从未在这个问题上向任何

人敞开心扉。如果他要向我隐瞒这一点，连我也不会知道。就是用这个，他们剥夺了他还能伸手可得的一切安慰，使得生命对他成了一个无辜之人所能承受的最大之重。如果从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对他的全部行为来判断他们的真实目的，这个真实目的似乎就是一步一步地而且总是不显山不露水地将他引向最深最深的绝望，而且在关心他和怜悯他的外表之下，通过不断地叫他内心忧伤，迫使他最终自己将这些解脱。只要他活着，他们就永远不会不担心看到自己被人发现，虽然他们一直警惕性很高。虽然他们在他四周不断加强三重阴谋的包围，但是一想到有一丝光线从某一个缝隙里穿过并将他们的地下工程照亮，他们总要浑身发抖。他们希望待他不在世了，好来更从容地享受自己的成果。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做完全支配他的生死的事。要么他们担心，无法像别人一样将这害命的事长久隐瞒下去；要么他们还有所顾忌，不想自己亲自动手去干，但是他们会毫无顾忌地迫使他自己去干；要么他们更眷恋折磨他的快感，宁愿等待着通过他自己的手将他软弱的完整证据送上来。不论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反正他们采用了一切可能采用的手段，通过不断地叫他品尝撕心裂肺的滋味，将他变成以他为目的的仇恨的实施者。他们特别处心积虑地对准他内心所有敏感的地方，给以深深的持续不断的伤害，叫他难受。他们知道他对自己所有的朋友是多么热情和真挚，所以他们从不放松、处心积虑地要让他留不下一个朋友。他们知道他对声誉和正派人对他的敬重看得很重，而对只通过才华便能获得的名气不大重视，所以他们故作姿态大肆宣扬他的才华，而同时让他的个性蒙受耻辱。他们吹嘘他的智慧，为的是糟蹋他的心灵。他们了解他性格开朗爽直甚至到不谨慎的地步，讨厌神神秘秘和虚虚假假，于是他们用背信弃

义、谎言、阴谋和两面派言行将他包围。他们知道他多么热爱自己的祖国，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让他的祖国变得令人蔑视，让他憎恨自己的祖国。他们了解他对著作人这一行的轻蔑，他怎样哀叹自己为这可悲的一行并在从事这一职业的强盗中间浪费了自己生命中短暂的时间，所以他们不断地让他胡乱写一些书。虽然这些书丝毫无愧于它们出自的那支笔，但是他们十分需要这些书去糟蹋他们叫这些书背负的名字。他哀叹百姓的贫困，赞美善良人的美德，他是妇女的偶像，但是他们叫他痛恨百姓，痛恨善良的人，厌恶妇女和所有其仇恨会叫他最最痛心的人。通过不断的血腥却又无声的侮辱，不断的人群聚集，窃窃私语，讥讽嘲弄，残忍而又凶狠或侮辱性而又带嘲笑意味的目光，他们终于做到将他逐出一切集会、演出、咖啡馆、公共散步场所。他们的计划是最后将他赶出街区，把他关在自己家中，让他在他们的帮凶包围下困在自己家中，最后叫他生活得极为痛苦，以致他再也无法忍受继续生活下去。一言以蔽之，他们让他背负着伤害（他们知道对他来说这是最为痛苦的事），又叫他无法阻挡任何伤害，只给他留下逃避伤害这唯一的一条路。很明显，他们希望逼他走上这条路。他们什么都算计到了，却唯独没有算计到清白和逆来顺受的本领。虽然年事已高并且身处逆境，他的身体反倒强壮了，而且保持着健康：内心的平静似乎使他更加年轻。虽然他对人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但是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远离绝望。

对你的异议和怀疑，我已经尽我之所能予以阐明。我再重复一遍，这一阐明不可能使乌云消散，甚至在我看来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原因聚在一起也远远没有达到其后果，因此不可能没有某些超出我想

象的更为重大的原因。但是，即使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反驳你的东西，我仍会坚守我的感受。这并非出于可笑的固执，而是因为在我和被品评的人物之间，调解人更少了。在所有的眼睛中，我应该相信的眼睛，我最不需要怀疑的眼睛，便是我自己的眼睛。我承认，人家给我们证明的事情，有些我无法核实，但可能一直让我存疑，因为对于很多别的事情，我很肯定是虚假的，人们也能证明得一样好。那些善于将真相的一切标志贴在谎言上的人，什么权威能够长期存在让他们相信哪怕是一点呢？再说，请你回忆一下，我已对你说过，我在这里根本不打算让我的判断对你具有权威性。但是你在听了我才所说的所有详细情形之后，你总不能指责说，他做那些事就是为了叫我看的。不论人们背着被告向我摆出什么证据系列，只要不是在当他的面而我也在场的情况下证实他确实如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所描绘的那样，我便自信，据我自己亲眼之所见来对他进行评判是非常靠得住的。

现在，我已经做了你希望我做的事，该轮到你进行解释并且告诉我，根据你读的书，你从他的著作中怎样看他了。

法国人：今天太晚了。我明天动身去乡下。待我回来时，我们见面再谈吧！

对话Ⅲ

1

卢梭：你在乡下住了很久。

法国人：在那里，我不觉得时间过得快。这段日子，我是和你的朋友一起度过的。

卢梭：啊！如果哪一天他也能成为你的朋友该多好！

法国人：从你的建议所产生的效果，你会判断出来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那些很有道理地被人憎恶的书，我终于把它们都看了。

卢梭：先生！……

法国人：我都看了。从理解的透彻性来说，我还读得不够。但是对于从中找到、历数、收集他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来说，是足够了。这些罪行肯定会使这些书籍的作者成为所有魔鬼中最面目狰狞的魔鬼，成为人类的奇丑之人。

卢梭：你说什么？说话的确实是你吗？又轮到你说谜语了吗？求求你，赶快解释一下吧！

法国人：我交给你一份清单，这就是给你的答复和解释。看了这份清单，没有一个讲道理的人会对其作者的命运感到惊讶。

卢梭：那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奇怪的单子吧！

法国人：就在这。本来我可以很轻易地叫它变得比这长十倍的。尤其是如果我把关于著作人这一行业和文学界的许多文章也列进去的话，这个单子就要比这长得多了。但是这些文章已经那么赫赫有名，只要放上一两篇作例子就足够了。我只限于各种体裁的文章，而且正如下面所罗列的那样，我只是记了下来，没有加以整理。我只是摘录片断并将其忠实地抄录下来。它们肯定会产生什么效果，其作者应该指望人们读了以后会立刻给他戴上什么帽子而又可以不受惩处，都由你自己去判断吧！

片段摘抄

文人

1. “博学之人知道千百种真事，无知之人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谁会否认这一点呢？那么，是不是因此博学之人就更接近真理呢？正好相反，他们越向前走，就越远离真理。因为，判断时的虚荣心比学问进步更大，他们获悉的每一个真理只是和一百个错误的判断一起来到的。欧洲的博学公司只不过是谎言的公立学校而已，而且科学院里肯定错误要比整个没有教养的一族中更多。”（《爱弥儿》卷三）

2. “某人在今天成了不受世俗之见约束的人和哲学家。出于同一原因，如果是在神圣联盟^注时代，他可能只是一个狂热分子而已。”（《第戎征文》序言）

3. “人绝不应该受教育受一半。如果他们应该停留在谬误中，为什么你不让他们留在无知之中呢？这么多的学校和大学为的就是不教给他们任何对他们很重要、需要学会的东西，又何必办这些学校和大学呢？你们的学会、学士院、一切学术基金会，其宗旨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欺骗百姓，破坏他们原先的心智，阻止他们去追求真理么？谎言教授们，难道你们教他们是假而让他们误入歧途是真么？像那些将标志灯放在礁石上的海盗一样，你们让他们睁开双眼为的是毁掉他们。”（《致德·波蒙先生函》）

4. “人们在塞尔莫普莱^注的一块大理石石碑上，读到刻在碑上的这句话：‘过路人，请你到斯巴达克去告诉人们，我们死在了这里是为了服从它那神圣的法律。’人们看得很清楚，这碑文不是碑文学会编写出来的。”^注（《爱弥儿》卷四）

医生

5. “身体虚弱也叫人心软。医学的权威性便由此而来。这套伎俩对人比医生宣称能治好的所有疾病都更有害。医生们能治好我们什么病，我本人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让我们得上一些更可悲的病：懦弱，胆小，对死亡的恐惧。他们治好了肉体，却杀死了勇气。他们能叫死尸走路，这又与我们何干？我们需要的是人，可是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从他们手里走出一个人来。

“医学在我们当中很时髦。它应该时髦。这是闲人的消遣，他们不知道怎样消磨自己的时间，就把时间用在保存自己上。如果他们不

幸生下来就要长生不老，那他们可能就是世人中命运最悲惨的了。一个生命，如果永远都不用担心会失去，对他们来说，这生命可能就毫无价值。对这些人来说，必须得有吓唬他们的医生才能叫他们感到庆幸。而这些医生每天都把他们可能享受的唯一快乐赋予他们，这个快乐就是没死。

“我在这里丝毫没有就医学的自吹自擂大做文章的意图。我的宗旨只是从精神角度来审视它。我情不自禁地观察到，对于医学的用途，人们也像对寻求真相一样，搞同样的诡辩。他们总是设想，治病病就能好；寻求真相，就能找到真相。他们看不到，必须权衡利弊：医生要通过治死一百个人才能治好一个人；发现一个真相，也要经过同时出现的谬误所造成的过错。使人明白道理的科学和治好病的医学当然都很好。但是骗人的科学和把人治死的医学都很糟。所以，请你教教我们怎样识别二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如果能够无视真相，大概就永远也不会受谎言的欺骗；我们如果能够违反天性不想治病，大概就永远不会死于医生之手。这两种放弃可能是很明智的。心甘情愿地放弃，肯定会受益。我不是不承认医学对有些人有用，但是我认为医学对整个个人类是有害的。

“有人会像人们一贯所做的那样对我说，过错是医生犯的，但是医学本身是无懈可击的。这很好呀！但是，让医学自己来好了，不要让医生来！只要医学和医生一起来，对掌握技艺的人出错的担心要比技艺救人的希望厉害一百倍。”（《爱弥儿》卷一）

6. “依天性去生活，坚韧不拔，赶走医生！这样你免不了要死，但是你只会感受一次死亡，而不是在你心乱如麻的想象中，看见医生每天都背着死神。他们那骗人的医术不但不能延长你的时日，反而剥夺了你生之欢乐。我要一直发问，这一技艺究竟给人类造了什么真正的福？它医治的人，有些还得死，这是确切无疑的。但是它正在屠杀的成千上万的人，说不定还能活下去。有理智的人，请你千万不要去押这个宝，这里头你走背字的可能性太大了。忍受病痛吧，要么死去，要么痊愈，但你千万要活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分钟。”（《爱弥儿》卷一）

7. “要给我们的学生预防接种吗？也要也不要，视机会、时间、地点、情况而定。如果让他得了天花，好处是早已预见而且了解他原来的毛病。这很重要。但是，如果他是自然地得了天花，我们也一定不会叫医生来祸害他。这更重要。”（《爱弥儿》卷三）

8. “说的是找乳母，人们一般是叫产科医生来挑选。因此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就是：谁给他送的钱最多，谁就是最好的乳母。所以，给爱弥儿找乳母，我决不会为此去找一位产科医生。我要自己精心挑选。在这方面讲起大道理来，我肯定没有一位外科医生那么雄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更诚心诚意，而且我的热心总不会比他的贪心更叫我吃亏上当。”（《爱弥儿》卷一）

国王，大人物，富翁

9. “我们生来是要当大人的，法律和社会却又将我们投入童年之中。国王、大人物、富翁全是些小孩子，他们看到别人迫不及待地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倒从这里滋长了他们幼稚的虚荣心，全都为自己得到照顾而感到骄傲。其实，如果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人们是不会这么精心照顾他们的。”（《爱弥儿》卷二）

10. “一个时代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在那个时代里，老百姓的双眼受到迷惑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只要引导他们的人对最矮小的人说一句：‘你和你整个一族，当高个子吧！’立刻，这个侏儒在所有的人及其家族眼中，便显得高大起来，而且他的后代离他越远，就显得越高。原因越是时间久远而且无法确定，效果就越强烈。在一个家族中，懒汉越多，这个家族就越赫赫有名^①。”（《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11. “老百姓一旦习惯于有主子，就处于再也离不开主子的状态。如果他们试图挣脱锁链，由于他们将与自由完全相反的疯狂放纵当成了自由，他们的革命几乎总是将他们自己送到了一些诱惑者的手掌中。这些人以自由为诱饵，实际上只是让老百姓身上的锁链更加沉重，结果他们也就离自由更远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12. “特米斯托克萊斯^②对他的朋友们说：‘你们看到的这个小男孩，他就是希腊的主宰。因为他管着他母亲，他母亲管着我，我管着雅典人，而雅典人管着希腊人。’啊！如果从王子开始，一级一级

数上去，一直数到暗中控制的第一把手，人们会怎样常常在最伟大的国度里找到最渺小的领导者啊！”（《爱弥儿》卷二）

13. “我设想自己是个富翁。那么我就必须有不同一般的快乐，破坏性的快乐。这样，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必须有土地，有森林，有看地护林的人，有杂税，有封建主的荣耀，特别是香烛和圣水。

“很好。但是，这土地的四邻唯恐失去他们的权利，而且一心要夺取他人的权利；我们这些看地护林的人要相互打架，说不定，各家的主人也要相互争吵。这样至少就有了口角、吵架、仇恨、诉讼。这已经不怎么叫人开心了。再加上，我的子民看见我的兔子去扒他们的麦田，我的野猪去拱他们的蚕豆，肯定不高兴。他们每一个人虽然不敢打死毁坏他们劳动成果的敌人，但是至少打算将这些敌人从他们的田里赶出去。他们白天种地，晚上还必须守田。他们会使用大猎犬、鼓、号等等。这么大的声响，他们会打扰我的安眠。我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些可怜人的贫困，也会禁不住为此自责。如果我很荣幸是个王子，这一切都不大会触动我。但是，我是个新贵，刚刚发了财的富人，我的心还有点平民味。

“这还没完。猎物丰盛引来打猎的人，我就有偷猎者要惩治。我又必须修监狱，养狱卒，设弓箭手，罚苦役。这一切看上去都相当残酷。这些倒霉蛋的老婆会前来围堵我的门，哭着喊着打扰我。必须叫人将她们赶走，粗暴地对待她们。那些根本没有偷猎而是我的野物糟蹋了他们的庄稼的可怜人也前来抱怨。前一种人因为打死了野物受到惩处，这后一种人又因为饶过了野物而被弄得倾家荡产，你说这可如

何是好？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只看到可怜的对象，我听到的都是哀叹。成群的山鸡和野兔几乎就在自己脚下，可我仿佛觉得，可以任意杀戮的快乐似乎大大打了折扣。

“你想从他们的痛苦中汲取快乐么？排除了他们的痛苦，你的快乐也没了……所以，快乐倒也不是微乎其微。但是，当你既没有田地要看守，也没有偷猎者要惩罚，也没有可怜人要去折磨时，弊病也就去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占第一位的站得住的理由。不论干什么，都绝对不要没完没了地折磨人，折磨他们，自己心里也有些不自在。何况老百姓长期诅咒你，早晚会叫野味变成苦味。”（《爱弥儿》卷四）

14. “社会的所有好处，难道不都是给有钱有势的人预备的？所有报酬优厚的职位，难道不是都让他们给占了么？所有的优惠，所有的免征，不是都给他们保留的么？国家难道不是全都对他们有利么？一个受到器重的人敲了他的债主一把或者干下其他欺骗行为，难道不是总有把握不受到惩罚么？他痛打别人，他犯下暴行，甚至他担有罪责的谋害性命及暗杀，难道不都是一时沸沸扬扬，后来就将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过了六个月便再也不提不念了么？可如果是这个人自己被盗了，那么整个警察系统都会立刻行动起来，那些被他怀疑的无辜的人可就倒了霉了！若是他经过一个有危险的地方呢？你看吧，护卫成群！若是他坐的轿子弹簧断了呢？嗨，所有的人都跑来救他！有人在他门口喧哗呢？他说一句话，立刻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人群熙熙攘攘，叫他心烦呢？他一比画，立刻一切都井然有序了。一个赶大

车的正好挡住他的道呢？他的下人们已经准备好对那人大打出手了。宁愿一百次轧死五十个忙着去办事的老老实实的行人，也不能叫一个坐着马车的游手好闲的臭无赖稍稍耽搁一会。这一切的优待，他都没花一个大子。这都是富人的权利，而不是财富的代价。穷人的图景又该是多么不同啊！人类应该给予他的越多，社会拒绝给予他的就越多。他本来有权利叫所有的大门朝他打开，但是所有的大门都向他关闭。即使他偶尔会得到公正，那为此所花费的力气也比另一个人获得恩惠花的力气大。但是如果服劳役，要去当兵，人家倒总是把优先权给他的。除了自己的捐税，他还要负担他的阔邻居的捐税，他的阔邻居有办法让人给自己免税。他若碰上个小小的意外之灾，每个人都离他远远的。如果他那可恨的车翻了，不但没有一个人来帮他的忙，若能躲过路过的一位年轻公爵的随从对他的百般凌辱，就已经是万幸了。一言以蔽之，正因为他没钱，当他需要的时候，一切不花钱的救助都避开他。如果他不幸心地正直，有个可爱的女儿，还有一个有钱有势的邻居，那我就要当他是完蛋了。”（《论政治经济学》）

女性

15. “巴黎和伦敦的各位女性，请你们原谅我！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具有真正坦诚的心灵，那我对我国的各种制度可就一窍不通了。”（《爱弥儿》卷四）

16. “他享有公众的尊重，他也值得被人尊重。有了这一条，哪怕说他是最低劣的人，恐怕也不应该动摇。因为丧失了贵族资格也比缺

德强。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个王公的情妇更值得尊敬。”（《新爱洛伊丝》第五部分，书信13^注）

英国人

17. “自从我写了（1756年）这段文字以来，事情已经起了变化，但是我的假说将一直是正确的。例如，很容易预见到，此后二十年^注，英国将和它的全部荣耀一起垮台，而且要失去它剩下的自由。所有的人都肯定地说，在这个岛上农业要大放光华。但我敢打赌，岛上的农业要衰落下去。伦敦每天在扩大，所以，王国人口日趋减少。英国人想当征服者，所以他们不久就会成为奴隶。”（《和平计划片断》）

18. “我知道英国人对他们的人道主义和他们国家民众的善良天性（他们称之为good natured people）吹得很厉害。但是他们怎么大喊大叫都是徒劳，没有一个人会鹦鹉学舌一般跟着他们这样说。”（《爱弥儿》卷二）

要一一例举完毕，你得累死。而且你看到了，也用不着如此。我知道在让—雅克的著作中，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得到好待遇。但是当我看到，尽管如此，所有的国家又都对他那么温情脉脉、产生兴趣的时候，对于他对每一个国家犯下的罪行不可原谅究竟到什么程度，以前我真是大惑不解，但在我看这些书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你只要读这些文章，你就会和我一样感觉到，一个人，孤独无助，生活在这个时代，居然敢这样谈论医学和医生，他肯定是个投毒犯；一个这样

对待现代哲学的人，他只能是一个无耻的大逆不道的人；一个看上去那么不尊重风流女子和王公贵族的情妇的人，只会是一个荒淫的魔鬼；一个不相信时尚书籍无懈可击的人，应该看到刽子手亲手烧毁他写的书；一个反抗新的神示却胆敢继续相信上帝的人，他本人就应该像一个伪君子和一个恶棍一样在哲学裁判所里被烧死；一个敢于反对那么令人尊敬的狩猎权、为那些下等人农民要求天赋人权的人，就应该受到王公对待野生动物那样的对待，他们保护野生动物只是为了自己能随心所欲地以自己的方式杀死它们。关于英国，最后两段文字对于让一雅克那些好心的朋友那么热心地让他去英国，对大卫·休谟那么热心地带他去英国，都作了极好的解释。对于整个这件事当中保护人怎样善良厚道以及被保护者怎样忘恩负义，人们是不可能怀疑了。所有这些不可饶恕的罪行，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就更加严重了。这证明，罪犯的命运丝毫不足为奇，他完全是咎由自取。我知道，莫里哀也拿医生开玩笑。但是，除了只是开开玩笑以外，他一点不怕医生，因为他有撑腰的，路易十四喜欢他。医生那时尚未在女人内阁中接班当领导，还没有像如今这样精通密谋术。对他们来说，现在一切都大变样了。二十年来，他们在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中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即使是受宠信之人，胆敢放肆地谈论他们也是不谨慎的。你想想，一个让一雅克如此胆大妄为，来的该多么是时候！不过，我们这里就不去谈那些无用而危险的细节了，只请你读一下这个清单上的最后一条吧！只这一条就大大超过了前面所有各条。

19. “如果说管理好一个大国很困难，只由一个人来管理就更困难得多。国王自己再指定代理人，会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是知道的。

“一个根本性的、无法避免的缺陷使君主制政府对共和制政府总是居于下风：在共和制政府中，差不多唯有开明而能干的人，公众舆论才会把他们提升到高位上来，而他们也会光荣地履行职务的；而在君主制国家中，最常见的占据高位者只是些小糊涂虫，小骗子，小阴谋家。小小的才气使他们爬进了有广大的广场的宫廷之中。但是，对他们来说，一旦爬上高位，那小小的才气只会用来向公众显示他们的无能。老百姓在这种选择方面较少犯错；而且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在内阁中罕见的程度，几乎与一个蠢人为共和国之首相等。所以当偶尔碰巧幸运地有一个天生就是管理国家的栋梁之才在一个已被那些一堆一堆的长着漂亮小白脸的管理员们糟蹋得一塌糊涂的君主国家中掌权管事的时候，人们对于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本事大为惊讶。这在一个国家中便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社会契约论》卷三，第六章）

对这最后一条，我不作任何补充了，只要读一遍便什么都告诉你了。对了，先生，在这一切当中，只有一件事叫我惊讶不已，那就是一个孤立的外国人，没有亲戚朋友，没有撑腰的，在世间毫无依恋，要把所有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他一定是以为可以说出来而不受惩罚了。

卢梭：我向你保证，他丝毫都没有这么以为。他肯定料到了要受到所有为真相所冒犯的人的残酷报复，而且他果然预料得正确。他知

道，大人物们、大臣们、法官们、金融家们、医生们、教士们、哲学家们以及所有结党营私把社会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土匪强盗帮的那些人，永远不会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的行径并且如实地揭露了他们而饶恕他。他肯定料到了要受到仇恨，要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会遭受破坏名誉、羞辱和造谣诬蔑。他肯定料到了要在贫困与不幸压迫下生活，但是没有料到要在耻辱与轻蔑压迫下生活。我再说一次，有些类别的不幸，甚至不容许一个正派人有思想准备。人们挑选来要把他压得喘不上气来的，正是这种不幸。由于他们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第一次打击一来，他就让自己给打倒了。好不容易才重新站了起来：他肯定花了一定的时间才重新鼓起勇气，恢复平静。为了一直保持这种勇气和平静，他本需要有一种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先见之明，但他没有预见到人家给他预备的命运。不，先生，请你丝毫不要认为，他深陷其中的命运就是他起劲地、毫无畏惧地说出了他认为真是真、善、有益、有用的一切的自然结果。不，不是这样的。这有更隐蔽、更出人意料、更可笑的其他原因，与他的著作毫不相干。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甚至在他出名之前就已开始了：这是一个魔鬼般的、城府极深的天才人物的杰作^①。在他的学校里，恐怕迫害约伯^②的人在怎样使一个世人倒霉的技巧上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如果这个人压根儿没生出来，即使检查他著作的审查官胆子再大，让一雅克也会生活在虽贫穷却有荣耀之中；人们压在他身上的那些不幸，不但不会使他声名狼藉，可能还会使他更加声名显赫。这样卑鄙的计划，恐怕怀着极大的干劲投身于执行这个计划之中的那些人自己都永远发明创造不出来。虽然全民族都迫不及待地泼他一身脏水，让一雅克仍喜欢还这些人这一公正。阴谋是在这个国度之内形成的，但是，它并非

来自全民族。法国人是这个阴谋热心的实施者。当然，这也太过分了，但是至少他们不是这个阴谋的炮制者。要当阴谋的炮制者，必须有蓄意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恶毒心肠和卑劣，法国人干不出来。要当阴谋的策划者，只有某种敌意是不行的。这种敌意只是某些情形和他们不论好事还是坏事都愿意沉溺其中的性情的偶然结果而已。

2

法国人：不论阴谋的起因是什么，也不管这阴谋的策划者是谁，对任何一个读过让—雅克作品的人来说，其后果更加令人惊异。他道出的严酷的真相，虽说普遍存在，但是箭箭命中，在感觉到被击中的人的心中，这伤口是永远不会愈合的。所有那样炫耀自己给他当保护主和保护人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不被某一箭触到痛处的。这些高尚的心灵，受到如此剧痛，却只激起他们对于一个恶棍的仁慈和热爱。他们本来应该对他憎恶之极，却把他当成最温情关怀的对象。这些高尚的心灵是怎么炼成的呢？

如果说这就是德性，这很怪。不过，这很高尚，它只会属于远远高于渺小、庸俗的激情之上的一些心灵。但是，怎么能把如此高尚的动机与那些自称出于这样高尚的动机的人所使用的卑劣手段这二者调和起来呢？你知道的，不论我对让—雅克怎样有成见，怎样对他反感，不论我对他的性格和作风有什么样的负面看法，我都从未能赞赏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做法，也从未下决心实践他们的原则。我对他们那种心怀叵测地炫耀他们的恩泽，一直觉得既卑劣又虚伪。其实他们那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贬低其施恩的对象。当然，对那么大量那么清楚的证据，我也没料到有任何毛病，我从未有一刻怀疑过让—雅克是个令人憎恶的伪君子和一个本就不该生下来的恶魔。这是真的，我同意。但是我承认，他们说他们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会把他搞得一败涂地，我很佩服他们的耐心 and 他们的温厚：任他叫嚣挑衅，从不

因此动气，作为全部答复，除了越来越紧地把他收入自己的圈套之中，倒也没有其他后果。他们本来可以那么轻易地叫他认罪的，但我却看到他们什么事都不做，表现出颇有英雄气概的克制。甚至就在我谴责他们希望使用的方法时，我对他们一直坚持这种泰然自若的冷静，也只能钦佩不已了。

在我们前面的几次谈话中，你使我对一些那么有力的证据产生了动摇，虽然这些证据处理得很神秘。自那以后，我反复考虑这些的时候，我对他们极其小心翼翼地与被告隐瞒这些证据感到震惊，其程度更甚于我以前对他们的能量惊讶不已。这时我开始觉得，他们为这种行事方式所摆出来的动机甚为诡辩而且软弱无力。我又对他们这样一个恶棍故作关切和仁慈进行了思考。越是思考，我的这些怀疑就越重。美德可以叫人只憎恶恶行，但是美德叫人热爱恶棍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眼看着他继续犯罪，却又固执地要让他处于自由状态，要这么做肯定得有什么动机比天生的恻隐之心和人道主义更重要。只是天生的恻隐之心和人道主义的话，甚至会要求正好与此相反的行事方式呢！你对我说过这个，我也感觉到了。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对于罪犯不受惩处以及对他进行造谣诬蔑莫名其妙地特别起劲，向我显示出一堆一堆的矛盾和前后不一。这些事情开始搅乱我最初的平静。

在你的鼓动下，我开始浏览让—雅克写的书。先后碰上了上面我摘录下来的段落时，我就是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中。对这些段落，我从前毫无概念，因为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对我谈起他那些很厉害的讽刺挖苦话语时，隐瞒了与他们相关的那些话；再加上他们对书籍作

者很感兴趣的样子，我永远都不会想到他们对他特别不满。这一发现以及他们对我的隐瞒终于使我看清了他们真正的动机。我对他们的整个信任灰飞烟灭了，而且我再也不怀疑，我以前相信了他们的话，以为是乐善好施和慷慨仗义的东西其实是残忍的敌意之作，只不过很巧妙地用善的外表加以掩盖而已。

另外一个思考又使上述的思考得到加强：这些如此高尚的德性绝不会只是孤零零的。它只不过是德性的几个树枝而已。我寻找树干，但根本找不到。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在别处虚荣心那么厉害，那么爱记仇，那么报复心重的，怎么就想起要一辈子仅此一次地不仅仅在口头上那么有人情味、那么宽宏大量、那么温厚了呢？还偏偏是对这么一个人？照他们的说法，这个人是最不配得到他们的怜悯和仁慈的，可是他们却对他怜悯、仁慈备至。这种全新的而且用得不是地方的美德，如果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加遮掩，不加伪装，肯定我会觉得可疑。待我看到它那么精心地陷入了黑暗而曲折的道路，通过背信弃义捕捉住了其目标，然后违反那人的意愿让他背上他们那可耻的恩德，我又该作何感想呢？

就这样，我把我自己的观察所得加到你叫我进行的思考上。我越是对这同一个题目沉思默想，对于我直到那时对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盲从，我越是感到惊讶。于是，我对他们的信任烟消云散，达到了对他们的虚伪再也不存怀疑的地步。但是他们运作的双重性以及他们隐瞒自己的真实动机之巧妙，在我眼中，并未动摇他们的证据的可靠

性。我认为他们是在看法不公正之中完成一个公正的行动，我从他们夹击他们受害者的巧妙中得出结论说，这是恶人吃恶人。

让我确信这一见解的是下面这一看法：让—雅克根本不是署着他名字的那些作品的作者，我见过你本人也持这种见解。唯一能叫我对他有良好看法的东西就是这些作品本身。你也在我面前对这些作品那么赞赏备至，以前我也有几次曾听别人说过这些作品很不错。但是，既然他不是这些作品的作者，那在我心中就再也剩不下任何对他有利的看法可以抵消我以前对他这个人所得到的可怕的印象了。一个在任何事情上都那么可恶的人，卑鄙无耻到将别人的著作据为己有，也并不奇怪。

对于我们的第一次交谈，对于我零零散散、草草率率的阅读，我所作出的思考大抵就是如此。这零散而快速的浏览使我对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为人醒悟了过来。我开始读这些作品，只是出于一种好意，因为你似乎对那些作品很有兴趣。但我仍然停留在认为这些书籍的作者是另外一个人的见解上，这使我阅读这些作品时给我留下的只是一种满足好奇心的兴趣。

如果这里面没有加上另一个原由，我不会继续读下去。这另一个原由与你的看法更相符合。那就是在我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我很快就感到，关于这些作品的内容，别人骗了我。人家原来对我说，文笔夸张华丽，缀以漂亮的辞藻，却东拼西凑而且充满矛盾，结果我看到的是经过深刻思考的东西，构成一个连贯的体系。这体系可能并不真实，但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为了判断这些作品的真正宗旨，我并

不致力于这里那里摘几个零散、孤立的句子，而是自己思考，而且在阅读过程中和结束阅读的时候，如你所希望的那样，我审视了这些作品将我置于怎样的心态之中。我像你一样，认为这是深入作者写这些作品时的心态以及他预定要产生什么效果的最佳办法。我无须对你说，我在其中找到的非但不是人家归之于他的恶毒用心，而只是一种既有益又朴素的学说。这种学说既没有伊壁鸠鲁主义，也没有伪善，它只是致力于人类的福祉。我感觉到，一个心中充满这些情感的人对于财富和尘世生活的各种琐事大概是不太重视的。我都担心如果过分沉溺其中，我自己可能也会堕入漫不经心和寂静主义^①之中，而不是变得叛逆、好闹事、无条理。有人宣称这些作品的作者就是如此这般，而他希望把他的弟子们也变成这样。

如果只是事关这位作者，那我可能从那以后对于让—雅克的为人便醒悟过来了。但是读了这些书，一方面让我内心对作品的作者充满了最诚挚的敬意，另一方面对于让—雅克，我仍然停留在与从前一样的情形之中，因为你似乎将他们当成是两个不同的人，你让我对一个（作者）产生了尊敬，而同时我自己对另一个（让—雅克）仍感到厌恶。对于我来说，读了这些作品唯一发生了变化的事就是：与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从前就这些作品对我说的话一比较，我明白了，他们确信这些作品是让—雅克写的，但是用一种与作者写这些作品时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来阐释这些作品，他们将自己对作品内容的阐释强加于我。所以，我通过阅读只是完成了我们的谈话所开始的事情，那就是我原来对于那个联盟的全部敬重和信任都一扫而光了，但是对于这个联盟所诬蔑的那个人，我的情感没有改变。人家以前对我说这些书籍

那么危险，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它们使人产生的情感，与人们栽在其作者头上的完全相反。但是，如果让一雅克不是这些书籍的作者，这些书籍对于为他正名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你让我细心阅读这些作品，对于让我改变对他本人的看法完全没有用处。我仍然停留在你给我灌输的那个见解里，以为这些书籍是另一个性格与他完全不同的人的著作。直到如今，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感到这样的思想滋养的头脑与一颗充满阴暗卑劣的心是相容的，对此我不能不感到相当惊讶。

我一直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你的观察所得以便知道关于这个人我到底应该相信谁。因为我对于自己从前根据那么多的证据所作的判断已经有所犹疑，自从我们第一次交谈之后又一直惴惴不安。自从我读了作品使我确信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不怀好意以来，我就变得更加惴惴不安了。我再也无法敬重他们。难道就应该不敬重任何人而且到处只碰到恶人么？我感到自己心里一点一点地萌生出一种愿望，那就是希望让一雅克不是一个恶人。独自感到自己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情感，又找不到一个人与自己分享这些美好情感，这种状况太残酷了。于是，我恨不得相信自己受了内心的欺骗，而将美德当成是虚幻之物了。

听了对你亲眼所见的叙述，我十分震惊。与别人之所说相比较，从中我找得到的共同之处那么少，以至于我不能不选择你这独家见闻。我还倾向于要把这独家见闻完完全全讲给那些我对他们已失去全部敬重的人听。他们的证据再有力也拦不住我。感觉到他们在那么多的事情上骗了人之后，我开始认为他们很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骗

人的，而且我慢慢地倾向于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让—雅克是无辜的，是遭受迫害的。而这样的想法直到那时以前，都显得那么可笑。在一张如此的欺骗大网里，确实非得设想有极其巧妙之心计和迷惑力不可，这二者对我来说都似乎是无法设想的。我从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第一感觉之中，找到了堆积在其中的更多的荒谬之处。

不过，在我下定决心之前，我决定比从前更连贯、更仔细地把他的作品再看一遍，因为我以前感到书中某些见解和警句非常似是而非，还有一些，我未能充分理解。我感觉到书中瑕瑜互见，甚至有矛盾的地方。我没有充分地抓住著作的整体来有根有据地对一个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系作出判断。这些书籍与如今那些把一些零散的思想拼凑在一起的书籍不同，读那些书的时候，读者的头脑可以在每一个想法上停下来。而让—雅克的这些书是一个孤独者的沉思默想，它要求注意力连续集中，而这不大适合我们这个民族的口味。如果你坚决地想要很好地顺着作者的思路走，你必须花力气而且不只一遍地反复阅读。我感到他对道德、自由、秩序十分热衷，而且非常激烈，这种激烈常常把他带到目标之外去了。总的说来，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迸发的人，非常杰出的人，但是他的个性及其原理在我看来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认为，如果对他的著作进行非常专注的思考，仔细地将作者与你给我描绘的那个人进行比较，我会做到将这二者相互映照而且能肯定是否一切都相互一致，是否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属于同一个个体。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在我看来，应该能够使我完全从对他的为人犹豫不决的状态中走出来，而且能够使我对这些研究有更强烈的兴趣（直到这时，情形并非如此）。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义务，要以你

为榜样，将我的思考与我从你那里得到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做到最终将自己从你将我置于其中的怀疑里解脱出来，由我自己先对他的原告作出评判，再来对被告作出评判。

为了更连续、更聚精会神地进行这一研究，我到乡下去度过数月，把让—雅克的作品都带到那里去，尽可能排除盗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伪作。从我第一次阅读开始，我就感到这些作品是按照某种顺序前行的，必须找到这个顺序才能摸到串起这些作品内容的链条。我认为我看出来了这个顺序与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是反向的，作者从原理追溯到原理，在他最后的几部作品中才接触到最首要的原理^①。所以，要用综合法前进，必须从阅读最后的作品开始。我就是这样做的：我首先致力于阅读《爱弥儿》，他是以此部作品来结束他的体系的。他此后发表的另外两部作品并不是他的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仅仅是用来为他的祖国和他的声誉作个人辩护用的^②。

卢梭：别人天天用他的名字出版其他的书籍，精心地给这些书籍贴上他的作品集的标签，好让人们再也分辨不出哪些是他的真实的作品。那么你是再也不把这些书算到他头上了？

法国人：我之所以搞错，就是因为我听信别人的话进行判断。但是亲自读了他的书以后，我很快就知道怎么办了。我曾经密切注视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运作，我很奇怪，从他们很轻易地将别人写的书栽在他头上来看，为什么他们现在不把更多的作品归于他的名下了。因为他们已经将公众对他的态度置于那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之中，只要

印刷出来的任何东西极为平平淡淡或者可能受到惩处，他们一旦想那么肯定地说，人们就会急急忙忙地相信那是他写的了。

对我来说，自他封笔十二年来^①，即使我还做不到只要往人家归到他头上的作品上看上一眼，我就足以感觉到那不可能属于其他作品的作者（这并非因为我自认为在文风方面是个万无一失的审判官。我知道这样的人很罕见。我还不知道一个巧手可以模仿另一个著作人的文风到什么程度，就像布瓦洛模仿瓦蒂尔^②和巴尔扎克^③那样），但是根据内容本身我确信自己不会搞错。我觉得让一雅克的作品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情感，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一些感受与观察的方式，很容易将他和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家以及在他之前的大部分作家区别开来。正如你以前常说的那样，他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那里没有任何事情与我们这个星球相似。他的体系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在展开他的体系的时候，他以那样有特性而确切的方式真实地描绘了自己，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对不会弄错。对于那些笨拙地或狡猾地模仿他的那些人的作品，我还没读到第二页就能感觉到他们的猴子把戏^④。而且我确信可以像他那样说，他们感受和思考的情形与他相比，那是差远了。他们即使是抄袭他的东西，通过上下文衔接的方式方法，也歪曲了他的原意。假造他的句式很容易^⑤，对任何人都很困难的是抓住他的思想、表达出他的情感。那些弄虚作假模仿他的人总是谈到本世纪的哲学精神，没有什么比他们之所言与本世纪的哲学精神更背道而驰的了。

我这第二次阅读比第一次更有条理，思考更深，我尽量跟随他的思路走，我在书中到处看到对他的伟大原则的发挥、展开：他的原则就是：人天生是幸福而善良的，但是社会使他堕落使他变坏了。尤其是《爱弥儿》，多少人读过这本书，但是读懂的人是那么少，对它的评价是那么糟。这本书无非是讲人之初性本善的一部专著，其目的是要指出恶习和谬误本来与人的天性格格不入，但是这些东西从外部渐渐进入人的心中，不知不觉地使人变坏。在他最初的作品中，他更致力于摧毁残存的错觉，这种残存的错觉让我们对于造成我们软弱无能的人产生一种愚蠢的钦佩；也更致力于纠正一种错误的评价方式，这种评价方式使我们对于有害的天才崇拜备至，而对有益的德性轻蔑忽视。他处处叫我们看到初始时更优秀、更聪明、更幸福的人类以及随着其远离原始阶段变成了盲目、卑鄙和心怀恶意的人类。他的目的就是纠正我们判断中的错误，以推迟我们恶习的进展，并向我们指出，在我们寻求荣耀和显赫的地方，实际上我们只会找到谬误和卑劣。

但是人的天性不会逆转，人一旦远离了洁白无瑕和平等的时代，就永远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这是他最最强调的另一条原则。所以，他的目标不可能是让人数众多的民众以及大国回到他们原始的单纯和纯洁上去，而是如果可能的话，制止一些人前进的步伐：这些人的渺小以及他们的处境防止了他们那么快地朝着社会的完美和人类的退化走去^①。这些独特的见解很有价值，却根本没有得到重视。人们坚持谴责他想毁灭科学，毁灭艺术，毁灭戏院，毁灭学术机构，并将宇宙重新投入最初始的野蛮与愚昧中去^②。事实与此相反。他一直强调保留现存的机制，他认为摧毁现存机制只会拿掉姑息养奸，各种弊病仍

然存在，而且是用掠夺代替腐败。他致力于拯救自己的祖国以及体制与他的祖国相同的小国。如果他的学说可能对别人有某种用处，那就是这些人一面通过他们错误的理解加速他们的衰落的同时，一面又通过改变他们敬重的对象并可能因此推迟了他们的衰落。虽然这些独特的见解被经常地很强调地反复地论述过，但是那帮文人的虚荣心极力说服每个人相信他们，甚至在人们根本不考虑他们的时候；文人的恶意和愚蠢的虚荣心使得大国采取了只以小共和国为目标的措施。对于这个世界上最最真正尊重法律、尊重国家政体，对革命及各种各样的阴谋者最最厌恶的人，他们却坚持将他视为动荡和骚乱的鼓动者。这就是对他的回报！

我在加以更多思考的阅读中，逐渐地通过其各个分支抓住了这个体系。但我没有首先停留在对这一学说作直接的审视上，而更多地着眼于它与这个学说创建者的性格有什么关系。根据你给我描绘的他的肖像，这种关系是那么突出，以致我对这种显然的事实无法拒绝赞同。如今他的天性受到那样的歪曲，受到那样的诬蔑，那么画家和卫道士如果不是从自己的内心又会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原型呢？他们是照着自己的自我感觉来描绘他了。让—雅克并没有被成见所制服，并没有成为那些编造出来的恶习的牺牲品。这些成见和恶习在他眼中，在别人眼中，根本遮掩不住他那些最重要的特征，虽然这些特征是这么普遍地被忽略或者不为人所了解。这些特征对我们来说是这么新，这么真，一旦被勾画出来，人的内心深处就会更加感到其准确性得到了证实。但是如果博物史家没有首先去掉遮掩这些特征的铁锈，这些特征永远不会自己再次显露出来^注。远离尘世和孤独地生活，对沉思

和遐想的强烈爱好，躬身自省和在内心的平静中寻求激情的习惯，这些都是芸芸众生中已经消失的最重要的特征，只有这些能使他们重新找到上述那些特征。一言以蔽之，一个人必须自己描绘自己才能向我们显示出这个人初始的模样。如果著作人不是和他的作品一样不同寻常，他也永远写不出这些书来。但是，确实过着人的生活、根本不把他人的舆论当回事、只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己的理智来行事、根本不考虑公众是赞成还是责骂的这个自然人，他在哪里？在我们当中寻找，那是徒劳。所有话语上涂了美丽釉彩的人都极力在他们的真实目的这个问题上欺骗别人。虽然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讲话，但是没有一个人上当，没有一个人受他人的骗。表面上看，所有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幸福，却没有一个人考虑现实。所有的人都把他们的存在放在“显得如何”上；所有的人都是虚荣心的奴隶，受虚荣心的蒙骗，他们根本不是为活着而活着，而是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曾经生活过。如果你不曾向我描绘过你的那个让—雅克，那我可能就要相信自然人再也不存在了。你向我描述的那个人与我读过其作品的那个人，二者之间共同之处突出，虽然我没有任何其他理由相信他们就是一个人，但是确实让我不再怀疑他们就是一个人。这种突出的共同之处使我下定了决心。我没有被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那个让—雅克所困惑。比起你这个让—雅克依然距离我们这么近而与众不同来，那个让—雅克因为远离自然就更加如魔鬼一般。我完全接受你灌输给我的思想，虽然你这个让—雅克还没有完全成为我认为的让—雅克，但是他更有了一份荣幸，那就是已经赢得了我的敬重，而我的秉性没有为他而发生任何改变。可能我永远都不会热爱他，因为这不取决于我自己；但是我尊敬他，敬重他，因为我希望自己是公平的，我相信他是无辜的，

我看到他受到压迫。我从前把他想得那么坏，错怪了他，是犯了一个几乎无法饶恕的错误的结果。对于这个错误，我无须对自己的良心进行任何责备。当我对他的厌恶之情非常强烈时，我当然不会因此而处于要敬重他、要可怜他的心态之中。他的遭遇是一切可能受到的侮辱的一个例证，而且可能是唯一的例证。同时也是忍受这些侮辱的几乎无与伦比的耐心的一个范例，也可能是唯一的范例。总之，对于他的问题，我走出了错觉，对这件事的回忆给我吃了一剂强有力的预防药，叫我对于随意相信自己之所知和满足于错误的信息，今后都要严加防范。

卢梭：这样从叫自己摔倒的错误中学会不要将我们自己的判断作为圣谕，学会在我们想专断地将一个人的声誉和命运掌握在手中的时候，永远不要忽视公平和理性为了证明真相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方法、方式，这真叫吃一堑长一智啊！如果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我们还是犯了错误，那就是人类弱点产生的结果了，我们至少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过错造成失误而自责。但是有些人固执地、毫无道理地摒弃最不可违背的形式，与大人物和王公贵族一起干极不公道的事并为此而感到特别自豪，肆无忌惮地判处一个被告，以主子的身份处置他的命运和他的声誉，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认为他有罪，因为他们喜欢看到公正和罪证显现。而在这个公正和罪证显现的过程中，对于不抱成见的眼睛，弄虚作假和欺骗是一目了然的。对于这些人，难道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他们吗？

对于让—雅克，我丝毫无须这样自责。如果断定他无辜是我错了，至少在那之前我采取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以防止犯错误。但是你还不能完全说同样的话，因为你既没有亲自见过他，也没有亲自研究过他。在如此众多的诱惑、错觉、成见、谎言和伪证的包围之中，在我看来，这是唯一可靠的了解他的办法。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亦为不可或缺的办法。如果容许按照自然顺序来排的话，这另一个办法可能应该是第一个办法。这就是：由双方自己来辩明相互矛盾的事实，让原告与被告来对质，让人们听到被告的答辩。这种如此神圣的形式似乎叫原告们十分恐惧，他们固执地加以拒绝。我要承认，他们的恐惧和拒绝使人们对他们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有道理的先入为主的想法。如果不是他们那么令人震惊、那么叫人头晕目眩的证据其数量之多其力量之大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这一拒绝所产生的效果的话，只这一条就足以叫他们完蛋。被告会答辩什么，人们想象不到。但是直到他进行答辩或拒绝答辩之前，任何人都无权替他宣布说他没有任何话要说，也不能假设自己完全知道他会说什么或不会说什么；只要他没有认罪，就不能认为他认罪了，或者只要他还没有与他的原告对质，就不能认为他已经完全被还以清白了。

先生，这正是叫我们对这一案件的判断下个定语还缺少的东西。我们是人，而且是会犯错误的人。我们可能会搞错，认为一个有罪的人是无辜的，或者认为一个无辜的人是有罪的。前一个错误似乎更值得原谅一些，确实如此。但是如果犯了一个会伤害人而且自己可以避免的错误，会不会值得原谅呢？不，只要还有一种可能弄清真相的方法，而人们忽略了这种方法，错误就根本不是无意的，而应归咎

于那个愿意停留在错误之中的人。所以，如果你对你读过的这些书籍相当感兴趣，足以希望对其作者下个断语，如果你相当仇恨不公正，足以希望弥补你得以以那么残酷的方式对他犯下的不公正，我首先就要向你建议去见见这个人。来吧！我会毫无困难地把你引荐到他家去。他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关于你我能够说的而又不损害我的承诺的话，我已经全都对他说了。他事先知道，如果你偶尔登他的家门，肯定是为了结识他，而不是为了欺骗他。你从前和所有的人一样看待他，拒绝见他，而现在主动前去拜访。你的首次拜访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个具有安慰性质的证据，证明你还抱着希望，要把自己对他的敬重还给他，而且要补赎对他的过错。

一旦停止了用你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眼睛去看他，而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他，我丝毫不怀疑，你的判断会证实我的判断，你会在他身上再次见到他那些作品的著作人，你会像我一样确信他是纯朴的人，而根本不是人们给你描绘的叫这个名字的魔鬼。但是，不论怎么说，不论是你还是我，我们在缺乏正面的和惯常的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的某些判断上可能会搞错，我们总会剩下一个正当的担心，这个担心是基于有看错的可能，基于很难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释那些对他进行攻击所引证的事实。于是为了确认真相，为了向他致敬而且在所有人的眼前出示真相，我们只剩下唯一的一步要走。那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以便最后迫使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当着他的面大声地说明理由，说明原因，叫一个如此卑鄙无耻的罪犯狼狈不堪，哑口无言，或者至少将我们从他们强加于我们的保守秘密的状态之中解脱出来，允许我们自

己把他搞得狼狈不堪、哑口无言。如此合情合理的要求将是第一步.....

3

法国人：别说了……听你这么说，我浑身都发抖。我丝毫不拐弯抹角地向你招认了我认为自己有失公正和不明真相。我希望自己是公正的，但是我不要鲁莽、冒失。我丝毫不想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这样也并不能拯救我为他牺牲的那个无辜的人。如果我听从你的建议，我就得这么做。如果你想把这个建议付诸于行动，你自己也要这么做。请你一定弄明白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任何超过这个的，请你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

你主张，我应该去见让—雅克，以便我亲眼证实关于他你对我所说的话以及我自己从阅读他的作品中所推论出来的东西。这种证实对我来说是多余的，用不着借助于这种做法，我事先已经知道在这点上我应该怎么办。奇怪的是，在你费了那么大的劲让我接受的情感上，我现在比你更坚决。不过，从理智上说，这是有根有据的。你现在仍然强调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对他进行攻击所引证的那些证据究竟是否有力。对我来说，从今以后，是一点力量也没有了。自从我从近处加以审视以后，我已经看透了那些证据完全是假的。在这上面，我还有很多事实，连你都不知道。我已经那么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他们心里，对于被告可能会说什么怀着极度的不安，他们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剥夺他自我辩护的任何手段。在为了得到这个结果而采取的措施中，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协调一致、精心设计、上蹿下跳、热心投入，以致那么狂热的一些人以这种方式经营的证据，面对你的观察结果，在我

心中失去了全部威信。公众受了骗，我看出来了，我也知道。但是，他们喜欢受骗，而且可能不喜欢看到自己醒悟过来。曾经我自己就处于这种状况之中，摆脱这种状况也不是没费劲。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那时享有我的信任，因为对他们赋予的这种倾向，他们极尽吹捧之能事，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充分享有我的敬重，即使在我向你吹嘘他们的美德时，我也未能下定决心效仿他们。我从来就没想要接近一下他们的猎物，以便像他们那样抚慰他、欺骗他、迷惑他。我看到你心里对此充满了厌恶，这同样的厌恶也在我的心里，虽然我极力要将它压制下去。我那时赞成他们的做法，虽然我自己并不愿采取这些做法。他们将自己的虚假称为善心。但是他们的虚假不能诱惑我，因为对于那个成为他们行善对象的人，我不但没有善心，我只感到憎恶、厌恶、反感。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对他怀着一种轻蔑而又可笑的情感，这种情感其实具有最不共戴天的仇恨的全部效果。但是我不能因此欺骗我自己，他们早已把我变成了那样面目可憎的人，以致我发自内心、毫不做作、毫不隐瞒地憎恨他。我怕接近他，就像怕接近一个可怕的魔鬼一样。我宁愿尝不到伤害他的快乐，也不愿领略见到他的厌恶之情。

你一步一步地让我回归理智，使我对他的耐心和温厚产生了敬重，同时对他的不幸产生了怜悯。他写的书完成了你开始做的事情。阅读他写的书的时候，我感受到是怎样的激情使他的心灵具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使他的措辞那么慷慨激昂啊！那不是一瞬而过的爆发，而是能够持续十年的占主导地位的、常态的情感，产生了十二部作品，部部充满同样的热情，部部具有同样的说服力！是的，我对他的感受

和对他的支持像你一样，只要他是那些署着他名字的作品作者，他只会长着一颗好人的心。

这次专注的、加以思考的阅读在我的头脑中彻底完成了你已经开始的革命，正是在怀着阅读他的作品要求的那种细心来进行这次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那些用讽刺挖苦对他的作品加以评论的人的全部恶毒和全部令人厌恶的狡诈。在我阅读的全部原文中，我感受到的是一颗高贵而率直、没有敌意的心灵的诚挚和正直，这颗心灵不加防备地、不担心不害怕地将自己展现出来，开诚布公地批评，毫不勉强地赞扬，没有任何情感要遮遮掩掩。相反，我在对他的答复中读到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极度的粗暴或者是阴险、背信弃义的彬彬有礼，用赞美的甜来掩盖讽刺挖苦的苦和造谣诬蔑的毒。请大家仔细地读一读关于演戏致达朗贝尔先生那封诚恳而又直言不讳的书信吧，请大家比较一下这封信和达朗贝尔先生的复信吧！这封复信尺寸拿捏得那么精心，那样充满了故作姿态的慎重，那样充满了不酸不甜的恭维，那么恰当地叫人想到是坏话而又装作说的是好话！然后请大家根据阅读的这两封信，极力去发现一下这两个作者当中哪一个是坏人。难道你相信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会厚颜无耻到说那是让—雅克吗？

这种差异从一开始就在他们的题词中显示出来了。你的朋友题词取自《埃涅阿斯纪》，是祈求上天保佑好人不犯那么致命的错误，而让敌人犯这个错误。达朗贝尔的题词取自拉封丹^①：

让你的砍柴刀离我远远的，

那是伤人的工具！

一个人只想着防备一件坏事；另一个人则从一开始就忘了谈的是什么问题，只想着伤害他的对手，在研究戏剧有什么用的时候，很恰当地把这句诗送给了让—雅克，而在拉封丹的作品中，这是蛇对人说的^①。

啊，机智而狡猾的达朗贝尔，虽然你没有砍柴刀这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不论蛇说什么，你总还有非常锋利的小尖刀啊！这小尖刀尤其在你手中，不大会是乐善好施的工具吧？

你看到了吧，在你自己进行的研究工作中，我比你还进了一步。因为你对这个问题还要小心谨慎，而我再也无须如此了。不，先生，我甚至不需要亲眼看见让—雅克才会知道对于他我该怎么办。以他为受害者的那些伎俩，我已经亲眼看见了，一切可能由此产生的后果，都不会在我的头脑中产生任何影响。他发表第一部作品时，在公众眼中他是什么样，现在在我眼中他又恢复成了什么样，因为自那时以来人们为了给他抹黑所做的一切，其残留已被摧毁。从一切还让你感到吃惊的证据之中，我看到的只有弄虚作假、谎言和错觉。

你一直问是否有阴谋存在。是的，毫无疑问，存在着阴谋，而且是空前而绝后的阴谋。通缉令那年^②以前，不明显。通缉令一来，所有攻击这个倒霉鬼的印刷品、报纸、杂志、小册子都突然出版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个通缉令是这一切疯狂举动的发令枪。所有这些文字的作者，不论他们怎样妒忌心重，心眼怎么坏，怎么卑鄙无耻，

他们如此步调一致地如解开了锁链的疯狗一般向一个人肆意狂吠，而这个人从此就成了最最残酷的悲惨命运的牺牲品，你能相信么？如果写这些东西的人和利用这些东西的人没有那个联盟的授意，他们会那么狂妄地在让—雅克自己的作品集当中塞进所有那些恶毒诽谤的文字，你能相信么？而这个联盟的行动默默地逐步升级由来已久，此后便公开地蓬勃发展起来。我在阅读让—雅克作品的同时，也读了这些被精心掺进去的毒汁四溅的产品。如果我早些阅读这些作品，说不定那时就会立刻明白其余的一切了。对于一个可以冷静地浏览这些作品的人来说，这并非难事。联盟的成员们也感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很快便采取了另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对他们来说更加有效得多。这个方法就是：在公开场合他们只是含沙射影地对让—雅克进行攻击，最寻常的做法是既不指名道姓，也不提及他的作品，而是暗指得那么清楚明白，使得每个人立刻能对号入座找到他。他们使用这个方法已经十年。这段时间，比起粗暴的侮辱来，这一方法产生了更大的效果。而粗暴的侮辱，只凭这一点，就可能使公众不悦或者在公众眼中变得可疑。只有在私人谈话中、小圈子聚会上、秘密小集团里、女性当庭长的小文学法庭上，人们才把匕首磨得十分锋利，秘密地将他刺得遍体鳞伤。狂热的伏尔泰首先干净利落、不拐弯抹角地喷射出他那惯常的辱骂。但是那个狡猾、假惺惺的达朗贝尔，借口去意大利旅行（他根本不想去意大利，也根本没去意大利^①）去了费尔奈^②。在那里，他舒舒服服、自由自在地与伏尔泰进行了会晤，让他明白了这种公开讲公开干的方法根本不属于联盟的体系，联盟根本不赞成；他应该遵照约定的方法行事，即不断行动却从不自己露面，在公开场合甚至要装模作样说让—雅克的好话，赞美他的才华，要显出一直对他很温和关

切的样子，实际上是通过不断阴险地对他进行百般侮辱，极力逼他最终绝望自杀，而在公众中很容易将其解释为他似乎是气死的。请你不要怀疑，这正是联盟不为人道的真实目的。不过，不论你对此会有何评论，在这一点上，联盟至今尚未失去总有一天会取得成功的希望。达朗贝尔经常对伏尔泰说：“闭上你的臭嘴！你千万不要提起他，让我们来搞。很快，我们就能摆脱这个家伙了！”从那时起，伏尔泰一直遵照这个指示行事，一直期待着那个承诺出成果。他是迫不及待地希望看见那个承诺兑现呢！

对一个没有职业、没有计划、无党无派、没有威望的个人进行诽谤，怎么就成了一件如此重要、如此将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的大事呢？一般的人真是无法想象。这样的勾当居然能显得是一桩美好的事业，社会各界毫无例外地全都急急忙忙尽一切可能，用各种手段对它作出贡献，就像对一项最最光荣的事业一样，一般的人就更加无法想象了。如果这一令人惊异的阴谋的炮制者，领导了这一阴谋的头头们对于哪一项可歌可颂的事业，哪怕花上比执行这一美妙计划毫不吝惜地投上的精心、力气、劳作、时间、花销的一半，他们也就会以比实现这个阴险的大业少得多的代价戴上永垂不朽的荣誉桂冠了！而这项阴谋大业，对他们来说，其结果既不会有好处，也不会有荣誉，而只会是暗中满足所有怪癖当中最最卑鄙龌龊的怪癖的快乐，可他们那个受害者的耐心和温厚又永远不会叫他们享受个痛快。

对于你那位让—雅克的处境和他受到怎样的夹击，他绝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在对待他的问题上，一切都相互配合得那么天衣无

缝，即使一位天使下凡来保护他，恐怕都无能为力。以他为目的的阴谋不属于那些偶然制造出的骗局之类。那些骗局生效虽然很快，但是转瞬即逝，一小会就能被发现、被击碎。正如他本人所感觉到的那样，这是一项酝酿已久的计划。执行这项计划要慢慢来而且逐步升级，既要小心翼翼，又要讲究方法，才能让计划实现。随着步步前行，既要将沿途留下的足迹抹掉，又要使其抹去的真相不留痕迹。这一阴谋的策划者和头头们如此精心地避免要作出任何性质的解释，他们会忘记毁掉和歪曲一切有朝一日会被用来使他们狼狈不堪的东西，你能相信么？自从大肆推行这个计划的十五年来，难道他们没有做成此事所需的足够时间么？今后他们越是往前走，他们就越容易将过去抹去或将过去打扮成适合于他们的模样。所有的见证都供他们调遣，他们可以毫无风险地掀开他们蒙在受害人双眼上的不透亮的黑布，这样的时刻应该来到了。谁又知道这样的时刻不是已经来到了呢？谁又知道，通过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是否从现在开始他们就不会面临使无辜的人一败涂地而使骗局大获全胜的对质呢？他们仍然回避这个，恐怕只是为了不要显得自己改变了行事准则，恐怕他们还是有些担心，担心从来都不会预想得十分周全。这种担心与谎言紧密相关。我再向你重说一遍，他们不懈地致力于将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为的是如果哪一天他们被迫同意进行正常的辩论时，他们不会有任何可担心的事情。我似乎觉得，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一切手段使他们的大业取得成功而避开任何预想不到的重大事情。嘿，如果让一雅克竟敢站出来，他本人以及为他辩护的人此后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到哪里能找到没有参与阴谋的法官、没有被收买的证人、不会令他迷失方向的忠诚军师呢？面对着加入联盟的整整一代人，他是孤军作

战。在谎言代替真理的地方，他到哪里去呼唤真理呢？他能找到什么保护人、什么靠山来抵抗这个铺天盖地的阴谋呢？在那些有地位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很正直，足以自责；很勇敢，足以敢于保护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遭到公众仇恨的受压迫者；很仗义，足以为这份热诚所驱动，除了为了伸张正义以外并无任何其他利害需求。这样的人有没有甚至会不会有？请你确信，那个敢于提高嗓门为他说好话的人，敢于要求对他实行最基本的公正法律条文的人，不论他多么有威信，多么有权威，他自己一定会完蛋，还救不了他的当事人。整个联盟会团结一致对付这个胆大包天的保护人，以采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将他排斥始，以与从前一样任意蹂躏他们的受害者终。做什么事都再也无法使他摆脱他的命运。一个关心他命运的智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默默地寻找真相的遗迹以指导自己的判断，但是永远都不要为了让芸芸众生接受这一判断。因为这芸芸众生没有能力通过理性来放弃一时冲动让他们接受了偏见。

从我来说，我愿意在这里直截了当地向你作出我的忏悔。我现在相信让—雅克是清白无辜的，是品德高尚的，这在我的内心深处已深信不疑，不需要其他的证实。我对他的清白无辜确信不疑，将来永远也不会做那种说违心的话、与舆论相应和反对他的缺德事。此前我持有另一种见解，却是那样做的。不过，也请你不要期待着我会莽撞地公开充当他的辩护人，迫使那些告密者摘下他们的面具面对面地高声控告他。我如果这样做，恐怕也是走了既不谨慎又毫无益处的一步。我根本不想冒这个险。我要保住我的饭碗、我的朋友，我要养家糊口，我要照应我的东家、我的主人。我丝毫不想在这件事上充当一个

堂·吉诃德跟有势力的人去斗，以便让人家一时都在谈论我，却葬送了我的余生。如果我能补救我对那个倒霉的让—雅克做下的错事，给他帮点什么忙而不会早早地自冒风险，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去做。但是，如果你期望我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连累了我自己，又让我受到自己亲人的责骂，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永远不会走到那一步的。你自己也不能比从前之所为走得更远而不违背自己的承诺，而且将我和你一起置于尴尬的处境之中。一旦如此，无论是你还是我，我们都不会如你所推测的那样很容易地摆脱困境。

卢梭：请你放心吧！我宁愿顺从你的决定，也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你不喜欢的事。在我希望采取的步骤上，我的目标主要是我们完全满意，我们二人共同满意，而不是使公众和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回到公平正义的情感和真相的道路上来。虽然在我内心和你一样确信让—雅克是清白无辜的，但是我并不是时时刻刻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我未能将人们栽在他头上的那些事告诉他，所以我未能通过他沉默无语叫他局促不安，也未能通过他的答复而宽恕他。在这方面，我坚持自己对那个人所持的即刻判断，而对否定这个判断的那些事情未加表态，因为这些事情不具备在我眼前证实其确实存在或者不存在的性质。我自己之所知没有足够的信心，还不能认为这些信息就不会欺骗我。如果不是最合情合理而又最强有力的先入为主的见解证明了我自己的意见，向我指出拒绝证实真相的一方的谎言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仍处于怀疑状态之中呢！让—雅克不但不害怕对席辩论，而且一直要求进行对席辩论，大声疾呼向控告他的人挑战，高声道出他要说的话。那些人则与此相反，他们一直逃避，潜入水中，总是在他们之间

嘀嘀咕咕，极为精心地向他隐瞒他们的诉状、他们的证人、他们的证据尤其是他们的人员，怀着最显而易见的恐惧躲避任何类型的对质。所以，他们害怕对质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他们为此所摆出来的理由是那样的荒谬、愚蠢，以至于达到了对于他们想以此收买的人来说甚至是侮辱的地步。而这些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真以此为满足。如果是我，我是永远不会以此为满足的。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全部保密的证据对我就没有任何权威性了。你现在与我的处境相同，但对被告清白的确信程度比我差一级，因为你从未用你的双眼亲自审视过他，你对他的判断仅仅根据他的作品和我的见证。但你更密切注视过迫害他的人干的那些勾当。如果不是这些勾当对你构成一种冲抵的话，你的顾虑应该比我的顾虑更大。从这个立场出发，我考虑过，为了保证我们是在真理一边，我们应该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个真理接受最后的最可靠的考验，而这正是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处心积虑回避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对他们说（这不会太连累我们）：“我们不能赞同，你们损害了法律和公共安全，对一个恶棍施以无言的恩赐。他根本不接受这种恩赐，而且说这只是你们用美名来掩盖可怕的暴行。如果这确实是一种恩赐，但由于这是强加于人的，它也改变了性质。它非但不是一种恩德，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的侮辱。迫使一个人违心地对我们感恩戴德，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公平、更霸道的了。这无疑是让一雅克的罪行之一，那就是他本来应该对你们感激涕零，却对你们以及你们的运作怀着比不屑更加严重的轻蔑。他这种厚颜无耻尤其值得受到适当的惩处，这是你们对他负有的义务和你们自己的责任。这一惩处就是要叫他狼狈不堪，以便他最后不得不承认你们的宽宏大量，再也不给促使你们行事的动机抹黑。就让一个

那么傲慢的伪君子狼狈不堪成为对他唯一的刑罚好了！但是要叫他为了自己受到感化，为了公众的安全，为了当今一代人的荣誉去感受这种狼狈不堪！看上去他对当今一代人是那么不屑。只有待他真正认了罪，真正地被撕去了假面具时，人们才能毫无风险地让他怀着羞愧之情在我们中间游荡。罪恶竟敢怀着清白无辜的安全感傲慢地向美德挑衅，而美德在他面前溜走，到暗处去藏身。这样令人厌恶的丑恶现象，你们还会忍受到什么时候？他一在场，你们就保持着不合适的沉默，而实际上必须闭口不言的正是他。否则，将来的人永远不愿意相信一个毫无顾忌地单独抛头露面的人是罪犯，而虽然前呼后拥却不敢等他来到的人是无辜者。”

我们这样对他们说的话，就会迫使他们公开解释自己的言行，或者迫使他们无言地承认他们搞的骗术，通过对事实的对席辩论，我们可能就会对各位原告和被告有个肯定的判断，并且在他们和他之间作最后的表态了。你说法官和证人全都加入了联盟，他们可能会轻而易举干出渎职的事，而且很难被人发现。可能会这样。但是，被告找到什么出人意料而又不容置辩的答辩词，一下子拆穿他们的全部计谋，叫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是不可能的。一切都跟他作对，这我知道：政权、诡计、金钱、阴谋、时间、成见、他的无能、他的心不在焉、他的健忘、他的表达困难，总之，一切，只有清白和真相除外。唯有这二者给了他镇定与自信，强烈地去寻求、要求、挑起那些解释。如果他问心有愧的话，他会有多少理由害怕和担心这些解释啊！现在，只能等待奇迹出现才有成功的希望，也曾有过如果恢复名誉会令他心花怒放的想法，但是，不论是前一种希望，还是后一

种想法，都再也不能激起他的欲望了。他的欲望已经冷下去了。请你设身处地为他想想吧！请你感受一下他应该对这一代人以及他们对他的行为作何想法吧！他们以一面对他谄媚奉承、一面对他进行造谣诽谤为乐！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他还能指望什么时候再恢复对他的尊重呢？这些人曾经怀着充满憎恶的心极力对他进行假意的吹捧，在他看来，再叫同一些人对他进行诚心诚意的恭维，这些恭维会是什么代价呢？他们的口是心非，他们的背信弃义，他们的恶毒，能给他留下对他们的一点点好感吗？以前他们那么长时间地用那些表演嘲笑他，把他当成恶棍玩偶，现在如果他看见自己又被同样的表演诚心诚意地加以歌颂，难道他不会愤怒胜于欢欣么？

不，先生，他的同时代人直到现在对他是那么虚伪而残酷，待他们怀着同等的悔恨和真诚终于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或更确切地说，纠正了他们的仇恨之时，待他们补救了他们长期的不公正之时，当他们极力用各种荣誉让他忘记他们的侮辱之时，难道他会忘记他们言行的卑鄙和龌龊么？难道他会不再这样自忖：不论怎么说，他曾经是他们乐于将他视为的恶棍；他们对这个所谓的恶棍的做法，即使极不公正的程度稍减，也是很卑鄙无耻的；在一个魔鬼四周，布下那么多阴险的圈套自轻自贱，难道不是将自己置于比这个魔鬼还要低微的地位上了么？不，他的同时代人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叫他们对他们满怀轻蔑，现在他们再也不能将这种轻蔑去除了。对他们的侮辱他甚至都麻木不仁了，他又怎么能被他们的赞扬所感动呢？他又怎么能接受他们对他那姗姗来迟而又被迫回归的敬重呢？他本人也再也不能对他们怀着敬重了。不，来自那样可鄙的公众的这种回归，恐怕再也无法给他带来任

何的快乐，也无法将任何荣誉归还给他了。他不但不会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反而会因此而更加心烦意乱。所以，他一直强烈希望而从未能得到的法庭方面具有决定意义的解释，对我们反倒比对他更重要了。即使附带着最最轰动的平反昭雪，这种解释恐怕再也无法给他的暮年洒上任何真正的温馨了。从今以后，他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是个局外人，对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他不会有任何与个人有关的兴趣了。他再也没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他安静地待在那里，等待着他苦难的终结与死亡一起来到。他在世上已余日无多，对这无多的余日里命运如何，他也只能怀着无所谓的态度来看待了。

不过，某些安慰对他来说还是触手可及的。我献出我的生命来给他安慰，我也鼓动你帮帮忙。对于以他为目的的联盟的机密，无论是你还是我，我们都没有参与；联盟成员的虚假言行，我们都丝毫不赞成；我们丝毫不曾使用骗人的甜言蜜语极力对他来个出其不意。只要你恨过他，你肯定躲着他，而我追寻他只是抱着一种希望，希望看到他值得享有我的友谊。为了对他形成清楚明了的评判所必需进行的检验，他自己曾经长期寻求过，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也曾长期回避过，结果形成了一种成见。这成见尽可能地代替了这种检验，也证实了我在既长期又不偏不倚地对他进行了审视之后我对他的想法。他上百次地对我说过，如果他能找到一颗心向他的心敞开、感受他的痛苦、怜悯他的痛苦，对于公众对他的不公平，他就可以自慰了。如果有一个人对他满怀率真的敬重，也会补偿所有其他人的轻蔑。我可以给他这一补偿，我也向他许下愿。如果你和我一起来做这件善事，我们可以在他的暮年将一个真正的小圈子的温馨还给他。这种温馨，他已失去

那么久了，他再也不指望能在人世上重新找到它了。让公众错下去好了，他们还挺得意，他们与这错误也很相配。对于他们的受害者，让我们只是向他表示，我们并不跟他们持同样见解。他对我已经不再看错，对你他也丝毫不会看错。如果你怀着你应该对他怀着的情感向他走去，你一定会觉得他已准备好要用同样的情感来回报你。我们对他的感情，由于他已不再指望有任何人会给予他，所以他会更加为之感动。我了解他的心。怀着他那颗心，他不需要这么长时间被剥夺了这种情感才会感受到这种情感的价值。让迫害他的人继续大获全胜好了！他看到他们兴旺发达心里并不难受：报复的欲望永远不会折磨他。身处他们的一切成功之中，他仍会可怜他们，觉得他们比他要不幸福得多。确实，他们给他制造了痛苦，为此他们得到了可悲的快感。这种快感可能会叫他们心中充满一种真正的志满意得，但是这能保证他们永远都不会担心有朝一日被人发现、被人揭露么？这么多年来他们那样小心谨慎，不断采取那么多的措施，这难道不表明他们总是心惊胆战，总怕这些措施还采取得不够么？他们将真相封闭在谎言和欺骗的双层大墙里，而且不断地加厚、加固这些大墙，仍是枉然，一想到真相会从哪个缝隙里露出来就浑身发抖。他们在他四周盖起的阴谋大厦并不足以叫他们高枕无忧。只要他活着，某个令人难以预料的偶然就可能将他们的秘密在他眼前揭开，使他们面临着眼见自己狼狈不堪的境地。就是他的死亡本身也不但不能叫他们安下心来，还可能使他们更加惊慌。谁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某个守口如瓶的心腹之人，待到斯人已逝，他的存在再也挑不起公众的敌意之时，这个心腹之人便会抓住时机让大家听他说话，而大家就会在这一刻开始睁开双眼了呢？谁知道某一个忠实的受托人会不会在某一时间某个地点拿出

证明他清白无辜的证据，到那时公众不得不去听去看，一听一看便感觉到自己长期的错误而为此哀叹呢？谁知道在他们数不胜数的同谋者当中，会不会有某个人因悔恨而开口说话呢？他们把一切能想出来的计策都事先想到了，都安排好了，但这也是枉然。他们总怕还漏下了什么计策事先没有想到，而正是这个遗漏的计策在他们最没有想到的时刻让人发现了真相。先见之明白费了脑筋，担心越来越厉害，这样一个计划的炮制者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仇恨，他们牺牲了自己余生的平静和安宁。

如果他们的投诉是货真价实的，让一雅克确如他们所描绘的那般，那么，一旦为了自己良心的平静揭露了他，而且将他们的秘密交给了应该维护公共秩序的人，以后剩下的事就靠这些人去办，他们自己就不用去管那个罪犯，也不用再想着他了。但是他们仍不停地将焦虑和警觉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周围布满了密探，不断采取各种措施以封住他进行解释的全部道路，为的是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逃不出他们的手心，这一切都与他们的惊恐不安一起揭示出使他们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到底是什么勾当。不论他们干什么，他们都再也无法停下脚步。不论这个人死了还是活着，总会令他们心神不安。如果他喜欢复仇，从他们这种恐惧不安中便可找到很可靠的复仇方式了。虽然他们小心戒备的措施堆积成山，他们将永远不间断地被恐惧不安扰得心惊肉跳。

这就是他们的成就和他们一切兴旺发达的另一面。他们使出了全身解数，为的是将他搞成最不幸的人。由于不断地在手段上加手段，

他们把手段全使尽用绝了。他们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倒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他们叫让—雅克发现了自身的一些本事，如果没有他们，他还不知道自己有些本事。他们对他干了极尽所能的最坏的坏事之后，将他置于这样的一种境地，结果反倒是：他什么都不怕了，不怕他们，也不怕任何人，而且用最最无所谓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人间之事。他们对他的伤害，他根本不感到痛心了。但是，过去，他们一面极尽伤害他之能事，一面逼他躲进了一些避难所。现在，到了这里，他们是再也进不来了。现在他可以向他们挑战并嘲笑他们的无能了。他们现在无法叫他更加不幸了，他们自己倒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难受，因为他们看到，费了那么大的劲，最后的结果只是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坏，而他的处境反而改善了。他们狂怒，但是无能为力，只会叫自己大动肝火，一面又希望自己的意愿得到满足。

此外，他丝毫不怀疑，尽管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劲，但是时间最后会揭开欺骗的面纱，会发现他的清白。他确信有一天人们会感受到他的耐心所花的代价。这种信念有助于他将耐心持续下去。迫害他的人虽然剥夺了他的一切，但是未能夺去他的信心和希望。他说：“如果对我的回忆要随着我的消亡而灰飞烟灭，我也会为人们曾经那样不了解我而感到自慰。他们很快就会将我忘记。但是，在我死后，通过我写的书，尤其通过我的不幸遭遇，人们大概会得知我曾经存在过。我承认，我这个自我感觉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善良、更有正义感的人，是绝对不甘心这样想的：人们只会像回忆起一个魔鬼一样回忆起我；我的作品是用心写出来的，每一页都打上了我心灵的烙印，而这些作品将被人当作是一个一心只想欺骗公众的答尔丢夫^注的夸大其

词。如果他们的纪念碑不但对善良人^①没有益处，还只会刺激和酿成恶人的敌意；如果热爱高尚品德叫我毫无畏惧、毫无个人利害考虑所说出的一切将来也与今天一样只会激起对我的提防和仇恨，永远不会产生任何益处；一切都应该使我的名字变得值得尊敬，如果将来人们道出我的名字的时候，不但没有怀着我应该享有的感恩，而只是怀着诅咒，那么我的勇气和我的热情又有什么用！不，我永远无法忍受如此残酷的想法，它会将我的余勇和尚余下的韧性全都吸掉。我可以毫不费力气地接受，在人们的记忆中根本没有我，但是我承认，我不能接受，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仍受到诽谤。不，这是天理绝对不容的！不论命运将我置于何种状况之中，我对上苍都不会绝望，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挑选的是他的时机，而不是我们的时机，他喜欢在人们已不再期待他的时候叫报应来到。这并不是因为我还有什么权势，尤其考虑到我本人，考虑到我的时日已所剩无多。即便如此，我仍然可以从中看到生活中的一切温馨为我再生，他们已经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让我的温馨之流干涸了。我对幸福日子遭难体验太多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不会对幸福时日迟迟而枉然的归来激动万分。不论怎样不大令人置信，对他们来说改正错误仍比对我来说重新品尝幸福时日的味道更容易。对于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发生重大变革可能会叫公众在我的问题上醒悟过来，我已经不再抱什么指望，欲望也很不强烈了。让那些迫害我的人，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一辈子安安静静地享受他们用我的痛苦给自己造成的幸福吧！我既不希望看到他们狼狈不堪，也不希望看到他们受到惩处。只要最终人们了解了真相，我根本不要求以损害他们为代价。但是在人们心中恢复我的名誉和本应得到的公众敬重，我不能将这看成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人们对待我的做法成了模式和

榜样，如果个人的声誉要取决于狡猾的骗子，如果社会任意践踏司法方面最神圣的律令，社会只是暗中背信弃义和欺骗的黑帮，他们的这些行为不进行对质、对席、核实，就被接受，而不允许被告进行任何辩护，那对人类就是太大的不幸了！如果这样，那么很快，一些人受另一些人的摆布，这些人只会有力量和行动去在他们之间相互厮杀，不会有任何力量、任何行动去进行抵抗；好人完全落入坏人手中，他们首先成为坏人的猎物，然后成为他们的门徒；无辜的人再也没有避难之地；大地成为地狱，布满了忙于相互折磨的魔鬼^注。

不，上苍绝不会让这样丑恶的榜样给犯罪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直至今日，这条道路还不为人所知。总会有一天，正直的人们赞美我纪念我，为我的命运而哭泣。对此我非常有信心。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一天何时来到，但我确信这样的事肯定会发生。这就是我很耐心和我能自我安慰的依据。即使在大地上，正常秩序也早晚会恢复，对此我不怀疑。迫害我的人可以推迟为我正名的时间，但是无法阻止这个时刻的来到。这就足以让我在他们的各种阴谋勾当包围之中心平气和了。让他们在我活着的时候继续任意处置我吧！但是，让他们快点！我很快就要逃脱他们的魔掌了。”

在这一点上，让—雅克的情感就是如此。这也是我的情感。由于那个通缉令，他大概要在轻蔑和侮辱中度过他的余生了。那个通缉令的高深，我这样的人是探测不着的。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那就是他死后以及迫害他的那些人死了以后，他们的阴谋将会被发现，他死后的名声会得到昭雪。在我看来，这种感觉是那么有根有据，只要人

们考虑一下，就没有理由会对此表示怀疑。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这是公认的原则。有多少事例都证实了这一条，实践经验再也不容许人们对此有所怀疑。一个如此复杂的阴谋仍能瞒过后代的眼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这是无法设想的。甚至都不能设想，就在我们这一代，它能长时间隐瞒得住。这个阴谋的迹象太多了，随便哪个人只要想仔细瞧瞧，就逃不过他的眼睛。一旦让—雅克停止了呼吸，有这种愿望的就肯定不只一个人了。而在那么多被利用来迷惑公众视线的人当中，多数人都察觉不到操纵他们的那些人居心不良，是不可能的。他们感到，如果这个人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非要把这个强加给公众、使用那么多骗术将他没做的事栽赃到他的头上，而又把他做的事给遮掩起来，这岂不是多余之举！如果是利害考虑、敌意和恐惧让他们如今还轻易地给这些勾当推波助澜，但是总有一天，他们的狂热平静下来，他们的利害考虑发生变化，会叫他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而他们今天是这些勾当的见证和同谋。到那时，这些下层合作分子当中，会没有一个人向任何人推心置腹地谈起他见过的事、人家叫他干的事、这一切为了欺骗公众的事所产生的效果，这能叫人相信么？到那时，这些下层合作分子遇到了迫不及待寻找被歪曲的真相的正直人士，他们丝毫就不想对发现真相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而仍如今天这样对隐瞒真相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一般，他们丝毫都不想显示一下他们曾经被大人物当作心腹、他们知道一些公众不知道的轶事以表明自己有些了不起，这能叫人相信么？而且，为什么我就不能相信，因为曾经帮忙给一个清白的人抹黑而感到内疚，这种内疚把几个人变成了嘴不严实或者爱说实话的人，尤其是到了他们已经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良心会鼓动他们不要把

自己的罪过带走呢？最后，当不少人冷静地审视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和那些人通过这些作为那么轻易地就把这个人描绘成了他们希望的样子的时候，为什么你我今天所进行的思考，那时就不会来到他们的头脑之中呢？那时候人们将会感到，真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才是更令人无法相信的；正是公众的轻信使骗子们胆子更大，才促使他们先后这样描绘他，而且总是不断地添油加醋，却没有发现他们甚至已经越过了可能性的界限。此种行径，对狂热来说十分自然，实际上是个揭露狂热的陷阱，也是狂热很少能够提防的。谁如果愿意将你们那些大人先生所说的自他们控制了他人的人身自由以来他之所为、所说、所写、所出版的全都准确地一一记录在案，再与他真正所做的事实放在一起，他就会发现，他要做这么多的事，一百年的时间都不够。所有人家归到他头上的书，所有人家叫他说的话，都和人家栽在他头上的事一样，既相互符合又十分自然。而且这一切又总是那么恰到好处地得到了证实，以至于这些事情中只要你承认了一件，你就再也没有权利否认任何另外一件了。

不过，只要稍加计算和稍有良知，人们就会看出来，这么多的事情是不相容的，他根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在那么多不同的地方干出所有这些事来。所以在所有这些堆积如山的奇闻轶事里，虚构要比真相多。最后，同样的证据既不妨碍有些是谎言，也不能确定另外一些就是事实。所有这些证据的力度本身及其数量就足以让人怀疑这是个阴谋。而自那以后，所有没有经受得住法律检验的证据就将失去其力量，所有没有与被告对质的证人也失去其权威性，只剩下那些与他见了面的、他无法为自己辩护的证据才能成为站得住的针对他

的罪名。也就是说，除了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大加利用而他本人首先宣称是自己的过错的以外，人们将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谴责他的地方。

在我看来，他这么确信是合情合理的。正是怀着这种信念，他才能不再为他同时代的人的侮辱和他们的不公正而感到痛苦。不论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他的著作传之后代将会显示出其作者根本不是别人极力描绘的那样，这么多年来他那规律、简朴、单调、始终如一的生活永远不会印证人们希望赋予他的那种可怕的性格。那个在深度保密情况下形成又那么小心谨慎地加以扩展、又怀着那么大的狂热加以实施的阴险图谋，也和人的狂热所干出来的一切事情一样必然是转瞬即逝、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人们对于让一雅克生活过的世纪，会怀着这个世纪对他怀着的厌恶一样的厌恶，这一阴谋会叫其策划者如厄洛斯特拉特^①一般“永垂不朽”，被人当作是天才的杰作，更是居心险恶的代表作。这样的时刻一定会到来！

4

法国人：我衷心地将我的祝愿加到你的祝愿上，希望这个预言能够实现。但是，我承认我对此没有那么坚定的信心。如果看到这件事的进展过程，我可能要认为，历史上加以描述的很多人和大事，除了大着胆子对此进行肯定的那些人的杜撰外，可能也没有别的依据。让时间叫真相大获全胜吧！这恐怕是经常发生的事。但是，这样的事是否总会发生，人们又怎么知道呢？又根据什么证据人们能保证这一点？有些真相长期被隐瞒，而最终通过某些偶然的情形被发现。可能还有千千万万的真相由于谎言而永远被掩盖，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得知真相并叫它们大白于天下。因为，只要这些真相还处在被隐瞒的状态中，对于我们，它们就像不存在一样。如果没有叫人发现了某个真相的那个偶然，真相就会继续被隐瞒下去。这个偶然性永远不会落到他头上的人，谁知道还有多少？所以，让我们还是不要说时间总会叫真相大获全胜吧！因为这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事，而一步一步抹去了谎言的痕迹，时间更常常叫谎言大获全胜，倒是更可信得多，尤其是当人们维系谎言对自己更有利的时候。你根据推测，认为这一阴谋的内幕肯定会被揭示出来。我对这一阴谋更就近观察过，这些推测在我看来，其合乎情理的程度要比你认为的差多了。这个联盟太强大了，人数太众多了，联系太紧密了，不会轻易解体。只要它像现在这样继续存在下去，脱离这个联盟，叫人除了关切正义并没有其他利害去撞大运，那实在是太危险了。在构成阴谋这块布那么多的经线纬线中，在引导这块布的那些线中，每一根只看见它应该管着的那一根，最多能

看见与它相邻的那几根。而整体协作的情况，只有领导者才看得见。是这些人不停歇地劳作，将搅在一起的分开，将相互牵扯的各种矛盾去掉，让整体以和谐统一的方式运作起来。他们安在让一雅克头上的那许许多多互不相容的话语和事情，可以说只不过是原料商店而已。在这个商店里，承销商对这些东西进行分拣，任意挑选出相搭配的可以协调起来的東西，摒弃那些扎眼的、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东西。待这些东西一旦产生了效果，他们很快就能做到叫人将这些原料全部忘掉。他们对下级加盟者说：“你们就不断地编造吧！然后由我们来挑选和组合。”正如我已经对你说过的那样，他们的计划就是将他们的喽啰收集或编造的一切奇闻轶事来一个通盘大改写，将它们改造成那么巧妙安排、那么精心制作的一个故事整体，以至于一切荒谬之极和相互矛盾的东西非但显不出粗制滥造反而显出那个人前后不一的效果。那个人有各种各样恶魔般的嗜好，又要黑，又要白，由于无法实现他那罪恶的意图，一辈子都在织了又拆，拆了又织。

他们首先为他死后给公众献上的那部作品，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这部书通过给它配备的文章和证据，应该将公众对他一生的看法牢牢固定住，以至于不会有任何人甚至敢胆大包天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哪怕是一点点怀疑。他活着的时候，他们表面上装得很像对他很关切很有感情的样子，产生了那么多的效果。在这部书中，他们要装出对他怀着同样关切、同样深情的样子。为了表现出更加不偏不倚，为了好像很不情愿地要赋予他很可怕的性情，他们要在书中加上对他的文笔和他的才华最过分的赞美。但是表达这种赞美的方式正是为了使他变得更可恶、更可憎，似乎说出又证明了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服了

一切又什么都不相信，是他头脑中最喜欢的游戏。总而言之，过着这种生活的作家，简直就像塔索笔下的阿勒代斯一样，这个典型真是选择得再恰当不过的了^①：

巧鼓舌簧说假话

害人妙计样样通

赞美之辞甜如蜜

包藏讽喻刺人心

你说他的著作传之后代会对书籍的作者极为有利。我承认，对于像你我一样对这些书籍抱着同样想法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论据。但是，他们可以将这些书籍歪曲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们为此所干的一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难道不是证明了人们可以为所欲为而公众既不相信也不认为这是坏事么？从他的著作中得到的这个论据一直叫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心神不安。他们无法将书籍消灭，他们那些最恶毒的阐释也不足以对那些书籍进行任意的诋毁和诽谤，于是他们对这些著作进行了篡改。这件大业，开始时好像几乎不可能，通过公众的默契，居然成了最最容易操作的事。每一本书，著作人只出了一版。这些分散的印刷品早已消失了，只有不多的册数可能还藏在几间书房里。它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好奇心，拿它们去与那些人故意使之到处泛滥的文集作对比。所有这些文集，加上侮辱性的评论及毒汁四溅的诽谤性文字使其成为厚厚大本。出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歪曲原作，篡改其基本原则，一点一点地叫原作者的想法变

样。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对这些文集十分巧妙地进行了编排和篡改。首先是通过删节。这些删节由于取消了对上下文必不可少的澄清和说明，就使留下来的文字改变了意义。其次是通过表面看上去的疏忽。他们可以叫人把这些所谓的疏忽当成是印刷的错误，但是这样的疏忽会叫人产生可怕的误解、曲解。这些地方每次新版都忠实照搬，如此以讹传讹，最后是错误的版本代替了正本。为了使这个计划获得更大成功，他们想出了制作非常漂亮的版本的主意。这些非常漂亮的版本，排版印刷精美，让人扔掉了从前的版本，而这些版本留在了书柜里。为了让这些版本更有信用，他们甚至还极力用收益作诱饵让著作人本人对此产生兴趣，为此他们通过负责这些运作的书商向他提出了相当富丽堂皇足以很自然地能诱他上钩的建议^⑩。他们的目的是这样可以建立起公众的信任，只让正确的校样从著作人眼皮底下过，而瞒着他印刷那些针对公众的版页。在这些版页里，已经根据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观点对原文进行了重新编排。由于他处在这样被包围的状态之中，向他隐瞒这个小小的诡计，将他本人这样用于给欺诈开许可，岂不是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而他自己既是这欺诈的受害者，又对这欺诈毫不知晓，还以为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忠实于他的作品的版本呢！但是，或许是讨厌，或许是疏懒，或许是他有点听到了这个计划的风声，他不但拒绝了那位书商的建议，还在一份署名的抗议信中声明，一律不承认此后以他的名字印刷的东西^⑪。他们于是决定不用他了，但仍然决定就像他参与这项大业一样继续干下去。出版通过认购进行，据说在布鲁塞尔印刷，纸张漂亮，字体漂亮，版画漂亮。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整个欧洲鼓吹这个版本，尤其是吹嘘这个版本是如何准确和忠实，人们对于友人休谟在书中发表的作者肖像是否与本人相

像也不再怀疑。由于这个版本包括了很多由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编造或加以改写的新篇什，他们精心地为读者给这些篇什配上了绰绰有余的题目，读者巴不得全都相信，也不会到这么晚才大着胆子在这些东西的真实性上矫情。

卢梭：怎么？你刚才提到的让—雅克的声明对于防备这些欺诈竟然一点用也没有么？难道不论他说什么，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都会叫任何他们喜欢用他的名字印刷的东西都毫无障碍地通过么？

法国人：更有甚者，他们居然想出了利用他的不赞成、不承认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他们自己印他的书，从中又为他们自己讨到了一个新的便宜。他们公开宣布说，他看到了自己那些错误的原理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在他的作品中被一一记录在案，他于是用叫人怀疑其真实性的办法极力为自己辩解。他们很巧妙地对真正篡改或伪造的地方只字不提，暗示说，所有的人都知道没有被篡改的一些段落，他非要说被篡改了，将读者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这些段落上来。这样就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让读者不去核实他们自己那些不忠实的地方。假设一个人对你说：让—雅克说人家偷了他一些梨，他这是撒谎，因为他的苹果是有数的，所以人家根本没偷他的梨。他们的思考方式完全跟这个人一样，而且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他们对让—雅克的声明进行嘲弄挖苦。他们对于这个声明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十分有把握，以至于他们一面叫人印他的声明，与此同时他们也故意印了那个所谓的塔索作品译文，为的就是将它安在他的头上^②。他们也确实将它安到了他的头上，公众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似乎那种枯燥无味、

跳跃式的、前后不连贯、不和谐、不优雅的写作方法确实是他的。结果是，根据他们的说法，虽然他一面抗议，不允许自那以后以他的名义或者将别人的东西归到他名下出版任何东西，一面他却发表这种胡乱涂鸦的东西，不仅毫不隐藏自己的名字，而且生怕别人不相信译者是他。从他们在卷首放上的那篇狡猾的序言来看，似乎就是如此。

如此拙劣的蠢话，如此大得不能再大的矛盾，本应该叫所有的人都睁开双眼，而且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卑鄙无耻已经达到愚蠢程度，本应激起他们愤怒的。你以为会如此么？根本没有：这些大人先生们根据已经把公众置于怎样的精神状态之中来调整自己的运作，根据他们赋予公众的信任度，他们对成功非常有把握，比干得更精巧更有把握。只要涉及让—雅克，你说的话里，既不需要包含良知，亦不需要包含真实性，说得越是荒谬可笑，人们就越迫不及待地相信。如果达朗贝尔或狄德罗今天敢胆大包天地肯定说他长两个脑袋，那么明天待人们见他从街上走过时，肯定所有的人都会清清楚楚地看见他长两个脑袋，而且每个人对于以前自己不曾察觉到这个鬼模样还会大为惊讶。

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对于这一优势感受那么强烈，那么善于发挥这一优势，以至于在他们最有效的阴谋中，他们使用了一些大胆和无耻的计谋，其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目的是如果他得知并且提出申诉，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例如，如果一个正直的印刷商西蒙^①将来公开地向所有的人说，让—雅克经常到他那里去看、去修改那些他们对他的著作搞的盗版的校样，有谁会相信让—雅克根本不认识印刷商西蒙，

而且当这些话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他甚至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盗版？还有，当人们在贵重图书认捐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的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谁能想象得出所有这些所谓的认捐都是他根本不知晓或者违背他的心愿列在那里的呢？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叫他显得十分富有而且十分招摇而已，用以戳穿他自己采用的调门。不过……

卢梭：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向我保证他一辈子只认捐过一次，那就是为伏尔泰先生的塑像认捐。

法国人：嘿！先生，他这唯一的一次认捐，正是唯一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的认捐。因为是达朗贝尔收的这一认捐款，而达朗贝尔守口如瓶没怎么宣扬这件事。我很理解，这一认捐与其说是慷慨解囊，不如说是报复。但是这是让—雅克式的报复，而伏尔泰对他是不会以牙还牙的^②。

从这些事例中你可能感觉到了，不论他怎么做，任何时候，他都不能合情合理地指望在他的问题上，真相能够刺破人家在他四周布下的网，他在网里挣扎，只会使自己被缠绕得更紧。他的全部遭遇都太不合事情常理，叫人无法置信，甚至他提出的抗议也只会为他招致厚颜无耻和满口谎言的谴责。实际上，应该受到这些谴责的正是他的仇敌。

像让—雅克这样四周布满了圈套和陷阱，每走一步都肯定被捉。请你给他出个主意吧，说不定是给他留下的最好的可以照办的主意。

那就是尽量待在那里一动不动；什么事都不做^②；别人不论以什么为借口向他提出任何建议，一律不接受；只要自己能够不跟着自己的内心活动走，甚至要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活动。一件要办的事，一句要说的话，不论在头脑里以什么有利的面目出现，他都应该算计一下：人家之所以给他留下办这事、说这话的可能，那是因为人家有把握把这事、这话产生的效果扭转到对他不利的地方去，让这事、这话变得对他有害。例如，为了让读者提防对他的著作所作的篡改，提防所有不署真名的天天谣传是他写的作品，表面上看，有什么能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声明更好的办法呢？而且他们也不大能利用这个声明来伤害他吧？然而，你如果知道了他们怎样利用这个声明让其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从他们细心地背着他将声明印了出来这件事上，他自己恐怕也感觉到这一点了：他肯定不会认为人家这么细心周到是为了叫他高兴。关于波兰政府的那篇文章^③，他只是应别人最令人感动的坚请才写的，怀着最最没有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而且出于最纯正的高尚动机。即使这篇文章错误连篇，似乎也只能为其作者增光，使他令人尊敬。如果你知道这篇文章是谁、为谁、又是为什么来求他写的，他们又急急忙忙拿它去派什么用场以及他们又怎样把这篇文章卷进这样的事态之中，你会充分感觉到，对于作者来说，抵挡住一切阿谀奉承，拒绝“这是件好事”这一诱饵，是多么令人期望的事！对那些那么迫切、坚决要求他做这件好事的人来说，其目的只不过是叫它变成对他有害而已。总而言之，简而言之，如果他了解自己的处境，只要他稍加思考，他就应该明白，别人向他提出的任何建议，不论给这个建议涂上什么颜色，总有一个目的。但是人们向他隐瞒了这个目的，如果他了解这个目的，肯定是不会接受那个建议的。

他尤其应该感觉到，从建议他做这个事的人的角度来说，做好事的动机对他只能是一个圈套，而对那些人来说，则是对他作恶或通过他作恶的真正手段，为的是此后可以将这坏事栽赃栽到他的头上；他们已经将他置于既不能对他人也不能对自己作任何有益的事的处境之中，为了欺骗他，他们只能向他摆出这样的动机了；最后，既然他已处于再无能力作任何好事的地位上，从今以后，他能做的最好的事便是完全不做事，怕的是在自己看不清又非所愿的情况下把事情做坏。每一次他向自己周围的人的坚请让步，因为那些人对于他们要建议他做的事总能说出一大套现成的道理来，可是到最后，每次他的遭遇都肯定是如此；尤其是他绝对不要让自己被别人责备他拒绝做什么好事、善事说动了心；相反，他要确信，如果这真正是一件好事、善事，人家不但不会鼓动他去做，反而要齐心协力阻挡他去做，唯恐他因此捞到了功劳，产生什么对他有利的后果。

通过他们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篡改并歪曲他的作品，又把他从未想过的作品安到他的头上，你应该判断得出来，这个联盟的目标并不只限于当今的一代人。对这些人来说，这些精心的措施已不再是必要的了。既然他的著作就摆在他们眼前，而且差不多就是他原来写出来的样子，这些人却没有对于他们赋予其作者的可怕人格提出异议，而在你我看来，这异议应是极其强烈的；既然与此相反，他们居然能够将这些著作列入他的罪行之中，本堂神父的讲道成了亵渎宗教的作品，《新爱洛伊丝》成了色情小说，《社会契约论》成了煽动暴乱的书籍^①；既然他们不经他的同意刚刚在巴黎上演了《皮格马里翁》^②，完全故意地为了激起可笑的丑闻，但是这没有叫一个人发笑，也没

有一个人感受到那喜剧性的荒谬；最后，既然这些照原样存在的作品并未使其作者在其生前免受诬蔑诽谤，难道在作者死后它们能更好地叫他免受诬蔑诽谤么？到那时候，人们已经将这些作品置于他们计划中的状态以使其作者臭名远扬了，阴谋的策划者已经有了充分的时间将他清白无辜和他们骗术的全部痕迹抹去了！作为考虑周到、有先见之明地给别人提供弹药的人，他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之后，难道能忽略你提出的那个假设么？你曾经假设哪个同谋后悔了，至少是在他死去的时候。他们难道会忽略，如果他们不安排停当，会由此而可能出现叫人不舒服的声明么？不，先生，请你断定，他们的一切措施都采取得那么周到，以至于在这方面，他们没剩下多少可担心害怕的事了。

在能将我们生活的时代与所有其他时代区分开来的特点之中，有一条便是有条理、前后连贯的思维，二十年来，是这种思维引导着舆论。在那之前，这些舆论随着人的狂热无连贯性、无规律地漂荡，而这些狂热不断相互冲突又使公众毫无固定方向地从这一见解漂向另一个见解。如今则不一样了。成见本身有其进程及规律，公众受到这些规律的控制自己却感觉不到，这些规律唯一的依据便是引导公众的那些人的看法。自从哲学帮派在一些领导人物的领导下聚集成一个团体，这些领导人物通过他们致力于阴谋的高超技巧，成了公众舆论的主宰；通过舆论，成了个人声誉甚至命运的主宰；又通过这些个人，成了国家命运的主宰。他们已经在让—雅克的身上做了试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恐怕叫他们自己都大为惊讶，这让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威信可以扩展到什么地步。于是他们想到要和有权势的人合伙，以便通过这些个人使自己成为全社会的主宰。尤其是那些像他们一样准备搞密谋

和地下阴谋活动的人，肯定是会经常遇到和发现这些自己人的。他们让这些人感觉到，如果他们相互配合一起干，他们可以将坑道的支道在人们的脚下伸展到那么远的地方，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还能坐得稳，没有一个人不是只能在埋了炸药的地段上行走。他们互送了主要领导人物，这些领导人物根据他们商定的计划，暗中导引着全部公众力量，使得他们所有的计划执行起来都万无一失。哲学联盟的这些头头对这个联盟十分看不起，也不受这个联盟的敬重，但是共同的利害将他们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见不得人的深仇大恨是所有人的巨大狂热，通过相当自然的相遇，这一共同的仇恨又落到了相同的对象身上^①。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怎么就成了仇恨和密谋的时代的原因：在这个时代，一切都联合行动起来，对任何人没有真情；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与自己那一派关系密切不是出于喜爱，而是出于对对立面派别的厌恶；在这个时代，只要对别人作恶就行，没有一个人关心怎样对自己好。

5

卢梭：可是，正是在所有这些满怀仇恨的人身上，你找到了对让—雅克那么大的柔情啊！

法国人：你别揭我的老底了！那只是外表，而不是真情。虽然这一联盟的成员们用某种闪烁其词的令人难懂的话语迷惑了我的思想，但是他们那么大肆显摆的所有那些可笑的美德，我看起来也和你看起来几乎一样很不顺眼。我感到这里面有一种自我炫耀，可是我又理不清楚。我的判断能力虽然受到控制，但我并不满足，一直在寻找着解释和阐明。如果不是你给我说明白了，我自己是找不到的。

阴谋已经这样安排停当，通过与此相适宜的办法加以实施，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大人物权威性的意见对于老百姓总是具有很高的威信的。只要再加上神秘的表情，就能叫这些意见流传开去。哲学家们为了保持某种严肃性，一面自封为一派的领军人物，一面给自己弄来很多小学生。他们把这一帮派的秘密传授给他们，也把这些人个个都培养成了替罪羊和暗中作恶的操作人；一面通过他们散布自己编造的诬蔑之词，一面又装作要对这些加以隐瞒的样子，他们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阶层中（不排除最高的阶层）扩大了他们那冷酷无情的影响。为了将他们的造物牢牢地拴在他们的战车上，这些头目们以利用这些人干坏事开始，就像喀提林^注让他手下的阴谋分子喝下一个人的血一样^注，他们确信通过叫这些人弄脏了自己双手的坏事，他们可以将这些人的余生都紧紧地攥在自己手掌心里。你曾经说过，美德只能通过

很脆弱的联系将人团结在一起，而罪恶的锁链是无法砸碎的。在让—雅克的经历中，这样的经验很突出。他的正直和待人温和很自然地赢得人们对他的敬重和善意。所有由这种敬重和善意而与他发生联系的人，第一次考验到来的时候，一下子就四下逃散不再复返了，或者只是为了背弃他才留下来。但是我们那些大人先生的同谋们，不论发生什么事，将来永远都不敢揭露他们，因为怕自己也被揭露；也不敢与他们脱离，因为怕他们报复。对于他们为了实行报复会怎么做，这些人实在是太清楚了。所有这些人出于恐惧而一直团结一心，比善良人出于爱慕而团结一心更厉害，他们构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其中的每个成员再也无法与之分离。

为了达到通过他们的弟子支配舆论和人的声誉的目标，他们将自己的学说与他们的看法协调起来，让他们的宗派成员接受最适于将自己牢牢地拴在他们的战车上的各项原则，不论他们想给这些原则派什么用场。为了防止某种令人讨厌的道德说教来妨碍他们的指令，他们从根上将这种道德砍掉，摧毁了一切宗教、一切自由意志，由此也摧毁了一切悔恨。开始时，他们还秘密宣讲他们的学说，加些小心。后来，当他们再也无须怕什么镇压性的权势时，就完全公开干了。他们表面上显得与耶稣会教士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他们与耶稣会教士一样自封为帮派领袖，与这些人是殊途同归。耶稣会教士对人的信仰实施神权，以天主的名义自封为善与恶的主宰，使自己变得势大无比。哲学家们无法攫得同样的权威，就极力去摧毁这个权威。然后，作出向他们那样听话的帮派分子解释自然^②的模样，自封为自然的最高诠释者，以自然的名义给自己确立了权威。这种权威不比他们对手的权

威绝对性差，虽然这种权威显得很宽松，而且只通过理性管辖人的意志。这种相互仇恨，本质上正如迦太基与罗马的强权竞争一样，是一种势力之争。这两个团体，全都是专横无理的，全都是不能容忍异己的。所以，他们之间是不相容的，因为不论哪一个的根本体制都是实行专制。每一个都想单独统治，所以他们不可能分享这个王国，共同统治。他们是相互排斥的。这个新团体，更巧妙地遵循着另一个团体的习惯做法，通过引诱、腐蚀其支持者的方法取代了另一个团体的地位，并且通过这些入终于摧毁了另一个团体。但是，人们已经看到，这个新团体已沿着前者的足迹前进，更加勇猛，更加成功，因为前者一直遭到抵抗，而这一个没有遭到抵抗。它的排斥异己更加隐蔽，其残酷程度却并不逊色，表面上看上去却显得不那么严酷，因为它没有再遇上反叛者。但是，如果再生出几个有神论、宗教、宽容、道德的真正捍卫者，人们马上会看到，要对他们进行最可怕的迫害。很快，比另一个裁判所^⑨更假惺惺、血腥味并不逊色的哲学裁判所会让人毫不怜悯地将任何敢于相信上帝的人烧死。我丝毫不向你隐瞒，在内心深处，我跟你一样仍然是信徒。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让—雅克一样认为，每个人都天生就倾向于信仰他愿意信仰的东西，一个人觉得自己值得为热爱正义的灵魂付出代价，就情不自禁地希望如此。但是在这一点上，也和让—雅克本人的问题上一样，我丝毫不想大张旗鼓也是毫无用处地鼓吹我的感受，那样可能会毁了我。我愿意尽量将谨慎与正直结合起来，只有到了我不得不发表真正的宗教信仰声明否则就是说谎时我才会那样做。

最狂热的传教士怀着极大的热情鼓吹和宣传这一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学说，其目的不仅是叫头目们对新入教的教徒进行控制，而且在他们利用这些新教徒的密谋中，叫这些人活着不要惧怕任何的内情泄露，死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有任何悔恨。他们的阴谋在取得成功之后，也要与其同谋者一起死掉。对这些同谋者，他们除了反复教导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要担心那个波斯人的布尔—塞罗桥^注以外，就别无其他了。让—雅克用这个布尔—塞罗桥来反驳那些说宗教没有任何好处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道德秩序重新恢复这一信条从前叫人在这个世界里补赎了许多过失，骗子们在其同谋者的最后弥留时刻也曾要冒着一种风险，这种危险常常给他们当了制动器，叫他们刹了闸。但是，我们这个哲学将其鼓吹者从这种恐惧中解救了出来，将其门徒们从这种义务中解救了出来，也就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一切回到悔恨的归路。透露既危险又无用，何必呢？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死了，沉默不语也不冒任何风险；如果又活下来了，那说出去了可就什么风险都有。你难道没看见，很久以来已经再也听不见人在弥留之际说物归原主、道谢罪、重归于好这些话了吗？你难道没看见，所有那些既不悔恨也不思悔改的垂死之人内心毫无畏惧地将别人的财产、谎言和欺诈就那么带走了么？而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的良心是一直背负着这些重担的。即使假设一个弥留者会后悔，这种悔恨对让—雅克又有什么用呢？他迟来的申明会被他周围的人扼杀，甚至会被听到这些申明的教士们扼杀。教士们也和别人一样成了哲学家，他们永远不会向外泄露，所以也传不到任何人的耳朵里。你难道不知道，忏悔师已被收买，医生也是同谋，所有入盟的成员相互监视，他们迫使别人、自己也被迫要一直对阴谋忠诚到底。尤其是他们临死的时候，也在受包围

之中，至少在关于让—雅克的问题上，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想找一个人倾听他的忏悔，能找到的只有假的秘密受托人，他们只负责将他的忏悔埋进永远的秘密之中。这样，所有的嘴都是对谎言说话，而在活人和死亡将至的人当中，从此以后没有一张嘴是向真相张开的。所以，请你告诉我，当所有的利害关系都来帮忙让真相保持被隐瞒的状态时，当任何人都不倾向于将真相揭示出来时，即使假以时日，他还剩下什么办法能够战胜欺骗，在公众面前显现自己呢？

卢梭：不，告诉你这个的不应该是我，而是你自己，我的答复已经写在了你的心里。现在该你告诉我了，是什么利害关系，什么动机，将你从人们向你灌输的对让—雅克的厌恶甚至是敌意上带到了与此那么不同的情感上了呢？当你原来认为他居心叵测、犯有罪行的时候，你曾经对他恨之入骨。在那之后，为什么你现在认为他清白无辜而又真诚地可怜他呢？所以，是否你认为你是唯一的一个人，公正还能摆脱任何其他利害考虑与你的心进行交流呢？不，先生，这样的人还有，说不定比人们想的还要多。他们更多地是上当受骗而不是受到引诱，他们出于软弱，出于从众心理，如今还做着他们看见所有的人都在做的事情。一旦他们回归自我，他们的做法会完全不同。在接近让—雅克的人当中，也有数人，让—雅克对他们的看法比你还积极。他看见他们因为受到所谓他的东家的欺骗，不知不觉地跟着仇恨的印象走，还好心地以为是跟着怜悯的印象走。在公众的心态中，有一种联盟头头们维系的错觉。如果他们有一小会放松警惕，被他们骗人的把戏引入歧路的想法很快就会恢复其自然走势，老百姓最终会自己睁开双眼。待他们看见已经被人带到了什么地方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误

入歧途大吃一惊。不论你怎么说，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粗暴地作了决定的问题，到了另一个时代，待将公众维系其中的仇恨停止发酵，将会得到更好的讨论。到了更优秀的后代人出现，会对当今的一代人作出恰当的评价，他们的看法将会形成与此相反的固定之见。到那时，曾受到赞扬将是一种耻辱，曾受到憎恨将是一种光荣。即使是在这一代人当中，还是应该将两种人区分开来：一边是阴谋的策划者，其男女头头以及他们的心腹，这心腹是一小撮，可能被吸收到了骗术的机密之中；另一边是公众，受到上述这些人的欺骗，真以为让一雅克犯下了罪行，对于他们为了让他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面目可憎而编造的一切，全都毫无顾忌地接受。前一类人良心泯灭，再也没有悔改的余地。但是其他人误入歧途是威望产生的效果，而这威望是可以消逝的。他们的良知一旦回归，就会让他们感受到这条那么确切而又简单的真理，那就是：人们用来诽谤一个人的恶意，证明这个人受到诽谤决不是因为他有恶意。一旦狂热和偏见得不到维持，如今发现不了的千百件事，到那时，所有的人都一眼就能看清。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期待着产生那么巨大效果的那些盗版，到那时，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后果，而且会用来揭露他们，在最傻的傻瓜面前也会显示出出版者的恶毒用心。他活着的时候，由那些不讲信义的人小心翼翼背着给他写的生平，肯定具有最阴险的诽谤文字的一切特点。最后，到那时，一切以他目标的阴谋诡计都将显现出其本来面目。行了，不需要多讲了。

新派哲学家想通过一种学说防止弥留之人悔恨。不论他们得以让这些人的良心背负上怎样沉重的负担，但这一学说会让他们的良心得

到平静。对这一点，我不比你更怀疑。尤其是我发现，对这一学说的狂热宣讲恰巧与实施阴谋同时开始，似乎这与其他的一些阴谋还紧密相关，这个阴谋只是组成部分之一。但是这种对无神论的迷恋是转瞬即逝的一种狂热，是时尚之作，也必将被时尚所摧毁。从民众狂热地投入其中人们看得很清楚，这只不过是對自己良心开的一个玩笑，他们仍然很气恼地感觉到良心在呻吟。享福的人和富人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天堂，他们这个很舒服的哲学，不可能长期成为他们狂热的众多受害者的哲学。这些芸芸众生，这辈子没有幸福，需要至少在这人世间找到希望和安慰，而这个野蛮的学说夺去了他们的希望和安慰。男人从孩提时代起就培养他们偏狭的对宗教的亵渎和蔑视，甚至发展到狂热程度，培养他们肆无忌惮、没有羞耻之心、放纵、放荡；青年人不受纪律约束；女人轻佻、放荡、道德败坏^①；老百姓没有信仰；王国没有法律，没有他们惧怕的最高主宰，从各种各样的约束中解脱出来，一切良心上的义务一笔抹杀，在每个人的心中对祖国的热爱、对王公的依恋全都灰飞烟灭。总而言之，除了势力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关系。在我看来，不久的将来，这一切的后果会是什么，人们可以很轻易地预见到。欧洲受到一些主子的蹂躏，这些主子从他们的小学教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就是除了自己的利害没有别的指引方向的东西，除了他们的狂热没有别的上帝；欧洲^②一会默默地忍饥挨饿，一会公开地被掠夺一空，到处充斥着士兵、戏子、妓女、诲淫诲盗的书籍和破坏性的恶习；看到一些不配活在世上的种族在自己的怀抱里生生死死，欧洲早晚会在自己的大灾大难中感受到新教育的成果，通过其恶果对其作出评判，对于教师及弟子以及所有这些凶残的学说都会同样地厌恶之极。这些学说将人的绝对权威让给他的感官，将一切

局限在享受这个短暂的生命上，使这些学说统治的时代变得既可鄙又不幸。

自然将一些与生俱来的情感刻在每个人的心中，以安慰处于苦难中的人并鼓励人保持高尚的品德。这些与生俱来的情感，由于经常搞阴谋诡计和诡辩，会在一些个体中被扼杀。但是在下面的各代人中仍会很快地复生，这些情感总会将人重新引导到其最初始的心态中，就像一株嫁接的树，其种子总是会重新生出用作砧木的幼树。对这种内心的情感，我们的哲学家们，在对他们合适的时候，他们就承认；当妨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加以否认。但是，这种内心的情感会透过理性的迷失，向所有的人心大声呼喊，告诉他们公正并不以这一生的利害得失为基础，这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合乎我们良心范畴的概念，良心范畴的位置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之中，要在这人世间找到它是徒劳的。但是总有一天，在那个体系中，一切都应该回归原处^⑨。

^⑨良心的声音在人心中不可能被扼杀，正如理性的声音在认知中不可能被扼杀一样，良心麻木不仁也与疯狂一样是不大顺乎自然的。

所以，请你不要以为，一项卑鄙无耻的阴谋的所有同谋者都会一直平静地活在、死在自己的罪行之中。待到领导他们的人不再挑动驱使他们的狂热时，待到这种狂热已经得到足够的满足之后，待到他们已经叫他们的对象在郁闷之中死掉之后，天性会不知不觉地重新占上风：干下了极不公正的事的那些人，待到回忆起这些事再也没有任何享受的快感相伴随的时候，他们将会感觉到那些事无法忍受的沉重。那些亲眼看见了这些事但是自己未参与其中也不了解真相的人，从欺

骗他们的幻觉中醒悟过来之后，将会为他们之所见、所闻、所知作证，而且要向真相表示敬意。他们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以防止和阻挡这一回归，但是这是徒劳，自然的秩序早晚会恢复。而第一个揣想让一雅克很可能不曾有罪的人，肯定是几乎对此确信无疑的，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去说服他的同时代人。因为到那时，阴谋及其策划者已经不再存在了，他的同时代人除了为人公正和了解真相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利害考虑了。到那时，所有这些纪念碑才是宝贵的，而今天不过只是不确定的线索的事实将可能导致真相大白。

先生，所有的公正和真相之友可以不连累自己而且应该竭尽全力、极尽所能致力的，正是这个。在这一点上向后代传达一些说明问题的信息，说不定就是为上苍的大业作准备，甚至是在完成这项大业。请你不要怀疑，上苍一定会保佑一项如此正义的事业。对于公众来说，由此要得出两大教训，而且公众太需要这个了：一个教训是，尤其是损害他人的时候，不要那么轻率地相信人类学识之骄子；另一个教训是，从一个这么值得牢记的事例中学会在一切事情上、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天赋权利，学会感受一切建立在侵犯这一权利之上的美德都是假美德，肯定掩盖着什么极不公平的事。所以我尽自己一切之所能致力于这一正义的事业，我也鼓动你对此予以协助，因为你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做这件事，而且你曾经更就近地亲眼看到过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可以让有一天愿意研究这件事的人看清问题。我们可以从容不迫、不声不响地进行我们的研究，将研究的成果收集起来，加进我们的思考，而且尽可能循着我们已经发现了其蛛丝马迹的全部勾当的踪迹前进，给继我们之后的来者提供一个在这个迷宫中指

引他们的线索。如果我们能就这一切与让一雅克商议，我毫不怀疑，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很多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的信息。而且他说的几句话就能轻易地解开一些谜团，我们自己对这种轻而易举会感到大吃一惊，但是，没有这几句话，由于他的仇敌所施的巧计，这些谜团就可能永远无法参透。在我与他的交谈中，我常常从他的情绪中得到对于一些事情意想不到的澄清。对这些事情本来我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因为我原来不能猜度出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而这个具体情况便赋予那些事情以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是，我的承诺约束着我，我不得不取消想提出的异议。我常常违心地拒绝他似乎给了我的答案，为的是不要显出我知道那些我不得不向他三缄其口的事情。

如果我们联合起来与他组成一个诚恳相待、不弄虚作假的会社，一旦他确信我们的正直和受到我们的敬重，他将会毫不困难地向我们敞开心扉，也会得到我们对他的倾诉。从他的天性来说，他是随时准备好接受别人的倾诉的。我们将可能从中得到足以构成珍贵回忆录的材料。子孙后代将会感觉到这回忆录的价值，至少这回忆录会使他们够得上对于如今只根据让一雅克的仇敌的报告便一锤定音的问题进行反向的讨论。我的内心向我保证：总有一天，如今既有风险又无益处地为他辩护会给愿意担负起这一任务的人们带来荣誉，而且不冒任何风险地使他们得到荣光，与仗义的美德能在人世间获得的荣光一样美好而纯洁。

法国人：这个建议完全合乎我的胃口，我很愉快地表示同意，正因为这可能是我力所能及的唯一的办法以补赎我对一个受迫害的无辜

之人犯下的过错，又没有对我自己造成什么损害的风险，我就更高兴了。这并不是因为你向我建议的会社完全没有风险。他们对于所有与他交谈的人，哪怕就是一次，都极为注意。对我们，他们也不会疏忽的。对于我厌恶跟随他们在歧路上走下去，像他们一样欺骗一个他们为之描绘出那么可怕的肖像的人，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已经见得太多，他们至少不会不揣测到我在他的问题上已经改变了腔调，很可能我也改变了见解。虽然你干小心万小心，他也干小心万小心，但是你作为嫌疑人被列入他们的名单已经很久了。我要告诉你，不论以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你很快就会感觉到他们已经注意你了。他们对于一切接近让—雅克的人都特别注意，没有一个人会逃过他们的眼睛。尤其是我，他们已经把我接纳到他们的半心腹圈子里，我确信，我不会接近成了他们的目标的那个人而不会叫他们十分心神不定。我将尽量行事不出娄子，尽可能少引起他们怀疑。他们有某种理由怕我，但是他们也有理由不得罪我。我很自信，他们了解我这个人太看重声誉了，他们无须担心一个从未打算参与他们阴谋的人会背信弃义。

所以，我不拒绝偶尔很谨慎很小心地见见他。只要他一个人知道在他的问题上我与你的情感一样就行了。虽然我不能向他透露他仇敌的秘密，但他至少会看到，我是被迫三缄其口，我并不竭力欺骗他。我将由衷地协助你避过他们的警惕并在最好的时机将他们极力灭掉其痕迹的事实传送出来。有一天，这些事实将会为最终了解真相提供强有力的迹象。我知道，他的文件已经在不同时期怀着信任多于选择的心情交到了他以为忠诚可靠的手中，但是这些文件全都落到了迫害他的人的手里。这些人肯定已经消灭了可能与他们不宜的文件，对其他

的文件则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修改。他们这事干得十分随意，因为不怕任何人来审查、核实，尤其是那些对于发现和揭露他们的欺诈十分关切的人。自那以后，他手中还剩有某些文件，他们已经在窥视这些东西，以便最迟在他死的时候将其攫取到手。从他们已经采取的措施来看，任何一份文件逃过这些要掳获一切的手都是很困难的。他保存这些文件的唯一办法，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将其秘密地交在真正忠诚可靠的手中。我自告奋勇与你分担这一收藏的风险，而且我发誓要加万分小心，以便让它有一天与我收到它时完全原样地出现在公众的眼前，再加上我能收集到的倾向于揭示事实真相的全部观察结果。这就是谨慎所能允许我做的一切，为的是问心无愧，为的是有利于公正，为的是服务于真相。

卢梭：这也全是他自己强烈希望的。希望有一天他的名声会在它与之相称的荣誉中得到恢复，希望他的著作通过理应对其作者的敬重成为有用的东西，这是从此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叫他高兴的希望。让我们再加上还能看到两颗正直而真诚的心向他的心扉敞开的温馨吧！让我们这样来减轻一些那可怕的孤独吧！他们迫使他身处茫茫人海却生活在孤独之中。最后，我们也不去做那些为了对他有利却无益的努力了，因为这些努力可能引起天下大乱，即使获得成功他也不会感动。让我们把这一安慰留给友人之手为他合上双眼那最后残留的时刻吧！

上述作品始末

在这里我丝毫不会谈及本书的主题、目的及形式，在本书前面的前言中，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我在这里要说说它的用场是什么，它曾遭到怎样的命运以及为什么这份抄本在这里。

我在四年的时间里，不顾写书时从未离开我的揪心痛苦写这些对话。终于，我接近这个痛苦任务的尾声了，不知道也想不出来怎么能给它派个用场。对于至少为此要试图做什么，也下不了决心。二十年的经验早已告诉了我，能从以朋友的名义包围着我的人那里期待什么样的正直和忠诚。杜克洛^①那出奇的伪善令我十分震惊，我以前对他那样敬重，到了将我的《忏悔录》托付给他的地步。可是他把最神圣的友好托付当成了伪善和背信的工具。自那时以来，人们在我的周围安置了一些人，他们所有的勾当都那么清清楚楚地向我宣告了他们的意图，对这些人我还能期待什么呢？将我的手稿托付给他们，与我想自己亲手将它交给迫害我的人，无非是一回事。而我被包围的情形又使我无法接近任何其他人。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我所有作过的选择都受了骗，在人群中只找到恶毒和虚情假意，对自己心灵清白的感觉和对他们邪恶的感受激动了我的心灵，它一跃就跳上了一切秩序和一切真理的宝座，为的是到那里寻找我在人世上再也找不到的办法。由于我再也无法向任何会背

弃我的人倾诉我的心声，我决定把我自己只托付给神意，将完全支配托付的事只交给他，我希望将这托付留在可靠的手中。

为此我想出一个办法，把这部作品抄一个誊清稿，将它放在一个教堂的祭台上。为了使这种做法尽量庄严隆重，我选择了巴黎圣母院的主祭台，我认为，在任何其他地方，我的寄存物可能更容易被神父和修道士藏匿起来，转移出去，那样肯定就会落入我的仇敌之手。而我放在这个地方，可能碰巧这一行为传扬开去，会叫我的手稿一直到达国王眼前。这正是我希冀的最佳结局。如果用任何其他方法干，这种事都永远不可能发生。

我一面努力誊清我的作品，一面思考着用什麼办法来实施我的计划。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对像我这样腼腆的一个人。每个星期六，都要在圣母院的主祭台前面唱经文歌。这个过程中，祭坛一直空无一人。我想，一个星期六可能是我最容易进到那里面去、一直走到祭台而且将我寄存的东西放在那里的日子。为了把我的步骤安排得更有把握，我数次到那里远远地审视那里的情形，审视祭坛及其旁边通道的布局。因为我担心的是经过的时候被人抓住，一旦如此，我的计划肯定就要落空了。终于，我的手稿准备停当了，我将它包起来，在上面写上下列标题和附言：

交付给上帝的保管物

被压迫者的保护人，公正与真理之神，请收下放在你的祭坛上、交付给你神意的这包寄存物。托付人是一个外国人，他命运多舛，孤

身一人，在这人世上既无靠山，也无保护人，受到整整一代人的侮辱、嘲笑、诽谤和背弃，十五年以来，人们争先恐后地叫他遭受着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待遇和迄今为止人间闻所未闻的不公正对待，而他本人从未能至少知晓其原因何在。不允许我作任何的解释，剥夺了我任何与人交流的可能，从被他们自己的不公平弄得更加乖戾的人类那里，我所能期待的只有侮辱、谎言和背信。永恒的上帝啊，我唯一的希望就在你的身上。请你垂顾为我看守我的寄存之物，让它落在年轻而忠实的人手中，由他们如实地传给更优秀的一代人，让这一代人知道，一个没有敌意没有矫饰，与不公平为敌却又耐心地忍受不公平，从未想过对任何人做坏事也从未对任何人做过坏事，也从未对任何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做过坏事的人受到现在的一代人怎样地对待，并哀叹他的命运吧！我知道，任何人都无权指望奇迹发生，甚至是受压迫、被人低估、看轻的清白无辜之人。既然有一天一切都应该重回秩序之中，等待就行了。如果我的作品丢失了，如果它被交到了我的仇敌手中，然后被他们所毁或者被他们歪曲，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那我就将更加指望你的丰功伟业，虽然我不知晓其具体时间和方式。我应该已经充分地作出了努力以协助你的大业，现在我就满怀信心地等待、依靠你的公正并且听从你的意志了。

在书名的背面，第一页之前，我写下了下列文字：

神意将你变成了这部作品的主宰。不论你是谁，不论你决定给这部作品派什么用场，也不论你对这部作品的作者抱着怎样的看法，不幸的作者都以你仁慈心肠和他写这部作品时所忍受过的痛苦的名义

恳求你，一定要在将整部作品完全看完之后再对它进行处置。请你想想，一颗被痛苦撕碎的心向你请求的这一恩典是神意加在你身上的一项事关公道的义务。

把这些事全做完以后，1776年2月24日星期六那天两点钟左右，我拿着我的包裹到圣母院去了，意图就是要当天在那里献上我的供品。

我想从一个侧门进去，打算从那个侧门进入祭坛。很奇怪，这个侧门关闭了，我就再向下走，从通向中殿的另一个侧门走进去。一进去，我吃惊地看到，有一道栅栏将中殿与祭坛四周的侧道部分分开。我以前从未注意到这道栅栏。栅栏门全都关着，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侧道部分确实空无一人，但是无法进入。就在我瞥见这道栅栏的那一刻，我一阵眩晕，就像一个人中风倒地一般，紧接着就是全身震颤。我真想不起来这一辈子曾经感受过类似的震颤。我觉得这教堂完全变了样，以至于怀疑自己是不是确实在圣母院里。我极力镇定下来，将自己看见的东西辨认清楚。我在巴黎三十六年了，以前我经常来圣母院，而且是不同的季节。我以前一直看见祭坛四周的通道是开着的，可以自由通行，而且据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我甚至从未注意到那里有栅栏，没有门。由于我并未将我的计划告诉任何人，我对这个未曾意料的障碍就更加震惊，在一时冲动中我甚至觉得连上苍都为人的不公平帮忙，不禁发出愤怒的低吼。只有能设身处地的人才能设想出这种话来，也只有善于看透人的内心深处的人才能谅解这种语言。

我飞快走出教堂，决心此生再也不迈进教堂一步。我任凭自己内心的动荡左右，整天都在城内到处奔跑，到处无目的地逛荡，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去向何方。直到再也走不动了，疲倦和夜晚来临才迫使我回到家中，精疲力竭，痛苦得几乎成了傻子。

待我渐渐地从这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我开始更冷静地思考所发生的事。凭着我特有的秉性，既很快地不再为已经来到头上的不幸而灰心失望，又很快地害怕另一桩令人担心的不幸要到来，我不久使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次尝试的失败了。我在上述附言中已经说过，我并不指望奇迹出现，但是很显然，还非得有一个奇迹出现才能叫我的计划成功：因为希望我的手稿直接到达国王手中，希望这位年轻君主^①亲自受苦受累阅读这部长篇作品，我说，这种想法真是太愚蠢了^②，以至于我自己都奇怪居然能在一段时间里抱着这样的幻想。我早应该能想到，即使这种做法引起轰动，能叫我的寄存物一直抵达宫廷，那也只不过是为了不落入国王手中，而落入最狡猾的迫害我的人手中或者他们的朋友手中，其结果还不是要么完全被毁，要么按照他们的观点被改得面目全非，以使它对我的名声起到致命的破坏作用？总而言之，我的计划惨遭失败，我曾为此那样痛苦过。但是，反复思考过以后，我倒觉得这似乎是上天的恩赐，它阻止了我去完成一个与我的利害完全背道而驰的计划。我觉得，手稿留在了我的手中，可以更明智地处置它，这有很大的优越性。我给它派的用场便是这个。

那时我刚刚得知一个文人刚回巴黎没几天。他是我认识时间最久的一位老朋友，以前与他有过一些交往^③，我一直很敬重他。他一年

中有大半年时间在乡下度过，这次刚刚回到巴黎。我将他返回巴黎这个消息视为上帝的一个指示，它给我指出了我手稿的真正寄存人。此人确是哲学家、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外省人，那个省的居民在正直方面名声不大好^①。但是，在我心目中，他的正直早已树立起来。与这一点相比，所有那些成见又有什么用呢？他是个例外。正因为罕见，这例外就更令人尊敬，这种例外只会增强我对他的信任，而上天为了完成他的大业，除了选择了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的手以外，还能选择什么更相称的工具呢？

于是，我下了决心。我寻找他的住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住所，当然不是没费力气。我给他带去了我的手稿，将手稿交给他，怀着极大的快乐，心怦怦直跳，这可能就是一个活人能向道德高尚的人所表示的最崇高的敬意了吧？收到手稿时，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对我说，他一定给我的保管物派一个好的、适当的用场。我对他的看法那么好，已经使这一保证极为多余了。

过了半个月，我又到他家去了，我十分确信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二十年来人们在 my 的双眼上蒙的黑布就要落下，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我会从我的保管人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在我看来，读过我的原稿之后，肯定应该有这个的。我预料的事，一点都没有发生。他与我谈起这部作品，就像谈起我请他审视让他跟我说说他感觉如何的一部文学作品一般！他对我谈到哪些地方要调整一下，以便使我的材料更有条理。但是，对于我的作品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对作者作何想法，他没有对我说一句话。他只是建议我给我所有的作品搞一个像样

的版本，同时还问我为此准备找什么人。所有包围我的人都曾经提过这同一个建议，甚至反复强调过，这使我想到，他们的心态和他的心态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后来他看到他的建议丝毫没有叫我高兴，又主动提出把我的保管物还给我。我没有接受这个赠品，只是请他将我的东西交给比他年纪更轻的一个人。那个人可以比我、比迫害我的人活得更长，长到足以有朝一日将它发表出来而又不用担心冒犯任何人。他对这后一种想法非常卖力气。从他告诉我的他给包裹封套写的附言来看，我似乎觉得他会正如我请求他做的那样，千小心万小心以使这部手稿在本世纪末之前绝对不会印刷出来，也不会为人所知。至于我的意图的另一部分，即这个期限到了以后，作品得到忠实地印制和发表，为了实现这个意图他都干了些什么，我就知道了。

自那以后，我再没有去过他家。他来拜访过我两三次，我们好不容易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敷衍过去。我呢，对他再也无话可讲；他呢，也根本不想对我说任何事情。

我虽然对我的保管人还不能下一个断语，但是我感觉到我的目的没有达到，很像是我白费了力气，也损失了我的保管物。但是，我还丝毫没有失去勇气。我自忖，我的失败源于我选错了人；我肯定是大盲目、太有偏见才会相信一个法国人、文人、哲学家、院士、上了年纪的人。作为法国人，他太珍惜自己国家的荣誉了，不会不表现出不公正；作为院士，他太珍惜他们那个机构的利害，不会揭发其卑鄙丑恶的勾当；作为上了年纪的人，他太小心谨慎，不会为公道、为保卫一个受压迫的人而头脑发热。即使我故意寻找最不宜于实现我的想

法的保管人，恐怕也不会选得更不合适了。我之所以没有成功，终归是我自己的错。成功只取决于更好的选择。

怀着这个新的希望，我再次开始满怀新的热情抄写、誊清。就在我忙于这一工作的时候，我在武通时与我为邻的一个英国青年从意大利归来路过巴黎，前来看我^注。所有的可怜人碰上了任何事都以为是对他们命运的明确指示。我也跟他们一样。我心想：啊，这个人就是神意为我选择的保管人。是神意派他到我这里来，神意让我的选择失败，只不过是为了将我引向选择他。我需要的就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外国人。他身在文人藏污纳垢的地方之外，远离这个国度的阴谋策划者，伤害我得不到任何好处，也没有反对我的狂热。我以前怎么能看不见这些呢？这一切在我看来是那么明明白白，以至于从这个偶然的机遇中，我以为看到了上帝的手指。我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机遇。可惜我的新抄稿尚未完成，但我把已经抄好的那部分赶快交给了他。如果对真理的热爱赋予他热情，要回来取其余的部分，我准备第二年再将其余的部分交给他。我当时对此是一点也不怀疑的。

他走了以后，对于这个新的选择是否明智，一些新的思考又在我的思想中投下了怀疑的阴影。无论从这个年轻人接受我的保管品的模样里，还是从他离开我时对我说的所有的话里，我都丝毫没有找到一个意识到我的信任的价值而且为此受到感动的人的语气。我知道，他在以我为目标的联盟里有几个有关系的人。从他与我相处的方式中，我觉得奉承阿谀多于真情实感。我责备自己相信一个英国人真是太傻了。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被挑动起来反对我，而且从来没人提过他

们违反自己的利益做过任何伸张正义的事。再说了，为什么他来看我？为什么那么温柔体贴对我关心备至？就凭这一件事，难道不应该使我感到他很可疑么？很久以来，没有一个接近我的人不是故意派来的，相信我身边的人就等于自投敌手，我怎能不知道这个？要找一个忠实的心腹，本应该到远离我的地方我无法接近的人当中去寻找的呀！于是，我的指望又落空了。我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错误的，我的一切小心、细心都毫无用处。我应该确信，不论我即将把我的这件物品交付给谁，可能他们给这包东西派的最不罪过的用场，就是将它毁掉。

这一想法又使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意图，我期待这一次产生更大的影响。那就是给法兰西民族写一个通报性质的短笺，作成多份抄件，在散步场所和街道上将其散发给长相最讨我喜欢的陌生人。对我这个新的决定，我必然地又以我惯常的方式作了积极、正面的论断。我自忖，他们只允许我与迫害我和布置监视我的人交谈。相信某个接近我的人，无异于相信这些迫害我的人。至少在这些陌生人里面，可能有心地善良的。但任何到我家来的人，只会是怀着恶意前来的。我应该对这一点有把握。

于是我以短笺的形式写了一个小东西，而且耐心地做了大量抄件。但是，为了散发这些东西，我碰上了一个未曾料到的障碍，那就是我向其出示这封短笺的人，他们拒收。信封上写的是：致一切尚热爱公正和真理的法兰西人。我没有想到，按照这个抬头，会有什么敢于拒收。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接受它。所有的人在看了这个抬头

之后，都向我宣称，这不是写给他们的，那种天真纯朴劲让我这个处于痛苦之中的人不由发笑。我一面将短笺收回，一面对他们说：“你说得有道理。我明白我弄错了。”这是我十五年来未曾从任何一个法国人嘴里听到过的唯一一句坦率的话。

此路亦不通。我依旧没有灰心。我收到一些陌生人的来信，他们非要到我家来不可。我把这封短笺的一些抄件作为回信寄给他们，想用同意满足他们心血来潮的心愿的代价换得对我的短笺的一个决定性答复。我以为我很了不起。我又把另外两三封短信交给了碰到我的人或前来看我的人。但是这一切只得到了一些不知所云、模棱两可的答复，向我证明了写信人一贯如此的虚伪。

这最后一招又失败了。本来应该叫我失望至极的，但是却像前面几招失灵一样，丝毫没有使我痛苦不安。我告诉自己，我的命运是无法挽回了，命运也教会了我不要再与必然抗争。我想起《爱弥儿》中的一个段落^①，它叫我自省，而且叫我从中找到了我以前徒劳地向外部去寻找的到底是什么。这一阴谋对你又有什么害处呢？它剥夺了你的什么？它断了你的哪一部分肢体？它叫你犯下了什么罪？只要人们不从我的胸腔中夺走这颗在胸膛中跳动的心而换上一颗恶人的心，我仍然活着，他们又能够在什么地方破坏、改变、损害我的存在？他们按照他们的式样造了一个让—雅克，但是这是枉然。卢梭仍将不顾他们的意愿始终如一，一成不变！

我不是见识过虚浮的舆论么？那只不过是为了将我重新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破坏我心灵的平静和内心的平和。如果人们愿意将我视为

与真实的我不同的模样，那与我又有何干？我存在的本质难道在他们的目光之中么？如果他们在我的问题上欺骗、愚弄后代，那与我又有何干？我那时已不在人世充当他们谬误的受害者了。我说过的话和做过的有益之事，本来是希望他们好，如果他们给这一切下毒并且往坏处去理解，那损害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会将为我的良心作证的一切一起带走，对他们的一切不公正，我将违反他们的意愿，得到补偿。如果他们是好心犯错误，我还可以在自怨自艾的同时可怜他们，为他们哀叹，也为我自己哀叹。但是，他们对我是怀着无法形容的狂热按照一整套妙计来干的，什么过失能够为这样卑鄙下流的整套计谋开脱呢？什么过失能让他们公开地把一个人当成已招认的恶棍来对待，而又千方百计阻止这个人至少知道人家控告他犯了什么罪呢？他们的野蛮真是考究得过了头了，他们找到了妙计，让我处于被活埋的状态，让我忍受漫长死亡的痛苦。如果他们觉得这样的对待还不算残忍，那肯定他们的心灵是卑鄙到极点了。如果他们觉得这样的对待确实很残忍，法拉利斯、阿加多克勒^①之流比他们还要宽厚。所以，我曾经希望用向他们指出他们误入了歧途这种办法将他们引回正路，我是大错特错了。问题根本不在这儿。即使他们对我看错了，他们对自己那些不公正的言行，总不会不知道吧？他们对我不公正、恶毒，不是出于搞错，而是故意。他们不公正、恶毒，因为他们愿意如此。你与他们的理智说话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对他们那仇恨使之反常的内心说话。任何他们不公正的证据只会使他们变本加厉地不公正，这又增加了他们的一项不满，为此，他们永远不会宽恕我。

但是，我为他们的侮辱感到痛苦，甚至达到为此而堕入沮丧、几乎堕入绝望的境地，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好像改变事物的性质、夺走任何东西都无法剥夺的给予无辜之人的安慰属于人的权力似的！让他们了解我、给我平反，对我永久的幸福又为什么就是必须的呢？为了使我的灵魂幸福，补偿他们不公正地让我承受的痛苦，难道上苍就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了么？待死亡将我从他们的手中拉走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关于我还会发生什么事，我还能知道并且为此感到焦虑不安么？来生的藩篱在我面前打开的一瞬间，这一边的一切都将永远消逝。即使我那时还能回忆起人类的存在，但从那一刻起，对我来说，人类只会如同已经不存在一般了。

于是，我终于完全打定了主意。我要摆脱与这个世间的一切关联，看淡人们荒谬的评断，甘心忍受在他们之中永远受到歪曲，对于我的清白和我的痛苦能换来什么也不多指望。我的幸福、我的快乐应该属于另一范畴。我再也不应该到他们那里去寻找，他们既没有权力妨碍我的幸福快乐，也没有权力体验我的幸福快乐。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充当谬误和谎言的牺牲品，我等待着得到解脱和真相获胜时刻的到来，再也不到活人当中去寻求这两样东西。摆脱一切尘世之柔情，甚至从对尘世的期望这种焦虑之中解脱出来，我再也看不到有什么他们可以以此来扰乱我内心平静的牵挂。我将永远不再压制愤怒、发火、气愤的第一冲动，甚至我现在就再也不竭力那样做了。但是继这瞬间的激动之后而来的平静是一种常态，任何事情都再也不能使我与之脱离。

希望破灭大大扼制了欲望。但是，希望破灭并不消灭义务，我愿意在我与他人的行为中自始至终尽我的义务。他们已下定决心永远否认真相，为了叫他们了解真相而枉自努力的事，从今以后我就免了。但是在取决于我的范围内给他们留下改正的机会和办法，我并没有免，而且这正是我要给这部作品派的最后一个用场。不断地制作许许多多的抄件，将它们像这样东放西放，放到接近我的人手里，大概超出我的力量了，而且无用。坦率说来，我不能指望在这些这样分散的抄件中，会有一份完整地抵达目的地。所以，我要局限在一份抄件上，我要将它读给我认为最不会不公正、最不怀成见的我认识的人听。或者读给另外一些人听，这些人虽然与迫害我的人关系密切，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内心里仍然很有力量，他们可以通过自己成大气候。所有的人仍然会对我的理由充耳不闻，对我的命运麻木不仁，与从前一样既隐秘又不说真话，我对此并不怀疑。这是所有的人普遍打定的主意，而且永不反悔，尤其是那些接近我的人。这一切我事先都知道，但我仍然坚持这个最后的决定，因为这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剩下的唯一能协助神意大业的办法，给神意的大业在取决于我的范围内增加点可能性的办法。经验也提示我，没有人会倾听我的话。但是，会有一个人倾听，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今后人们的眼睛会自己向真相睁开，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些理由已经足够将尝试的义务加在我的头上，而并不指望得到成功。如果我只满足于将这部作品留给我身后，这个猎物绝对逃不出掠夺者之手，他们只等着我喘最后一口气好来将一切抓在手中，然后或者将其烧毁或者加以篡改呢！但是，假如在听过我朗读这部作品的人当中碰巧有一个（只有一个）长着人心的或者只是长着真正理智的头脑的，那么，迫害我的那些人就会徒劳

了，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于公众眼前。如果这一无望的幸福降临到我的头上，那么，一刻也不会迷失的信念会鼓励我作这个新的尝试。我事先知道，阅读了我的作品之后，所有的人将用什么样的语气说话。这个语气将与从前一样，天真，奉承，友善。他们会非常可怜我，怎么把那么白的东西看成那么黑，因为他们全都像天鹅那么天真，对于我在这里说的一切，他们会一点都听不懂。对这些人，我立刻就会作出评断，他们一点都不会使我感到惊讶，也不大会叫我生气。但是，如果出乎一切预料，碰巧有一个人被我的理由所打动，开始猜测到事情的真相，我对这样的效果一刻都不会怀疑，我有很可靠的迹象能将他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哪怕他不愿向我敞开心扉。我就要把这个人当作我的保管人，甚至不去探究我是否应该指望他的正直，因为我只需要他的判断能力就能使他对忠实于我产生兴趣。他会感觉到，将我的保管物毁掉，他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将这个保管物送给我的仇敌，只是送了他们已经有的东西。因此，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并不能赋予其很大的价值，也不能避免因为这一行为或早或晚受到理所应当的谴责，谴责他干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如果保存着我的寄存物，待他想毁掉的时候，依然可以自己作主；如果相当自然而然的演变使公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哪一天还可以给自己赢来无限的荣耀，而且从这份保管物品中得到很大好处。如果他把这个物品献出去了，他可就得不到这个好处了。如果他善于预见而且能够等待，仔细思考一下，他应该忠实于我。我再说一句：即使在我的问题上公众的心态保持不变，与他们今天所处的心态一样，内心一股非常自然的冲动早晚也要促使他们至少想知道，如果人们给予让一雅克说话的自由，他会说些什么。到那时，就让我的保管人站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想知道他会

说什么吗？好啊！他想说的话就在这里！”他用不着跟我站在一边，也无须想为我辩护，也用不着捍卫我的声誉，就当个普普通通的我的传话人好了。甚至，如果他能做到的话，即使停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他也能够对那个被盖棺论定的人的品格增添新的认识。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人敢于怎样谈及自己，总是给他的肖像上增添了新的一笔。

如果在我的读者当中能找到这个有见识的人，为了对他自己有好处，他准备忠实于我，我决心不仅把这部作品交给他，而且连我的《忏悔录》以及还留在手中的所有文件都交给他。有朝一日，人们可以从这些文件中得到许许多多有关我的命运的材料。这里面包括一些轶事、解释和事实，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提供不了。这是很多谜团的独一无二的答案。没有它，这些谜将永远无法破解。

如果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至少在读过这部作品的人的脑海中，还保有对于读这本书的回忆。在我死后很久，当公众的梦呓开始减弱时，那一天，这种回忆会在他们当中某个人的心里唤起对公正和怜悯的某种感受。到那时，这一回忆就能在他心灵中产生某种良好的影响。而在我生前，鼓动他们的那种狂热阻止了这种影响的产生。到那时，无需更多的东西便可开始神意的大业了。所以，如果我找到机会，我一定要利用这些机会介绍这部作品，并不期待什么成功。如果我找到一个保管人，但无法合情合理地委他以该项重任，我也要叫他担负起这个责任，就当我的保管物损失了，事先就想好了不为这个事痛苦。如果正如我料想的那样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人，我将继续看管本来应该交给他的物品，直到我死亡那一天，反倒是迫害我的人将它占

有。我的文件将遭到这样的命运，我看已不可避免。但这已经不再叫我惊慌失措。不论人干什么，轮到上苍，他定会完成他的大业。这大业什么时间干，用什么办法干，属何种类，我一概不知。我知道的，就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是力大势强的、公正的，我的内心是清白的，我不该遭到那样的命运。这对我已足够。从今以后，向我的命运让步，不再固执地与命运抗争，让迫害我的人任意处置他们的猎物，在我悲哀的暮年余生中依然作他们的掌中物，不进行任何抵抗，甚至将我名字的荣光和我未来的声誉统统抛弃给他们。如果上天高兴，让这一切都由他们来处置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再也不为任何事伤心痛苦。这便是我最后的决定。让人们今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反正我已经做了我应做之事。他们要在我活着的时候折磨我，那是枉然。他们绝对阻止不了我在平静中死去。

上述作品中提及的通报性短笺抄件

致一切尚热爱公正和真理的法兰西人

法兰西人：昔日你们曾是和蔼可亲、性情温和的民族，如今你们怎么样了呢？对一个外国人，你们的变化是多么大呀！这个外国人，命运多舛，孤身一人，任你们宰割，他既无靠山，也无保护人，本来在一个公正的民族之中他也不需要这个；但他是一个没有敌意也没有矫饰的人，与不公平为敌却又耐心地忍受着不公平，他从未想过对任何人做坏事，也从未对任何人做过坏事，也从未对任何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做过坏事。但是十五年来他被他们投入屈辱和诽谤的泥潭之中，被你们在这泥潭中拖来拖去。他看到自己、感到自己被争先恐

后地加上了迄今为止人间闻所未闻的不公正的罪名，而从未能至少知晓其原因何在！这难道就是你们的坦率、你们的温和、你们的殷勤好客么？离开“法兰克人”这个古老的名字吧！它应该叫你们脸红得无地自容^注！迫害约伯^注的人，在怎样叫一个世人变得不幸的技巧上，恐怕还能从指引你们的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哩！我丝毫不怀疑，他们说服了你们，甚至向你们证明了我受到这样比死亡还要糟糕一百倍的不公正对待是罪有应得。背着被告，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应该逆来顺受了。因为无论从他们那里还是从你们这里，我都期待不着也不想期待任何的恩惠。但是，在受到这样残忍而又具有侮辱性的判决之后，我希望的，而且至少应该对我做的，是告诉我，到底我的罪行是什么，我怎么受的审判，是谁审判的我？

为什么一定要叫一个如此人人皆知的丑闻唯独对我是一个无法参透的秘密呢？为了向罪犯隐瞒他的罪行搞了这么多的阴谋、诡计、背信弃义、谎言，又何必呢？如果他确实犯下了这些罪行，他应该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啊！从来对任何罪犯都没有剥夺他这样的一个权利^注。如果出于不想让我知道的一些缘由，你们坚持剥夺我这样的权利，你们下定了决心要用焦虑不安、冷嘲热讽、侮辱来浇灌我悲惨的余生，而且不想让我知道是为什么，不屑倾听我的辩诉、我的理由、我的申诉，甚至不允许我讲话^注，那我为了自卫，就要把一颗毫无虚假的心和没有干过任何坏事的纯洁的双手高举到上天面前，并不是请求他为我复仇并且惩罚你们这残忍的民族（啊！但愿他让一切不幸和一切谬误都远离你们！），而是请求他很快为我的暮年打开一个更好的庇护所。在那里，你们的侮辱再也伤害不到我！

附言：法兰西人，有人使你们处于狂热之中，这种狂热在我生前是不会停止的。但是，待我百年之后，待狂热发作过后，待你们的敌意不再受到挑动，容许天生的公正向你们的良心讲话之时，我希望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别人千方百计瞒着我加在我头上的一切所为、所说、所写，仔细考虑一下关于我的秉性别人让你们相信的一切，仔细考虑一下别人叫你们出于善心为我所做的一切。到那时，你们将会大吃一惊！到那时，你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自己十分满意了。我敢大胆地向你们预言，你们会觉得阅读这封短信比今天之于你们有趣得多。待到最后这些大人先生们将他们的全部善心发挥到极致，将他们折磨得痛苦而死的这个不幸之人的生平发表出来之时，那是他们早已那么机密、那么精心地进行准备的不偏不倚、忠实的生平，我确信，你们在相信他们之所言、他们的证据之前，一定会探寻那么起劲其根源是什么，费那么大的劲其动机是什么，尤其是我活着的时候他们对我是怎样行事的。待你们这些研究做好了之后，我同意，我声明，既然你们想不听取我讲话而对我作出评断，就请你们根据他们自己的产品，在他们和我之间作出裁断吧！

附录

1 以法莲山的利未人

序言（第一稿）

说到这第三篇^①，它只不过是类似散文小诗的东西，是对《士师记》最后三章的发挥和改写。我承认，我将永远视它为珍宝，从来重读的时候总是怀着一种内心的满足。这并非出于作者那种愚蠢的虚荣，在这方面那种虚荣之愚蠢之荒谬几乎是不可原谅的，而是出于一种更诚挚的情感，我甚至敢以此为荣。为了叫别人相信我的话，只要说这部作品是1762年6月10日、11日和12日在旅途中写就的就足够了。那是我一生中最严峻的时刻，被不幸压得喘不过气来。对这些不幸，甚至不容许一个重视荣誉的人有思想准备^②。虽然我几乎被厄运的海洋所淹没，被我那些忘恩负义、野蛮的同时代人加给我的种种不幸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唯有一件不幸我能不顾他们的意愿而躲过，而且为了对我进行报复，他们就剩这一招了，那就是仇恨。

这个倒霉的真理捍卫者，在这样危险而又动荡的时刻，本来怒气和愤慨应该撕碎他的心，可是他考虑的却是这些事。我的仇敌想用他们的狂怒胆大包天地设想出来的一切不幸压垮我，但是这是枉然。他们还剩一招以便对我进行报复，而我看他们未必能让我感受到这种情感，那就是仇恨的折磨。

.....仇敌，我甚至不认识他们，我从未伤害过他们，也从未想过要伤害他们^注

.....我以为他们一直很喜欢

.....他们恨我，无非因为他们害过我

可惜这个时代太大名鼎鼎，足以谅解作品的平庸，足以描绘作者的.....（缺字）。如果哪一天有一个公道人肯为我辩护，对这么多的侮辱以文字作为补偿，我只希望得到下面这句话作为颂辞：在他生命中最严峻的时刻，他创作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

对我来说，我可以自我安慰。我希望的唯一颂辞，我毫不羞愧地赋予我自己，因为这是我应该得到的：在他生命中最严峻的时刻，他创作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

序言（第二稿）

高等法院发布了通缉令之后，我心情十分悲痛地离开巴黎。我似乎觉得，除了要求人们不要害我之外，我从未向他们要求过任何其他的恩惠。我本来是应该得到这种恩惠的。即使假设我犯下了最危险的过失，我的意图也是相当纯正、相当明确，足以得到某种宽容。这个社会，人们对它那样大吹大擂，对于常常掩盖着恶的善从不加以奖赏，对于恶惩罚起来也总是没有表面上那么严厉，这个社会又是什么呢？在最揪心的痛苦中，我一面为自己作证，一面这样自忖：没有哪个有良知、心地善良的人能拒绝为我作证的。这些悲哀的念头一直萦

绕在我的心头，也使我的旅途变得令人不快，我挥之不去。我极力驱赶这些不快的念头，除了想到人们可能错待了我之外，我的心就不愿意想别的。比起我身受的不公平来，对于我眼见的 unfair，我要更加气愤得多。我想用考虑一下某个题目的办法来转移一下我的胡思乱想。这个题目便来到了我的头脑中，我觉得它与我的看法相当合适。在我所处的状态和我希望进入的状态之间，它给我提供了一种过渡。我可以不时地陷入我郁闷的心情之中，然后又用更甜美的东西来代替它。我的题目一旦允许我这样做，我便模仿起来，但是……（缺字）格斯纳^①先生那甜美动人的景象。就这样我差不多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愉快地结束了我的旅途。这个小东西被我遗忘了很久。我在一个差不多相似的机会中^②，又将它拾起来并加以润色，同样很成功。我祝愿读者们在阅读这个作品时也能得到一点我构思它的时候所享受的快乐。考虑到创作它的时机，对它评论太严可能就太苛刻了。但是我确信它有值得正直人士赞许的一面。他们一定会感觉到，一个正在遭受折磨却这样给自己找事做的人，不是一个很危险的敌人。

第一节

美德的神圣的愤怒啊，请你来让我的声音更响亮吧！我要高声道出便雅悯^①人的罪行和以色列人的复仇。我要高声道出闻所未闻的恶行和更可怕的惩罚。地上之人啊，请你们尊重美貌、美德、殷勤好客吧！请你们公正而不残忍、仁慈而不懦弱吧！请你们善于宽恕犯罪之人而不是惩罚清白无辜之人吧！

啊，你们，宽厚的人，一切非人道行为之敌，你们害怕面对你们弟兄犯下的罪行，宁愿让他们逍遥法外。我来呈现在你们面前的，将是怎样的景象？一个女子，被碎尸万段，她的四肢被砍成一块块，还在抽动，被分别送到了十二个部族。整个民众，吓破了胆，齐声呼喊，喊声震天，直达天庭。他们齐声喊道：不，从我们的父辈走出埃及那一天直到今日，在以色列从未发生过此等事件。圣民们，集合起来！对这可怕的行为表态，让它付出应得的代价！面对这样的暴行，谁扭过头去，谁就是懦夫，谁就是逃避正义的逃兵。真正讲人道的人仔细打量这样的暴行，为的是了解这样的暴行，审判这样的暴行，憎恶这样的暴行。让我们敢于讲出详情，让我们对这些内战寻根溯源。这些内战让一个部族彻底覆灭，让其他部族付出了那么多的鲜血。便雅悯，你这悲惨的痛苦之子，你的母亲为你付出了性命^①，这罪行正是从你的内部而来，这罪行也要将你毁灭。能犯下这罪行的，正是你那大逆不道的部族，而应该为之付出太过惨重代价的，也是你那大逆不道的部族。

在那没有人统治上帝子民的自由自在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无拘无束的时代。那时，谁也不承认什么法官、审判官，每个人自己为自己作主，觉得什么好，就干什么。以色列那时分散在乡野之间，大城市很少，民风纯朴使得法律统治成为多余之事。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心地都一样纯洁，坏人以为在德性带来的安全当中，做坏事也不会受到惩罚。

这些平静和平等的短暂空隙已经为人所遗忘，因为那时没有人对他人发号施令，人也根本不作恶。就在这样的一个空隙里，以法莲山的一个利未人^注在伯利恒看见一个少女。这个少女很讨他喜欢。他对她说：“犹大的女儿，你不属于我的部族，你也没有兄弟。你就像萨勒法的女儿一样，按照上帝的法律，我不能娶你为妻。但是我的心已经给了你，跟我来吧，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将结合在一起，同时又是自由的。你营造你的幸福，我营造我的幸福。”利未人年少英俊。少女嫣然一笑。他们结合了，然后他把她带回自己的大山里^注。

在那里，温馨的生活流淌，温柔多情而又纯真的心灵十分珍惜这种生活，利未人在他偏僻的居地品尝着心心相印的爱情。在那里，他常常弹起用于歌颂上帝的金色西斯特尔琴，歌唱年轻妻子的美貌。赫贝勒山的山丘上，多少次回荡着他那动人的歌声？多少次，他将她带到绿荫之下，希闪^注的山谷之间，采摘田野间的玫瑰，在溪边乘凉？有时他在岩缝间寻找如金色蜂蜜般的阳光，她也从中得到极大的快乐；有时他在橄榄树的枝叶间布下捕鸟的罗网，给她带来一只惊慌的斑鸠。她一面亲吻着小鸟，一面赞美小鸟的美丽。她将斑鸠搂在自己的怀里，感到小鸟在挣扎、在扑腾，她快乐得浑身颤抖。他对她说：“伯利恒的女孩，为什么你总要为思念你的家人和你的故乡悲伤叹息？以法莲山的少年难道不是也有快乐？秀丽的希闪姑娘难道就没有风韵没有欢乐？古老的阿塔洛^注居民难道就缺少力量和智慧？你来看看他们的游戏，让他们更美好吧！噢，我的心上人，给我快乐吧！对我来说，除了你的快乐，难道还会有别的欢乐？”

然而，少女对利未人厌倦了，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让她还想欲求的。她偷偷溜走，逃回父亲身边，逃回温柔的母亲身边，逃回爱玩爱笑的姊妹^①身边。她以为在那里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童年时代那些天真无邪的快乐，似乎她仍是原来的年龄、原来的心。

遭到遗弃的利未人忘不了他那轻浮的妻子。在孤独中，一切都使他忆起在她身边度过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游戏、他们的快乐、他们的争吵和他们充满柔情的重归于好。不论初升的太阳为日勒包埃的山顶洒上金光，还是傍晚时分海风阵阵，使山上烫人的岩石变得凉爽，他都在不忠之人曾经钟爱的地点留连、叹息。长夜来临，一人独卧新婚床榻，他以泪洗枕。

他就这样一会气恼一会惋惜地游荡了四个月，像一个孩子被别的孩子逐出游戏，先是装作再也不想玩耍，心里却热切希望再加入进去，后来便一面哭着一面要求回到游戏中去。四个月后，利未人在爱情驱使下，骑上自己的驴，仆人随后，两头埃法驴子驮着干粮和给少女父母的礼物，再次前往伯利恒，为的是与她和解并极力将她带回。

少妇远远瞥见他，浑身颤抖，迎着他跑去，柔情万种地接待他，将他领到自己父亲家中。父亲得知他来的消息，也十分高兴地急忙跑来，拥抱他，接待他，接待他的仆人及随行人员，百般殷勤，热情相待。利未人心里难过，说不出话来。然而，这家人的热情接待使他深受感动，他抬头望了自己的少妻一眼，对她说：“以色列姑娘，为什么你躲避我？我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少女掩面大哭起来。然后，利未人对父亲说：“把我的伴侣还给我吧！看在我对她的爱的分

上，把她还给我吧！为什么她要一个人独自过着被人冷落的生活？我已得到处女的她，除了我还有谁能让她作为自己的妻子满面荣光？”

父亲定睛望了女儿一眼，女儿的心为丈夫到来所深深感动。于是父亲对女婿说：“我的孩子，给我三天时间吧！咱们高高兴兴地过上三天。到第四天，你和我女儿安安静静地上路。”于是利未人与他的岳父以及他的全家人一起待了三天，跟家人似的与他们一起吃饭喝酒。到了第四天，太阳尚未升起，他便起身想走。他的岳父用手拦住他，对他说：“怎么！你们想饿着肚子走？来，填饱你们的肚子，然后再走！”于是他们入席。吃了饭喝了酒之后，父亲对他说：“我的儿子，我求求你，今天再和我们快活一天。”然而利未人站起身来想走，他觉得远离自己偏僻的家乡度过这么长的时光，而且这段时光送给了别人而不是自己的心上人，这等于抢走了爱情。但是那位父亲下不了决心与女儿分手，鼓动女儿再争取到这一天。女儿对自己的丈夫百般温存，让他一直待到第二天。

第二天一大早，他正要走，又被岳父拦住，非要他上桌吃饭，等天大亮再走。时间就在他们不知不觉中过去。待小伙子站起身来要和自己的妻子和仆人动身，把东西全都准备停当时，他的岳父又对他说：“啊，我的儿子！你看天色已经不早了，太阳都快落山了。不要这么晚上路吧！求求你，这一天剩下的时光，再让我的心快活快活吧！明天天一亮你们就走，绝不会迟。”这么说着，善良的老人十分动情，双眼充满了父爱的泪水。但是利未人毫不让步，非要当时就走。

这悲惨的离别带来多少惋惜！多少告别的话说了又说！少女的姊妹们在她的脸上洒下多少泪水！多少次，她们一个挨一个地先后将她搂在自己怀里！她的母亲泪眼婆娑，再次将她紧紧抱在自己怀中，多少次感受到再次分离的痛苦！但她的父亲拥抱她时却没有哭：那无言的拥抱又忧郁又痉挛，痛心的叹息让他的胸膛时起时伏。啊！如果他知道自己女儿将永远再也看不见黎明了，如果他知道这一天就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们终于动身走了，全家人柔情的祝福和应该得到实现的祝愿跟随着他们。幸福的一家，在最纯真的团结一心中，在友谊的包围中，过着他们平静的日子，似乎所有的成员只有一颗心。噢，纯朴的民风，美好的心灵，古老的纯真，你们是多么可爱可亲！在你们之中，粗暴的罪行怎能找到位置？野蛮的疯狂怎能不尊重你们的快乐？

第二节

年轻的利未人和他的妻子、仆人一起，带着行李赶路，为把心上人带回家而欣喜若狂，又担心风吹日晒，像一位母亲从乳母家带回自己的孩子，担心他受风着凉一般。右手边已经远远望见耶步斯城^①了，它那与世纪一样古老的城墙会在夜晚降临时给他们提供过夜的场所。仆人对自已的主人说：“您看，白天就要过去。趁黑夜降临到我们头上之前，进到这城里去吧！我们在那找个安身之处。明天我们继续赶路，就能抵达杰巴了。”

利未人说：“但愿我不要住到不诚实的老百姓家里，让一个迦南人招待上帝的使臣^②吃饭。不，我们一直走到基贝亚^③到我的弟兄家

里投宿吧！”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抛在身后，日落之后到了基贝亚附近。这里属于便雅悯部族。他们转过头去准备在那里过夜。进城以后，他们就去坐在广场上。但是没有一个人给他们提供留宿之处，他们就待在露天里。

当代的人们，请你们不要诽谤你们祖辈的风俗习惯。在古代，确实不像你们这个时代这样。那时候，生活上的舒适是不多的。劣等的金属不足以应付一切，但是人有热心肠，热心肠能成全其余的事；殷勤好客不待价而沽，也不倒卖高尚品德。便雅悯的子孙大概也并非绝无仅有，他们的铁石心肠越来越硬。但这种狠心并非普遍如此。怀着耐心，到处可以找到弟兄。一无所有的旅人什么都不会缺少。

利未人等了很久，毫无用处。他正要解开自己的行李，打算给少女铺一张比光板地总要软一些的床，就在这时他远远看见一位老者从自己田间干完农活迟迟而归。这个人和他一样，以前也是以法莲山人，后来来到这个城市，在便雅悯的子孙中定居下来。

老者抬眼望见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坐在广场中间，还有一个仆人、数头牲畜和行李。他于是走到他们面前，对利未人说：“异乡人，你是哪里人？你到哪里去？”利未人答道：“我们这次是从犹大之城伯利恒来，回以法莲山山坡上我们的住所去，原来我们即从那里来。现在我们正寻找上主的留宿地，但是没人愿意留我们住宿。我们有喂牲口的粮草，有我、你的婢女和跟随我们的小伙子吃的面包和葡萄酒，必需之物我们全有，只缺一张餐桌。”老者回答说：“兄弟，放心吧！你们决不会就待在广场上的！如果叫你们缺这少那，那我就

罪过了^⑩！”于是他把这几个人带到自己家中，让他们卸下行李，给他们的牲口在槽里加上草料，叫他的客人洗了脚，然后给他们摆上主人的盛宴，简单而不铺张，但是十分丰盛。

就在他们与主人及其女儿^⑪（这女儿已经许配给了当地一个小伙子）一起进餐，而且宾主尽欢，大家很舒服地消除疲劳的时候，城中的无赖之徒行为毫无约束，行事毫不克制，像埃特那山上的独眼巨人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们，前来围住了房屋，粗暴地敲门，以威胁的口吻对老者喊道：“没有得到允许，你就在我们的城墙以内接待这个异乡人。你把他交给我们，让他的美貌向我们付出留宿的代价，叫他来抵偿你的胆大包天吧！”原来他们已在广场上见过这个利未人，出于对所有的义务中那最神圣的义务还有一点点尊重，他们不愿意将他留宿在自己的家中以便强暴他^⑫，但是他们已经策划好了要在半夜里回到广场上去对他进行突然袭击。待他们知道老者给了他栖身之地，便跑来不讲道理、不知羞耻地要把他从老者家中抢走。

老者听到这些疯子的话，心慌意乱，十分害怕，他对利未人说：“我们算完了！这些恶人不是讲道理能说服的人，而且他们决定干什么从来不改主意。”但他还是出门向他们走去，想尽量叫他们软下心来。他匍匐在地，将他干干净净没有干过任何坏事的双手朝天举起，对他们说：“噢，兄弟们！你们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啊，千万不要在上帝面前干这种恶事吧！请你们不要这样违情悖理，不要违背神圣的殷勤待客原则吧！”但是他看出来，他们根本听不进他的话，而且准备对他本人也要施虐，他们就要强行闯入家门。绝望的老人顿时

打定了主意，在一片喧嚣之中，他挥挥手，叫别人听他讲话。他嗓门更大地接着说：“不行！只要我活着，就决不能叫这种恶行辱没我的客人的名声和玷污我的家门！你们这些狠心的人，请你们听听一位不幸的父亲的哀求吧！我有一个女儿，还是处女，她已经许给了你们之中的一个人。我把她领出来给你们当牺牲，唯独你们那渎圣的手不要碰这个上帝的信徒，这个利未人！”他不等他们答复便跑去找他的女儿，以使用伤害自己的骨肉为代价来赎回自己的客人。

利未人直到此刻都被吓得呆若木鸡，看到这可悲的情景才清醒过来。他扑到这位仗义的老人面前，强行要求老人和他的女儿回到家中。他自己抓住心爱的伴侣，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也没有抬眼望她，将她一直拖到门口，把她交给了这些该死的家伙。顿时，他们围住了吓得半死的少女，将她抓住，毫无怜悯之心地撕扯起她来，那粗野和疯狂，就如同在冰冷的阿尔卑斯山脚下，一群饿狼撞着了一只饮水归来的软弱无力的小牝牛，顿时扑到它身上将它撕碎一般。啊，你们这些伤天害理之人，那种快乐本来是用于繁衍人类的，你们却用这种快乐摧残人类！那垂死的美女怎么就一点都不能叫你们那凶残的欲火冷却下来呢？请你们看看她那已经对光明合上的双眼，她那暗淡下去的面部轮廓，她那没了血色的面庞！死亡的惨白盖住了她的双颊，青紫色赶走了玫瑰色，她连呻吟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她的双手再也没有力气击退你们的污辱。天哪！她已经死了！你们这些野蛮人，根本就不配称作人，你们的嚎叫酷似鬣狗的狂吠，而且你们也像鬣狗一样，吞噬死尸。

天将破晓，将野兽赶回它们的巢穴，这些强盗也作鸟兽散了。不幸的女子用尽还剩下的气力，拖着自己的身体，回到老人的住所。她跌倒在门前，脸贴着地，双臂伸到门槛上。利未人一整夜都在主人的房屋里诅咒和哭泣，正准备出去。他打开门，看见自己曾那样热爱的人成了这个样子。对他那已经受伤滴血的心，这又是怎样的景象啊！他向复仇的上天发出哀怨的呼喊，然后对少女说：“起来，让我们逃离覆盖这块土地的噩运吧！来，我的伴侣！我是你失身的因，我也一定是安慰你的人。哪个不公道的卑鄙小人责备你的不幸遭遇，叫他不得好死！你比我们遭此不幸之前更值得我尊敬。”少女根本不回答。他心慌意乱，恐惧攫住了他的心，担心会有更大的不幸：他再次叫她，仔细观看，触触她：她已经死了！啊，你这个女孩，太可爱了，也曾那样被爱过，难道我把你从你父亲的家中接出来就是为这个吗？难道我的爱情为你准备的就是这样的命运么？他说完这几句话，就想随她而去。但他活了下来，为的就是给她报仇。

从这一刻开始，他心中充满了这个唯一的计划。他一心一意要实现这个计划，对任何其他的情感都毫无反应。爱情，悔恨，怜悯，在他心中，一切都变成了狂怒。甚至看见这具尸体，本来应该令他泪如雨下的，却再也叫他发不出悲叹，再也哭不出来。他用干涩、阴沉的目光注视着她，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狂怒和绝望的物件。在仆人的帮助下，他把尸体驮在驴身上，把她运回了家。到了家里，这个野蛮人毫不犹豫、手不发抖地大着胆子把这尸首切成了十二块。他的手坚定而准确，胆不颤心不惊地砍下去，剁了骨头又剁肉，把头和四肢分开，然后将这可怕的东西派人送到各个部族去。他本人也先于部族到了米

兹帕^注，撕破了自己的衣裳，以圣灰盖头，随着各部族来到，不断匍匐在地，高声呼喊，恳求以色列上主主持公道。

第三节

这时候你会看见，以色列的全体子民激动起来，集合起来，走出自己的住所，从各个部族奔往米兹帕，来到上主面前，就像一大群蜜蜂嗡嗡地集合在它们的蜂王周围。他们全体前来，从各个方向、各个地区来到，全体同心协力就像一个人一样，从丹到贝尔舍巴^注，从基利阿得到米兹帕。

利未人身着丧服出现，就少女被害接受长老问讯。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妻子进入属于便雅悯人的城市基贝亚，想在那里过夜。当地的人包围了我过夜的住宅，打算污辱我并杀死我。我不得不交出我的妻子以供他们享乐，她从他们手中出来就死了。我运回了她的尸体并将她剁成碎块，遍送你们各地。上主的子民，我已道出真相，请你们在上苍面前，做你们认为正确的事吧！”

顿时，在整个以色列发出一声呼喊，声音响亮，万众一心：“让少妇的血再落到杀死她的人的头上！上主万岁！我们决不回家，消灭基贝亚之前，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會回家！”利未人这时声音洪亮地高喊：“以色列惩治邪恶，为无辜者报仇，请上主保佑以色列吧！伯利恒姑娘，我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你死后的声名决不会失去荣耀！”说完这句话，他便倒地而死。人们对他的遗体进行了公祭。少

妇的四肢被集合在一起，与他放在同一墓穴中，整个以色列都为他们洒下热泪。

人们准备打仗。准备工作由庄严的誓言开始：任何人若粗心大意，不关心战争，将一律处死。然后统计所有手执武器的希伯来人数目，每百人抽十人，每千人抽百人，每万人抽千人，以整体子民的十分之一组成一支四万人的大军对基贝亚作战，另有同样数目的人负责给军队运送粮草。然后民众来到贝特尔上主的圣约柜前，说：“哪个部族统率其他部队对便雅悯的子孙作战？”上主回答：“呼唤复仇的是犹大的血脉，让犹大作你们的统帅吧！”

但在向他们的弟兄宣战之前，他们派了使者到便雅悯部族去。他们对便雅悯人说：“为什么在你们当中发生了这样的恶事？把那些干这件坏事的人交给我们，让我们处死他们，以便从以色列内部铲除邪恶。”

便雅悯凶恶的子孙们对于米兹帕的全体会议以及会议所作的决定不是不知道，从自己那方面已经作好了准备。他们以为只要自己勇猛，就可以不讲道理。他们本来应该满足前来使者的条件，却不但不这么做，反而从各个城市手持武器出来，奔到基贝亚来保卫这座城池。他们没有被对方人数众多吓住，决心独自与聚集起来的全体子民作战。便雅悯人大军有两万五千拿刀的，基贝亚的居民尚未计算在内。这些人中有七百精兵，能左右开弓，同样灵巧，所有的人都能用机弦抛石，毫厘不爽。

以色列军队集合起来并选出首领以后，来到基贝亚安营，指望轻取这一城池。但是便雅悯人井然有序出阵，向以色列军队攻击，破了以军阵角，疯狂追击以军，使以军处于恐惧与死亡的夹击之中。人们看到以军的精兵溃不成军，数以千计倒在便雅悯人剑下，拉玛的田野间布满了死尸，就像埃拉特沙漠布满了热风吹来的一片片蝗虫，一天之内这些蝗虫全被热风烤死一般。这次战斗中死了两万二千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的弟兄毫不松劲，比起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来，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人数众多。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同一个地方布阵，准备作战。

以色列的子民在冒险前去再次作战前，前一天上到贝特尔，在上主面前哀哭直到晚上，就战争的命运问题上主询问。上主对他们说：“去吧，打吧！你们的义务难道取决于发生的事情么？”

他们于是又向基贝亚进发。就在这时，便雅悯人从各个城门出击，比前一日打败他们更加疯狂地向他们扑来，拼命地追击他们。结果这一天以色列军中又有一万八千人战死。于是全体子民再次来到贝特尔，匍匐在地并在上主面前哀哭，禁食直到晚上，在上主面前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他们一面悲叹一面说：“亚伯拉罕的主，你的子民，有那么多都在你正义的怒火中得到幸免，这一次难道要因为想从自己内部铲除邪恶而灭绝么？”然后他们出现在约柜前，再次通过伊拉查尔之子菲内之口向上主求问。他们说：“我们应再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作战，还是与他们休战？”上主回答他们说：“进军吧！再不要相信自己人数众多，而是要相信上主，他想给谁勇气就给

谁勇气，想让谁泄气就让谁泄气。明天我必将便雅悯人交到你们手中。”

他们立刻在自己心中感受到这一诺言所产生的效果。冷静而有把握的勇猛代替了原来粗暴的急躁，这给他们照亮了道路，指引着他们。他们从容地准备战斗，再也不以狂怒之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明智而勇敢之人的身份出现，这些人善于不怀着狂怒而战胜，不心怀绝望而死去。他们将一些部队藏在基贝亚山坡上，以其余的人出阵，将便雅悯人引到远离城池的地方。这些便雅悯人仗着头几天打了胜仗，满怀虚假的信心，出得城来，不是为了战胜他们，而更多地是为了杀死他们。他们凶猛地追击以色列人军队。以军便步步退让，故意在他们面前撤退。他们一直追到两条大道交会的地方，一条通往基贝亚，一条通向贝特尔。他们大喊大叫，杀人杀得起劲。他们说：“他们像前几次那样在我们面前倒下了。”他们被虚假的胜利晃花了眼，看不到复仇的天使已经在他们的队伍中飞翔。他们是靠利剑杀人的军队。

这时藏在山坡后的队伍从埋伏的地方井然有序地走了出来，足有一万人。他们漫布在城市周围，向城市发起攻击，强行打开城门，将城中居民全部杀死，然后燃起大火，烟火升腾，向军队发出事先约好的信号。而拼命的便雅悯人那时还在为自己继续获胜而兴高采烈呢！

以色列的精兵远远望见信号，向敌人转过身来。便雅悯人看到以色列各营排列整齐，扩展开来，向自己扑过来，都大惊失色。他们开始丧失了勇气。再一转身，他们惊恐地看到了烟火冲天，这等于向他们宣告了基贝亚的大祸。这回该他们惊慌万状了。他们承认上主的双

臂击到了他们，于是向旷野落荒而逃。他们被包围，被追击，被杀死，被践踏，而进入各城池的各支队伍，将各城居民悉数杀死。

在这怒火中烧和大肆杀戮的日子里，人数为两万六千人的便雅悯部落，几乎全死在以色列的利剑之下。其中一万八千人从诺哈首先撤退一直到东方之地，五千人溃败朝旷野逃去，两千人在吉东附近被追上，其余的死在被焚烧的地方。那里的全体居民，男女老少直到牲畜全被杀死，无一幸免。结果是这一美丽的国度，从前那样生机勃勃，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现在被火与铁一扫而光，只剩下了可怕的孤寂，到处是灰烬和白骨。

这个不幸的部族最后只剩下六百人躲过了以色列的利剑。他们逃到了黎孟岩，在那里他们藏身四个月，为他们的弟兄所干的坏事而哭泣，为这坏事将他们置于如此悲惨的境地而哭泣，但已为时太晚。

但是获胜的各个部族，看到自己所流的血，感受到给自己造成的创伤。民众前来聚集在无所不能的上主面前，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然后，提高了嗓门放声大哭，先哭自己的失败，再哭自己的胜利。他们伤心地大叫道：“亚伯拉罕上主啊，你的诺言到哪里去了？你的子民怎么会碰上这种倒霉事，竟使以色列中一个部族绝了后？”可怜的人类啊！你们不知道什么对你们好，你们只希望发泄你们的狂热。可是，狂热让你们犯下过火的罪过，为此，你们总要受到惩罚。正是在实现你们那不合理的愿望时，上天让你们的愿望破灭。

第四节

以色列的子孙哀叹自己在怒火中烧时干下的坏事之后，寻求用什么补救的办法可以重建整个被肢解的雅各一族^注。他们很可怜躲在黎孟岩的六百个人，他们说：“他们是我们这一族中那几乎绝种的一个部族最后残留下来的人，十分宝贵。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个部族保留住呢？”他们早已以上主的名义起过誓，说：“我们之中任何人都不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为妻，不可将自己的血统与便雅悯人的血统混杂起来。”为了回避一个如此残忍的诺言，他们又考虑进行新的杀戮。他们将军队数了一个遍，为的是看看是否他们当中有哪个部族虽然有这个庄重的承诺但是没有来到上主的面前。果然这其中没有一个基利阿得雅贝士的居民。这一分支，与惩治罪行相比，把兄弟阡于墙造成流血看得更重，拒绝进行比恶行更残忍的复仇，却没有考虑到背信和逃避共同的事业比残酷杀戮更糟。可叹！死亡，野蛮的死亡是他们为不正当的怜悯所付的代价。从以色列军队中分出一万二千人，给他们下了下面这个可怕的命令：“去，把基利阿得雅贝士及其全体居民都消灭掉！将男女老少一律杀死，只留下处女。你们把这些处女带到营房里，以便将她们嫁给便雅悯的子孙。”就这样，为了补赎屠杀了那么多人造成的破坏，这些野蛮的子民又犯下更大的杀人罪。从其疯狂来说，他们与我们机械扔出去的燃烧的铁球十分相似。这些铁球第一次产生作用以后，落到地上，然后再次猛烈跳起，那出人意料的跳跃，将整排整排的士兵掀翻、杀死^注。

就在这可悲的屠杀过程中，以色列向躲在黎孟岩的六百便雅悯人派出了谈判讲和的人。这六百人回到了自己的弟兄身边。然而他们的

归来决不是欢乐的归来。他们个个神情沮丧，双眼低垂，满面羞惭与悔恨。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受到祝圣的部族之一只剩下这些可怜的人，十分懊丧，发出声声悲叹。对这个部族，雅各曾经说过：“便雅悯是一只吃人的狼。早晨他会把自己的猎获物撕碎；晚上，他会与他人分享战利品。”^①

派到基利阿得雅贝士的一万名士兵回来之后，人们清点了他们带回来的少女，只有四百人。把她们送给了四百个便雅悯人，就像是刚刚给他们捕获的猎物。对于这些羞涩的少年处女，这是怎样的婚礼啊！人们刚刚在她们眼前杀死了她们的兄弟、她们的父母，她们又从我自己近亲那还滴着鲜血的手中，接受了这亲情与爱情的锁链！这一性别，总是要么为奴隶，要么为暴君，不论男子压迫她们还是宠爱她们，只有让她们与男子平等，才能使她们幸福。

虽然采用了这一可怕的权宜之计，可还剩下二百个男子需要满足。以色列的民众，即使在怜悯之中也很残忍。对他们来说，自己弟兄的鲜血是那么不值钱，这些人可能又考虑为了他们再去制造新的寡妇了。这时，力波纳的一位老者与前辈们交流之后，对他们说：“以色列人，请你们听听你们一位弟兄的见解吧！你们的手什么时候能对屠杀无辜感到厌倦呢？你们看，现在正是在史罗举行上主庆节的日子^②。你们对便雅悯的子孙说：‘去吧，埋伏在葡萄园里！等到看见史罗的童女出来伴着笛声跳舞，你们就把她们团团围住，每个人各抢一个为妻。然后你们回到便雅悯地方去，跟她们在那里成家立业。’待少女的父兄出来向我们抱怨，我们就对他们说：‘看我们的情面和你

们自己的面子，可怜可怜他们吧！你们也是他们的弟兄。既然打了这场战争之后，我们未能给他们找到妻子，而且我们也不能违反誓言把我们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如果我们让他们断了子嗣死去，我们就有罪了。’ ”

便雅悯的子孙就照着人们对他们说的话那样做了。当少女们出了史罗城跳舞时，他们扑上去将她们团团围住。这些女孩很害怕，四处逃散。她们刚刚经历了纯真的快乐，紧接着来到的则是恐怖。每个人都高喊着，呼唤着自己的女伴，全力奔跑。葡萄枝蔓撕破了她们的面纱，地上撒满了她们的饰品。她们跑得满脸通红，更叫劫持者劲头十足。年轻的美人儿，你们往哪里跑啊？逃脱了追你们的人、压在你们身上的人，你们又掉进了搂抱你们的人的臂弯里。每个男子都抢到了自己的姑娘。当他们极力想让姑娘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的爱抚反倒比暴力更叫她们害怕。喧闹声越来越大，远处也听到了呼喊声，所有的民众都奔了过来。父母推开人群，想解救出自己的女儿。得到允许的抢亲者要保卫自己的猎物。最后，人们听到了长辈们的声音，民众对便雅悯人也动了怜悯之心，关心起他们来。

但是，那些为父的，对于侮辱他们女儿义愤填膺，一直高声叫骂。他们激愤地喊道：“怎么？就在上主的眼前以色列女孩要被人制服而且被当作奴隶对待？便雅悯人也要成为我们祖祖辈辈的仇敌？上主子民的自由在哪里？”民众开会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正义，有的主张怜悯，最后宣布恢复被抢的女子自由，由她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抢亲者不得不向这一判决让步，很不情愿地放了她们，极力用更

有力地打动她们年轻的心的办法来代替暴力。顿时，她们溜了出来，全都一起逃走。他们跟随着女孩，向她们伸出手臂，对她们喊道：“史罗姑娘，难道你们跟别人就会更幸福么？便雅悯的残部就不配打动你们的心么？”其中有数个女孩，已经暗中心有所属，能逃出抢劫者的手心，高兴得心花怒放。这其中就有阿克莎。温柔的阿克莎，看见自己的母亲奔过来，一跃扑进她的怀里，一面偷偷地望了艾勒玛辛一眼。她本已许配给了艾勒玛辛。艾勒玛辛正满怀痛苦和愤怒前来，要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将她解救出来。艾勒玛辛与她重逢，张开双臂，喊了一声，说不出话来。奔跑和激动让他喘不上气来。那个便雅悯人看出了这种激动的心情，看出了这一瞥。他猜出了一切，叹息一声，准备后撤。就在这时，他看见阿克莎的父亲来到了。

这就是给便雅悯人出主意的那位老者。他本来自己选中了艾勒玛辛作他的女婿。但是他很正直，没有事先警告他的女儿会遇到这个风险，既然他要让别人的女儿冒着这个风险。

他走到跟前，用手拉住阿克莎，对她说：“阿克莎，你深知我的心。我喜欢艾勒玛辛，他很可能是我老年的安慰。但是你的部族的前途和你父亲的声誉应该占上风。我的女儿，尽你的义务吧，把我从对弟兄们的不仁不义中拯救出来吧！因为干出来的这些事，都是我出的主意。”阿克莎低头不语，只是叹气。最后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与自己可尊敬的父亲的目光相遇。这目光道出的话语比他口说的还要多。于是她打定了主意。她那微弱而颤抖的声音在最后的告别中勉强道出

艾勒玛辛的名字。她不敢正眼望他，立刻转过身去，半死的模样，跌进那个便雅悯人的怀抱。

众人中发出一阵欢呼。艾勒玛辛走上前去，作了一个手势。他提高嗓门对她说：“噢，阿克莎，请你倾听我庄严的祝愿。既然我不能属于你，我也永远不会属于任何他人。天真无邪和爱情使我们的青春时代那样美丽多彩，记住这一切对我已经足够。刀剑从未从我头上挥舞过，酒从未沾湿过我的双唇，我的肉体和我的心一样纯洁。活着的上主的祭司啊，我献身于他，请接纳上主的拿撒勒人^注吧！”

顿时，好似突然开了窍一样，在阿克莎榜样的带动下，所有的少女都仿效她的牺牲，放弃了自己的初恋，投入跟随她们前来的便雅悯人的怀抱之中。看到这一动人的景象，民众中发出欢乐的呼喊。以法莲山的童贞女们，便雅悯部族将通过你们而得到新生。让我们父辈的神明得到保佑！在以色列还有美德。

* * *

卢梭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插图所作的指示：

下列四个主项^注与《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相关，因此应该穿最早的希伯来人的服装，而且呈现出巴勒斯坦的景色。

I

景色秀丽的山谷，有小溪穿过（人们依稀望见橄榄树、芦苇、石榴树），山谷中满是芦苇、石榴树和其他灌木。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利

未小伙子将一只下网刚刚捕到的斑鸠送给他心爱的姑娘。着了迷的姑娘抚摩斑鸠并将它抱在自己怀中。

一把古琴放在地上。绿荫中，山坡上，可见到橄榄树，景深处可见山峦。

II

利未人黎明时走出留他过夜的人的房屋，发现他心爱的女子匍匐在地，双臂伸向门槛。他发出一声哀叫。他呼唤她，凝望她，碰碰她：天哪，她已经死了！这一场景的地点是一条街，可依稀望见景深处有一个广场。

III

身穿丧服的利未人讲述他那悲惨的故事并强烈要求以色列的子民去复仇。子民聚集在米兹帕存放约柜和圣物的圣幕前，听到他的讲述，全体子民发出愤怒的呼喊。

2 《忏悔录》第十一章中关于《以法莲山的利未人》源起的叙述

我已经讲过我年轻时怎样失眠。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习惯，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看书，感觉到眼皮发重了，我就熄灭蜡烛，勉强眯盹一会儿，时间总是长不了。我晚上通常读《圣经》，我这样把它周而复始地读着，至少接连有五六遍了。那天晚上，我比平时睡意更少，就把读书的时间拖得很长，我把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作结的那一卷《圣经》整个读完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一卷就是《士师记》，因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读过这卷书。这卷史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正在朦胧中思考着，忽然被响声和灯光惊醒。戴莱丝掌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拉·罗什先生见我突然坐了起来，便对我说：“不要惊慌，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你写了一封信，还把孔蒂亲王的一封信带来了。”果然，在卢森堡夫人的信中，我看到这位亲王刚派快差送给她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用最严厉的方式对我起诉。“局势紧张到极点了，”他对她说，“怎么也挡不住了；朝廷交办，法院要办；早晨七点钟就要发出逮捕令，登时就要差人去逮捕他；人家总算答应我，如果他走了，也就不追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家抓住他的话，他就一定会被捕的。”拉·罗什传达元帅夫人的意思，催我起来去跟她商量。当时是凌晨两点，她刚刚睡下。“她在等你，”他又补充说，“见不到你就不肯入睡。”我赶紧穿上衣服就去了。（《忏悔录》第二部第十一章）

×××

从动身的第二天起，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在整个旅途中，除了无时无刻不予以提防的那些事情外，什么法院啊，蓬巴杜尔夫人啊，舒瓦瑟尔先生啊，格里姆啊，达朗贝尔啊，以及他们的阴谋和他们的同伙啊，连想都不去想了。然而代替这一切而涌上我心头的，是我动身前夕读的那一卷书。我也想起了格斯纳的《牧歌》——这是他的译者于贝尔前些时候寄赠给我的。这两个念头老是浮现在我的脑际，它们是那样清晰，那样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想尝试一下，把二者结合起来，用格斯纳的诗体，写“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这个题材。这种歌咏田园的纯朴风格似乎是颇不适于写这样一个惨烈的题材的，同时我眼前的处境也不能给我提供多少欢快的思想来把这个题材写得活泼些。然而我还是勉力为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供我在车中消遣，绝不抱成功的希望。可我刚一尝试，就惊讶地感觉到，我的思路是那么通畅，表达起来又那么得心应手。三天工夫就把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写成了，后来在莫蒂埃又完成了全作。我敢说，我一辈子从未写过任何东西比这篇诗有更动人的美德、更鲜艳的色彩、更朴素自然的描写、更准确的风俗习惯、更古色古香的质朴。而这一切，并没有受到那根本上是可憎的恐怖题材的影响。除了其他优点以外，我还有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即使不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永远是最喜爱的作品。我从来不能也永远不能重读这篇诗作而不感到一种无怨无艾的心灵的欢乐——这颗心绝不因自己遭遇的不幸而愤愤然，却反而能自宽自慰，从自身找到一种东西来予以补偿。请你把所有那些在著作中对他们并未经历的逆境显得那么豁达

大度的大哲学家都集合起来，把他们放在与我的处境相似的境况之中，让他们在感到自己的声誉受到了侮辱的最初一阵愤慨之中去写这样一部作品吧，那时你就会看到他们怎样处理这部作品了。（《忏悔录》第二部第十一章）

3 致卡尔·林奈函

先生，请接受您一个弟子的敬意，此人虽极其无知，却十分虔诚。他在备受迫害之中能保有平和的心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您的著作的思考。这种迫害越是隐蔽，越是用善意和友情的假面遮掩着魔鬼激起的最可怕的仇恨，就越是残酷。只有与大自然在一起，与您的著作在一起，我才在漫步田野中度过甜美的时光，我从您的著作《植物哲学》^①中所受到的教益，比从所有的道德著作中更为真切。现在我得知，您对我并不完全陌生，您甚至愿意将您的某几部著作馈赠于我。先生，请您确信，这些著作一定会是我心爱的读物，而因为得之于您，会使我更加愉快。我人虽老，童心未泯，搜集果实与籽仁聊以自娱。如果在您的这类珍藏中，有什么无用之物想扔掉，您又愿意用这些东西造就一个幸福之人，请您千万想着我。先生，我会满怀感激地接受这些东西。虽然这感激是我能给您的唯一回报，但是这感激所出自的内心不会使之愧对您。再见，先生，请您继续向人们打开和阐释大自然这本书。至于我个人，能在植物界的书页中跟随着您解读出其中的几句话，我就很心满意足了。我读您的书，我研究您的著作，我对您的著作进行思考，我衷心地尊敬您、爱戴您。

让—雅克·卢梭
1771年9月21日于巴黎

4 B.布思比告读者^注

《对话I》出版人告读者^注

本作品于1776年4月由其作者交付于我，我将满足其附带条件视为我的神圣义务。

作者在其生存的时代所受到的对待，肯定会对他那样敏感的心灵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有一阵子曾经以为这里可能就是审视这种影响的场合了^注。但是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取得若干进展之后，我事先未曾料到的一个想法，迫使我放弃了这一工作。因为如果我那样做，我将不得不引用一些事实，进到一些细节中去。我看出来，那样我就无法避免在其中摆出卫道的姿态。而卫道士的角色，与卢梭先生使我对他产生的尊敬之情相比，是太低下了，我是一分钟都不愿担当这种角色的。加之，作品已经千锤百炼，可以不加任何评论。富有同情心、道德高尚的人，“理想世界的居民”，顿时就会辨认出他们的乡亲来，因为他“当地话说得那么好”。一颗美好而伟大的心灵，沦落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他大概看到整个地球都联合起来让他不得安宁，毁坏他的声誉。他们会为这颗心灵的忧伤流下泪水，他们会开始为他报仇雪恨。这复仇现在已经在整个后代的蔑视和憎恶中等待着那些迫害他的懦夫们。

对于那些由于本书作者赫赫有名可能会叫他们想在这些书页中找乐子的人，我要事先告知他们，他们在这里既找不到任何可以迎合他

们趣味的事，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满足他们好奇心的东西。冷静的哲学家可能愿意从中看到对人类思想史有益的一个有趣片断。

如果有一支笔能够描绘最朴实最高尚的品行、同情人类一切不幸的仁慈之心、随时准备为真理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勇气特别是对最高尚美德的持久不断的追求（可能太高尚了，我们的弱点无法达到，但这种追求使感受到它的人一直保持在远远高于普普通通心灵状态之上的状态之中）的话，那么，就请这支笔写出让—雅克·卢梭的生平吧^②！

这是与众学者发生争执的一位学者么？不是。这是一部歌剧、两部遭到“嘘”声的喜剧的作者。这是一位好人瞎起劲对一些品德高尚的人进行口无遮拦的谴责么？我们痛心、汗颜地承认，这是一个至今还带着其糜烂生活留下的可悲印记的人，而且他装扮成流浪艺人，从村庄到村庄，从这山到那山，拖着一个不幸的女人。他已经弄死了她的母亲，又把她的孩子放在一家收容所的门口示人，既拒绝一个有慈悲之心的人希望对他们进行的照顾，又抛弃了一切天然的情感，就像他抛弃了荣誉感和对宗教的情感一样。

对这段文字，卢梭先生用下列方式作了应答：

这篇文章似乎要求我作出申明。我愿意很简要地申明如下：文章作者所说的性病，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从来没有任何这种病沾过我的身。我为之受罪的病，与这个毫无关系：正如现在仍在世的在我童年时给我诊治过的人所知道的那样，我这个病是一生下来就有的。

马伦先生、莫朗先生、季埃里先生、达朗先生以及科姆教士都知道我有这种病。如果这里面有一点点生活糜烂的印记，我请他们来戳穿我，叫我为自己的做人座右铭感到羞耻。在我病痛时照顾我、在我痛苦时安慰我的那个明智而普遍受到敬重的女人，只是由于她分担了一个非常不幸的男子的命运才遭到不幸。她的母亲虽然年迈，现在仍充满活力，身体健康。我从来没有也从未让人将任何孩子放在任何收容所的门口或任何其他地方。一个人如果有人们所说的慈悲心肠，也一定会有保守这份秘密的慈悲心肠的。而且每个人都会感觉到，我从未在日内瓦生活过，而对我那么大的敌意，是从日内瓦散布出来的，人们不应该期待着从日内瓦得到有关我的言行的信息。对这段文字，我将不再做任何补充，除了还有一句话，那就是：除了杀人，我宁愿干了其作者谴责我干的那些事，也不愿意写这么一段文字.....

另一段文字在《塞内克传》之类的书中，这本传记是卢梭死后在巴黎印刷出版的。在这本书中，匿名作者（狄德罗）怀着与他的学派相称的激情，借口维护一个已经死了一千五百年的人的声誉，竟胆大包天地无情地给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声誉抹黑。这位作家谈及一个叫苏伊利乌斯(Suilius)的人，他将这个人称为“天生的告密者”。然后他加了一个注解如下：

由于并非无前例的莫名其妙的原因，偶然有一部作品，书中一些正派人受到一个狡猾的恶棍无情的诽谤。这个恶棍为了赋予他那些不公正、苛刻的指责有点像真的模样，自己也给自己涂上一些可恶的色彩。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请你们提早自问一下：一个甚至自己都承认

干得出千百种坏事来的无耻之徒，是不是个值得人相信的保证人？进行这种诽谤，他是否会花很大的力气？再多干一件坏事还是少干一件坏事，对于他那五十多年来一直隐藏在最最厚重的虚伪的假面之下暗中干卑鄙无耻勾当的一辈子，还能增加什么？把他那些无耻的文字扔得远远的吧！当心你受到恶毒雄辩的诱惑，受到狂热吹捧他的人幼稚而无知的赞美的影响，最后成了他的同谋。一个毫不犹豫地丑化自己老朋友的恶人，请你们憎恶他！对别人向他倾诉的秘密或是他生前获悉的秘密，要在自己的坟墓上揭示出来的懦夫，请你们憎恶他！就我自己而言，我发誓，我的双眼永远不会被阅读他的作品而弄脏！我申明，与他的赞扬相比，我更喜欢他的斥骂……（《评塞内克传》）

上述两段文字，写作时间前后相差十六年。这十六年间充满了诸如此类的辱骂。读到这两段文字，谁能不为其倒霉的攻击对象感到庆幸呢？庆幸他终于找到了唯一的避难所，在那里他可以免受嫉妒、怒气、狂热和毒箭的攻击。

5 致德·圣日耳曼先生^①函

我们这些可怜的盲人！

上天啊，请你揭去骗子们的假面

迫使他们那残忍的心

暴露在人们的目光之前吧！^②

正直的圣日耳曼^③，你现在何方？什么时候我能拥抱你并且在你的勇气之火上将我的勇气重新点燃？我需要这种勇气去忍受我命运的坎坷。对于一个最有爱心的人来说，当他看到自己的同类以憎恶来回报他们对他们温存的爱恋，是多么残酷、多么令人心碎啊！而且对此种疯癫，你既无法得知其原因，也因此无法治疗它！怎么回事？恶人不共戴天的敌意居然能够如此这般地叫整个一个民族、整整一代人头脑大翻个、良心变样？把白说成黑，把他们应该爱的事物变成丑恶不堪，让他们将不公正当作公正，将背信弃义当成心灵高尚？啊，让判断力、情感、理性如此屈从于这种敌意，而且为此抛弃一切使我们成为人的东西，这也未免太仗势欺人了！

我对德·舒瓦瑟尔先生有什么错？只有一个错，而且是大错特错，那就是得以敬佩他。我在隐居中，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的内阁：他的家族协约^④让我对他的才具产生好感。他也曾显得对我颇有好感。这种好意又使我对他产生好感。我对他的秉性、爱好、口味、性情一无

所知。在我这么多年以来被打入的暗无天日的冷宫里，我长时间地对这一切都毫无所知。我只是根据我之所知进行判断，我对他进行过称颂。可是他与我的称颂太不相称，无法与我的称颂——对上号，结果他自认为受到了侮辱。他对我的仇恨以及我身上的一切霉运皆由此而来。他用惩治我的过错的方法，狠狠地教训了我。如果他现在因为我还他公道而惩治我，他肯定不会过于严厉，因为确实我做得很好。

为了更好地过足他的报复瘾，他既不叫我死（一死，我的一切不幸也就结束了），也不将我监禁起来（如果将我监禁起来，至少我能得到安静）。他估计，对于一颗高傲而且热爱荣誉的心灵来说，最重的酷刑就是蔑视和羞辱，而且对我来说，绝对没有比被人仇视这种折磨更糟糕的了。他的计划就是指向这双重的目标。他极力将我装扮成吓人的魔鬼：他秘密地策划了对我进行诽谤、诬蔑的勾当；他叫我受到他的喽啰全方位的包围，他叫这些人将我拖进泥潭，他使我成为民众奇谈怪论的对象和流氓无赖的玩偶。为了更进一步用公众的仇视将我压得抬不起头来，他精心地叫这种仇视通过他派来将我包围的那些诡计多端的家伙们带讽刺嘲弄意味的甜言蜜语表现出来。最最精细的地方，是他做得似乎尊重和关心到处都追随着我，以便待我对各种侮辱实在无法忍受而发出一些抱怨时，我反倒显得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因为对自己不满而去抱怨别人的不知足的人。

为了孤立我，叫我失去一切支持，手段很简单。一切都向权势让步，几乎一切都向阴谋退让：他们知道谁是我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友人做了工作，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扛得住。通过邮局，他们把我所能进

行的所有通信都曝了光。他们不时地将一些寻找职位的、乞求主意的小人物派到（现在还在派）我身边来，为的是通过他们了解到是否还有人（包括现在）对我怀有慈悲心肠；如果有，则立即想方设法将这个人从我身边轰走。对这一诡计，我太熟悉了，我也极充分地感觉到了这个计谋的成效，以至于如果我不知道德·圣日耳曼先生这样有英明远见，如果我对他的明智和坚定不这样了解，我可能也会对这位先生担忧了。在如此众多的加以警戒的目标中，我的文件也不曾被忽略。本来我将所有的文件都托付在友人或我认为是友人的手中，但是现在所有的文件全任凭我的仇敌支配了。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用一些承诺将我本人约束住了。本来我以为用这些承诺可以买得我的平静，结果是枉然，这些承诺反倒只用来捆住我的手脚将我送给他们想给我准备的命运。他们只给我留下了苍天和我的清白为我辩护。对苍天，他们才不在乎。我的清白，他们无法夺走。

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其余的一切也就自然而然而且没有任何困难了。负责处置我的人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将我包围的那些心怀叵测而又戒备十足的一群群奸细们知道自己要怎么做，好去拍马屁。如果有好事，他们则闭口不言或者处心积虑颠倒是非；如果有坏事，他们则会夸大其词；如果没有坏事，他们会编造出来。他们可以随意让我把什么都背起来。他们不担心看见我在这里揭穿他们的谣言。每个人都想参加这个盛大节日而且献出最美丽的花束。一旦说好了我是个邪恶的人，那就比赛着来，看谁能给我找到的罪行最多。能编出一个来的，也能编出一百个来。你会看到，很快我就会为了我自己小小的快乐到处去强奸、纵火、投毒、杀人了，全然不顾窥视着我、监视着我

的一大群人，也根本不考虑我头上的天花板长着眼睛，我四周的墙壁长着耳朵，我迈的每一步都有人数着，我的手指头动一下都有人记录。而且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也没有一个人慈悲心大发，愿意为公共安全效力，阻止我继续干这一切可怖的事情，他们只满足于安安静静地记录我干的这一切可怖的事情，我也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安安静静地干这些事！在心怀叵测中，仇恨变得多么盲目而又愚蠢啊！可是，没关系，只要事关将恶行（罪行）强加于我，我向你保证，善良的德·舒瓦瑟尔先生对于是否有证据是会十分通融的。而且在我死后，所有这些蠢话都会变成一件件无可辩驳的事实，因为甲先生和乙先生，甲女士和乙女士，所有最最正直的人都已经证实了这一切。何况我也不会再活过来以对此作出申辩了。

一切都再一次变得易如反掌，而且从今以后人们想把我说成怎么坏就能说成怎么坏。如果我安安静静地待着，那就是我在预谋犯罪，可能是所有罪行中最恶劣的罪行：道出真相；如果为了让我自己分分神，解解闷，不去想我那些倒霉的事，我研究研究花草以自娱，那就是为了在其中寻找毒物。我的天哪！待将来哪一天知道了我的天性是怎样的那些人得知人们曾经把让—雅克说成是一个投毒犯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问，他那个时代曾存在过何种生物，他们会无法相信这么干的家伙也是人。

人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使人认为其他的恶行也令人相信的第一桩恶行是什么？这正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这正是令人惊异的谜。必须将这第一步解释清楚，而这第一步在我看来只是个无法探测的深

渊。德·圣日耳曼先生，从你本人对我的认识中，你找得到构成一个恶棍的原材料么？一年多以来^①，我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将近六十年来我就是什么样。我从来只有过高尚的品味，温柔而多情：可以说我自己提升了自己。我经过精选，投身于最好的学习，我只培养可爱的才能。我一直喜欢隐居，喜欢平静而孤寂的生活。我的青年时代和成年时代在我所有朋友的钟爱中度过，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十分欢迎我。我那时安安静静，十分幸福，对自己的命运很满足。只有一次与一个怪僻的人^②起过争执，而这唯一的一次争执完全转到对我的名声有利的一面。可惜的是，已经过了成年之后，我最终任凭自己受到诱惑，向公众公布了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只具有我认为对我的同类十分有益的准则性质，或者是对艺术进步有益的一些新想法。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卑劣可怕之人。怎么回事？我一无所知。而那些其丝毫不外露的龌龊灵魂里潜伏着犯罪的可怜虫又是谁？难道是一些专心致志写书、写小说、写音乐和歌剧这种安安静静的营生的著作人、文人么？那些可怜虫们，他们有坦荡、信任他人、很容易向人倾诉衷肠的心胸么？而像我这样心如水晶一般透明、每时每刻都把心中的每一个感受挂在脸上、流露于目光之中的人，诸如此类的秘密在我心中又能在哪里隐藏片刻呢？我孤身一人，身处异乡，无党无派，在隐居中一心投入诸如此类的兴趣爱好之中，干坏事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能有什么办法，又达到什么目的呢？什么！当爱情、理智、美德在我的笔下以其最优美、最强有力的色彩出现之时，当我沉醉在以前从未进入人灵魂之中的最美妙的情感之中之时，当我被迷人的、几乎天使般的尤物所环绕，在苍穹中飞翔之时，正是在这时，而且是首次，我那肮脏而凶残的灵魂策划着、琢磨着、犯下了可怕的暴行？人们现在把这些暴行记

到我的头上，只不过是剥夺我自我辩护的手段，而干下这一切，无动机，无理由，无对象，除了能满足最最穷凶极恶的残暴欲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好处！而且他们还可以……如果此种矛盾百出，此种骇人听闻，此种荒谬绝伦偶尔真能在哪一个人的心中找到信赖，对，我敢毫不担忧地说，就应该把这个人掐死！

倾向于犯罪的激情与其不幸的后果相似。我的这种激情在哪里？我从未体验过带仇恨性质的激情。忌妒、恶意、报复从来不曾进入我的心中。我是火性子，容易冒火，有时发怒，但是我从不狡诈，也不记恨，而且当我不再喜欢谁了，很快就能看出来。我恨想伤害我的敌手，但是，一旦我不再怕他了，我立刻就不再恨他。格里姆是我的第一个敌手，隐匿得最深，最起劲，最不共戴天，是他给我招来了所有其他的敌手，是他剥夺了我给他介绍的我所有的朋友。让狄德罗，尤其是格里姆，说说他为什么恨我。难道是因为我对他做了什么坏事么？不是，是因为他对我做的坏事，因为常常是被冒犯的人原谅了别人，而冒犯者却永远不原谅。要我说出我对他犯下的过错么？我知道的有两桩：第一桩，我以前过分喜欢他了；第二桩，“他的心被不是对他的赞美撕碎了”^①。如果他和狄德罗还有什么别的不满，让他们说出来好了！有人会说，他们发现了我是一个恶魔。啊，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一直确定无疑的是：这个恶魔从未伤害过他们。

德·布弗莱伯爵夫人恨我，而且是作为女人恨我。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的不满是什么呢？她的不满如下：

第一，我在《新爱洛伊丝》中说过：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个王公贵族的情妇更值得尊重^①。我写这一段的时候，既没有想到她，也没有想到任何一位具体的女子。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位德·布弗莱伯爵夫人，更不知道她会受到这一笔的冒犯。我只是很久以后才与她相识。

第二，德·布弗莱夫人曾经以她的方式就一部散文悲剧征求我的意见，也就是说她向我讨要赞美之辞。我给了她我认为她应该得到的赞美。但是我提醒她，她那个剧本与一个英国剧本十分相似，我也向她指出了那个英国剧本的剧名。结果我遭到了吉尔·布拉斯在讲道的大主教面前遭到的命运^②。

第三，德·布弗莱夫人那时和蔼可亲而且尚青春年少。她对我的友好表示使我受宠若惊，感动我的程度可能超过了应有的程度。她觉察到了这一点。此后不久，我得知了她跟何人有恋情。可当时我在冲昏头脑之中，还不知晓此事。我认为让—雅克·卢梭与一位宗室亲王竞争不合适，于是打了退堂鼓。先生，我不知道你对这一罪过作何感想。我一生的所有不幸均来自过分的小心谨慎，而我却一直是很不谨慎的人，这岂不是怪事！

德·卢森堡元帅夫人恨我。她是对的。我对她干了一些蠢事，虽然在我心中这些蠢事完全是无害的，不是故意为之的。但是，女人永远不会原谅这种蠢事，虽然别人不曾有冒犯她的用心。不过我无法相信她本质上是居心不良的，我也无法忘记我在她和德·卢森堡先生身边度过的幸福时日。在我所有的敌手中，她是唯一我认为可以回心转意的

人，但不是在我生前。我热切地希望她能比我活得长久，确信我死后她会怀念我，也许会为我洒下热泪。

在这个短短的名单上，请你加上德·舒瓦瑟尔先生。我已经谈过他的事情，可惜他一个人就顶一千个；请你加上特龙香医生。对他，除了跟他一样在日内瓦住过，而且也得到了和他一样大的名气以外，我没有做过别的错事，虽然我挣的钱没有他多。最后再加上德·霍尔巴赫男爵。对他的盛情我抵制了很久，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太富有。对于他的坚请，我对他道出了这个理由作为答复。很不幸，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个理由实在是太正确不过了。我发表了最初的几部著作而且这些作品产生了轰动之后，他对我便产生了那么大的仇恨，以致后来在他家中，他毫无理由地那么闻所未闻地粗暴待我，我还以为是受格里姆的唆使。狄德罗和国王侍从德·马尔让希先生亲眼看到了这场争执。自那以后，马尔让希先生常常对我说，他非常佩服我的耐心和克制。

先生，这些细节都完全准确真实。你在这里能在可怜的让—雅克身上找到什么居心不良么？这些人便是我所有的私敌。所有其他的仇敌只不过因妒忌而结怨，如达朗贝尔，其实我与他少有瓜葛；或者凭道听途说，如公众；或是因为一般说来懦夫喜欢用把有权有势者压迫的人欺负到家的方式向有权有势者讨好。对这些，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本性好记仇、好妒忌、居心不良的人是不大伪装自己的。他们的言谈话语，他们的文字很快就会透露出他们的秉性。他们总是干涉别

人的事情。讽刺、刻薄的话语到处穿插在他们的言谈和作品之中。隐语、恶毒的影射会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我的著作拿在所有人的手中，你也了解我的风格。先生，请你自己作出评断，看看我肚子里是否有坏水吧！

赌博，我无法忍受赌博。我一辈子确实只赌过一次，在威尼斯的“梭堡”。我赢了很多钱，觉得很没意思，后来再也不赌了。下棋，什么也不赌的，是唯一叫我开心的游戏。我不怕成为一个波威尔莱^①。

野心，贪婪，吝啬。我太疏懒，我太讨厌拘束，我太热爱我的独立自由，不会有这些要求一个人必须勤勤恳恳、警觉十足、会阿谀奉承、头脑灵活、会搞阴谋诡计的爱好的爱好，这都是世界上与我的性情最格格不入的事情。有人在妇女的化妆室里或者大人物的候见室经常见过我么？而幸运之门正是在这些地方。我拒绝过很多职位，而且从未寻求过什么职位。我是出于疏懒才特别看重自己的所有，担心一旦没有钱了还要辛辛苦苦地去找钱。但我认为，我一辈子都没有过当时衣食无忧而觊觎超过此限的事。我以前过的是正正当当的富裕生活，而自己的晚年眼看就要食不果腹。我对此已作好思想准备，并不十分忧愁。我这一辈子由于漫不经心、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没有拉住或抓住，让多少东西溜走了啊！就说一件事吧！一位王室金库收入的收取官，我与他关系密切已经很久。他让我掌管他的现金收入，我接受了。过了半个月，局促不安，受限制，受约束，尤其是对那些该死的现金的担心，搞得我病倒了。最终我离开了他的现金，当了一个每页

六个苏的乐谱抄写人。我向德·弗朗格依先生宣布我的决定时，他还以为我是发烧说胡话呢！他来看我，跟我谈话，鼓励我，但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他又等了一段时间，没有用。后来他看到我决心已下，十分坚决，终于对他的现金作了安排，给我找了一个接班人。在我看来，仅仅这一件事便足以证明我没有贪财的毛病。我还可以举出比这个证据更新近、更有力的证据。再说，富有对我又有有什么用呢？我厌恶奢华，我喜欢隐居，我只喜欢简朴，我无法忍受有仆人在我身边。如果我有十万利弗尔的年金，我既不希望比现在穿得更好，也不希望住得更好，吃得更好。我希望富有只为了做善事，而人们是不会通过犯罪去极力满足这种爱好的。

女人！……噢，这是大头文章！因为奸污了贞洁的维尔吉埃^注的家伙肯定对女人来说是个可怕的人。干了这个活之后，赫拉克勒斯^注最困难的工作，他干起来也不费多少力气了。如果是十五年以前，听到指责我干下了诸如此类的卑劣勾当，人们一定会惊讶万分的。但事到如今，德·舒瓦瑟尔先生和德·布弗莱夫人想干什么，你就叫他们干好了！他们已经充分操纵实现了另外的一些变化，我现在看见他们正在停下手来，因为再也无法编造出什么了。我怀疑有哪个男子的青年时代比我更清白、更纯洁。我年过三十还仅仅有过唯一的一次爱恋^注，对她仅仅有过一次不忠^注，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的余生重复了一次这种放纵^注，而没有走得更远。我一点都不是拿我这点残留的明智来炫耀，其实这更应归之于我的腼腆，而且我承认由于腼腆我错过了许多我觊觎的桃花运。如果我尝试了去干那些风流韵事，这些好运说

不定还不至于使我堕入同样的罪过。照维尔吉埃的说法，是她的魅力迫使我犯下的罪过。

为了满足更甚于感官需求的心灵需求，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正直而忠诚的伴侣。经过二十五年的考验和敬重，她成了我的妻子。如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生活糜烂，那我倒要以此为荣，至少她不是在公共场所混生活的。这个我珍爱的女子，她的榜样，她的拮据，她的名声，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理由，使我把我的孩子托付给了为此而开办的机构，而且阻止了我亲自去履行天性中最神圣的首要的义务。在这件事情上，我不但不原谅自己，我是自我谴责的。当理智对我说，在我的处境中我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我并不比我那痛苦呻吟而且否认这种理智的内心更相信这一点。对我的行为，我丝毫没有向我的朋友保密，我不希望在他们眼中我显得比实际上更好。那些残忍的人对此是怎样地加以利用了啊！他们用了多么巧妙的手法将其暴露于最最丑恶的天日之下啊！他们怎样因为我很可怜而开心地将我描绘成不近人情、反常的父亲啊！他们是怎样试图从我的性情深处找出一个缺陷，而这缺陷正是我的不幸造成的啊！似乎犯罪不是人之所为，甚至是正派人之所为！诚然，我的作为很严重，是不可原谅的。但这也是唯一的一桩，而且我为此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除了这一点，除了只对我自己有害的毛病之外，我可以向所有人的目光展示我内心世界的全部秘密中无可指责的一生。啊！让这些对别人的过失如此严厉的人躬身自省一下吧！如果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感觉到，到了一切都毫无例外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那一天，他自己会花很小的代价了结一切，那就让他为此庆幸吧！

对于因他们父亲的过错本身而十分可怜的我的子女们，上苍予以了垂青。天哪！如果它们要分担我的命运，它们的命运会是怎样啊？在我的灾难中，它们会怎么样呢？现在的情况是：它们将成为工人或农民，它们将在默默无闻中过平静的日子。我怎么就不曾有过这同样的幸福呢？我至少要感谢上天只让我一个人一辈子饱受苦难，而保护了它们免遭此厄运。我宁愿它们不知道我而靠自己双手的劳动过活，也不愿看见我的仇敌那奸诈、背信弃义的慷慨使它们堕落、将它们养大。我的这些仇敌可能会教它们仇恨并背叛它们的父亲。我百倍地宁愿当这个犯了过错并为这过错而痛悔的倒霉的父亲，也不愿当那个怀着最阴险的快乐纠正这个过失、扩大这个过失、夸大这个过失、加重这个过失的恶人，也不愿当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此人背叛了朋友对他的信任，而且为了对朋友进行诽谤，将朋友对他推心置腹道出的秘密到处传播。

有些过错，不论多么巨大，并不能由此推断出与其相矛盾的过错来。放荡的人很少处于犯此类过错的境地，就像在码头上忙于给船只装货的人，很快他们就再也看不见这些船只了，他们是不大考虑怎么叫这些船只保险平稳的。我的情感固定，防止了我胡来乱来，所以我总是反复重申，我的生活作风是很规矩的。我甚至不怀疑，我青年时代的生活作风有助于后来在我的作品中散发出那种强有力的热情。毫无感受的人把这种热情当成是技巧，但是技巧是无法假造出热情的，而放荡使之变得贫乏的血液也无法提供热情。那些卑鄙小人竟敢指责我在我根本没去过的地方得了我自己更不清楚的毛病。为了对他们作出应答，我想只举出《新爱洛伊丝》就够了。人是在荒淫放荡中学过

这么说话的么？把放荡之徒叫来，想叫多少个叫多少个，而且个个要多聪明有多聪明！我敢打赌，他们所有的人之中没有谁能写出一页来，可与这部小说中比比皆是的那些火热的信件中哪一封相媲美！不会，绝不会！对品德高尚的心灵，有一份奖赏，那就是使这心灵充满活力。爱情与放荡无法同行。必须二者择一。将二者混为一谈的人只体验过后者，而且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形来品评我的情形。但是，他们错了。爱慕女性和占有女人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他们做了一件，而我做的是另一件。有几次我体验过他们的快乐，但是他们从未体验过我的快乐。

我设想的爱，我得以感受到的爱，一想到爱恋对象的完美幻影就燃烧起来，而这种幻觉本身又将爱推向对美德的热切追求，因为这种想法总是进入一个完美无缺的女子的想法之中的。如果有时爱能将我们推向犯罪，那原因就在选错了人，这个错误使我们误入歧途；或者就在妒忌的冲动之中。但是，我从未处于这两种状态中的任何一种当中，而且这两种状态是瞬间性质的，根本不会将一颗高尚的心灵变成丑恶的灵魂。如果爱使我犯下了一桩罪行，那确实应该为此惩罚我和告发我，但这不会叫正直的人对我产生憎恶。

我看也就这些了，除非有人还想加上喜欢孤独，因为这种爱好似乎是狄德罗认为我是一个恶棍的第一个标志。其实在我去退隐庐生活之时，他与格里姆的密谋已经开始了。此后不久他发表了《私生子》，在里面插了下面这个警句：“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我满怀柔情地给他写信，抱怨说他在这段话里没有放上一点点委婉。他很生

硬地给我回了信，而且没有作任何解释^①。在我看来，虽然这个警句中有点什么东西耳朵听起来很响亮，但我从中只感到某种荒谬。说“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是那样错误。事实正好与此相反：一个善于独居的人不可能是恶人，一个恶人也不可能愿意独居。因为，如果这样，他向谁去使坏？他又跟谁一起搞阴谋？所以，这个警句本身至少要求有一个说明。在我看来，从一个著作人的角度来说，对这个警句就更需要有一个说明，因为当他这样对读者说话的时候，他正好有一个朋友六个月以来正处于独居状态。至少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警句，他不仅应该把这位朋友，而且应该把那么多受人尊敬的哲人贤士当作一个可敬、正确的例外。各朝各代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在隐居中寻找平静和安宁。作为一个作家，居然有史以来第一次大笔一挥毫无顾忌、不加区别地将他们全都变成了恶棍！所以拒绝作出说明，是既令人吃惊又有背道义的。但是狄德罗有他的看法，不为不讲道理而感到为难，只要能远远地准备下面对我的打击就行。

我要作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可能显得比较轻率，但是在我看来，对于判断一位作者的内心真实状态是最可靠不过的。人们从我在巴黎写的作品中感觉到一个被这座大城市的喧嚣搞得心烦意乱、被持续不断搬演其恶习弄得脾气暴躁的人的恶劣情绪^②。自我隐居到退隐庐以来，我写的作品则散发出只能在小树林中才能找到的内心柔情、灵魂温馨的气息，这证明了隐居和乡间对我产生的效果。对于任何一个能感受到隐居和乡间的魅力、能和我一样心甘情愿地在这里生活的人，它总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文笔刚劲有力的杨^③写道：“对于一个以为独处便是孤独的人，对道德的雄健思考，天才的高贵奔放，一颗多情

善感的心那火热的冲动，全都失去了！这个可怜的人注定要永远也感受不到这些了！上帝和理智！多么广阔无垠的社会！他们之间的交谈是多么崇高！他们之间的结合是多么充满柔情！”请看，杨先生与狄德罗先生的见解有些不同，更无须加上维吉尔^注的见解了。对我来说，我对效仿了恶棍笛卡尔的榜样引以为荣，他曾心怀叵测地到北荷兰的孤独之中去研究哲学。

我刚才差不多作了一个准确的回顾，至今我尚未从中看到有任何东西能赋予我邪恶的倾向。那么，还剩下什么了呢？喜欢荣誉。怎么！这一高尚的情感将心灵提升到崇高的思考境界，使心灵高耸入云，也可以说将心灵扩展到整个后代。这种高尚的情感难道会叫他去干坏事吗？他会为了给自己赢得荣誉走上为非作歹的道路？唉！谁不知道，没有什么能像罪恶那样使人心灵堕落，叫人痛心疾首，压抑人的灵魂了，从腐朽堕落的内心世界中产生不了任何伟大而崇高的东西。不可能！不可能！请你寻找一下以卑鄙的激情为动机的卑鄙行为吧！有人可以是一个有背道义的人却能写出一本好书。但是天才的美妙喷涌永远不会为一个坏蛋的心灵增添光彩。如果我本来可以敬重的某个人，他的怀疑能够达到贬低我的心灵这种程度的话，那么，作为答复，我将给他拿出《论不平等》^注，对他说：“看看，脸红去吧！”^注

你会给我举出厄洛斯特拉特^注的例子。对此，我的答复如下：厄洛斯特拉特的故事本来就是杜撰。但是让我们假设它是真的好了！厄洛斯特拉特没有天才没有才能，有一阵异想天开想要出名，实际上他

根本没戏。他走上了他的心和他那狭窄的眼界能叫他想出来的唯一捷径。但是，请你算一算：如果他感到自己有能力写《爱弥儿》，他就根本不会烧毁以弗所神庙。不，先生，人们可以通过美德获得的奖赏，绝不会渴望通过犯罪去得到它。正是这一点使得针对我的所谓欺诈之说变得更加可笑。我为什么需要荣誉和名气呢？我早已经有了完全赢得的荣誉和名气了呀！而且不是通过阴险狡诈和卑鄙无耻的行为，而是通过很讲道德的很正直的手段，通过杰出的才能，通过有益的书籍，通过令人尊敬的品行，通过尽我所能得以做过的全部善事得到的。这荣誉和名气是美好的，是无瑕的。从今以后，如果不是用坚持不懈继续我这令人尊敬的生涯（我已经看到这生涯相当接近其终点了），我还能为它添加什么呢？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早已达到了这个目标，我只要休息和享受就行了。难道能够设想，我本人发自内心高高兴兴地要通过作恶去竭力抹去我的荣誉的光辉，毁掉我的荣誉，让我已经合理合法赢得的无法估量的奖赏从我手里失落，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狂怒之中将它扔掉吗？怎么？睿智而勇敢的圣日耳曼要故意地重返战场，为的是在那里通过可耻的懦弱行为去践踏他已经在其下面白了头的桂冠么？难道人们不知道，在这世界上好名声是对美德最最高尚、最最甜美的报偿么？人们难道希望一个很有尊严地为自己赢得了美好声誉的人要去故意地将它浸在罪行里以便将它玷污么？不，不会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恐怕只有没有声誉的人才无法体会到这种不可能性。

但是，我有比著作更好的东西，有四十年的荣誉和正直的品格已经完全赢得的良好声誉，这么晚了，我却毫无顾忌地用恶行去玷污

它。到底这些恶行是什么呢？噢，这可是深奥的秘密，永远不应该叫我知道，只有在我死后才能公开宣布，虽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已经搞得只除了我一个人之外所有的人均已知晓。这期间，为了迫使我喝下这丑行的苦酒，他们精心地叫这些事暗中在我的周围不断地传来传去，叫它一滴一滴滴下来，一点一点地流到我的头上，以便叫它把我浇湿，把我淹没，令我窒息而死，却又从来不叫一丝光亮让我看见这事，让我分辨出来这里面包藏着什么。他们还要隔断我与他人的交往，哪怕是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一切对我来说都将是秘密、神秘和谎言，他们要叫我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却又不要显出来是把我从上流社会中赶出来了。他们要在我的周围修起一座无法穿透的黑暗大厦，他们要把我活活地葬进棺材里。在法国，人们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借口，也无权这样对待一个自由人、一个根本不是国王子民的外国人的。虽然这个人不需要向任何人交待自己的言行，但在这里他仍然继续一如既往地那样尊敬国王、遵守法律、尊重法官和国家。如果他有罪，叫人们控告他、审判他、惩处他好了！如果他无罪，那就让他自由吧！不是表面上自由，而是真正自由！先生，这样才公正。超过此线的一切，不论用什么托词来包装，都是背信弃义、欺骗、不公正。

不，表面上我根本不会被控告，不会被逮捕，不会受审判，不会受到惩处。但是他们要极力叫我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比死亡还要糟糕一百倍，而表面上又显不出来。他们要找人监视我，我每迈一步都有人跟随。他们将剥夺我了解任何事情的能力，不论是与我有关系的，还是与我无关的。最无关紧要的公开的消息，甚至报章杂志，都要禁止我阅读。他们将只允许我的信件和包裹在那些背弃我的人之间传

播。他们要切断我与任何他人的通讯联系。对我的每一个问题都适用的答复，将总是“不知道”。我一到哪里，所有聚在那里的人将立刻不言不语。妇女再没有舌头了，理发匠也将守口如瓶、安静无语。我将像生活在全都是哑巴的民众中一样生活在话最多的民族当中。如果我要旅行，他们会提前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我想去的任何地方都能把我掌握在手中。他们会禁止我与旅客、车夫、小酒馆老板说话。在乡村客栈中，我将几乎找不到一个什么人可以和我一起进餐，几乎找不到一个不是与人隔绝的住处。总而言之，他们会在我的沿途精心散布对我的极大憎恶，以致我每走一步，每看到一个物件，都要心碎。但这并不妨碍我受到桑丘一般的对待，到处得到含有讽刺嘲弄意味的鞠躬，还带着同样多的恭维、尊敬和赞赏。老虎马上要将你撕成碎片时，似乎就以这种彬彬有礼的姿态向你微笑的。

先生，如果可能的话，请你设想一下有没有比这更侮辱人、更残忍、更野蛮的待遇，而且请你设想一下，在整个一个国家之内，令人难以置信、协调一致地这样对待一个倒霉鬼使他处于怎样完全孤立无援的地位。这就是舒瓦瑟尔先生对待细节的高等才能，这就是要害人的时候他所使用的精心设计。然而如果事关一项慈善事业、热心助人的事业、正义的事业，他在其心腹、亲信中能找到同样的忠诚么？我很怀疑。他本人是否会有同样的积极性？我怀疑更甚。

我极力寻找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允许背着当事人对他进行控告、审判、诬蔑，但是枉然。不想听当事人申述，不容他答辩，甚至不容他讲话。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我愿意设想一切可能的证据。正当大晌午

之时，全城市的人都看见了一个人在公共广场上杀害了另一个人。即使如此，在审判被告时，人们也不会阻止他进行申辩，更不能没有对他进行审问就对他进行判决。在调查时，人们向被告隐瞒揭发他的人，这我承认。但至少人们告诉他他成了被告，至少人们不会没有听他讲话就给他判罪，至少人们不禁止他讲话。一个告密者告发了，但是他证明不了。他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无法证明。因为，他怎么证明呢？通过一些证人么？但是被告可以用一些拒绝的办法来对付这些证人，而法官不知晓这些办法。通过手迹么？但是被告可以叫人从中发现作假的痕迹，而别人辨识不出来这些。一个不露面的告密者一贯是一个懦夫：如果他采取一些措施以便让被告不能对指控进行申辩，甚至让被告无法知晓他成了被告，他就是一个骗子。如果他同时还对被告有友好的表示，那他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而一个背信弃义的人提出的证据永远不足以证明，或者只能针对他自己进行反证明，而且任何一个成了背信弃义者的家伙很可能还是一个骗子。啊，伟大的上帝啊！如果容许背着老百姓对他们起诉，然后到他们家将他们抓走，然后立刻将他们带到刑场上去，借口证据是那么明显无须听取他们本人说话了，那老百姓的命运该如何呢！

先生，我请求你特别注意，考虑到我那时享有的无可指摘的并有我的为人和我的著作相支撑的声誉，这第一次的指责肯定会显得多么不同寻常。肯定地说，那些第一次来告知国民领袖说我是个恶棍的人一定叫他们惊讶万分，而且为了证明这样的指控大概什么都不缺，为的是让这指控被人接受。但是至少缺一个小小的情景，那就是听取被指控的人讲话。他们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开他，而他受到了审判。各位

先生！各位先生！即使一般来说允许不听取被告的申述而对他进行判决，至少也有一些人恐怕是有资格被排除在外的。而在我看来，让一雅克·卢梭似乎可以指望被列入这种人的行列之中。

他们会说，“没有对你进行判决呀！”那你们是干什么了，无耻的东西！你们一面装作饶了我个人，一面剥夺了我的荣誉，使我蒙受耻辱；你们给我留下活命，却对我的一生加以诽谤诬蔑，使我的一生变得可憎可恶。你们对待我要比你们把我弄死残酷一千倍！而你们就把这叫作没有对我进行判决。骗子！你们的野蛮暴行只差一层宽宏大量的釉彩了！

人们从来不曾见过如此为自己的背信弃义而骄傲的人。他们小心翼翼地躲在自己的黑窝里，为自己的卑劣行为而自鸣得意，他们害怕我仗义执言而对我的仗义执言进行辱骂。为了扼住我的脖子不叫我呼喊，他们先是给我套上一个口衔。如果人们看见他们那厚道的泰然自若的样子，恐怕会把他们当成是倒霉的堂·卡尔洛斯的刽子手。堂·卡尔洛斯宣称，由于他们将他绞死要费力气，他还要感激他们^①。

先生，说老实话，我越是对这一奇异的行为进行思考，越是觉得卑劣、不公正和诡计交织其中，正是这一点使得此种行为不可想象。使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切显得是整个国家都同意这么干，不仅仅我那些所谓的朋友，而且还有一些确实值得尊敬的正直人士似乎都首肯，就连德·圣日耳曼先生本人在在我看来也尚未显得相当义愤^②。不过，即使我是有罪的，即使我确实完全是他们谴责我的那个样子，只要他们还没有证实我犯罪，对我的这种做法就仍是不公正的、错误

的、无法原谅的。对于自感清白的我来说，我应该觉得这是什么行为呢？

让我们一直保持公道吧！我丝毫不相信舒瓦瑟尔先生是这一骗局的始作俑者。但我也丝毫不怀疑，他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场骗局，正因为如此他才采取了那么多的措施以阻止我得知此事。否则，就凭着这一切透露出来的他对我的那种深仇大恨，他是永远都不会拒绝享受证实我有罪并叫我狼狈不堪的快乐的，哪怕这么一弄，他又剥夺了自己看见我更长时间遭受痛苦折磨的快乐。

我的洞察力天生迟钝，但是由于在黑暗中经常磨炼已变得尖锐。虽然这种洞察力使我相当准确地猜测到人们极力向我隐瞒的很多事情，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阴险的秘密仍然被一层无法穿透的遮羞布包裹着。对一些偶尔抓住的迹象进行综合、加以比较之后，通过偶然间又想起的早已忘记的往事回忆，我推定格里姆和狄德罗是这整个阴谋的始作俑者。十八年以前，我已经看见他们开始一些诡计，当时我丝毫不解。但是我肯定看出来那些诡计掩盖着某种秘密。我当时并未为此而感到不安，因为那时我衷心地喜欢他们，我指望着他们也同样喜欢我。这些阴谋诡计达到了什么目的呢？这又是一个同样猜不透的谜。我最合情合理地所能推测的一切，就是他们编造了几篇糟糕透顶的作品，将那归之于我。然而，人们就凭他们嘴上一说就会相信他们，这不大自然。他们必须早已积累了一些逼真相似的东西才行，更不能忘了模仿文风和笔迹。说到文风，一个很高超地掌握了写作技巧的人将另一个人的文风一直模仿到某种程度是很容易的事，即使另一

个人的文风很有特点。布瓦洛模仿瓦蒂尔和巴尔扎克的文笔达到了自己都认不出来的程度就是这样的，而模仿我的文风对于狄德罗来说可能尤其容易，因为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特别研究过他的措辞。在我最初的几部著作中，他甚至放进去数个他写的片断，与其余的文字一点都不显得对照鲜明，至少从文风上人们区别不出来。尤其在我最初的著作中，我的措辞像他的措辞一样有些跳跃式，且好使用格言警句，他的表达方式和我的表达方式在我们的同时代人当中是最相像的两个，这是肯定的。何况，能够对文风的相异或相同发表意见的鉴定者是那么少，具有这种能力的那些人他们自己也会那么容易搞错，以致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可以高兴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而无须担心被人证明犯了错误。

笔迹是更难造假的。在一部长时间写成的著作中，我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推测他们更喜欢用一些信件。信件没有那种难度，却能实现同一目标。至于说到担负这一仿造任务的作家，找到这么一个人对狄德罗来说，要比对所有其他人更为容易，因为他在《百科全书》中负责艺术部分，他与各种类型的艺术家有很密切的关系。此外，当强权插手时，很多困难都变成坦途了。例如事关决定一种笔迹是仿造还是不是仿造的时候，我认为，找到一些随时准备要表示讨舒瓦瑟尔先生喜欢的意见的专家，恐怕是没有很多困难的。

如果不是这事，就是伪证人的事，此外我就想象不出任何事情了。我甚至有些更倾向于这后一种见解，因为，肯定地，那个老实厚道的台沃南^①，不论人们说他什么，都不是毫无理由地被布置在那里

的。对这个乡巴佬的杜撰和对将他布置在那里的人信任他的那种巧妙的方式^⑨，除了想事先测试一下我会怎样面对一个伪证人的对质以外，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其他目的。

我的敌手们本来以为已经使我彻底地失去了声誉。待他们看到我在蒙莫朗西城堡里和孔蒂亲王于家中待得好好的，真是气疯了。他们通过达朗贝尔让他们的阴谋诡计实施起来，利用我说过的那些暗中梭镖，通过圣殿骑士团，把他们的阴谋伸展到了卢森堡公馆。很容易想象得出，舒瓦瑟尔先生为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怎样与神圣联盟合伙而且自封为领袖。这就使得很可能是格里姆提供了计划的地下活动方式从此得到了不可避免的成功。这一阴谋也可能是以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策划出来的，但是这种方式是我看到的种种迹象与之最贴切的方式。在开始从民众方面进行任何尝试之前，必须事先将我远远支开。否则，阴谋每时每刻都有被发现的危险，阴谋的策划者都有被搞得狼狈不堪的危险。《爱弥儿》给他们这样做提供了机会。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以使用一个威吓性的逮捕令^⑩来吓唬我，他们希望待我已决定逃走之后逮捕令才来。但是，他们看到，虽然伴随着这个逮捕令的威胁他们搞出了很大的动静，我依然岿然不动，不想开溜，他们于是大胆想出了一个对我的情感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办法。德·布弗莱夫人以其雄辩让我看到，如果我受到审讯，那就会不可避免地要么连累德·卢森堡夫人，要么我要撒谎，二者必居其一，而后者是我下定决心不会干的事。这个理由我无法抗拒，因此我最后还是走了。只在我下了决心而他们也得以知晓此事之后，他们才发出了逮捕令。似乎从这时开始，德·布弗莱夫人与休谟先生之间便已安排好了处置我的计划。

德·布弗莱夫人不遗余力地要把我打发到英国去。我顶住了，想去瑞士。这不是反卢联盟的打算，他们通过自己的阴谋诡计，终于好不容易将我赶出瑞士，更热切地煽动我去英国。我在这方面进行了新的抵抗。我马上要动身去柏林找元帅勋爵去。联盟看出了我即将逃出他们手心的时机。如果人们没有在斯特拉斯堡给我下那么多圈套，以致我终于落入其中，任凭别人将我交给休谟而且与他一起动身去了英国的话，他们的阴谋可能马上就要灰飞烟灭了。他们早已在英国等着我。从这一刻起，他们将我死死抓住，我再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了。

我多么怀念法国啊！我怀着怎样的热情、怎样的坚韧克服了人们为对付我的归来精心设置的所有障碍甚至所有的危险啊！而这一切的结果是回到这个那么热切向往的国度来遭受这样的对待！这又使我怀念起英国来了。我在英国度过了十六个月的时光，联盟倒一点没浪费这段时间。我一回到法国，便发现法国和欧洲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我的偏见和我的愚蠢真是太厉害了，我对大卫·休谟及其同伙的阴谋诡计惊讶莫名，在伦敦时还挖空心思寻找我在特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原因何在呢！自从我不再待在英国了我才醒悟过来，而且我要还英国人以公道，虽然他们拒绝给我公道。如果他们确实如人们所推测的那样，那他们就会说：“我们不要仿效法国人的轻率吧！对于人们那么精心地向被控告的人加以隐瞒的指控证据，我们还是多加提防吧！对于一个人那么虚伪地加以奉承又怀着那么大的敌意叫他背负那么多罪名的人，没有听到他本人的申述，我们还是避免作出评断吧！”

总而言之，带着那么多的计谋和神秘制定出来的这个阴谋，现在正在实施之中。我说什么呢？这个阴谋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成了这个国度蔑视、嘲笑、憎恶的对象。而十年以前，我享有这同一个国度的尊敬和善意，我甚至敢说，还有重视。这个巨大的变化，虽说发生在一个出身平民的人身上，也将是舒瓦瑟尔内阁最伟大的作品，是他最放在心上的作品，是他为之献出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作品。它将用一个有损人类名誉的事例证明，恶人为作恶而结成的同盟是多么厉害！而善良的人结成的同盟，即使存在，也那么松懈，那么软弱，而且总是那么容易破裂。

为了完成这项高尚的事业，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一个伟大王国的全部权势，一个专搞阴谋诡计的大臣的全部才具，其亲信、心腹的全部狡猾，其密探的全部警觉，著作人的笔，诽谤者的舌头，我诸位朋友们的诱惑，我众多敌手的鼓动，恶意研究我的生平以便玷污它，恶意研究我的话语以便毒化它，恶意研究我的著作以便篡改它，对有权有势的人来说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歪曲一切的伎俩，在各个阶层里将我搞臭、在各个国家对我进行诽谤的伎俩，全都用上了。如果我能在这一里仅仅摆出那些我知道的事实，所有这些事情细节恐怕也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向我放出各种各样的密探、冒险家、文人、神父、军人、马屁精。他们派了一些密使到不同的国家去，为的是在那里将我描绘成他们给这些人画出的模样。我在萨瓦地区有一个能为我的青年时代作见证的人，一个我尊敬的朋友，我还挺指望他的^①。结果我发现他与舒瓦瑟尔先生有书信来往。我在巴黎有一个老乡，一位朋友，一位非常善良的人^②。他们将他关进了巴士底狱。我不知道为

什么，也就是说，以什么为借口。他在狱中已经待了很长时间，这倒给他赢得了光荣。他们会发现他并没有他们原来想象中的那么听话。我希望他们不会令他不厌其烦，十六个月以后，他会和进巴士底狱时一样正直地出狱。我也强烈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出版商居伊身上。他们同样将他投进了巴士底狱，监禁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了。他们说，在我前一位朋友的文件中，找到了我为在日内瓦建立纯粹民主所写的计划，而我不论在日内瓦，还是在其他各地，一直是谴责纯粹民主的。他们说，在我朋友那里还找到一些信件，我通过那些信件挑起日内瓦的争执、不和。事实上我不仅一直谴责日内瓦的争执、不和，而且我还不遗余力地促使各派代表达成和平。他们硬将这些强加于你，任意说谎，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凭空道出的谎言总会产生其效果的，尤其是当这个谎言来自某内阁办公室又是针对着我的时候。

我与巴黎出版商居伊只有过那么少的关系，想得一点都不漏的舒瓦瑟尔先生居然想到了他。他会不会忘了我的荷兰出版商^注？我不知道。但是在他执意要题献给我的一本书中（虽然我在书中受到粗暴对待，而且他不愿意事先告诉我那本书的献词），我觉得那卷首题词的表达方式那么莫名其妙，那么不自然，从中恐怕很难猜测不到有什么隐瞒起来的目的与那个大阴谋的某一根线相联。

最后，为了从各方面歪曲我的形象，处处都注意到了，甚至到了人们想象不出来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很注意叫与我相像的我的各种肖像消失，而大张旗鼓地传播另一张。在这张肖像上，我显得很凶恶的样子，面容则是独眼巨人的模样。人们将这张肖像与大卫·休谟^注的肖

像配成对放在一起。休谟确实长着独眼巨人的脑袋，可是肖像上他却
被赋予迷人的表情。他们也怀着同样的忠实，像画我们的面孔一样来
描绘我们的心灵。一言以蔽之，实施这个关乎我的计划所涵盖的细节
详情数不胜数，令人想象不到！啊！如果至今我尚不知晓的全部详
情，我全知道了；如果只是推测、臆测的那些事，我看得更清楚了；
如果十年以来针对我的所有事情，我能一览无余，该多好！虽然我的
心不会那么痛，却可以给我一点自豪感啊！如果舒瓦瑟尔先生把他用
在解恨上一半的时间、才具、金钱和精力放在好好管理国家上，他可
能就是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大臣了！

除了这一切，请你再加上远征科西嘉吧！这次极不公道、可笑的
远征触犯全部正义、全部人道、全部政治、全部理性。远征成功使这
次远征更加可耻，因为未能用铁血征服这个背运的民族，不得不用黄
金来征服他们了。对这一毫无用处而代价高昂的征服，法兰西当然可
以说皮洛斯^①对自己获胜说的那句话：“又一次胜了！”而实际上我
们败了。可叹啊！欧洲再不会向舒瓦瑟尔先生提供另一个供他毁灭的
初生民族了！除了那个声名卓著而又品德高尚的首领^②以外，再也不
会向他提供另一个伟大人物供他抹黑了！

由于过分听任自己敌意的摆布，最精明的人就这样自我暴露了。
舒瓦瑟尔先生很清楚地知道用什么最残忍的创伤能撕碎我的心，没有
免了我这一击。但是他未曾希望这一野蛮的报复怎样使他真面目大暴
露，而且可能泄露了他的阴谋。我还真不信，他能用会叫一个有良知
的人满意的任何理由、任何借口来遮掩这一远征！人们有一天会知

道，在整个欧洲还只把这个民族视为一伙叛民和强盗的时候，是我首先看出了那是一个可以循规蹈矩的自由的民族；我看到了从这个新生的民族中胜利正在萌芽。他们选择了我去浇灌这象征胜利的棕榈，而这一选择造成了他们的不幸和我的不幸。他们最初的数次战斗是胜利了的，人们看征服不了他们，才不得不收买他们。至于说到与我有关的结论，我希望，虽然舒瓦瑟尔先生搞了各种各样的假象，但是人们会在哪一天推想出来，只有一个令人尊敬的人才会招致他如此疯狂的憎恨。

先生，就是这些让我怀着比似乎我的困难境地显示不出来的勇气更大的勇气下定了决心。你看见了我处于怎样的困境之中。就在这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了我从来都想不出来的可怕的事情。对这些事，甚至不容许一个正直的人有思想准备。我感到自己被恶毒的阴谋所包围，真是被吓坏了。我赋予了骗子太多的能量，我也把阴谋对未来所产生的效果延伸得太远了。我看到，我百年以后，我的名字将被它蒙上永久的耻辱，而不是我心中感觉到的应该得到光荣和荣誉。想到这一残酷的景象，我痛苦、愤怒得浑身颤抖。那时这些想法对我是全新的。如今，我已经有了习惯于这些想法、反复衡量这些想法、将它们加以比较的时间，已经有了通过我的理性将人们不公正的做法抛进时间与真相的垃圾堆的时间，我再也不担心劣质混杂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了。硫和铅一定会化为灰烬离去，待我的敌手死去我也死去再也不会使其变质之时，纯金早晚会留存下来。在数量如此众多的阴谋诡计中，连至少某一项都不会最终被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不可能的。而有一项也就足以断定其他了。善良的人讨厌恶人，对恶人避而远之，但

是他们不会针对恶人搞密谋。一旦从恶人鼓动的盲目仇恨中醒悟过来，哪一天我的同类不会从我的作品中再次认出一个凭良心说话的人来，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谴责、可怜我犯下那些错误的同时，却又不赞扬我的良好用心、不祝愿我身后有个好名声、不为我的种种不幸所打动，也是不可能的。惧怕永背耻辱使我寝食难安，但只要想到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还我以安宁了。这就是：我考虑到压迫我的人为了继此之后再去将现在的一代引入歧途，他们走上了什么道路，但是这条路肯定不会将后代引入歧途了，对这一代人他们不会再有现在他们滥用的优势。

到那时，人们会说：“他的敌手像龌龊的乌鸦一样盯在他的死尸上。他活着的时候，怎么没有一个人敢面对面对他发起攻击呢？他们将他当背信弃义的人对待。可他们钻进地道里在他的脚下挖坑，他却走在阳光下，他就不信，谴责他犯过罪的人敢于正视他的目光！怎么！难道正义和真理要这样在黑暗中爬行么？正直和品德高尚的人变成了骗子和背信弃义之徒，而罪犯大喊大叫呼唤控告他的人前来？”如果这样的思考能叫他们怀着少一些片面性重新进行同样的审视，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了。

对于大地上的未来放下了心之后，我向往着不公正的事情不会侵入其中的安息时日。等待着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我有义务，如果可能的话，深挖这一卑鄙龌龊的阴谋。在这人世上我要做的事，就剩这一件，别无其他了。所以，为此我要在我这微薄的能力之内不遗余力。我知道，在必须以我的性命去付出代价、必须将骗子驳得哑口无

言时，我那胆怯、怕羞、腼腆的天性既不会给我以冷静，也不会给我以机智，也不会给我以良好的记忆力。我甚至承认，我眼看自己降低身份去扮演这种不称职的角色，而我天生又那么不适合干这个，这都叫我产生自己克制不住的全身颤抖和心里发紧。如果是在更幸运的时刻，我可能不会如此强烈地为这种情绪所控制。如果在十年以前，将一件恶行强加在我的头上，可能就是令我一笑置之，如此而已。但是，自从这些狠心的人这样歪曲我的形象，甚至不给我留下任何自我辩护的办法，我在人们心中看到的一切带侮辱性的怀疑都叫我深深陷入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心乱如麻之中。由于犯罪而心肠越来越狠的恶棍们脸皮很厚，但无辜的人看见自己被泼了一身污水则会脸红而且痛哭。高贵而骄傲的心灵怎么想让自己心肠变硬并进行回击也是枉然，腼腆的气质无法重新塑造。在我一生中的各种境况中，我的天性总是将我死死地控制起来，不论是不得不在一个小圈子里讲话也好，还是在被一位爱冷嘲热讽的女人所激怒的面对面对话之中也好，或是在与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对质中被人说成卑鄙、堕落也好，我总是一样的局促不安，心慌意乱，而我感到存在于自己内心深处的勇气，拒绝在我的举止中表露出来。我既不会讲话，也不会回话，我从来只是在事后才会想起当时要说的话或者应该使用的词语。乌尔班·格朗济埃与我处境相同时还很自信，而且言语表达自如，而我缺乏这些。他也死了。我本来指望，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的命运会更好一些。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那么想也是不对的。让我还是不惜一切代价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过吧！让我最后得悉我的罪行是什么吧！让他们把证实我的罪行的证人和证据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吧！这些驳不倒的证据，虽然由那么可疑的手秘密制造出来，却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一丝的怀疑，甚至

没有一个活人想到，恐怕还是知道一下对此是否我完全无话可说才好。最后，请他们肯于，我不说叫我承认，就是当着我的面对我提出指控就行^①，这样我就会死而无憾了。

那么，这人世间还剩下什么能叫我喜欢活着呢？我已经年迈，身体不适，没有朋友，没有靠山，没有安慰，没有经济来源，眼看着贫困已准备好来折磨我。即使人们给我留下挣面包吃的自由，吃着这口面包时，我又享受到什么呢？不就是天天看见虚伪、记仇、心怀恶意的一些人，天天看见一些假面具么！天天看见背信弃义之徒么！在远离你的地方，就没有一张人的面孔么？再也不能在一位朋友的怀抱中尽情倾诉了么？再也没有长期习惯使之甜美无比的那种温柔感受了么？啊！用这种代价换来的生命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如果这生命的结束只会是我的痛苦的结束，我会很希望走出这生命。那将是永久幸福的开始，我感到自己天生就是要享受这永久幸福的，而且我在这大地上曾徒劳地寻找它。让我向往这幸福的时代吧！谁能让我进入这个时代，我一定会爱他！我是人，我犯下了过失。我犯下了很大的过错，我也确实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罪恶从未接近过我的心。我感到自己正直、善良、品德高尚，与这人世间的人一样。这正是我满怀希望、内心平静的原因。虽然我似乎已完全被上苍所遗忘，但我从未因此而感到绝望。既然上苍对人世间善良的人忽视到这种程度，但愿他对这些人的酬报会很美好吧！不过，我承认，看见他睡觉睡了这么久，有时我真的很沮丧。但这样的时刻很罕见，不怎么持久，丝毫不会改变我的心态。我希望死亡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悲伤时刻来到。即使它在这样的时刻到来，对我也就是安慰少一点而已，并不会更可怕。

那时我会自忖，我将什么都不是了，或者我将舒服了。对我来说，这总比现在的这种生活好。

对于不幸的人来说，死亡是甜蜜温馨的。痛苦总是难受的。从这儿来说，我留在世上是任恶人摆布。不过，归根结底，他们又能将我怎样？他们不会比肾绞痛给我的痛苦使我更痛苦，而我在这方面已经尝试过我有多大的力量了。如果我的痛苦很长，它们将锻炼我的心灵使之耐心、沉稳、坚毅；它们会使我配受为美德所付出的代价。最终死亡肯定会到来。我死去的那一天，迫害我的人尽管不情愿，也算是给我帮了忙。不论是谁，处于这种处境中，对他来说，人已经不再怎么可怕。所以，舒瓦瑟尔先生可以用他所有的权势玩他剩下的招数。只要他们不改变事物的性质就行，只要他们不从我的胸膛中摘走让一雅克·卢梭的心而在里面放上一个不正直的、不道德的人的心就行。我对他们作了最坏的打算。

先生，我活够了。我再也看不出有任何东西，哪怕在可能性的范围内，还能在人世间给我真正快乐的一刻。如果人们让我在人世间选择我希望在这里干什么，我会回答说：死。从前让我的心感到快慰的一切事情中，对我来说，任何事情都再也不能存在了。那个如此姗姗来迟的时刻到来之前，如果我还剩下一段时光，我应该叫它为我死后的名声增光。我希望尽量使我生命的尽头为这生命的进程增加光彩而且与其进程相符合。直到现在我忍受了不幸。我还要善于忍受监禁、痛苦、死亡。这不是最困难的事，最困难的是，在人们可以叫我感受到这些的每一点上，在恶人之中忍受嘲讽、蔑视、侮辱，这倒成了他

们美德的普普通通的特权。我希望有一天，人们会从我善于忍受的一切中判断出我是怎样的人。你为了叫我心思转向别处而对我说过的一切，虽然充满见识，充满真理，充满雄辩，却只会燃烧起我的勇气。这是在你身边很自然会感受到的一种效果。你都未能使我动摇，我不担心别人会使我动摇。不，为真理而受苦，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伟大、更美好了。我羡慕殉道者的光荣。虽然我在总的方面没有与他们同样的信仰，但我有同样的无辜和同样的热诚，我的心自感到配受同样的奖赏。先生，永别了，我看到自己已处于远离你的前夕，并非不怀有真正的惋惜之情。与你告别之前，我至少期望品尝一下向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心中倾诉我的衷肠的温馨之情。从一切表象来看，这恐怕是我今后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得到的一种荣幸了。

让—雅克·卢梭
1770年2月26日于蒙甘

在我致德·圣日耳曼先生的信函中忘了加的注释：

我记得我年轻时曾经在一部喜剧中用过下面这个诗句：

对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必须用对他背信弃义的办法来惩罚他^①。

这诗句出现在一个未公开发表亦未加以修改的剧本中，在创作匆忙中信笔写来。不仅是在一个十分值得原谅的情况下，而且说的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背叛，这诗句丝毫不能证明其作者也与他使之说出这句话的一个妒火中烧的女子想法一样，这诗句对任何人也不具备权威

性。如果允许背叛叛徒，那也只是对与叛徒相似的人而言，而恶人的武器永远不曾玷污一个正直之人的双手。正像不容许向一个说谎的人说谎一样，更不容许对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背信弃义。没有这一点，全部道德就会被颠覆、破坏，而美德也只会成为一句空话。因为很可惜，不义之人的数目在人世间最大，如果允许自己对他们采用这些人自己的处世格言，自己岂不常常成了不义之人，而且很快就会走到这一步，假设我们需要跟坏蛋打交道，以此允许自己当不义之人。

6 卢梭生平年表

1712年 让—雅克·卢梭生于日内瓦一个新教家庭。“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忏悔录》第一部）

1719年 让—雅克与他的父亲一起阅读最初接触的小说。此后，他对普鲁塔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1722年 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与一个上尉发生了一场纠纷，因此离开日内瓦，在尼翁定居，并于1726年在那里再婚。让—雅克被送到包塞，寄宿在朗拜尔西埃牧师家里。他在那里度过两年幸福时光。

1724—1725年 回到日内瓦，先在一个法院书记官事务所里，后在一个镂刻师铺子里当学徒。他在这两处皆不很开心。

1728年 3月14日离开日内瓦，21日（圣枝主日的那个星期日）在安讷西到华伦夫人家中拜谒。她打发他到都灵去以便他发誓弃绝新教。他于4月23日受洗。他成了德·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的仆从。他在那里偷了一条丝带而且诬陷说是厨娘玛丽永偷的。

1729年 回到安讷西，在华伦夫人家安身。在遣使会神学院度过两个月的时光（8月至10月）。

1730年 卢梭冒充巴黎音乐教师在讷沙泰勒教别人音乐。

1731年 他在巴黎小住三个月，为一位瑞士上校的侄子做事。然后回到尚贝里华伦夫人处。在“妈妈”身边开始了很长时期的幸福，是这位“妈妈”使他初尝爱情滋味。

1735—1736年 最初几次在尚贝里附近的沙尔麦特小住。

1737年 卢梭患病并以为自己有生命危险，长途旅行到蒙彼利埃去找菲茨医生看病。旅中发生与德·拉尔纳热夫人的风流韵事。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妈妈”身边的位置已为温赞里德所占据。

1739年 单独住在沙尔麦特，读书，自学。

1740—1741年 他成了里昂司法长官德·马布利先生儿子的家庭教师，写出《德·圣马里先生的教育计划》，在此文中，他批判了当时的教育方法。

1742年 回到沙尔麦特继续学习和进行研究。他研究出一套新的记录乐谱体系，提交给巴黎科学院。他以《论现代音乐》为题，发表了这个新的记谱体系并开始创作一部歌剧（《风流诗神》）。结识狄德罗。

1743—1744年 接受了驻威尼斯大使馆秘书的职位。他对意大利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745年 回到巴黎，开始与戴莱丝·拉瓦瑟同居。戴莱丝是个洗涤和缝补女工，后来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全都送进了育婴堂。他的《风

流诗神》上演了，又修改了伏尔泰和拉摩的一部歌剧《拉米尔的庆祝会》。

1746—1747年 在舍农索城堡小住，卢梭在那里担任杜宾夫人的秘书。

1749年 达朗贝尔请求卢梭帮助起草《百科全书》中关于音乐的辞条。狄德罗在发表了《论盲人书简》后被关在凡塞纳监狱。让-雅克去看望他。在路上，他看到了第戎学院提出的征文题目（《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突然来了灵感”，这个灵感向他揭示出“社会制度的一切矛盾”。他从中提炼出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和对文明进步的悖论的看法，将这些全部写进他的第一篇论文。

1750年 《论科学与艺术》获得第戎学院奖并成功发表。

1751年 让-雅克“自省”开始：他放弃了秘书的职位，成为乐谱抄写人。

1752年 他的歌剧《乡村卜师》在国王面前上演，又在法兰西剧场（现在的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他写的剧本《那喀索斯》。他写了《论法兰西音乐书简》，第二年引起轩然大波。

1754年 偕戴莱丝去日内瓦旅行。卢梭被重新接纳加入新教教会，并恢复其日内瓦公民身份。

1755年 卢梭请人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再次掀起轩然大波。伏尔泰致卢梭的信中说道：“先生，我收到了你那本反人类的新书，向你致谢……”

1756年 卢梭与戴莱丝在蒙莫朗西的退隐庐安下身来。这是德·埃皮奈夫人（她称卢梭为“我的狗熊”）借给他的住所。就里斯本地震，他给伏尔泰发出了《论天意书简》。在散步过程中他虚拟出《新爱洛伊丝》的人物，写出了其中最初的几封信函。

1757年 与狄德罗和德·埃皮奈夫人第一次发生龃龉，临时重归于好，然后绝交；卢梭离开退隐庐来到蒙莫朗西的路易山花园。这期间，他经历了对圣朗贝尔的情妇索菲·德·乌德托的无望恋情。

1758年 以《致达朗贝尔函论戏剧书简》对《百科全书》中“日内瓦”辞条（由达朗贝尔撰写）作出回应。完成《新爱洛伊丝》。

1759年 卢梭在卢森堡元帅府第安顿下来，并在此创作了《爱弥儿》第五部。

1760年 完成《爱弥儿》，致力于写作其政治理论巨著《社会契约论》。

1761年 《新爱洛伊丝》在巴黎获极大成功。卢梭让马尔泽尔布看自己的《语言起源论》。最初的胡思乱想：他想象《爱弥儿》的手稿落到了耶稣会教士的手中，这些人想篡改《爱弥儿》。

1762年 继这次胡思乱想大发作之后，是“极度的沮丧”，这种情绪促使他给马尔泽尔布写了四封自传性质的长信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经过许多艰难曲折，《社会契约论》于5月出版，然后是《爱弥儿论教育》。附在这部作品中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引起教会当局的狂怒，因此《爱弥儿》被巴黎法院所禁。在日内瓦，上述两部书被烧毁，当局发出命令要对作者进行人身逮捕。卢梭逃至瑞士，又被伯尔尼邦驱逐，后来在讷沙泰勒邦（属于普鲁士大公国）的莫蒂埃村找到隐身之处。同年他创作了一部“抒情独幕剧”《皮格马利翁》。华伦夫人在尚贝里逝世。

1763年 卢梭的仇人以出版物的形式（如日内瓦检察长特龙香的《乡间来信》）开始发起一系列的进攻，迫使卢梭写出数篇为自己正名的文章（《致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朵夫·德·鲍蒙函》）。他放弃了日内瓦市民资格。

1764年 他以《山中来信》为题发表了对特龙香的答复。在《山中来信》中，他维护了《社会契约论》和《萨瓦副主教信条录》中的论点。在狄维尔诺瓦博士身边初涉植物学。伏尔泰在日内瓦匿名发表一侮辱性的帖子《公民情感》，揭露了卢梭遗弃自己子女的事。让-雅克决定写自己的《忏悔录》。

1765年 在海牙和巴黎，《山中来信》均遭禁。9月1日，蒙莫兰牧师宣布对作家的一份训诫。9月6日，有人向卢梭在莫蒂埃的住所抛掷石块。他在比埃纳湖上的圣皮埃尔岛找到避难所，但10月16日被伯尔尼当局驱逐。他动身去柏林，途经斯特拉斯堡时，人们上演《乡村

卜师》欢迎他。12月，他到了巴黎孔蒂亲王府中。所有的人都想见见这位遭受迫害的著作人。

1766年 1月，他在哲学家休谟的陪伴下抵达伦敦，在武通安顿下来。7月与休谟发生龃龉并绝交（这场争执由巴黎的各位哲学家提供材料）。卢梭起草其《忏悔录》前几章。

1767年 5月他重返巴黎，在其保护人孔蒂亲王在特里的府中安顿下来，称自己名叫让-约瑟夫·勒努。他的《音乐辞典》出版。杜·贝鲁在特里重病病倒。让-雅克以为别人怀疑他给杜·贝鲁下了毒。

1768年 在写给狄维尔诺瓦的信中，卢梭很清醒地陈述了他的受迫害妄想。所有的人一起搞阴谋的想法仍然纠缠着他。去里昂和格勒诺布尔旅行，在大沙尔特勒兹采集植物标本。8月30日，在布尔固安市长面前正式与戴莱丝结婚。

1769年 他在布尔固安附近、蒙甘的一个田庄安顿下来，在这里写出了《忏悔录》的几乎整个第二部分（第七章至第十二章）。1770年就“所有的人一起搞阴谋”给德·圣日耳曼先生写了一封带自传性质的信。返回巴黎，在勃拉特里依哀尔街（石膏厂街）安下身来，恢复了自己的真名，重操抄写乐谱的旧业。开始在德·珀泽侯爵和诗人多哈家中秘密朗读其《忏悔录》。

1771年 在瑞典宗室亲王及德·爱格蒙伯爵夫人面前朗读《忏悔录》。德·埃皮奈夫人要求警察局长禁止朗读。应起义反抗篡权者波尼

亚多夫斯基的巴尔联盟派密使卢里埃尔的请求，卢梭写了《论波兰政府》一文。他也为植物志写了一个序言：《植物学基础通信》。

1772年 开始写作《卢梭评判让—雅克》之《对话录》。采集植物标本以给“这个痛苦的任务”消闲解闷。

1774年 开始编写《植物学常用词汇辞典》，未完成。出席观看格鲁克的歌剧《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

1776年 2月24日，他想把《对话录》的手稿放到巴黎圣母院的主祭台上，但是发现唱诗班的栅栏关闭了。4月，他试图将题为《致全体仍热爱正义与真理的法国人》的一份为自己辩护的文告散发给路上行人。夏季，他写了《上述作品始末》（《对话录》）。8月2日，孔蒂亲王逝世。秋季，他写了《孤独漫步遐想录》中的第一次漫步。10月24日，发生了在第二次漫步中所讲述的梅尼勒蒙当事故。

1777年 很可能在夏季，他继续创作《遐想录》并誊清前面的七次漫步。秋季写了第八次，12月开始写第九次，此前由达朗贝尔发表了热奥夫兰夫人的赞美。

1778年 4月12日他开始写第十次漫步，将《忏悔录》的一份手稿交给穆勒杜，到爱尔莫农维尔的德·吉哈尔丹侯爵家去。6月，他采集植物标本。7月2日去世，葬于杨树岛。

1779—1780年 《致德·马尔泽尔布函》出版，此后出版了《对话录》中的《对话 I》。

1781年 《植物学基础通信》出版。

1782年 由让—雅克的三位朋友（牧师穆勒杜、杜·贝鲁和德·吉哈尔丹侯爵）出版了卢梭的自传性作品。《忏悔录》第一部分，《对话录》对话 I、II、III，《上述作品始末》及《孤独漫步遐想录》在日内瓦出版。

1784年 《植物学常用词汇辞典片断》出版。

1789年 《忏悔录》第二部分出版。

1794年 卢梭遗骨移入先贤祠。